

语言与文字系列

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中国语历史文法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修订译本

〔日〕太田辰夫 著
蒋绍愚 徐昌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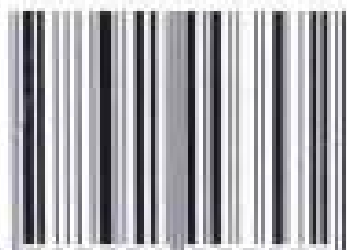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中国语历史文法》初版于1958年。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现代汉语语法是如何形成的，对于汉语语法从唐代直至明清的历史发展的描写尤为细致，可以说是近代汉语语法史的开创之作。此书以十分丰富、翔实的语言材料为基础，对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作了详细、深入的论述，得到世界各国汉语语法研究者的高度评价，其材料和论述经常为人们引用。直至今日，仍是研究汉语语法史（特别是近代汉语语法史）的一本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作者简介：太田辰夫（1916—1999），日本著名汉学家。长期任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对汉语历史语法、词汇以及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精深的研究。除《中国语历史文法》外，还著有《中国语史通考》（已由江蓝生、白维国译成中文，书名译为《汉语史通考》）、《中国语文论集》（语学篇、元杂剧篇、文学篇）和《西游记研究》等。



木名译作

ISBN 7-301-00357-9



9 787301 003572 >

责任编辑：胡双宝

封面设计：山人

ISBN 7-301-00357-9/H·0039

定 价：30.00元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中国语历史文法

修订译本

[日] 太田辰夫 著
蒋绍愚 徐昌华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历史文法/(日)太田辰夫著;蒋绍愚,徐昌华译.—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
(未名译库·语言与文字系列)
ISBN 7-301-00357-9

I. 中… II. ①太…②蒋…③徐 III. 汉语—语法—演变—研究
IV. 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166 号

书 名: 中国语历史文法

著作责任者: [日]太田辰夫著 蒋绍愚 徐昌华译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0357-9/H·0039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3.5 印张 384 千字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2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图书。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骢、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

许渊冲、颜保、张世英、仲跻昆、刘安武、桂裕芳、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学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会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读者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使“未名译库”真正能成为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 年 3 月

序

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是研究汉语历史语法的重要著作。此书刊布已三十年,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部书可以取代它的位置。由于没有中文译本,太田先生的书一直没有在我国产生它本来应该产生的影响。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我们应该感谢蒋绍愚、徐昌华两位译者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缺陷。

长期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一直集中在先秦和现代两头。无论国内国外都是如此。四十年代吕叔湘先生致力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筚路蓝缕,创具规模,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可惜没有人接下去做,太田先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人。近些年来,国内年轻一代的语言学者中间萌发了研究近代汉语的兴趣,令人感到高兴。不过研究多偏于词汇方面,致力于语法的人还是不多。我相信太田先生书的中译本问世后,一定会激发青年学者研究近代汉语语法的兴趣。

朱德熙

1987年6月23日

前 言

本书是现代汉语语法的历史研究。语法一般分为词论(词类论)和句论(文章论)。现在如果试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加以比较,可以概括地说,在句论的基本规则方面很少有大的差别,在词论方面则有较大的差别。而且,句子结构的古今差异,少量的是最初就作为句子自身而产生的差异,较多的是作为各个词的变化影响到句而产生的差异。因此,在作历史的研究的时候,把重点放在关于词论的问题上,是很自然的。

因为这样的理由,本书不作形式上的词论、句论的区分,而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可以说是序论,是完全离开了历史的立场,纯粹作为现代汉语来叙述其语法的概要的。这里以句论为重点,以词论作为从属的,这是为了避免跟以词论作为重点的第二部重复。然后,第二部应该说是本论,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现代汉语的语法。在这里,以词论为主,以句论为从。也就是说,在句论中能够使它归于词论的东西,就尽可能在词论中说明,只有那样做不适当的地方,才另外使它独立出来。而且,句论中从古到今没有变化的部分省略掉了,所以,句论乍一看好像很薄弱。但是,估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必要的东西大致没有遗漏掉吧!

再者,如上所述,本书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谈现代汉语语法的,所以,那些和现代汉语没有直接关系而仅仅是古代汉语的

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这是因为,本书不是以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平面的比较为目的的,而是始终把焦点集中在对现代汉语的说明上。

本书的某些部分曾经数易其稿,但仍有不少地方考虑得不充分,还有待于今后研究。加以记述的方法不熟练,过于简略,言不尽意的地方也很多,还只能称为未定稿或初稿。现在把它发表,只不过是抛砖引玉之意。作为笔者自己,则打算把本书的修订增补作为毕生的事情始终继续下去。恳切地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太田辰夫

1957.10.15

凡 例

(一) 时代

讲时代的时候大致根据朝代。但清朝有时分为前期（到乾隆为止）和后期（嘉庆以后）。只有清朝能作这样的区分，因为口语资料比较丰富。所谓“以前”、“以后”，均包括起点在内。

(二) 作品名

(1) 基本的资料用简称

论 = 论语 孟 = 孟子 史 = 史记 世 = 世说新语
祖 = 祖堂集 三 = 三朝北盟会编 朱 = 朱子语类
金 = 金瓶梅词话 红 = 红楼梦 儿 = 儿女英雄传
珠林 = 法苑珠林 广记 = 太平广记 御览 = 太平御览
另请参照拙著《中国历代口语文》

(2) 译经 省去经名上所冠的“佛说”等，而根据通行的简称，而且不举出译者。《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拟定的译者也有过滥之处，必须依据《出三藏记集》等加以研讨。

(3) 诗 一般是唐代的只举出诗人的姓名。隋以前或宋朝的作者在姓名前而加朝代名。元以后的完全不用。

(4) 词 只举词人姓名。限于用唐宋词，元以后的不用。

(5) 戏曲 多根据元曲选，用通行的简称。元刻本只在要求特别慎重的时候引用。明代的戏曲只用《牡丹亭》。

(三) 数字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卷、折、出、回等等。杂剧的楔子用“0”表示。敦煌写本多注明编号。P. 是伯希和本, S. 是斯坦因本, 北京图书馆藏本用千字文表示。

(四) 引文

都是很简单地引用。长的文章也有只摘引其中一部分的。例句收集了很多, 但只选用了若干时代较早, 意义容易明白的例句。

目 录

序	朱德熙(I)
汉译本序	太田辰夫(Ⅲ)
前 言	(V)
凡 例	(Ⅶ)

第 一 部

1. 文和句	(3)
2. 词	(7)
3. 词组	(10)
4. 词类	(16)
5. 词缀	(22)
6. 句子的构造(一)	(25)
6.1 无述语句	(25)
6.1.1 单体词句	(26)
6.1.2 复体词句	(26)
6.2 单述语句	(28)
6.2.1 单部句、双部句	(29)
6.3 同动词句	(30)
6.4 形容词句	(31)
6.5 动词句	(31)
6.5.1 自动与他动	(31)
6.5.2 直接宾语、间接宾语	(34)
7. 句子的成分	(37)
7.1 主语部分	(37)
7.1.1 主语部分的结构	(38)

7.1.2 特殊的主语部分的结构	(39)
7.1.3 关于“主述谓语句”	(40)
7.2 宾语	(42)
7.3 主语、宾语的构造	(44)
7.4 修饰语	(45)
7.4.1 名词的修饰语	(45)
7.4.2 动词的修饰语	(47)
7.4.3 形容词的修饰语	(47)
7.5 补语	(48)
7.5.1 形容补语	(49)
7.5.2 次数补语	(49)
7.5.3 期间补语	(49)
7.5.4 状态补语	(49)
7.5.5 结果补语	(50)
7.5.6 程度补语	(52)
7.5.7 数量比较补语	(52)
7.6 同位语	(53)
8. 句子的构造(二)	(54)
8.1 包孕句	(54)
8.2 兼语句	(56)
8.2.1 兼语动词	(58)
8.3 复述语句	(58)
8.4 复句	(61)
9. 语句的功能(意义)	(64)

第二部

10. 词类的转换和破读	(69)
10.1 名词、形容词、动词的意义和功能	(69)
10.2 破读	(70)
11. 名词	(75)
11.1 名词的分类	(75)

11.1.1 专有名词	(75)
11.1.2 普通名词	(75)
11.1.3 物质名词	(76)
11.1.4 不完全名词	(76)
11.2 名词的功能	(76)
11.3 重叠形式	(79)
11.3.1 AA型	(79)
11.3.2 AABB型	(82)
11.4 前缀	(83)
11.4.1 阿	(83)
11.4.2 老	(84)
11.5 后缀	(85)
11.5.1 子	(85)
11.5.2 头	(87)
11.5.3 儿	(88)
11.5.4 家	(90)
11.5.5 巴	(91)
11.5.6 上	(91)
11.5.7 下	(92)
11.5.8 下里,里下里,里下	(92)
11.5.9 边	(92)
11.6 后助名词	(93)
11.6.1 里	(93)
11.6.2 样	(93)
11.6.3 般	(94)
11.6.4 来	(94)
12. 代名词	(95)
12.1 功能和分类	(95)
12.2 人称代名词	(97)
12.2.1 第三人称	(97)
12.2.2 复 数	(101)

12.2.3 排除式和包括式	(103)
12.2.4 尊 称	(104)
12.2.5 “你、您、咱、咱、偌、俺、您”的来源,附“每”	(105)
12.2.6 自称、他称、统称	(109)
12.2.7 主观的复数	(112)
12.2.8 第三人称代名词的后助动词化	(113)
12.3 指示代名词	(115)
12.3.1 近 称	(115)
12.3.2 远 称	(118)
12.3.3 疑 问	(120)
12.3.4 方 向	(123)
12.4 连代句	(123)
12.5 代名词的倒置	(125)
12.5.1 疑问句	(125)
12.5.2 否定句	(126)
13. 数词	(127)
13.1 基数	(127)
13.1.1 一	(127)
13.1.2 两	(128)
13.1.3 零	(130)
13.1.4 俩、仨	(132)
13.1.5 停	(133)
13.2 不定数	(133)
13.2.1 用两个数词的	(133)
13.2.2 用数词、后助数词的	(137)
13.3 疑问数词	(141)
13.4 序数	(142)
13.5 重叠形式	(143)
13.5.1 AA 型	(143)
13.5.2 AABB 型	(143)
13.6 连锁句	(144)

14. 量词	(146)
14.1 名量词	(147)
14.1.1 计量	(147)
14.1.2 计数	(149)
14.2 动量词	(153)
14.3 重叠形式	(155)
14.4 后缀	(156)
15. 形容词	(157)
15.1 重叠形式	(157)
15.1.1 AA 型	(157)
15.1.2 ABB 型	(157)
15.1.3 AABB 型	(158)
15.1.4 A 里 AB 型	(159)
15.2 后助形容词	(159)
15.2.1 用于比较句的后助形容词	(160)
15.2.2 不用在比较句中的后助形容词	(161)
15.3 比较句	(163)
15.3.1 平比	(164)
15.3.2 绝对的差比	(165)
15.3.3 相对的差比	(166)
15.3.4 绝对的极比	(168)
15.3.5 相对的极比	(169)
15.4 递进的表达	(170)
15.4.1 绝对的递进	(170)
15.4.2 比例的递进	(170)
15.4.3 用表时间的词表示的递进	(171)
16. 动词	(173)
16.1 词缀	(173)
16.1.1 打	(173)
16.1.2 子、儿	(173)
16.1.3 见	(174)

16.2 重叠形式	(175)
16.2.1 AA 型	(175)
16.2.2 ABAB 型	(177)
16.2.3 AABB 型	(177)
16.3 同动词	(178)
16.3.1 一致	(178)
16.3.2 类似	(181)
16.3.3 认定	(183)
16.3.4 同一	(184)
16.4 助动词	(184)
16.4.1 可能	(184)
16.4.2 义务·当然	(187)
16.4.3 必 要	(188)
16.4.4 意 欲	(189)
16.4.5 被 动	(190)
16.4.6 难易·适否	(191)
16.5 复合动词(使成、结果)	(192)
16.5.1 使成复合动词	(193)
16.5.2 结果复合动词	(196)
16.6 后助动词	(197)
16.6.1 趋向	(197)
16.6.2 动态	(207)
16.6.3 可能	(213)
16.6.4 对象·处所	(219)
16.6.5 程度·状态	(220)
16.6.6 决定	(222)
16.6.7 用以引出补语的“~得”“~个”	(223)
16.7 兼语动词	(223)
16.7.1 使役	(223)
16.7.2 不用兼语动词的使役表达	(225)
16.7.3 被动	(226)

16.7.4 复杂的被动句	(229)
17. 介词	(231)
17.1 所在	(233)
17.2 起点	(234)
17.3 方向	(235)
17.4 关连	(236)
17.5 到达	(236)
17.6 距离	(237)
17.7 经由	(237)
17.8 原因	(237)
17.9 目的	(238)
17.10 代替	(240)
17.11 材料、工具	(240)
17.12 处置	(241)
17.13 依据	(245)
17.14 除外	(246)
17.15 共同	(246)
17.16 比较	(248)
17.17 包括·强调	(248)
18. 副词	(249)
18.1 后缀	(249)
18.2 程度副词	(249)
18.2.1 表示强度的	(250)
18.2.2 表示弱度的	(252)
18.3 时间副词	(253)
18.3.1 过去	(253)
18.3.2 现在	(255)
18.3.3 未来	(257)
18.3.4 不定时	(257)
18.3.5 不变	(259)
18.3.6 重复	(259)

18.3.7 多次	(260)
18.4 范围副词	(261)
18.4.1 单独	(261)
18.4.2 个别	(262)
18.4.3 相互	(262)
18.4.4 共同	(264)
18.4.5 统括	(264)
18.5 情态副词	(265)
18.5.1 真确	(265)
18.5.2 趋势	(266)
18.5.3 归结	(266)
18.5.4 决定	(267)
18.5.5 发动	(269)
18.5.6 侥幸	(270)
18.5.7 相反	(272)
18.5.8 仅差	(273)
18.5.9 推测	(274)
18.6 否定副词	(275)
18.6.1 古代汉语的否定词	(275)
18.6.2 现代汉语的否定副词	(277)
18.7 疑问·感叹·反诘副词	(281)
18.8 指示副词	(283)
19. 连 词	(287)
19.1 用于等立句的连词	(289)
19.1.1 并列	(289)
19.1.2 累加	(292)
19.1.3 选择	(294)
19.1.4 承接	(296)
19.1.5 转折	(298)
19.2 用于主从句的连词(一)	(300)
19.2.1 时间	(300)

19.2.2 比较	(301)
19.3 用于主从句的连词(二)	(301)
19.3.1 因果	(302)
19.3.2 让步	(305)
19.3.3 推论	(305)
19.3.4 假定	(306)
19.3.5 纵予	(308)
19.3.6 限定	(310)
19.3.7 不限定	(311)
20. 助 词	(314)
20.1 词组助词	(314)
20.1.1 种类	(314)
20.1.2 类似	(318)
20.1.3 接续	(319)
20.1.4 假定	(326)
20.2 句末助词	(326)
20.2.1 甲类	(328)
20.2.2 乙类	(344)
20.3 准句末助词	(357)
附:句末助词来源一览表	
21. 补 语	(360)
21.1 形容补语	(360)
21.2 期间补语	(362)
21.3 次数补语	(362)
21.4 状态补语	(363)
21.5 结果补语	(364)
21.6 程度补语	(366)
22. 疑问句	(368)
22.1 是非疑问	(369)
22.2 特指疑问	(369)
22.3 选择疑问	(370)

22.4 反复疑问·····	(371)
22.5 承前疑问·····	(372)
跋·····	(373)
引用书目·····	(378)
索 引·····	(389)
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	(401)
太田辰夫有关汉语研究的著作要目·····	(403)
翻译后记·····	(405)
中译本修订后记·····	(407)

第一部

1. 文 和 句

语言是一定的意义和与之相应的一定的语音相结合的产物,是说话人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并把它传达给听话人所使用的工具。但是,我们在日常会话中都能体会到,在最简单的交谈中,人们之所以能表达和理解彼此的思想感情,是因为依赖于说话的环境。因此,我们把影响语言的传达和理解的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称为“语境”,把写下来的文章所形成的语境称为“上下文”。

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声音不是无限连续的,只能说出一截一截的话。一截话有长有短,但无论长短,都具有意义上的完结感。当然,一截话不一定能把说话人想要说的完全表达出来。一截话的内容,也许是说话人想要说的话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总是完整地表达出来了。这样的一截话称之为“语句”。

语句的形式上的特征可以举出如下几点:

- (1) 它是语音的连续,在它前面和后面都有一个较长的停顿。
- (2) 末尾加有特殊的音调。
- (3) 有时使用只用于语句末尾的特殊词语(即助词)。

现在引用老舍的《面子问题》开头一节作为语句的例子。

赵 秘书,一封信。(单手将信放下)

佟 (高傲地)嗯!(看赵要走)赵勤,我问你,你就这么递给“我”东西啊?
你懂得规矩不懂?

赵 (莫名其妙的)我——

佟 你的(指)“那”一只手是干吗的?

赵 (看了看“那”一只手)这——

佟 双手递信!我是你的上司!

赵 (恍然大悟,从新递信。)这样?

佟 啊!(微一点头,命赵放信于桌上。)什么时候来的?

赵 一点多钟。

佟 现在呢？

赵 大概有三点了。

佟 你太看不起我了！（轻轻以手抚脸）信到，不马上给我送到家里去，现在才给我，你太目中无人了！

（〔日本〕又新社版 pp. 2 - 3）

从上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语句有长有短，例如：

“嗯！”“啊！”是一个音节的。

“这样？”是两个音节的。

三音节的例子有：“现在呢？”等等。

还有长的例子，如：

信到，不马上给我送到家里去，现在才给我，你太目中无人了！

但是无论长短，它们是一个语句，这是没有区别的。

下面看一看上下文是怎样衬托语句的意义的。一开始说“一封信”。我把它译为“手纸です”，但其意义是“你来了一封信，这就是那封信”，而不是表示“这是信”这样一个判断。如果是回答“这是什么”这个问题，那么即使同样回答“一封信”，就成了表示判断。再如“现在呢？”在《面子问题》中是“现在几点”的意思，这也是由上下文规定的。但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它也能够具有“现在在什么地方？”“现在的情况如何？”“现在有空了吗？”“现在行吗？”等各种意义。再如这一段对话中的疑问句里面，像“你懂得规矩不懂？”“你的那一只手是干吗的？”“什么时候来的？”等句子，不借助上下文就明确表达了疑问的意义。而像“你就这样递给我东西啊？”“这样？”等句子，不但要借助上下文，而且还要加上特殊的语调，才产生出疑问的意思。再如“双手递信”这种句子，是表示命令的，但尽管如此，不是这个语句本身（也就是说不是这个语句的结构）表示命令语气，只不过是借助了上下文和语调，才被赋予命令的意思。

关于语调，现在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所以很难匆忙地做出结论，因此，在这里只想作一个非常概括的说明。在谈到语调的形式的时候，最中心的问题是：它和各个音节所固有的音高（就是声调，也叫“四声”）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同时结合”和“继起结合”两种。

(1) 同时结合

在上述例文的台词中,“信”这个词三次出现。其中,“信到,不马上给我送到家里去……”中,“信”不在句末,所以还保持原来的声调,没有加上语调。但是“秘书,一封信。”这里的“信”,就表现出声调和作为表示结束停顿的语调的下降调的同时结合。“双手递信”中的“信”,可以认为与此相类似,但这种情况可以说是进一步表现了句重音。表现声调和上升语调的同时结合的“信”字,在上述例文中找不到,像下面这样语气未完结的地方,可以认为是这种结合。

这是信,那是报。

像上述例子那样,当语调和原有的声调同时相结合时,看不出调型本身的变化,但可以解释为升降的幅度有伸缩。例如,阳平如果和下降调结合,就不像原有的阳平那样上升;去声如果和上升调相结合,就不像原有的去声那样下降。

(2) 继起结合

这种现象在上述例文中“这样?”这句话里表现得最明显。在这句话中,加上了继起的上升调,才产生出疑问的意思。“你就这么递给我东西啊?”大致和这相似。可以理解为:它的疑问语气并不是“啊”这个词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上下文和语调(上升调的继起结合)所赋予的。至于声调和下降调的继起结合,在上述例文中找不到。

语调的继起结合,就是在原来的声调完了以后,接着出现上升调或下降调,由此造成了原有声调的调型变化。比如上例“这样”的“样”是去声,下降调。但在它后面加了一个短促的上升调的尾巴,因此它的调型就成了山谷形(∪)的了,成为一种略似上声的调子。

在语句中还有所谓“句重音”。上述例文中在“ ”中的词,即“我”“那”,可以看作是句重音。句重音在语法上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这里略而不论。

综上所述,为了使语句的意义明确,就要借助于上下文以及语调(特别是语调的继起结合)和句重音。因此,在考虑语句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些条件去掉,就可能对语句的结构本身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因此,有必要从语句中把作为外在因素的上下文、作为临时因素的语调(特别是继起语调)和句重音去掉(但语调的同时结合不必去掉),

称之为“句子”，和语句区别开来。作为语法体系，应该先论句子，然后论语句。但是那样的双重体系过于烦琐，所以本书以句子为中心，只在必要的时候才考虑语句。语句和句子作为术语要尽量区别使用，而在实际上即使不加区别也不会造成误解的情况也很多。在必须特别加以区分的时候，就把“语句”和“句子”对照使用。例如上面的“这样？”是疑问语句而不是疑问句。

2. 词

在语句的一切可以停顿的地方加以人为的区分,这样形成的每一个部分叫做“句节”。这样的停顿只在非常特殊的场合下才集中地表现出来。比如只限于断断续续地读文章的时候才是这样。然而某些停顿偶尔在普通的谈话中表现出来,倒并不少见。例如:

我们|买点儿|东西。

我|送给|你|一本|书。

这|是|椅子吗?

你的|书|在|桌子上。

上面出现的句节可分为两种:

(1) 我, 你, 书, 在, 这, 是, 东西

(2) 我们, 买点儿, 送给, 一本, 你的, 桌子上, 椅子吗

(1)中所列举的句节是已经不能再分解的单位,在话语中作为一个单位使用。这样的形式称为“单纯词”。而且它们有时还能单独成为语句,这样的词称为“独立词”。

(2)中所列举的是一个句节,但不能认为是一个单纯词。它们是可以进一步分开来使用的,即:

我 们	买 点儿	送 给
你 的	卖 些	寄 去
一 本	桌子 上	
五 件	椅子 吗	

这种句节的前一部分(如我、你、买、送、一、桌子等等)可以单独

成为句节,还可以单独成为语句,所以它们是独立词。后一部分(们、的、给、点儿、本、上、吗等)不能单独成为句节,常常依附于独立词而构成句节,像这样的,称为附属词。把句节分开,并以别的词去替换,用来检查其用法,这样一种方法称为“代替法”。代替法不能用在显然是一个独立词的形式上,如果滥用了代替法,例如:



“学生”“学院”“医生”“医院”等,就全都成为两个词了。

“句节”中还有另一种类型,它们可以单独地成为句节,但是不能单独地成为语句。例如:“很”“从”“因为”等。这些称为“准独立词”。

总之,根据词的独立性的强弱,词可以分为独立词、准独立词、附属词。

	单独成语句的功能	单独成句节的功能
独立词	+	+
准独立词	-	+
附属词	-	-

汉语的句节和日语相似,但并非没有不同。首先,汉语的附属词不像日语那样发达,独立词中单音节的非常多,因此句节很短。所以,如果所有句节后面都停顿的话,就很不自然。而日语即使句节后面都停顿,也并不那么不自然。其次,在汉语中,独立词超过三音节的就表现出有停顿的倾向,即使在意义和用法上是一个词,在词的内部也实行停顿,像这样的情况在日语中是没有的。例如:

帝国|主义(从读音看是两个词,意义、用法上是一个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

像这样的有两个以上的句节,但在意义、用法上可看成一个词的,称为“复合词”。此外,像“洗澡”、“打架”、通常认为是一个句节,是基本上具有一个意义的词,有时被分开,如:

洗一回澡

打三次。

像这样在功能上可以认为是两个单位的,也包括在复合词中。单纯词、复合词合称为“词”。

			语 音 (句节数)	意 义	用 法	例 词
词	单 纯 词	附 属 词	(一部分)	1	1	本、上、们、给、的、吗、点儿
		独 立 词 准 独 立 词	1	1	1	我、你、书、在、买、很、从、花儿 东西、黑板、学生、因为、女儿、石头、桌子
	复 合 词	独 立 词	2 以上	1	1	帝国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
			1~2	1	1~2	打架、洗澡

表中虚线以上的是单音词,以下的是复音词。但是后者之中,也有人把不是由于有词缀(见后)而成为复音词的那些词(如“黑板”、“学生”、“小孩子”等等)归入广义的复合词中。

3. 词 组

两个以上的词连在一起,有的不发生任何语法关系,因而也就不构成意义;有的则发生一定的语法关系。例如“他很”和“昨天他”中的词不发生语法关系,而“很聪明”“他聪明”“他很聪明”中的词则发生语法关系,构成综合的意义。这种发生语法关系的两个以上的词的结合称为词组。

构成词组的词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基本上是能认识的。当然,不明白的地方还不少,但是,只有在基本上能认识这种关系的前提之下,语法才能成立。如果否定了这个前提(实际上,在历来关于词组的说法中,有应该被否定的部分,但是现在无暇批评其他的说法),那也就是否定了汉语的词序的语法功能,剩下的就只有虚词论了。如果认为汉语语法只由虚词论构成,大概是会招来人们的批评的。但在理论上却可能是简单明快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词序的语法功能实际上是不完整的。但是不完整不等于绝对没有。而且,即使不完整,那么,把不完整的功能描写出来,还是有助于说明汉语的吧!

词组如果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定型化了,就成了复合词。同时,它还可以照原样或进一步组合而被当作语句用。因此,在考虑复合词的构造的时候,词组当然是研究复合词结构的基础,同样也是研究句子结构的基础。

在词组中,由两个独立词(也可以包括准独立词)构成的是基本的词组。三个词以上的复杂词组,只不过是基本词组的扩展。在讨论基本词组时,只限于独立词,这是因为附属词在词中放置的位置从来就是固定的,不是哪里都可以放置的,所以不能成为了解词序的语法功能的依据。现在把基本词组的具体例子列举出来,有以下这些:

(1) 人 走 人 来 人 打 马 走 人 好

- | | | | | |
|----------|--------|------|-------|------|
| (2) [走人] | 来 人 | [打人] | [走马] | 好 人 |
| (走的人) | (派来的人) | | (跑的马) | |
| (3) 走 人 | 来 人 | 打 人 | 走 马 | [好人] |
| (人行走) | (人来) | | (跑马) | |

首先, (1) 是表达某人某物做什么或某人某物怎么样等关系。这种关系称为**陈述关系**。表示陈述关系的词组称为**陈述词组**。前面的词称为主语, 后面的词称为述语。这种关系最容易了解, 几乎没有不同的看法。(2)(3) 是(1)的词序颠倒而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那样简单处理了。

(2) 所列举的几项中, “走人”是不稳定的, 很难成为括号里的那种意义。“来人”显然有意义的变化。“打人”不表示“打的人”, “走马”也是不稳定的。因此, 可靠的只有“好人”。在词组中, 两个词的这类关系叫**修饰关系**, 在修饰词组中前面的词叫**修饰语**, 后面的词叫**被修饰语**。陈述词组和修饰词组没有意义上完整与否的差异, 只有语义表达上的不同。

在修饰词组中, 前一个词是从, 后一个词是主。前者只不过是加在后者上, 用来明确它、限制它而已。因此, 当修饰词组作为其他词组的一部分来用的时候, 可以把它作为去掉了修饰语的被修饰语部分来考虑。这样一种主从关系只限于在这种词组中存在, 所以, 从这一点来着眼, 像

他骂人——→他骂好人
他聪明——→他很聪明

可以认为, “很”也和“好”一样, 是构成同一种类的词组的。同样地, “慢走”、“不好”、“没来”等也是同一种词组。

(3) 所列举的几项性质很不相同。首先, “好人”在这里不能成立, 恰如(2)的“打人”一样, 应该把它去掉。“走人”是“人行走”的意思, 把动作看成是单纯的事实的时候, 它和(1)中的“人走”是相同的, 但它们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 “人走”是对于“人”这种对象加以“走”这种陈述, 而“走人”却仅有陈述, 而无陈述的对象, 即: 它只是叙述在某种环境中出现的人的行走这种现象, 而被陈述的对象的空缺或者动作主体感的微弱, 就使得“走人”这个词组常常是在表示“咱们走

吧”或“让开、让开”的情况下使用的。“来人”具有和“走人”共同的特点,表示“有人来”或者“打发个人来”。而“打人”则和它们不同,“打”这个动作明确地施加于对象“人”。“看书”“爱他”等可以认为和“打人”是同样的。其次,“走马”不妨大致按照“来人”的办法来处理。把这些看作一类,不是没有疑问的。然而除此以外,容易混淆的情况也非常多。如果细分的话,就需要考察全部情况,而且要在明确的标准下进行。所以,把“打人”、“看书”、“爱他”等作为一类,把其他的一切包括在一起看作一类,就汉语的本质而言,不是一种使我们开阔眼界的分类。在这里,姑且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处理。在这种词组中,两个词的关系称为**支配关系**,有支配关系的词组称为**支配词组**,前面的词称为**述语**,后面的词称为**宾语**。

还有处于修饰关系和支配关系之间的特殊关系。比如“会英文”、“想家”等等,显然是支配词组。然而“会说”和“想回去”,是支配词组呢?还是修饰词组?还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除此以外,和“会”、“想”等类似的词还有很多,如“能”“要”“爱”等。处理这一类的词组有三种办法,其一是把它们归为支配词组,这是重视本义(实义)的一派。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词看作述语。其二是把它们归为修饰词组。这是重视这些词的虚化。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词归入修饰语。但把这种处于中间状态的词组归到哪一类中去,并不见得是一种好方法。语言是变化的,对于正在从实词向虚词转化的词,还是有必要采取特别的处理办法。这一类词组,我们称之为**结合性的支配关系**。这是第四种类型的词组。

划分独立词的词类的标准有许多种。但是作为独立词的语法功能,最重要的是它能构成什么关系的词组。换句话说,作为句子成分,它起什么作用。这可以说是词的积极的、能动的功能。独立词还有应该说是消极的、被动的功能。例如,表示名物的词有可数性,表示动作的词具有“态”,表示属性的词有“比较”等等。用所谓“鉴别字”来区分词类的方法,即用诸如“一个”“很”“着”这样一些词来检查它们和某个词能否搭配,或者用重叠的方法,如果探究其理由,总之就在于显示上述功能(是否有可数性、态、比较等)。这种方法确实是一种好方法。但是,根据这种办法而使其能够客观化的那种功能,毕

竟是独立词的被动的功能,主要在承担语法功能的准独立词和附属词的功能是怎样被承受这一点上,因此这种被显示的功能不能不说是第二位的。词在组成词组时的相互关系,尽管有不明确之处,但必须把它作为决定独立的词类的首要标准,其理由就在于此。因此,用它作为标准,其中最明确最单一的陈述关系,特别是述语,必须首先使用。然后,在这样还不够的时候,再用到修饰关系、支配关系、结合关系。然后,在对于这样得到的词类作更细的区分时,就使用上述消极的、被动的功能。

此外还有几种基本的词组。有一些并不是用作决定词性的标准的,而且是不稳定的,缺乏明确性的,但仍然是不能忽略的东西。

补充关系 指的是后面的词修饰前面的词的关系。汉语的修饰关系,是以前一词修饰后一词为原则,这就是修饰词组。而补充词组和它相反,是特殊的。补充词组的后面的词称为补语。

此外还有只不过是两个同类词并列而成的词组,暂且称之为(6)**等立词组**。它也是非常不明确、不稳定的东西,语法功能不是显露的。它经过扩展,或者成为语句的时候,其语法关系才开始明确起来。这时,它具有构成四种关系(并列、同位、修饰、陈述)的可能性。即:

(a)**并列关系** 它是单纯的并列,但很受修辞的制约。大体上是同一类词,而且限于一方不包含另一方这种倾向。例如:

中国、日本

山上、海边

男孩子、女孩子

衣、食、住、行

吃、喝、拉、撒、睡

以上通常可以认为是并列关系。然而“人”和“小孩子”尽管是同类的,但“小孩子”包括在“人”中,所以难以形成并列关系。“中国”和“老鼠”不是同类的东西,也不能并列。构成并列关系的两个词之间有无停顿是不固定的,只是在书写时那里用顿号(、)。

(b) **同位关系**

首都, 北京……

北京, 中国的首都……

我们中国人

他们两个

上述词组是把同一个东西重说一遍加以说明。在第一例中, 在两个词之间出现停顿时, 同位关系就十分明确。如果没有停顿, 也可以理解为修饰关系了(作为首都的北京)。

而第 3、第 4 例不要停顿。

同位关系的性质和并列关系是完全相同的。但是, 语义上有差别。同位关系是指同一事物的。

等立词组能表达的关系就是以上两种。有时候, 等立词组不作为句子, 而是作为语句构成陈述关系。例如:

今天星期五。(今天是星期五)

在这句话里, 不能误解为“星期五”这个词具有明确的陈述功能, 因为有时它们还成为别的关系。例如:

今天, 星期五, 都得去。(今天也好, 星期五也好, 都得去。)

这就成了并列关系。还有成为同位关系的, 即:

他到了今天星期五才回来。(他到了星期五的今天才回来。)

这个例句中“今天”和“星期五”是同位关系。据此也可以明白等立词组的不稳定性。

基本的词组

(1) 陈 述 词 组	人走 他去 狗吃 花开 这个大 今天好 去好 我是[中国人]
(2) 修 饰 词 组	好人 坏东西 落花 走狗 错想 真好 不去
(3) 支 配 词 组	吃肉 有书 买三个 开花 下雨 冻冰 来客 下船 来北京

(4) 结合的 支配词组		能去 喜欢念 要回去 总得买 难说 好使 容易明白
(5) 补 充 词 组		看一回 踢一脚 住三天 好一点儿 长三尺 短一寸
(6) 等 立 词 组	a. 并列	中国日本 茶碗茶叶 聪明勇敢 吃喝拉撒睡
	b. 同位	首都, 北京…… 我们中国人 他们两个

4. 词 类

在独立词中,作为句子的述语的词称为**谓词**,不能作为述语的词称为**体词**。体词分为**名词**和**代名词**。名词是体词中可以加修饰语的词。代名词是体词中不能加修饰语的词,是代替名词的。名词、代名词有充当主语、宾语的主要功能。此外,难以充当述语的词有**数词**。数词只能说它是表达数的词,几种功能都只稍微有一点,因此根据功能来对它进行词类划分将感到困难。而且,在数词中,也有不是独立词的。其他词类,作为词来说是固定的,与此相反,数词的特点在于它是不固定的,是能够自由地构成的。因此,数词是词,同时又是词的构成要素。数词是超越于独立词、附属词,以及单纯词、复合词的分类的一种特殊的词。建立这样的词类,就是交叉分类,就会造成语法体系的混乱。不过,它显然自成一类,很少和别的词类混淆。所以特地把它确立为一个词类,作为例外,应该是可以的(数词有时归入体词之中)。

谓词分为他动词、自动词、同动词、助动词、形容词五种。在谓词之中,在后而能加体词,构成支配关系,而很少构成修饰关系的词叫**他动词**。但是,“是”和“象”等词,虽然符合这个条件,然而只表示一致或类似的关系,和一般他动词具有对目的物施加作用的意义不完全一样。只是为了区别这一点,称之为**同动词**。下面这样的谓词叫做**自动词**:它后面不常带体词,更正确地说,它的后面有时可以带上名词构成支配关系,但是是特殊的、有限制的,宾语不是充当动作的对象(目的物),而常常是动作的主体,而且往往构成修饰词组;它后面带代名词的时候,也限于带表示处所的代名词,而决不带表示人和物的代名词。从意义上说,他动词是很明确地预想到动作所涉及的对象,但这个对象在句中不一定要出现,而且,即使不出现,动词的性质也不改变。不管宾语的有无,他动词仍然是他动词。与此相反,

自动词指的是并不预想这种对象的存在,而只看成是自身的运动的动词。

构成结合的支配关系的前一个词称为**助动词**。除“肯”“应该”这样完全成为助动词的以外,像“喜欢”“懒得”这样临时使用的也一律看作助动词。

自动词、他动词、同动词合在一起称为动词。助动词和兼语动词(见后)有时候也包括在动词之中。

形容词是这样的谓词:它后面带上一个名词,它就成了这个名词的修饰语,而且,它不能在后面带代名词。换句话说,形容词用作述语时,原则上它后面不能带体词。现在把这些词类的语法功能图示如下:

体 词	名 词		代 名 词			
	(修 饰)	(支 配)	人	物	处	
谓 词		吃 饭	吃 他	吃这个		他动词
		是 饭	是 他	是这个	是这儿	同动词
	来 人	来 人			来这儿	自动词
	好 书					形容词

总之,自动词、他动词、形容词都因具有陈述功能而被当作谓词,他动词有支配功能而没有修饰功能,形容词有修饰功能而没有支配功能,自动词具备两方面的功能,但都不太强。

还有“多”、“少”、“喜欢”等处于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的词。但是因为它们是少数,所以没有必要另立一个特别的词类(“喜欢”有时是助动词)。

此外,通常是独立成句的词称为**感叹词**。也有的人认为感叹词没有明确的意义面把它从词类中除去,但是,如果单就意义面言,好像不能说它比助词更加缺乏意义。说感叹词“啊”没有意义,而助词“啊”有意义是不可能的。但是,把感叹词放在句法部分去讨论似乎更方便。

准独立词,它本身只能成为句节,而不能成为语句。这表明它是

句子的主要成分以外的东西。准独立词主要是用在独立词的前面,有一些用在词组的前面。其中加在谓词前面,修饰谓词的叫**副词**。副词中双音节的除紧挨着谓词前面以外,也有被其他词隔开,放在更前面的。也有两个以上副词重叠使用的。

其次,紧挨着名词前面,修饰名词的词叫**副名词**。副名词和形容词相似,但不能做述语;有和名词、代名词相似之处,但不是独立词。同样,紧接着数词前面的词叫**副数词**。像副名词、副数词那样独立性较弱,近似于附属词的词,叫**副用词**。

放在体词前面,但不作为述语起作用的动词,或者弱化而已经和动词相区别的词,称为**介词**。大多数介词和它后面的体词结合,共同构成修饰语来用。联结词或词组的叫**连词**。也有兼属副词和连词,以及兼属介词和连词的词,但不作为特别的词类,而让它们分别归入有关词类。同时,就是用了副用词,名词、数词等被修饰语,作为句子成分仍然没有产生变化。因此,为方便计,不把副名词与名词,以及副数词与数词分开,而把它们都看作名词和数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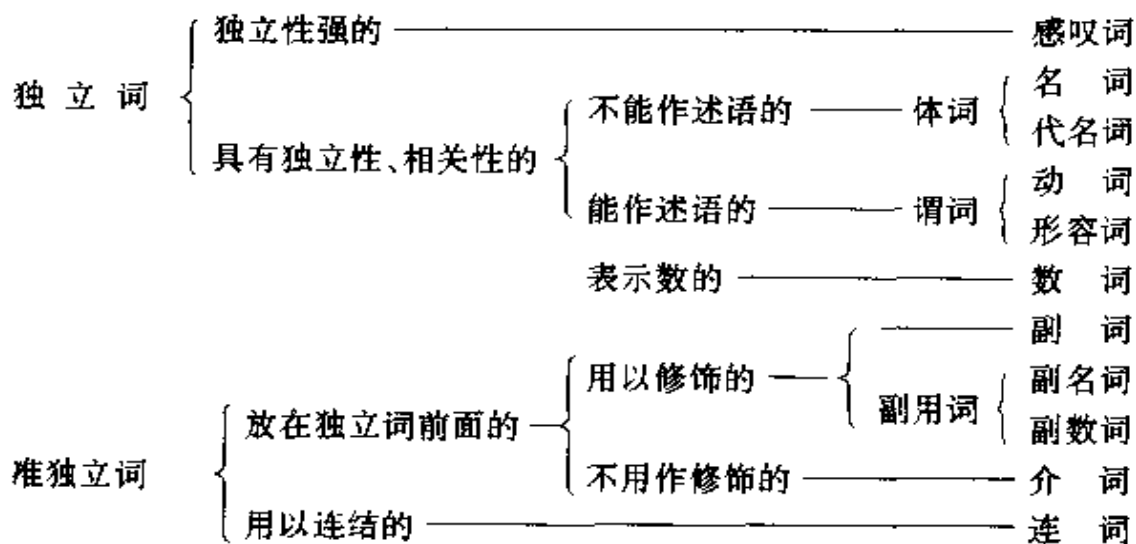
附属词分为助词和后助用词。**助词**是依附于词组,或处于句子的最后部分的词。其中,附于句尾的词有时也特别称为**句末助词**。

后助用词是附于自由词之后的。有后助名词、后助数词、量词、后助动词、后助形容词五种。**后助名词**是名词的附属词。**后助数词**是数词的附属词。**量词**也是数词的附属词,但它数量多,而且和后助数词有本质的不同,所以特地给它另一个名称。**后助动词**是动词的附属词,放在动词前而的助动词不包括在这里。后助动词有时也放在形容词后面,但本质上它们仍是动词的附属词,所以,没有立“后助谓词”这一词类。**后助形容词**是形容词的附属词。后助形容词有时也跟在某些动词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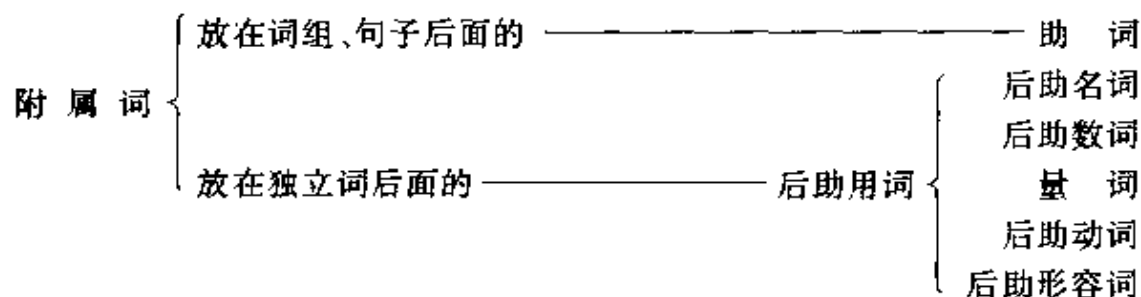
上述五种后助用词,只是用来辅助独立词的,不具有改变独立词的词性的功能,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把它们和独立词合在一起,而称之为名词、数词、动词、形容词,也是可以的。这和副用词相似。而助词虽然同为附属词,却不能那样处理。也就是说,作为词来说,助词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而后助用词独立性比助词稍弱,应该看作和后缀相近。

附属词附着于独立词之后,与独立词之间不能有停顿,而且多半是轻声。副用词附着于独立词之前,但是,似乎不能说在独立词和副用词之间不能作一些停顿。这是因为副用词也好,独立词也好,都不是轻声的缘故。但是不用说,副用词和独立词之间还是没有停顿更加自然。

在本书的用语中,对放在独立词前面的词类用“副”字,对放在独立词后面的词类用“助”字来加以区别^①。“助词”和“后助用词”是附属词。副用词不限于只放在独立词前面,和附属词在读音上差别显著,因此看作准独立词。只是它在准独立词中独立性最弱。前面说过,在副词中,实际上有和副用词无异的,但也有独立性强的。大体上,一个音节的副词多半独立性弱,因而也可以看作副用词,而双音节的副词则稍有独立性。根据这样的标准,就不打乱历来的副词体系而使它保持原样。助动词放在动词前面,因此也可以称为副动词。但它不一定限于紧挨着动词前面(如“能早来”),而且还能单独使用,独立性较强。因此,不可以把它看作副名词的同类。



① 译文中的“后助名词”“后助数词”“后助动词”“后助形容词”原文作“助名词”“助数词”“助动词”“助形词”;译文中的“助动词”,原文作“补动词”。——译者



名 词	人 狗 树 国家 政治 道德 外边 上头 早晨 夜里 毛泽东
不完全名词	一天 一个星期 三个月 三个钟头 五点钟 三十号 姐儿俩
副 名 词	男孩子 女孩子 公牛 母鸡 某人 各地 任何国家 所谓三民主义
后 助 名 词	(方位)桌子上 屋里 门外 (类似)天样大 海般深 碗来大
代 名 词	我 你 他 咱们 谁 大家 自己 这 那 哪 这儿 甚么 多咱
数 词	一 二 两 三 十 百 千 万 零 几 些 点儿
副 数 词	第一 头一天 初五 每三个 上千上万 整天
后 助 数 词	十来个 十多个 四十岁左右(上下、前后)
量 词	个 件 只 张 把 头 回 次 下 盂 遍
动 词 (他) (自)	吃 喝 看 说 杀 打听 讨论 研究 来 去 走 坐 站 死
助 动 词	肯 敢 能 会 可以 应该 总得 要 被打 难说 好使 容易明白
兼 语 动 词	使 让 我叫他去 他被我打了 蒙您夸奖

后助动词	(趋向)	~来 ~去 ~上 ~下 ~出来
	(态)	~了 ~过 ~着 ~起来 ~下去
	(可能)	~得 ~不得
		~得上 ~不上 ~得好 ~不好
	(对象)	~给 ~到 ~在 ~的
	(程度)	~大发了 ~得过儿
	(决定)	~定
	(补语)	~得 一个
同 动 词		是 象 似乎 如同 仿佛 算是 等于
形 容 词		好 坏 大 长 短 高 红 黑 伟大 勇敢 聪明 干净
后助形容词		~多了 ~得多 ~多着呢 ~得慌 ~了去了 ~不过 ~极了
介 词		在 从 向 到 离 经 因 为 替 由 用 依 除 比 把
副 词		最 很 太 更 早就 已经 刚 才 正 将要 究竟 永远 暂且 仍旧 又 再 也 往往 单 光 另 相 一同 都 实在 当然 果然 横竖 索性 特意 幸而 偏 倒 几乎 大概 不 没 别 这么 那么 怎么 多么
连 词		和 跟 与 及 一面……一面 不但……而且 不是……就是 或者……或者 因为……所以 要是 无论 虽然……可是
助 词		们 什么的 伍的 的(得、底、地) 的话 的时候 之前 之后 似的 一般 一样
句末助词		(甲)吗 吧 罢了 啊 呀 哇 哪 (乙)了(啦) 呢 来着
准句末助词		才好 才对 才是 才行 就是 就得了 就结了
感 叹 词		呀 啊 喂 咳(嗜) 哦 哼 喂 噓 是 对 对了 不 嗯

注:不完全名词见 11.1.4。兼语动词见 8.2.1。

5. 词 缀

在两个以上音节的句节中,有时包含无意义或者意义不明的部分。例如:“嘴巴”“尾巴”中的“巴”之类的就是。但是仅此二例数量太少,不能明白“巴”是什么性质的东西。而在别的例子如“结巴”、“哑巴”、“劣巴(不熟练的人,也写作“力巴”)”、“催巴(跑腿的佣人)”中的“巴”没有明确的意义,却使人想像它是不是表示人的一种标记呢?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巴”自由地构成词,这些句节,不能认为是在“结”、“哑”、“劣”、“催”等独立词上加上“巴”这个附属词而构成的。这些句节不用说是一个单纯词,“巴”只能说是从单纯词中人为地抽出来的。

像这样在同类的词(不限于同一词类)的同一位置(或都在前,或都在后)上共同出现的,似乎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明确,只表示这种词的同类的某种特征的音节,称为**词缀**。在上述情况下,它是分析单纯词而得到的,因此,是下一层次的构成成分。

词缀和后助用词不同。后助用词虽然不具有独立性,但还是语言活动中的单位。为了把后助用词从句节中分出来而使用的代替法中的分析和综合,就是在我们语言活动中也是实际使用的。而词缀呢?这样的分析只是在对语言作特殊的体察时才进行,不能把它搬到综合的阶段。尤其应注意,词缀的认定和语源的解释有关,它还包含着基于用例多少等等而作的价值判断。因此,即使有人从“嘴巴”“哑巴”等例中取出“巴”来,认定它是表达身体的一部分的词缀,也不能立即表示反对。或者,也有人认为字虽然不同,但“尾巴”“篱笆”的ba同是名词词缀(赵元任)。陆宗达、俞敏从“结巴”“哑巴”“劣巴”“催巴”四个词中把“巴”作为后缀取出来,王力从“这么”“那么”“怎么”“甚么”四个词中把代词后缀“么”抽出来,像这样认定词缀,未免太主观了。

有与上述“巴”又不相同的动词后缀“巴”。它是表示动作的短暂、急遽的。因此,有时从这里产生一种动作马虎、卤莽的语气,从而也产生一种嫌恶的感情。而且,由于它和短时态类似,常用重复的形式,如“试巴试巴”。这个后缀多附在单音节动词后面,使用范围很广。

说巴 试巴 卷巴 眨巴 耍巴

使用范围如此之广的东西,那就自然和附属词相近了。从这一点来说,它类似于后助动词,但又看不出实际意义,所以,最好还是把它归入词缀。

词缀之中,放在前面的叫前缀,放在后面的叫后缀,放在中间的叫中缀。在现代汉语中,后缀用得最多,前缀用得少,中缀是罕见的。现举出若干重要的词缀:

前缀——阿、老、打

后缀——子、头、(儿)

中缀——里(例如“稀里糊涂”)

词缀没有意义。它具有下面一些功能:

(1) 构成单纯词

石头 桌子 椅子 老弟

“石”“桌”“椅”“弟”等作为字来说有明确的意义,但不能单独成为句节。虽然如此,它们也不像附属词那样具有固定的位置,而是可以放在句节的任何部分。这些既是构成词的要素,而又有明确的意义的,称为词根。词缀有时具有附着于这种词根,构成单纯词的功能。

(2) 黏附于单纯词

(a) 主要是通过复音化,使词在口语中得到明确性。随着独立性的增加,有的也产生意义、用法上的变化和限定。

再也 倒也
为了 为着 除了
若是 只是 还是 说是

(b) 形成词类转变,构成新的词。

擰一擰子

吃—吃头儿

“椅子”从语源上可能是像下面那样形成的：

倚(靠)→倚子(靠的东西) 倚→椅

词缀的附着方式是习惯决定的。能找出某种程度的倾向，当然不能以此来类推。例如，可以说“擰子”，但是没有“扫子”、“坐子”这种说法（但是也许在方言和古语中会有这种说法）。与此相反，附属词如同：“吃的、喝的、用的、使的、去的、来的”，其中的“的”，在什么样的动词后面都能附加。这种“的”属于附属词中的助词。再如：

工人们 农民们 学生们 孩子们 老爷太太们

其中的“们”，在什么样的表人的名词以及词组后面都能加。这个“们”也是助词。而下面这样的“们”在北京话中是后缀。

爷们 娘儿们

同样，附着于动词的“了”，例如：

来了 去了 走了 吃了

这些“了”是表示完成态的后助动词，但上述“为了、除了”中的“了”是后缀。

其次，不会因为使用后助动词而改变独立词的词性。因此，可以把整个句节看成是和独立词相同的词类。例如，“桌子”加上后助名词“上”，成了“桌子上”，它还是能作为一个名词看待。然而词缀如“擰子”的“子”，却具有转变词性的功能。通过以上说明，词缀与后助用词的区别大致弄清楚了吧。

6. 句的构造(一)

句子可以在述语的前面(如果述语有修饰语,就在修饰语的前面)切开,分为两部分。前面的部分叫**主语部分**,后面的部分叫**谓语部分**。主语部分中重要的词是主语,和述语构成陈述关系。谓语部分中重要的词是述语,有时带宾语,和宾语构成支配关系。主语、述语、宾语称为句子的**主要成分**。此外,在这些主要成分的前后,有修饰它们的**附加成分**。其中,放在主要成分之前的叫修饰语,之后的叫补语。放在主语和宾语后面,和它们具有同位关系的词叫**同位语**。在句中有时还使用**呼语**,呼语虽然在句中,但是和其他词不构成语法关系。

以上是各种成分都具备的完整的句子,实际上这些成分并不是所有的句子全都具有的。下面就看一下这些成分在句子具备的程度。不用说,附加成分和同位语、呼语不是句中主要成分,可以排除掉,而应该看主要成分,如果以述语为中心来观察句子结构的话,就可以把句子分为无述语句和有述语句两种。而后者还可以分为有一个述语的句子和有两个以上述语的句子。我们分别称之为无述语句、单述语句和复述语句。

6.1 无述语句

无述语句是没有述语的句子。仅由谓词以外的词,大多是体词和感叹词组成。只是在用体词的时候,有时是构成修饰词组或扩大了修饰词组的。无述语句中,仅由一个体词构成的叫单体词句,由两个以上体词构成的叫复体词句。因为数词不是谓词,所以在无述语句中可以有数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体词”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包括数词在内。

无述语句只有作为语句来使用才有明确的表达功能。作为句子,表达是不明确的,也是很很不稳定的。

6.1.1 单体词句

单体词句的构成如下:

(1) 是仅由一个体词构成的。

火! 狼!

诸位!

什么? 谁?

(谁去?)我。(他打谁?)你。

(2) 加附属词而成的。

兵士们!

这个吗?

几个? 三个。

(3) 构成修饰词组的。

好天儿!

亲爱的朋友!

谁的书? 我的书。

(4) 构成扩大的修饰词组的。

(他是谁?)我在上海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文学家。

单体词句的功能有两个方面:

(1) 部分的表达。未表达的部分主要是依靠时间的情景,即依靠在此以前所说的言词而表现出来的。在上述诸例中,这样的上文在括号中表示。

(2) 尚未展开语义。例如看见狼的时候说“狼!”在兵士面前说“兵士们!”等,是依靠空间的情景的。大多数表达唤呼、感叹、疑问等。上述例句中句末有! ? 的就是。

6.1.2 复体词句(两体词句)

由两个以上的体词构成,缺乏述语的句子叫复体词句,实际上多

为两个体词构成的,也可以叫“两体词句”。

复体词句也被称为“体词谓语句”。这是根据体词充当述语这种见解而来的。但是,把它和“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并列起来讨论是不妥当的。复体词句之所以能进行陈述,是因为它被用作语句的缘故,而如果作为句子来看,只不过是两个体词不产生明确的语法关系,简单地并列而已,实际上不过是等立的词组。它之所以成为陈述关系,完全是靠上下文的力量,和不借助上下文之力而形成谓语的“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性质是不同的。因此,复体词句实际上只是在语句范围内才能谈论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体词包括数词。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后面的体词,即被误认为“谓语”的部分不能是代名词。和单体词句一样,体词有时可加附属词,或形成修饰结构。

两体词句不限于表达一致的关系(狭义的判断)。两体词句中的后一个词以数词为多,即使是用名词,也有一种使用包含某些数的概念的名词的倾向。这是因为数词是有若干述语性的缘故(一些主张数词不包括在体词之中的人很重视这一点)。两体词句如:

今天国庆日。

我们浙江人。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百元一斤。

你这个傻子!

上述例句作为句子都不是表达陈述关系的。如果是的话,那么下而这样的句子当然就不能成立:

她到了今天国庆日才买一双皮鞋。

我们浙江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吃大米饭。

我打你这个傻子!

你这个傻子懂得什么?

复体词句既不是省略了述语,也不是体词充当述语。它不是省略了述语这一点,可以通过像“你这个傻子”一类说法不能补充什么来证明。如果在复体词句中要补出什么,那就多半是“是”,有时候还

有“有”等。复体词句没有否定形。为了表达否定的意思,就需要改为有述语的句子。

6.2 单述语句

单述语句是一个述语的句子。其中,有仅有一个述语的,也有带有别的句子主要成分的。前者称为单谓词句,和单体词句相当,大体上可以和单体词句同样看待。但是它们还有这样一些差别:单体词句没有表命令的,而单谓词句有表命令的。再说,单体词句中没补充词组等,而单谓词句中有助词组。单体词句、单谓词句中那种没有附加成分即仅由一个单纯词构成的句子,也有人称为“独词句”。单谓词句例如:

(1) 仅由一个谓词构成的。

走!	来!
(去不去?)	去!
怎么样?	好。
怎么着?	干!

(2) 加附属词的。

走吗?
好多了!
投降吧!

(3) 构成修饰词组、补充词组的。

真好啊!
去一趟吧!

“看看”等重复形式和“去不去”等表疑问的词语,当然应全部看作单一的述语(谓词)。

述语数	名 称	
0	无 述 语 句	单 体 词 句
		复 体 词 句
1	单 述 语 句	单 谓 词 句
2~	复 述 语 句	

6.2.1 单部句、双部句

以上叙述的单谓词句,是单述语句中最简单的形式。单述语句之中,除此以外,还有有主语的,有宾语的,以及主宾语都有的句子。现在我们回到把句子划分为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的出发点来看一看,那么,有主语的句子和有主语、宾语的句子,也就是由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构成的句子。而只有宾语的句子,就是仅有谓语部分的句子。前者称为双部句,后者称为单部句。单谓词句很显然是谓语部分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所以它仍然是单部句。

	主 语	宾 语	名 称
单 述 语 句	-	-	单谓词句 单 部 句
	-	+	
	+	-	双 部 句
	+	+	

一般说来用句子是为了叙述(陈述)某种事件。因此,大致上都要有被叙述者和叙述。光看一看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主语部分中有被叙述的词,谓语部分是对它的叙述。单部句仅有谓语部分,所以可以叫做仅有陈述的句子。双部句可以说是兼具陈述的对象和陈述的句子。其次看一看无述语句。其中单体词句多半依靠情景,依靠时间情景的单体词句表达陈述的对象或陈述的一部分,前而所说的“部分的表达”就是这种句子。还有依靠空间情景的单体词句,陈述和陈述对象不分,而为一个整体,我们称之为“未展开的表达”。复体

词句作为语句来看,它具有陈述和陈述对象,但它们的关系是不明确的。因此,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陈述本身是不充分的。现在用S表示陈述对象,用P表示陈述内容,用 p 表示陈述内容的一部分,以上各种句子作为语句,所表达的内容就如下面那样:

双部句 S+P 他去。他是浙江人。天气好。

单部句 P 去。好。下雨。爱他。

复体词句 S,P 他浙江人。

单体词句(未展开) S×P 好天气! 狼!

(部分表达) S (谁去?)他。

(部分表达) p (爱谁?)他。

如果把有述语句按其述语的词类来划分,就可以分为同动词句、动词句、形容词句三种。有时,同动词句又称为“名词句”“判断句”,动词句又称为“叙述句”,形容词句又称为“描写句”等等。

6.3 同动词句

同动词中有表示一致的“是”,表同一的“等于”,表类似的“像”“好像”“似乎”“如同”“仿佛”,表认定的“算是”等等。使用它们的句子,叫“同动词句”。此外,也有人把表示认定的“叫”“叫作”“算作”等,表示变化,任职的“变”“成”“变成”“当”“作”等都看作同动词。但这是不妥当的。

同动词的特征是如下一些:

- (1) 宾语必须是一个(并列词组算一个宾语)。
- (2) 不用后助动词。
- (3) 不用在处置句(见后)中。

在有些人根据意义而看作同动词的那些词中,“叫”不合(1),“变”“成”“变成”“当”“作”不合(2),“叫作”“算作”不合(3)。因此,不把这些词看作是同动词。

6.4 形容词句

形容词句的特征是没有宾语,但是有时带补语。

这个好一点儿。

这块布长三尺。(意思是:“跟标准相比这块布长三尺。”要是意思是“这块布有三尺长”的话,就不是补语。)

形容词句的述语是叙述主语的性质、状态等的。但有一种表达相对的、比较的、一时的性质、状态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北京话中特别显著,也许有的方言没有这种倾向)。因此,绝对的、永久的性质、状态,通常就要改为同动词句,把形容词放到“是……的”中来使用。例如,“这张纸白”这种说法难免使人感到不自然,应该说“这张纸是白的”。“这块黑板白”是可以说的,“这块黑板黑”就不好。应该说“这块黑板是黑的”。同样地,“这粉笔红”的说法不合适,应该说“这粉笔是红的”。但是“这粉笔长”可以说。表达这种倾向的最明显是副名词。它仅仅是修饰性的,完全失去了陈述性。例如“公牛”的“公”,是副名词。它是“雄”的意思,因为它是永久性的,所以不用作述语(除非把它改为同动词句)。

形容词和状态后助动词并用可以带宾语,或者用在代名词、数词以及冠以代名词、数词的名词前面,把它们作为宾语。这是对形容词特别赋予了动词的性质,形容词本身没有自由地带宾语的功能。

6.5 动词句

6.5.1 自动与他动

自动词和他动词的区别前面已经讲过。自动词和他动词的区别不仅在于意义上,更多地反映在它们的功能上。但是中国的语法中,往往不承认自动和他动有区别,这是因为对动词的功能考察得不充分,而且是偏重于文字,忘掉了语言是以意义为内容,以语音为外形

的。在中国,好像认为只要是用同一个字表达的,作为词也就是同一个。然而即使用同一个字,在意义的范围较大的时候,自动和他动会出现变化,这是不奇怪的。例如“去”,除了“到……去”的意义以外,在现代汉语中还有“除去”和“在戏里扮演某种角色”的意义。即使是不假思索地、笼统地说“去”是自动词,这也是就“去”所具有的最普遍的意义“到……去”而说的,而不是说只要使用“去”这个字就全都是自动词。就拿“吃”这个字来说,一般都说是他动词,如:“吃饭”“吃而”“吃果子”“吃面包”“吃药”。这是就它最基本、最普遍的意义、用法说的。而在“吃惊”“吃醋”“吃力”“吃馆子”“吃大户”“吃爸爸”“吃香”“吃亏”“吃斋”等复合词中,就不能说只要用“吃”这个字就都是他动词(语源的解释是另一回事)。近来,就是在中国,词的单位也相当被重视了。但是遗憾的是只注意到了单位的单一性,对于词的同—性考察得不够。在本书中,对词的同—性采取尽量严格的立场,力求做到不作那种“同一个字就是同一个词”的表面化的处理。

自动词和他动词的区别已经全都讲了。但是,除此以外,还可以找到它们在功能上的区别,这就是:

他动词除去一部分外,能够用“把”来转换宾语的位置(用“把”和其他具有同样功能的词构成的句子叫处置句)。但是自动词不能这样。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是非任意的动词,或者是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例如:

看见 听见 闻见 喜欢 爱 怕 嫌 知道 明白

这样一些暂且归入他动词的词。又如:“记得”“认得”“懂得”等,后助动词和动词结合,也可以说是构成复合词的形式,不能用在处置句中。

在他动词后面加上自动词,构成复合词,也有用作他动的。也有人把这样的自动词看作补语,但在本书中拟称为使成复合动词。例如,“死”、“倒”是自动词,但构成“弄死”“打死”“弄倒”“打倒”“推倒”“拉倒”等,就作为他动来用。

关于动词的自动和他动区别的基本内容已如上述,但是,即使以这些为标准,也有不能明确判断的情况。而且,也还有尽管语义上几

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也应认为是自动和他动两用的动词。这种兼用的动词有两种:

(1) 表示运动的动词。基本上是自动的。

出 跑 走 上

(a) 用作他动时,不用表示趋向的后助动词。

(b) 用作自动时,

(i) 表示陈述关系时以用表示趋向的后助动词为常。

(ii) 表示支配关系时以不用表示趋向的后助动词为常。但也有用后助动词的。

(a) 例如:跑马、走马、出主意、出煤、上粪、上供。

(b) (i) 例如: (“来”是趋向后助动词)

太阳出来了。 月亮上来了。

(b) (ii) 例如:

出太阳了。 出汗

跑出骆驼来了。(“出来”是趋向后助动词)

总之,他动词不用趋向后助动词,用的时候一定是自动(但是,自动有时也不用趋向后助动词)。

(2) 瞬间动词的一部分

瞬间动词是它的动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动作完成之后,凭借带状态后助动词的方法来表示动作的持续状态的动词。这种动词还可以分为两种,即:前阶段(进行中的动作)和后阶段(动作的持续状态)之间没有自动、他动的变化的动词,以及前阶段为他动,后阶段变为自动的动词。

(a) 站 靠 坐

(b) 开 关 搁 放 挂

(a)是动作前后都没有自动、他动变化的,(b)是从他动转换为自动的。也就是:

(i) 前阶段(他动)

开门 关门 把地图挂在墙上

(II) 后阶段(自动)

门开着 门关着 地图在墙上挂着

但是,“开”也用于“开花”这样的场合。因为这个动作不是凭人的意志进行的,这个例子当然不在其列。

(3) 有

“有”如果看它的用法,例如“有饭”、“有他”、“有这个”等,从形式上就完全是他动词。但是从语义来说,可以说“我有书”是表示人领有物,但如果连“这儿有人”也说成是处所领有人,这就非常勉强。像这类的“有”,最好看作语义上是自动词。但是把“有”看作自动词没有功能上的根据。它不应该看作自动、他动两用动词,而应该看作语义和功能相乖离的词。因此,“有”应该说是形式的他动词。

6.5.2 直接宾语、间接宾语

一部分动词有时带两个宾语,它们具有给予什么或者接受什么的意义,所以称为**与夺动词**。两个宾语中动作间接所及的叫**间接宾语**,动作直接所及的叫**直接宾语**,以此来相区别。在用与夺动词时,间接宾语在前面,直接宾语放在后面。与夺动词例如:

(1) 包括给予意义的(授与动词)

告诉 给 许 送 教 赏 寄 介绍 吩咐

(2) 包括夺取、取得的意义的(夺取动词)

罚 赚 问 夺

(3) 中性的动词

依靠带上后助动词“给”,带有“给予”的意义,就可以带两个宾语。授与动词有时也可以带上这样的“给”,但“给”不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在下面的表中放在括号里表示。而夺取动词不能用“给”。

	主 语	述 语	间接宾语	直接宾语
1. 授与动词	① 他	送(给)	我	一块金表。
	② 谁	教(给)	我们	中国话?
	③ 他	还(给)	我	一百元。
	④ 你	回(给)	他	一封信。
	⑤ 我	赏(给)	他	两块钱。
2. 夺取动词	⑥ 我	问	您	一件事。
	⑦ 谁	罚	你	一千元?
3. 中性的动词	⑧ 我	赐给	他	球儿。
	⑨ 我	卖给	他	一本书。

用处置式来移动宾语时,直接宾语提前。但是,夺取动词不能用处置式。

他把一个金表送给我。

母亲把司马光的故事说给孩子们。

“借”是很特殊的动词。既用于借出的意义,也用于借入的意义。只在表借出的意义时,在间接宾语前用“给”。所以,在有间接宾语的情况下,借出借入是清楚的,而没有间接宾语,借出还是借入就是不明确的。例如:

我借他一百元。(我从他那里借入一百元。)

我借给他一百元。(我借出一百元给他。)

我借一百元。(我借入一百元;我借出一百元。)

“叫”也是个特殊的动词,能够带两个宾语。这时前一宾语是直接宾语,后一宾语是间接宾语。用处置式时,前一宾语移位。

大家都叫他无敌英雄。

“他”是直接宾语,“无敌英雄”是间接宾语。如果用处置式,就成了

大家都把他叫做无敌英雄。

所以,不用处置式的那种形式,也可以认为是“大家都叫他做无敌英

雄”中的“做”省略而成的。这种直接宾语置于间接宾语之前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例如：

喝他一杯。

每天作他三篇。

其中的“他”如果是代替“酒”或“文章”的话，就成了“他”是直接宾语，也就是直接宾语置于间接宾语之前的例子了。这个“他”表示全体，“一杯”、“三篇”表示部分。但是也可以说

喝他一杯酒。

每天作他三篇文章。

而相反地

喝酒一杯。

每天作文章三篇。

等却不能说。由此看来，把这个“他”说成直接宾语是不妥当的。“他”是虚化了的，不如说是一种后助动词。

7. 句子的成分

7.1 主语部分

在**主语部分**中除**主语**外还有**附加成分**。**附加成分**对于语句的结构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因此现在不涉及它。

主语大致可以下这样的定义:主语是与**谓语**构成**陈述关系**的。但是**陈述关系**实际上含义很宽泛,例如下面的形式全部可以说是**陈述关系**:

我去	我好	我吃
()	饭好	饭吃
今天去	今天好	今天吃
北京去	北京好	()

其中,在“我去”“我吃”中,“去”或“吃”等动作的主体是“我”,这是没有疑问的。而“北京好”中的“好”这种属性是“北京”所具有的。像这种表达动作的主体或属性、状态的持有者的词称为**狭义的主语**。或者,也可以把它们称为**意义上的主语**。至于“饭吃”这种形式怎么解释呢?它不是表示“吃饭”的意思,而是表示“饭是吃的”,也就是有时表示其他东西不吃这种意思。因此它是对于“饭”这个主题做出“吃”这种说明。此类形式上是**主语**,但在语义上就应该叫做**主题成分**。因此,当狭义地使用“**主语**”这个词时,就需要另立一个称为“**主题成分**”的术语。“今天去”和“北京去”又怎么解释呢?当然,把“今天”和“北京”看作仅仅是修饰“去”的也可以;但是,亦可认为它们也和“饭吃”一样,“今天”和“北京”是**主题**,“去”是**陈述主题**的,这种看法也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今天”、“北京”就是**副词性的修饰语**,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它们就是**主题成分**。要确定它们是哪一种,就不能不依据上下文和实际的读音。要根据上下文自不必说,

因而略去不论；在读音方面，如果是明确地读，而且在它的后面有一个短的停顿，就产生了作为主题来叙述的语气。如果是非常平淡地、毫不在意地读，就可以认为是修饰语。总之，广义的，或者说是形式上的主语，分为狭义的、或者意义上的主语以及主题成分，有时也包括被看作修饰语的成分在内。以下说到的“主语”都指狭义的主语。

同动词句通常有单一的主语，但其中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主语表达和宾语同一的东西。如：

他是毛泽东。

就是如此。这种主语是语义上的主语。此外，

你是怎么回事？

做饭是我。

院外是冬天。

之类，主语和宾语不是同一东西。这种主语在语义上是主题成分。这样的语句作为句子而成立的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的。

7.1.1 主语部分的结构

下面研究一下形容词句和动词句的主语部分的结构。这里略有问题的是表达时间和处所的体词（它们通常被给予“时间词”、“处所词”的名称，但这样做只是增加了交错分类，因此，这些名称以及“疑问词”、“否定词”等都不准备使用）。这些体词，在前面有主语、主题成分的时候可以看作是作为修饰语使用的，而当它们处在句首的时候，就像是主题成分。表中有←的地方，表示这些体词转为主题成分。转变的条件是依据上面谈到的上下文和实际读音。也有人认为“时间词”和“处所词”在作句子成分方面的功能有差异，“处所词”可以做主语而“时间词”则不能。这恐怕是为了说明的方便而提出的说法，是不能采用的。

下页的表看起来很复杂，但它的规则很简单。

	主 语 部 分				述 语 部 分	
	修饰语	主题成分	修饰语	主 语	修饰语	述 语
1				我		去
2					←今天	去
3		这个				买
4				我	一 定	去
5			←今天	我		去
6		他		身 体		好
7			←今天		一 定	去
8		这 个			一 定	买
9		他		身 体	一 定	好
10			←今天	我	一 定	去
11		他	的确	身 体		好
12		他	的确	身 体	很	好
13	现 在	他		身 体		好
14	现 在	他	的确	身 体		好
15	现 在	他		身 体	很	好
16	现 在	他	的确	身 体	很	好

(1) 通常是主语放在主语部分的最后,主题成分放在主语之前。(但也有主语和主题成分的位置变换的。)

(2) 副词性修饰语放在主语、主语成分之前。

(3) 句首的副词性修饰语,有时也可以看作主题成分。

7.1.2 特殊的主语部分的结构

有时在主语部分中主语和主题成分的位置倒过来,主语放在前面,而正常情况下用作主题成分的词却放在后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词已经不能表现主题了,所以不称为主题成分,而称之为“准主语”。准主语可以看作是本应在宾语位置上而前移的,但既然移动

了,它所表达的含义就不会是相同的。在其中,除了用“连……都”的形式外,其他多限于是否定的,或是几个“准主语+述语”并列的场合(参见“包孕句”)。

主语部分由“主语+准主语”组成的句子

	条 件	例 句
17	全面否定	他一窍不通。
18	疑问代词加 “都”或“也”	我们谁也不怕。 他们什么都不讲究。
	连……都(也)	他连这个都没有。
包 孕 句	肯定·否定 肯定并列 否定并列	他酒喝饭不吃。 他牌打酒喝。 我天不怕地不怕。

注:没有编号的部分是类似的句型仅供参考(见后)。

7.1.3 关于“主述谓语句”

所谓“主述谓语句”,可解释为是由陈述词组来构成一个谓语(也就是本书所说的“谓语部分”)的那种句子。例如:

我脑袋疼。

自行车他骑出去了。

学生们功课做完了。

在上述例句中,通常认为下面画线的部分是“谓语”,其中包含“脑袋”“他”“功课”等小主语,在句首的“我”“自行车”“学生们”是全句的主语。

把这样的句子看作特殊的句子结构,列为一种,恐怕是从“主语(其实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必须是一个”这样的观点出发的。但是,因为汉语中没有形态上的格和数,所以主语和述语的连接是专从意义上决定的。因此,自然就有这样的观点:应当广泛地解释主语,不限于动作的主体或者属性、状态的具有者,而且句中表达主题的也可以算主语。这样一来,即使有两个主语,也就一点没有妨碍了。现在,根据上述例句来看一看“主述谓语句”的全句的主语。

“我”因为是具有“脑袋疼”这种状态的主体,所以也可以理解为狭

义的主语。但一般应看作主题成分。“自行车”实际上是动作的对象,能够很容易地转换成宾语。但是,它和宾语在表达上不一样,所以也应该看作主题成分。“学生们”是动作的主体,显然是狭义的主语。

其次,看一看包含在全句中的陈述词组的主语。其中,“脑袋”“他”是陈述词组中的述语“疼”“骑出去”的主体,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功课”不是“做完”的主体,而是它的对象,也就是可以转换成宾语的成分。

根据上述情况看来,可以知道,在全句的主语中也好,在作为全句的一部分的陈述词组中的主语也好,都包含着不同性质的成分。依靠确立“主谓述语句”这个名称,并没有把广义的主语即包含不同性质的成分的主语简单地归结为不包含不同性质的成分的单一的主语,主语的复杂性在这里还照样存在。这就意味着“主述谓语句”这种想法对于说明这种类型的句子构造是不起作用的。“主述谓语句”把有两个主语的句子分解为“主|主述”,把|前的看作全句的主语,|后的看作谓语。如果|的部分必定有一个停顿的话,这样的解释也是可能的。但有时候像“他身体|好”“我脑袋|疼”那样,在所谓“谓语”中的主语后面却有一个停顿(在这种情况下,“我”、“他”也变成修饰语了),而且否定词“不”加在陈述词组前面,这是一种例外的情况,作为句子是不稳定的。“不”放在陈述词组中的述语前面是很普通的。像“他不身体好”,这必然是在前面已讲过“身体好”这句话,是接着对方的那句话说出的,可以说说话人的心情是把“身体好”当作只在这种场合使用的复合词。把这种受上下文强制支配的格式看作一种句子结构是不行的。有时,也有“不”放在陈述词组前面更为常见的,例如,也有这样说的:

我不心疼。

他不胆儿小。

但是,这应该看作是因为“心疼”、“胆儿小”已经成为复合词了,所以“不”放在它们前面。这是没有普遍性的,所以在考虑句子结构时不应提出来。这不如说是复合词的问题。

7.2 宾 语

宾语的分类应该限定在能设立语法条件的范围内,但这样又过于简单了,结果句中宾语的复杂性、多样性就不明显了。因此不得不考虑意义,来试着对它的表现加以分类。既然考虑意义,由于带有主观性,有可能出现不一致。但是,尽管有不一致,大致的范围还是清楚的吧。

他动词的宾语在多数情况下只单纯表示承受动作的对象,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情况,但都是少数例外。

他动词的宾语

宾 语		例 子
1	动作的对象	卖报 当首饰 换衣服 认字 选文章 碰杯 (空气)包着地球 捆行李 怕狗 爱钱 烤面包
2	动作产生的结果	挖窟窿 写文章 磨了两个泡 碰了个大包
3	获得的目标	卖钱 当银子 卖二百元
4	新成为的东西	换了新的 换谁 认儿子
5	(被动性的)	选了应天府
6	材料、工具	包着糖的毒药 包上两块红布 捆绳子 烤火 吃大碗 照镜子
7	(使役性的)	怕人 爱人

自动词大多不带宾语。带宾语的时候,多数是表处所的词,或是动作的主体。前者不成问题。在动作的主体作宾语时,有人认为是主语的倒置。但是,倒置以后,它的表现当然就不同了。所以,被倒置的成分,尽管原来是主语,也已经和主语不同了。这样的成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都不能称为主语,我们称之为**主体宾语**。“人走”和“走人”的区别前面已经讲过(见第3节)。在“人走”中,“人”是陈述的对象,对它作“走”这种陈述。而且“人”是作为已知的,

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确定的事物来表达的。反之,在“走人”中没有被陈述者,只有陈述词。就是说,它不是对于某种事物是怎样的这种叙述,而只不过是说明一种现象的存在。这种“人”是未知的、不定的、泛指。代名词不能作主体宾语,是因为受到它的明确的指示性的限制。因此,代名词在它的指示性减弱的情况下,也能够作主体宾语。

走谁都不要紧。

此外,用作主体宾语的时候,往往有一种突然发生的事件的语气。

形容词原则上不带宾语,但是有时候由于带了状态后助动词等,和自动词一样能带宾语。

自动词的宾语

	宾 语	例 句	备 考
1	处 所	走路 上山 出国 出门 来北京 去上海 坐这儿 起炕 走后门 住怡红院	
2	时 刻	起五更	
3	主体宾语	下雨 打雷 开花 走味儿 出汗 来一个客人 闹贼 闹耗子 死了母亲 落白事 红了脸了	现象、事件 不能预想的、不明确的、不定的东西
4	主体的一部分	他们死了人 他们来了三个 鸟儿下来一只 他们跟了好几个去	
5	行为产生的结果	冻冰 长了十来岁 跑个大窟窿 累了一脑门子汗	
6	对象物	来一个电报 来个人儿呀	不明确的他动用法
7	(使役性的)	一间住人, 一间坐客 长江可以走大轮船	
8	理 由	他跑什么 跑账	

7.3 主语、宾语的构造

充当广义的主语(即意义上的主语和主题成分)和宾语的,一般是体词(其中包括数词),但是,除此之外,动词、形容词和词组也能充当主语。所谓动词、形容词能充当主语和宾语,只是它们本身原封不动地体词化罢了。汉语中抽象名词很缺乏,它不是从动作和状态、属性中作为“事”而加以抽象,并作为另一个词独立出来的。所以,动词、形容词本身就具有“事”的意义。但是,即使是体词化,也几乎没有成为“物”的。

现在,略去体词充当主语、宾语的例子不谈,只拟列举其他的例子。

(1) 动词、形容词充当主语、宾语

去好,不去不好。

哭管什么事?

走能帮助消化。

坐着比站着舒服。

不怕慢,只怕站。

大有大的好处。

穷也有好处。

我们不怕辛苦。

咱们应该征服困难。

(2) 词组充当主语、宾语

(a) 陈述词组

我去不如你来。

欢迎诸位参观。

(b) 修饰词组

中国的面积很大。

(c) 支配词组

骗人是可耻的行为。

过日子很困难。

还可以把跟在助动词后面的动词和宾语,看作支配词组充当的宾语。如“会说中国话”的“会”成了动词。

(d) 补充词组

研究一下是要紧的。

和支配词组同样,在不设助动词而把它看作动词时,“我想去一趟”中的“去一趟”是补充词组充当宾语,“想”成为动词。

(e) 被组合的词组充当主语、宾语

你们过幸福的生活是我的希望。

我希望你们过幸福的生活。

(3) 词组群充当主语、宾语

他去我也去是不行的。

7.4 修 饰 语

修饰语之中,把放在主语、宾语前面的看作**形容词性修饰语**(定语),把放在述语前面的看作**副词性修饰语**(状语)。形容词性修饰语是名词的修饰语,副词性修饰语有动词的修饰语和形容词的修饰语。

7.4.1 名词的修饰语

能够作形容词性的修饰语的是下面几种:

(1) 名词 修饰语后面有的用“的”,有的不用“的”。

中国历史 中国的历史

(2) 代名词

(a) 用人称代名词作修饰语时,后面有的用“的”,有的不用“的”。亲属称呼前面用代名词作修饰语时,“的”常常省去。

他的父亲 他的书 我妈

(b) 指物的代名词作修饰语时后面不用“的”。

这人 这个人 这些人 这些个人

(c) 指处所的代名词作修饰语时后面用“的”。

这里的房子 那里的人

(d) 用两个代名词的时候,必定是人称代名词放在前面。

他的这个见解

在代名词前面不再用别的形容词性修饰语。

(3) 数词 把量词或者名词临时充当的量词作为数词的附属词来构成修饰语。

一本书 一件衣裳 一尺布
一大堆橘子 一车煤

像“一车煤”那样,名词“车”量词化了,所以不能再在前面加量词,不能说成“一辆车煤”。此外,像“一大堆”的“大”那样,能把形容词和量词并用。

(4) 形容词 单音节形容词作修饰语,后面大多不用“的”,复音节形容词后面常常用“的”。但是不论哪一种,如果不用“的”,就变成复合词的样子了。

好人 好的人 聪明人 聪明的人
美丽的花儿 糊涂东西

(5) 动词 动词修饰语原则上要用“的”,如果不用的话,后面的名词就有可能成为动词的宾语。但是在文言词中和复合词化的结构中也有不用“的”的。

活人 落花流水 走狗 去的人 看的书

(6) 词组 各种词组也可以做形容词性修饰语,其中以支配词组作修饰语的时候,常常产生意义上的混乱。

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 (a) 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

(b)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

(a) 是把“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支配词组看成“中国”的修饰语。

(b) 是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这个修饰词组看成动词“建设”的宾语。

7.4.2 动词的修饰语

(1) 名词 表示动作的时间、处所、材料、方法、状态。

今天来 屋里坐 石头做 铁制 冰镇 面谈 笔谈
大声叫 小声儿说 粉碎

(2) 代名词 限于表示动作处所的代名词。

这儿来 那儿去

(3) 数词 数词直接作修饰语,或者和其他动量词一起用。

一看 一把拉住
一天能走四十公里

(4) 动词 除后面加后助动词“着”外,不大能自由使用。

走着去 笑着说 飞跑

(5) 形容词 如果是重叠形式,就能比较自由地用作修饰语。

慢慢儿走 明明白白地讲 快去 慢来 贵卖
早起晚睡

(6) 词组 经常用支配词组(由介词加体词构成的也包括在支配词组中)。

坐火车去 从家里来

如上所述,动词的修饰语有好几种,但是往往是已经成为一个词的,或者是文言用法,或者有种种限制。它们的不足由补语来补足。

7.4.3 形容词的修饰语

(1) 名词 限于“像……样的”这种意思。如果用后助名词“样”、“般”,就用得比较自由。

冰冷 火热 铁青 土黄 指头大 豆儿大 碗大

斗大 海洋深

(2) 动词 很少有,而且都是复合词化了。

飞快 滚热

(3) 词组 是由介词加体词而成的,但是不多。

比昨天冷

形容词的修饰语也多半是固定化了,不能自由使用。它的不足由补语来帮助补足。

7.5 补 语

作为构成句子的成分,放在动词、宾语的后面,用来修饰它们的,或者是有修饰倾向的,称之为补语。

(1) 因为补语是构成句子的成分,所以,光是附属词不能成为补语,因为附属词是构成句节的,不是直接构成句子的。

(2) 体词不看作补语。在历来被说成体词作补语的东西中,放在体词后面的体词看作同位语,放在动词后面的体词看作宾语。在宾语之中并不是找不到带有修饰倾向的,例如,他动词宾语的第6类表示材料、工具的宾语,自动词宾语的第1类表示处所,第2类表示时间的宾语,都有修饰意味,往往能换成带介词的词组。但根据意义不把它们看作补语。还有数词和动量词、不完全名词合用可看作补语,但是在数词和名量词合用的结构中,那些明显地可以想像后面是个名词的结构,即使不能补上名词,也不能把它看作补语。

(3) 补语的功能是修饰,但也有不像修饰语那样明确的。尽管如此,修饰的倾向也没有完全失去。

(4) 补语由各种词语充当,它的功能也不是单一的。所以尽可能重视形态的共同点,面或多或少把意义、功能方面作为从属的来对待,这样较为方便些。补语和修饰语一样,可以分为形容词性的和副词性的。但形容词性的只有一种,所以不再特别作出这种区分了。

7.5.1 形容补语

有饭吃 没有钱买书

形容补语是附在宾语(名词)后面的动词、或者支配词组,是由于和宾语之间没有停顿而具有修饰性的。但是限于宾语前面的“有”“没有”的时候。“有人来”“没有人来”这样的句子是兼语句。

7.5.2 次数补语

看一下 看一眼 看一看 打他一下 踢我一靴子脚

次数补语是附在动词后面表示次数的,有像“一下”那样,用数词加动量词组成的,有像“一眼”那样用数词加名词组成的(只是中间没有名量词),也有像“看一看”那样,用动词的重叠形式,中间插入“一”的。但是,也可以认为,它不包括在补语之内。在数词加名词时,这个名词表示实行这个动作的工具或身体的一部分。同时,在次数补语和宾语并用时,宾语如果是名词,补语放在名词之前;如果宾语是代名词,补语放在代名词之后。

看我一看 看一看钟 骂他一下 骂一下儿子

7.5.3 期间补语

去一天 住了三个月 等一会儿 等你一天

期间补语是表示动词期间的,往往用数词加不完全名词。在否定动作的时候,就作修饰语用。

三天没去

7.5.4 状态补语(跟着“个”的补语)

(a) 说个明白 打了个半死

(b) 骂个不休

(c) 杀个鸡犬不留

(d) 打得个落花流水

都是把“个”放在动词后面带上‘个’再用补语的。补语包括(a)是形容词,(b)是动词的否定,(c)是成语,(d)也是成语,只是动词后面紧跟着后助动词“得”,这是跟着“得”的补语和跟着“个”的补语的混合形式。

7.5.5 结果补语(跟着后助动词“得”的补语)

(a) 写得_好

写得_{不好}

(b) 气得_{发抖}

困得_{我要死了}

(c) 热得_{发狂}

静得_{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跟在“得”后面的补语修饰性较弱,而且在意义上不是单一的,因此,把它们统统看作补语是不太合理的。但是,这种中间状态的形式,不管怎样处理都一定会出现无法断然下结论的情形,所以,还是以形态的特征为主,把它们统统看作补语,我想这种办法,是可以允许的吧。

(a) 是以形容词作补语的形式。但它也能看作陈述词组。在后一种情况下,“写得_好”自然就可以译作“かきかたがうまい”(写法很好)。但是,如果把下面两者比较一下:

他办得_好

他(的)办法_好

后者是完全的陈述,反之,前者不能认为是那样完全的叙述,还能感到用“好”来修饰“办”那样的语气。也就是说,“他办得_好”能理解为“办法很高明”这样的意思,但同时,也能理解为“很高明地办事”那样的意思。但是那种修饰性是不明确的。它和“好好儿的办”这样的说法必须加以区别。那么,“他办得_好”表示什么样的意思呢?译成日语是很困难的。但总之是表示动作的状态和结果的。现在,试比较一下如下格式:

1. 说个明白(状态补语)

2. 说得明白(结果补语)

它们都是“明白地说”的意思,但是前者是认为有必要明白地述说而有意识地明白地说,而后者不是凭借那种意识来实行“说”这个动作,不过是动作的状态“明白”被看作结果。前者把动作的状态作为实施这种动作的主观意愿来表达,后者却把它作为看到这种动作的客观状况来表达。尽管如此,在现代汉语中,“说得明白”和“说的结果很明白”这种意思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说得明白”也不是叙述结果本身的。把它径直称为“结果补语”,有引起误解的可能。但这是一种从简的说法,它表示的是前面所说的那种以结果来表达状态的意思。

结果补语(a)类的肯定形式和可能后助动词同形,但是否定形式和可能后助动词不同。而且,可能后助动词的前面没有语音的停顿。

说得|好——说得|不好(结果补语)

说得好——说不好(可能·不可能)

(|表示可能停顿的地方)

结果补语(b)是以动词或包含动词的词组作补语的,但它所表达的究竟是结果还是程度,往往是不明确的。也就是说,“气得发抖”姑且译作“怒ってふるえる”(因为气而发抖),但实际上是说气的那种结果呢,还是气到“浑身发抖”那样的程度呢?有时根据上下文可以确定它是哪一种,但无法区别的也不少。不过,可以认为,从起源上说,结果补语表示结果的在先,用来表示程度,是比喻的用法。但是,在现代汉语中的倾向,还不如说后者用得更多。其理由是:因为像这样的程度的表达,不能用加修饰语的办法来说。例如,如果用加修饰语的办法来表示“气得发抖”这个意思,就只能说成“发抖地生气”之类。但是这样的说法,除非是欧化语法,作为汉语,难免有不自然之感。这样,自然就采用补语的形式了。不过

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这样的句子,虽说属于(b)类,但纯粹是结果而不是程度。但是,如果把这样的句子作特殊的处理,就需要另外确立特殊的句子结构(王力称为紧缩句)。因此,这里重视形式的共同点,暂且不把它当作其他的句式,而仍归入结果补语。

(c)和(b)是相同的,是把“得”附于形容词后面再带补语。它有的表示结果,有的表示比喻的状态。

7.5.6 程度补语

好一点儿 喜欢得_レ了不得 冷得利害 热得要命

程度补语放在形容词和一部分表心理的动词(喜欢、闷、饿、困、疼等等)后面,但是其中也包含不同性质的东西。“喜欢得_レ了不得”和“热得要命”等看作结果补语也未尝不可,可译为“うれしくてたまらない”(喜欢得受不了)、“热くてまいりそうだ”(热得几乎受不了)。但是,“了不得”和“要命”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离开了原意,而作为表程度之甚的词语来使用的倾向比较强,所以,暂且把它们归于程度补语。

7.5.7 数量比较补语

长一尺 短三寸

数量补语是在形容词后面用数词(带量词),用来表示比较的意思的。这种补语和宾语非常类似。例如:

多一个 短三个 少三个人

这些是由动词和动词的宾语组成的。虽然有时不用名词,但名词是可以补上的。这些是属于表现主体的一部分的,是自动词的宾语(见前述“自动词的宾语”第4栏,43页)。数量比较补语和它们不同,不能补上名词。而且,量词也以度量衡单位为多。此外,“长三尺”有时还有“长度是三尺”的意思,这种情况就是由两个体词组成的两体词句。

以上七种补语中,(1)到(4)种看作补语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但(5)、(6)、(7)不得不说是缺少一点稳定性的。补语和其他句子成分相比较,有很多是在历史上新产生的,不太稳定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7.6 同位语

同位语是放在体词后面的体词,是为了对前面的体词加以注释或者补足而再重说一遍的那种成分。同位语前面的体词叫本位语,本位语和同位语的组合称之为同位词组。同位词组的特征是:两个词是同一事物,这两个词之间有语音的停顿。但是本位语是代名词时,它和同位语之间有时也可以不必停顿。

同位语和形容补语的区别:

(1) 同位语是体词,形容补语是动词。

(2) 同位语在前面经常有停顿,形容补语前面没有停顿。

像上而那样下定义,将出现哪一类也不能归入的成分。那些是述语或修饰语,较为特殊。

(1) 他买了一辆车,顶漂亮。(复句的下句是仅由“顶漂亮”这个述语构成的。)

(2) 他买了一辆车,顶漂亮的。(“顶漂亮的”是同位语的修饰语,但被修饰的同位语省略了。)

	是否同一物	有无停顿	例 子
同位词组	同	有	中国的首都,北京…… 北京,中国的首都…… 她,你的妈妈……
		无	我们浙江人…… 你这个傻子…… 他们三个……
(同位的) 修饰词组	同	无	中国的首都北京…… 村长广聚…… 姐姐小娥……
并列词组	异	不定	中国,日本…… 北京,上海……

8. 句子的结构(二)

8.1 包孕句

在句子中被使用的谓词当然不见得是一个。其中,充当修饰语和补语的不是句子的主要成分,在考虑句子的构造时可以不考虑。如果看一下充当主语和宾语的成分,那么,除了单独的一个词之外,还可以组成词组,作为一个体词来充当主语、宾语。(参见7.3“主语宾语的构造”)。其中,陈述词组(下面例句中加线的部分)充当主语或宾语的句子,称为包孕句。例如:

他不来是一件怪事。

你喜欢他老实。

我看见他来。

我们说包孕句中的陈述词组是当作一个体词来使用的,是因为它们在意义上是作为一件事情来被认识的。怎样来论证这一点呢?其证据是:包孕句中的陈述词组,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即:

什么是一件怪事?

你喜欢什么?

我看见什么?

而且,在给这些包孕句中的陈述词组加副词的修饰语的时候,可能有两个位置:

我看见他刚才来。(a)

我看见刚才他来。(b)

“刚才”那样的副词性修饰语不仅能放在陈述词组的述语之前(a),而且能放在陈述词组中述语的主语之前,也就是句子的述语之后(b)。这种情况,表明述语(看见)和它后面的体词(他)并不是构成

支配关系的。如果在包孕句中的述语和句中包含的词组的主语之间直接构成支配关系的话,支配词组中间不会有插入副词的现象。正因为整个词组作为一个宾语,所以,能够放在句子前面的副词,也能放在包孕句中的词组的前面。

此外,陈述词组有时可作为包孕句的述语。这在前面已经涉及,是这样一些:

中国地大物博。

他酒喝饭不吃。

他牌打酒喝。

我天不怕地不怕。

作为它们的特征,必须指出的是:“地大”、“物博”,“酒喝”“饭不吃”等两个陈述词组连用。作为一般陈述词组的特点,可以考虑如下两点:

(1) 主语和述语之间能够用副词。用了副词,它是陈述关系这一点保持不变。

(2) 主语和述语之间不能用“的”。即使能用“的”,也就变成不是陈述关系了。例如:

他去

(1) 他的确去——○

(2) 他的去——×

现在试用这个特征,就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我脑袋疼

(1) 我的确脑袋疼——○

(2) 我的脑袋疼——○

这个我买

(1) 这个的确我买——×

(2) 这个的我买——×

也就可以明白,“脑袋疼”“我买”不具有述语的特征。但是下面的例子如:

中国地大物博

(1) 中国的的确地大物博——○

(2) 中国的地大物博——X

“地大物博”大致具有作为述语的特征(但是,在(1)的情况下,用最普通的副词“不”的也很少,即使用也是一种特殊情况,这表明它的述语性还不像一开始就是谓词的东西那样纯粹)。因此,限于这样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陈述词组的场合,将认为它是构成述语的东西。总之,这是以复句为述语的包孕句,不能因为这种情况而说陈述词组一般可作述语。

8.2 兼语句

此外,还有似乎包括在包孕句之中,然而实质和包孕句不同的句子。例如:

他叫我去。

你请他吃饭。

张三派李四去。

他带我们参观他的编辑室。

司令官打发通信员叫排长来。

这些句中的述语(叫、请、派、带、打发)的后续部分,可以看作和包孕句中的一个宾语完全相同的东西吗?不能那样认为。那是因为,光是述语后面的部分没有被意识为一件事情。这一点,也可以由下面的情况得到证明:前面说过包孕句的两个条件,即:句子中包含的词组可以用“什么”代替,以及可以把副词加在词组前面,这些句子和这两个条件不相符。那么,这样的句子应该怎样解释呢?应该解释为:述语后面的体词(上述例中加下线的部分)是述语的宾语,同时是下一个动词的主语。因此,就称这个体词为兼语,称这样的句子为兼语句。最后一例是具有两个兼语的兼语句。兼语句多具有使役的意味。此外还有表示被动的兼语句。例如:

我被他打。

小孩子让汽车轧死了。

[]蒙您夸奖。

这种“被”多被看作介词。但是“被”和一般介词性质非常不同。例如介词“拿”，用在这样的场合：

我拿棍子打。

“拿棍子”这个支配词组(由介词组成的词组也看作支配词组的一种)充当修饰语。即使从重视“拿”的动词性的观点出发,最多也只能说这个句子是连述句(参照 8.4)。但是“被他”并非单纯具有修饰功能,它作为语句的主要成分,具有表示被动的作用。假如从“我拿棍子打”中把修饰语去掉,成为“我打”,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没有根本的不同。但是,从“我被他打”中去掉“被他”而成为“我打”,仅此二字,不仅被谁打不清楚了,而且就连“被打”,即被动的意味也消失了。“被”和日语“かれに打たれた”中的“に”并不相当。正如前面说的“他叫我去”的“叫”不只是和“を”相当一样。特别是：

我拿打——×

是不能说的。

我被打

却可以说。而且,使用这种省略形式而被动意义不变,即使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明白“被”是和介词不同的。不过,单说“我打了”,也不能看作没有表达被动意义,但是,它只能说是作为语句有时被赋予被动的意义;作为句子,它是不表达被动意义的。因此,“被他”不能看作修饰语,而且“被”也不是单纯表示动作的实施者一方的东西。

兼语句还有以“有”或“是”作为第一个动词的。例如：

外边有位客人找你。

[]是谁要这样办？

这种兼语句在汉语中用得非常频繁,如果读文章留心一点,就可以看到这种兼语句到处都有。顺便说一下：

我有书读。

我没有钱买。

像这样的句子,是“读”这个补语放在“书”这个宾语而后,“买”这个补

语放在“钱”这个宾语后面,而不是兼语句。这是因为两个动词意义上的主语都是“我”。虽然如此,它也不是后面要讲的连述句。因为,这里的“读”、“买”决不是作为述语用的。这些句子不是下面的意思:

我有书,因此读。

我没有钱,就买。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读”、“买”不是述语了吧。

8.2.1 兼语动词

现在看一看用在兼语句中的动词。第二个动词没有什么限制,第一个动词大多是表示命令、请求、使役、被动、存在(以及与它们有关的)等方面的。其中,多数是独立词,但是“叫”、“使”、“让”、“蒙”、“被”等等,虽然动词性很明确,却并不是独立词。比如,这个“叫”是表示使役、被动的意义的词,是不能单独使用的。它和“鸟儿叫”的“叫”不同(这个“叫”是普通的动词,即独立词)。它们应该称为不完全动词,但因为用在兼语句中,特称之为兼语动词。上述例句中的“吩咐”、“打发”等经常用作兼语句中的第一个动词,但它是普通动词而不是兼语动词。有时“被”等就紧靠着动词前面使用,这时把它归于助动词。

8.3 复述语句

凡是具有两个以上述语的句子称为复述语句。复述语句可分为下面四种:

1. P—P

2. S—P—P

3. P—S—P

4. S—P—S—P

1. 是没有主语的,但这一类暂且不谈,从 2. 开始考察。2. 可以再分为五种:

(1) 他走过去开门。

他拿起笔来写字。

他翻身坐起来问。

- (2) 他说完,就背起行李走了。

他脱了鞋,走进屋里去。

我们想到这里,感到重大的责任。

- (3) 旅客都又饥又渴。

他一边走一边想。

淮河忽涨忽落。

- (4) 我们唱歌,跳舞,朗诵诗歌,演奏乐器。

拉出去的不是活人,是死尸。

他聪明老实。

- (5) 我有一个朋友,对语法很有研究。

他背诵了一段文章,是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

以上五类中,(1)是表达几个紧密连续的动作的句子,在第二、第三个述语前面不能再补出主语。(2)是表达一个动作终了后接着进行第二个动作的句子,也可以省略第一个述语前的主语,而加到第二个述语之前。(3)是表示动作状态等并列地、或是交互进行的句子,在第二个动作前不能补出主语。(4)所表示的不一样,但可以补出主语。(5)的第二个述语的主语不出现,但它不是第一个述语的主语,而是第一个述语的宾语。这个句型和兼语句相似。

基本形式可以说是以上五种,但并不是没有不易分辨的例子。那是因为那些句子前一个述语往往变轻,容易变成修饰语那样的语气的缘故。例如:“大家喝着水,抽着烟,看着表演。”这句子大致和(4)相当,但不一定是完全并列的。也可以认为“喝着水、抽着烟”带修饰语气。同样的句子是:“他笑着说话。”“我看着报吃饭。”这里的“笑着”“看着”大体上可以看作是修饰语。但是,也还可以说:“我一面看报一面吃饭。”由此可以看出“看着”的述语性相当强。

和(1)相类似的还有下面那样的句子:第一个动词不看作述语更加自然些,但是还不能说完全失去了述语性。

我坐汽车去。(我以汽车而前往;我乘坐汽车去。)

我拿筷子吃饭。(我以筷子吃饭;我拿着筷子吃饭。)

介词就是这种由述语虚化而成为不起动词作用的东西。但是,和“坐”只能看作动词相反,“拿”也能看作介词。这是因为像下面那样,它也用于不能拿住的东西的缘故。如:

我拿中国话来说吧。

因为这样,上述例句“我拿筷子吃饭”中,“拿”也可以说是介词。特别是在那些虚化只限于表面的介词之中,有很多是后面的述语被省略,就又变回动词了。例如:

上北京去 → 上北京
到这儿来 → 到这儿
在屋里念书 → 在屋里

3. P—S—P 形式的句子分为下面两种:

(1) 说完,他就背起行李走了。

脱了鞋,他走进屋里去。

想到这里,我们感到重大的责任。

(2) 要下雨了,咱们回去吧。

(1)和前述 S—P—P(2)只是主语的位置不同。(2)的第一个述语一般不必有主语,而在意义上,它表示的东西和第二个述语的主语不同。

4. S—P—S—P

这种复述语句的主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可分为下面三种:

(1) 主语相同,述语不同。

他聪明,他老实。

她美,她年轻,她要强,她勤俭。

我们不能宽恕他,我们应该消灭他。

这种主语的重复,是为了加强语气,或者使语句的语调整齐的缘故,主要用于形容词句,或者类似形容词的句子。面一般来说,仅以最初的主语就能充分地表达这种意思。

(2) 主语不同,述语(谓语部分)相同。

他去,我去,大家都去。

这种句子,多数在第二个述语前面用“也”,但在第一个述语前面也可以用“也”。

这个好,那个也好。

杏花也开了,桃花也开了。

述语带宾语的时候,必须包括宾语在内,整个述语和宾语都相同,才能这样用“也”。

我看报,他也看报。

所以,下面这种情况不包括在述语(谓语部分)相同的例句中。

我吃饭,他吃面。

(3) 主语不同,述语(述语部分)也不同。

我去,他不去。

我买书,他卖书。

我看报,他看杂志。

以上三种在第二、第三个主语前面都必须有一个短的停顿。

8.4 复 句

句子通常分为单句和复句。上述复述语句应该属于其中哪一种呢?首先,4.S—P—S—P无疑是复句。问题在于一个主语和无主语的句子。其中3.P—S—P型的句子,应当在句首的S却到中间来了。从这一点来说,它在形式上是复句。如果它是单句的话,前面的P就不是述语,而必须是修饰语了。在2.S—P—P中,(5)那样两个主语不同的,应该看作复句。(2)、(4)既可看作复句,也可看作单句。(1)、(3)只能看作单句,不能认为是复句。(1)、(2)、(3)、(4)那样一个主语有两个以上述语的叫**连述句**。没有主语的句子很难决定,只有参照上面的分法来考虑。

把复句在前一个谓语部分的结尾处切分开来,分出的每个部分叫分句。而且把前面的分句称为前句(上句),把后面的分句称为后句(下句)。复句不见得是由两个分句组成,也有三个以上的分句组

成的,但基本的形式是由两个分句组成的。

		主语数	主语位置	主语和后面 述语的关系	
复 述 语 句	P—P	0			不 定
	S—P—P	1	前	有	连 述 句
				无	复 句
	P—S—P	1	后		
	S—P—S—P	2	前后		

复句中有具有表示分句与分句的关系的连词的,也有没有连词的。在没有连词的复句中,分句与分句的关系完全靠上下文来确定,所以这种复句是不稳定的。复句分为等立句、主从句两种。**等立句**是分句对等地放置的,**主从句**是一个分句从属于其他分句的。不用连词的复句,这种区分也只有靠上下文。主从句的从属的分句叫**从句**,非从属的分句叫**主句**。从句,在不用连词的复句中,必然是前句。在用连词的复句中,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也是前句。从句是表示限定、提出条件的,如果要在单句中找和这种功能相似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主语部分中的副词修饰语或主题成分承担了这种功能。复句中的主句,和单句中主题成分后续的部分相当。例如:

明天不能去。(单句) “明天”是主题成分或是副词性修饰语,“不能去”是述语。

(因为)有事,不能去。(复句) “因为有事”是从句,“不能去”是仅由述语构成的主句。

上例的“明天”和“有事”,起着非常相似的作用。因为是“明天”就不能去,如果不是“明天”,或许就能去。“有事”也是同样的,因为“有事”,不能去。如果不是“有事”,或许就能去。由于这种意义的相似,和副词性修饰语近似的从句,当然就必须放在主句前面。在欧化语法中,从句有时也放在后面,但这是缺乏稳定性的。

单句	无述语句		单 体 词 句	谁呀? 我。狼! 好天气! 你呢?
			复 体 词 句	我们浙江人。今天星期三。
	单述语句	单部句	单 述 词 句	去! 慢慢儿走吧! 不能来。好。太多了!
			(带宾语的)	吃饭。洗澡了吧? 下雨了。
		双部句	(同动词句)	我们是浙江人。他像猴儿。
			(形容词句)	天气好! 他身量高。
			(动词句)	我吃饭。你洗澡了吧? 天要下雨了。
			兼 语 句	我叫他去。我们强迫他们劳动。我被他打了。
			包 孕 句	他不来是一件怪事。我喜欢他老实。中国地大物博。他酒吃饭不吃。
			连 述 句	他走过去开门。
复句	复述语句		(等立句)	我也来了, 你也来了。
			(主从句)	因为我爱抽烟, 所以我的气管不好。虽然年纪大, 可是精神好。

9. 语句的功能(意义)

语言的功能是把说话者的思想或感情传递给听话者,但是,决不是只要把说话者的思想传递给听话者,就完事了。说话者是有传递自己思想的动机或目的的,也就是说,语言行为是向对方有所要求和期待的。下面,就以语言的这种功能为中心来观察一下语句。

无论什么语言,都是不会不期待听话者理解的吧。因此,这可以说是任何种类的言语行动所共有的。大概用不着特别提出这一点,说出对听话者的期待,更何况是要求呢?停留在这种阶段的语句,称为**无要求语句**。但是再积极、能动一些,就对听话者有所期待和要求的了。这样的语句称为**要求语句**。无要求语句,听话者只要不声不响地听着就可以了。但如果是要求语句,听话者当然不能采取纯粹被动的态度了。要求语句有三种,其一是只不过表达出说话者的感情,但是在内心期待,要求听话者的共鸣,而表面上并没有要求听话者的共鸣表达出来。例如:“多么好哇!”其二是要求听话者做出某种回答的句子。其三是要求听话者的某种行动的句子。一般把无要求语句称为**陈述语句**,要求语句之一称为**感叹语句**,之二称为**疑问语句**,之三称为**命令语句**。语句的这种分类是基于语言行为最基本的功能而作出的。

要求语句也好,无要求语句也好,既然是语句,就有完结感。但是要求语句有绝对的完结感,与此相反,无要求语句具有的完结感是相对的。所以无要求语句说出一句之后,听话者一般不会立即对它作出反应,而是等待着第二句。(无要求语句作为答话而发出的时候,由于上下文而产生绝对的完结感,但这是另一回事。)这样,无要求语句多半是连续不断地发生,构成一段话。但是要求语句有绝对的完结感,所以两句话连续发出倒是例外,原则上是一个语句构成一段话。这种差异,直接反映在语句构造上,即:无要求语句中有复

句,而要求语句中复句较少。有时候,也有主句是要求语句的,但这和由无要求语句构成的一段话的最后面往往变成要求语句来结束如出一辙。这是因为主句通常是处在复句的后部的缘故。

在三种要求语句之中,汉语有疑问句,但感叹句却很少。没有命令句,只是借用无要求句,临时当作命令语句。有只在否定场合下使用的禁止语句,但这种语句也多少有点缺乏稳定性。因为汉语中的要求语句不能说有特殊的词序,所以这样分类,应该看作不具有别国语言中那样的重要性。

通常把语句分为肯定句和否定句。这是否能叫做功能的分类,还是有疑问的。这和上述分类成为交叉的分类。但是,在考虑语句的功能时,这种分类有它的重要性。这是以疑问为枢轴,作为语句,肯定和否定互相转换。所谓“反问句”就是这样的。

陈述语句(肯定) → 疑问语句(肯定) → 陈述语句(否定)

纸还包得住火。 ~? ~!

陈述语句(否定) → 疑问语句(否定) → 陈述语句(肯定)

沙子龙不把你打扁了。 ~? --!

无要求语句 (句子)		我昨天到北海去。 我不知道。
要求语句 (句子)	感叹句 感叹语句	多么好哇! 真好!
	疑问句 疑问语句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
	命令语句 禁止句	走吧! 别说话!

第 二 部

10. 词类的转换和破读

10.1 名词、形容词、动词的意义和功能

汉语的名词、形容词、动词和别国语言有显著的不同。现在把这三者从意义上粗略地说一下,大致如下:

名词 表达实体

形容词 表达属性和状态

动词 表达动作

名词一般被说成是表达事物的东西,这个定义即使在汉语语法中也有很多人使用。但是,在汉语中,这个定义是不妥当的。在汉语中,“事物”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概念,“事”的概念还不如说是和动作、属性等归到一起的。现在,以常用的词为例加以说明。

好(上声) 形容词 相当于日语のよい(形容词)和よき(名词)

好(去声) 动词 相当于日语のこのむ(动词)和このみ(名词)

再举一例:在日语中,“近き”“近づき”都被看作名词,“近い”是形容词,“近づく”是动词。但是,汉语中的“近”,在古汉语中表示“近い”和“近き”的时候是上声,在表示“近づく”和“近づき”的时候是去声。由此可知,这是作为两个概念(在现代汉语中没有后者,仅有前者[形容词],但是上声变为去声。这是因为“近”是群母,是全浊声母的缘故。参见 71 页)。也就是说,从“近い”“近づく”这些具体的属性或动作中,没有分离出“近き”“近づき”等抽象概念而独立成为别的词。

由于这样的理由,名词主要是表达“物”的东西,表达“事”的作用由动词和形容词来承担。因此,动词、形容词本身就可以充当主语和宾语,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只能作为“事”来表达动作和

属性,而不能表达作为其主体的物和其他概念。

现在,从句子成分的角度来看一看现代汉语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功能,它们是这样的:

	名 词	形 容 词	动 词
(1) 陈述功能	-	+	+
(2) 支配功能	-	-	+
(3) 被陈述、支配的功能	+	+	+
(4) 修饰功能	(+)	+	-

10.2 破 读

“好”有上声和去声,“近”中古音有上声和去声,这种一字两读的现象叫做破读。因为破读是造成新的意义的手段,所以,直接把它看作语法的功能是不妥当的。但是,语法的功能是把基础置于意义之上的,所以,对语法体系中与意义不相违反的部分,即使把它从语法功能的方面来加以处理,也并无不妥。然而,它不是在一定条件下所有的词都适用的规律,换句话说,它是不能影响到语言的综合阶段的。从这一点来说,破读和词缀的功能有相似之处。

破读的现象,古代在《颜氏家训》中就已提出:

夫物体自有精粗,精粗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上呼号反,下乌故反)此音见于葛洪、徐邈。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呼号反)生恶(于各反)杀。”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卷七音辞)

这意思是说,尽管“好”、“恶”作为形容词时和作为动词时发音是不一样的,但有人在“好”作为动词时按动词的发音读,而动词“恶”却按形容词的发音读,他对这种做法提出了非议。

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引用这段话说:

依颜氏所说,是一字两读起于葛洪,而江左学士,转相增益,其时河北诸儒,犹未深信。逮陆法言《切韵》行,遂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矣。(卷5)

这种把破读看作人为的而不是语言的自然现象的说法相当盛

行,《马氏文通》也这样说:

至同一字而或为名字,或为别类之字,惟以四声区别者,皆后人强为之耳。糟之古籍,字同义异者,音不异也。(卷一)

但是,不能认为,由学者们倡导起来的,认为可以这样读的人为的发音,却大致上系统地进入口语中而且流传到现代。“衣”作名词时读平声,作动词时读去声,这似乎是人为的,但是,在敦煌俗文学中,像“意锦还乡”那样,就以去声的“意”来充当“衣”(见 P2564 等)。我认为恐怕破读这种现象是在实际语言中存在的。而注意到这一点,是在音韵学发达的六朝时期。《颜氏家训》和《切韵》证明了这一点。此后,在唐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用反切表示了破读。在宋代,贾昌朝的《群经音辨》卷六专门注意到这种破读现象,它后来也被收录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到朱熹,除了用反切以及用同音字注音以外,对于单注四声就足够的字,就采取如“好去声”那样简便的办法了。到元代有刘鉴的《经史动静字音》之类的专书出现,明代有张位的《发音录》。

古今声调对照表

声 母 调	清	次 浊	全 浊
	见溪晓影 知彻照穿审 端透精清心 帮滂非敷	疑 喻 娘 日 泥 来 明 微	群 匣 澄床禅 定从邪 並 奉
平	(阴平) 开 张 他 夫	(阳平) 洋 如 年 门 求 成 同 平	
上	(上 声) 几 止 小 反	眼 女 里 晚	(去声) 下 上 道 父
去	看 处 最 变	(去 声) 又 认 路 慢	会 事 大 步
入	(不定) 接 国 给 作	(去声) 业 日 乐 密	(阳平) 学 直 昨 别

为了标注四声而想出来的简便办法,是所谓“点发”或“圈发”。点发的起源不明,但由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发字例》而得知,它在

唐初盛行。宋以后点变成了圈,它的形式是固定的,如:

。东 “董 冻” 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字都注四声,而主要是加在改变读法的某些字,而且也是容易误读的特殊字上。

这种破读,时代越晚就越被人们注意,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反映了由于破读在口语中逐渐消失,人们为了保存古代正确的读法而作的一种努力,因而,其中不能保证没有混入在实际发音中并不存在的入为的成分。而且,所谓“破读”,其中包含着各种成分,它也包括和“假借”类似的情形,或词头辅音的变化,仅就四声而言,其中入声不单纯是声调上的问题,而是包含着音缀的成分。在这里,我们把问题

1. 名词—动词(物—动作)

古 代 汉 语			现 代 汉 语	
(声母)	名	动	名	动
针	平	去	针(阴)	无
钉	平	去	钉子(阴)	钉(阴、去)
衣	平	去	衣裳(阴)	无
冠	平	去	冠子(阴)	无
王(喻)	平	去	王(阳)	无
膏	平	去	膏药(阴)	膏(去)
雨	上	去	雨(上)	无
种	上	去	种子(上)	种(去)
枕	上	去	枕头(上)	枕(上)
下(尾)	上	去	下头、底下(去)	下(去)
饭	去	上	饭(去)	无
处	去	上	[处](去)	[处](上)
树(禅)	去	上	树(去)	[树](去)
卷	去	上	卷子(去)	卷(上)
数	去	上	数儿(去)	数(上)
骑(群)	去	平	无	骑(阳)
乘(床)	去	平	无	[乘](阳)
藏(从)	去	平	[藏](去)	藏(阳)
从(从)	去	平	无	[从](阳)
磨(明)	去	平	磨(去)	磨(阳)
传(澄)	去	平	[传](去)	传(阳)
弹(定)	去	平	弹子(去)	弹(阳)
量(来)	去	平	[量](去)	量(阳)

限于平上去三声之间词类的转变的范围内,来考察一下可以认为显然是同一个词的转用的现象。(见 p. 72 的表)。

在上述古汉语中名词变动词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有平声上声变去声,去声变上声的倾向。也有“骑”以下那样去声变平声之例,这些毋宁说应该看作本是平声(动词),由平声(动词)变为去声(名词)的。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看的,就是在现代汉语中,通常也不用作名词,和被认为是由名词变为动词的词是正好相反的。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有很多在现代汉语中名词和动词有一方已经消失,或者分成单音节和复音节。而且,复音词多带有词缀。在这种情况下,是词缀代替了声调的变化。这样,声调具有的重要性减少了,在现代汉语中,有像“钉”、“枕”那样,在作动词时也用本来的声调,即作名词时的声调的例子。像“骑”以下那样,可以认为本来是动词,由动词转为名词的,全是浊声母的平声字,在北京话中成为阳平,其中全浊声母就变为送气音。

2. 形容词—动词(属性状态—动作)

古 代 汉 语			现 代 汉 语	
(声母)	形	动	形	动
强(群)	平	上	强(阳)	[强]上
难(泥)	平	去	难(阳)	难(去)
轻	平	去	轻(阴)	无
好	上	去	好(上)	[好](去)
近(群)	上	去	近(去)	无
远	上	去	远(上)	无
大	去	去	大(去)	无
正	去	去	正(去)	无
重	去	去	重(去)	无

以上全都可以认为是本为形容词,而用作动词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平声变为上声或去声,上声变为去声,去声不变的倾向。但是,这些变化而成的动词,在意义上和原来的形容词有相当的距离。即使把它们叫做动词,它们也不包括表示“认定”(即“成为……”)的这种情况。单表示认定,似乎是不出现声调变化的。

[动作]

恭₁近₁于礼,远₁耻₁辱₁也。(论·学而)全是去声
是以君子远₁庖厨也。(孟·梁惠王)去声

[认定]

叟!不₁远₁千里而来。(孟·梁惠王上)上声

在现代汉语中,形容词多不再用作动词,而一般作为复合词用。

3. 形容词—名词(属性、状态—物)

在古汉语中,有把形容词用作表现物的名词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声调的变化似乎并不是必需的。例如: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梁惠王上)

在现代汉语中,像“老的”“好处”等,是用词缀,或者用复合词来表达的。如果是形容词本身,就不能表达“物”,而只能表达“事”。

古汉语的声调变化也发生在自动词和他动词,他动词和使役动词之间。但因为不大普遍,所以略而不论。

上述这种声调变化可以说是产生新词的方法。但是,因为那时没有造出新的字,所以人们感到它是一字两音似的。但是,也有为两个声调的词准备了不同的字的。这多半是到近代才产生的,而且,破读本身,有的在中古时就不存在了。

名 词	动 词
卷(去)	捲(上)
扇(去)	搴(阴平)
背(去)	揩(阴平)
份(去)	分(阴平)

11. 名 词

11.1 名词的分类

在给名词分类时以它的数量表现为标准。名词的重叠形式也是数量表现之一。名词分为以下四种。(1)专有名词。(2)普通名词。(3)物质名词。(4)不完全名词。

11.1.1 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是为了把某种东西作为专有的东西来表达而特意起的名称。因此,它包含人为的、个人的成分。它的语法特征是:

(a) 没有重叠形式

(b) 一般不用数词量词,用的时候就产生了特殊的意义。

(i) 专有名词所表达的不是指它自身,而是用它表示由它典型地代表的,具有某种特性的不是专指的东西。有“像……的东西”“和……同样的东西”之意。

一棹归来,只做个五湖范蠡。(辛弃疾词)

这里“五湖范蠡”只表示功成身退的人的意思。

(ii) 专有名词所表达的是它自身,但是仅仅知道这个名称,而不知道它的特性。有“……这种东西”之意。

傍边有个栳根迦叶。(祖 7)

扬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红 19)

11.1.2 普通名词

(a) 有一些有重叠形式。

(b) 带数词量词(量词是计数用的名量词),如“一把椅子”、“一

件东西”。

11.1.3 物质名词

(a) 不具有重叠形式。

(b) 量词之中,带计量用的名量词。如“一杯水”“一桶水”。

原则上不带计数用的名量词,但有时可带“这个”“那个”,表示这一种类。如:

这个酒 指这个种类的全部。

这杯酒 仅指倒进这个杯子中的酒。

那个茶叶 指这个种类的全部。

11.1.4 不完全名词

名词本来是独立词。意义上和名词毫无不同但不是独立词的叫不完全名词。不完全名词必须和数词、量词、副数词、副名词等一起用(下边加点的是不完全名词)。

一天 一年 几岁
一个礼拜 一个月 一个钟头
一点钟 上星期 每天

11.2 名词的功能

11.2.1 名词没有陈述、支配的功能。动词、形容词本身有陈述功能,所以用了“动词句”“形容词句”这样的说法。名词本身没有陈述功能,所以没有用“名词谓语句”这种说法(见前)。如果把这种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混同起来,那么,也可以弄出“叹词谓语句”这样的说法。但是,名词也有例外地用作陈述的。如:

如果你们一定要白干,我也可以白干一下。

咱们今天也去电影一下。

人家母女一场,岂有不许他去的呢?(红 51)

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妇情分。(红 69)

他那么财主,别说是一百元,就是一千元也现成。

一家子只有二叔满面红光的怪精神。

观察一下这些句子,都是凭着使用“一下”、“一场”这些次数补语,和“可以”、“那么”、“怪”等助动词、副词,而勉强使得名词用作动词的。又如:

他也不茶不烟,一言不发。(儿4)

那两间屋子,……不城不村,收拾得却甚干净。(儿24)

这是通过“不”而使名词成为动词、形容词的。

在文言文中,名词用作述语的并不少,尤其是构成支配关系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是没有的。如果看看这种用法,就多半会使人感到这是修饰关系。但它在一定条件下还是使用的,恐怕在古汉语中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吧。

诸侯之士门焉。(左传襄公十年)

士兵之。(同,定公十年)

尔欲吴王我乎?(同)

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围,无人围焉者。(公羊传宣公六年)

君王之子越也,繁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国语·吴语)

子钓而不纲。(论·述而)

君子不器。(论·为政)

觚不觚。(论·雍也)

从上述诸例可以看到,名词或是后面带“焉、之、我”等代名词,或者前面带“不”。当然,代名词前面的词多是述语,“不”后面的词也多是述语。正是利用这一点,把名词述语化了。而且,在“肉白骨”之前已有“起死人”,它暗示了后面跟着的词组的关系。但是,因为“不”是既可以否定动词也可以否定形容词的,所以当名词前面用“不”的时候,即使知道了它是用作述语,它究竟是表示动作还是表示属性状态,也是不明确的。而且,即使是同一个“门”字的动词化,它也只限于表示和“门”有关的动作,究竟把“门”怎么样,只能凭借上下文来判断。“不器”“不觚”之类,翻译不能确切地表达它的意义,但总之不是表示否定判断,而是表示描写(或叙述)的。

贤贤易色。(论·学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颜渊)

像这样只是两个同样的词并列而构成的词组，究竟哪一个是述语，词组本身是表达不出来的。既然“贤贤”是支配关系，那么“君君”也可以是同样的，所以即使理解为“把君当作君”也可以。因为“君君”是陈述关系，所以“贤贤”也不妨同样的理解为“贤者很贤”。但是，在它们后面还跟着别的词语，“易色”、“君不君”规定了前面词组的关系，即：因为“易色”是支配关系，“贤贤”也成了支配关系，因为“君不君”是陈述关系，所以“君君”也可以理解成陈述关系。

11.2.2 名词多用作被陈述、被支配的对象。不用说，这是名词最基本的用法。

11.2.3 名词还有修饰其他名词的功能。特别是单音节名词修饰性更强，往往和被修饰语合在一起构成复合词。多音节的名词的修饰性不如它，现代汉语中多带“的”，古代汉语中多带“之”来作为修饰语。但在古代的文章中并不拘泥于此，而是有仅仅为了构成偶数的音节而用或是不用“之”的倾向。

玉人 工师 天殃 民力 天下之民 庠序之教
君之仓廩 鸡豚狗彘之畜

现代汉语中连用几个“的”的时候，可省去开头一个。古代汉语中的“之”是同样的。

王(之)车马之音。(以上均见《孟·梁惠王》)

11.2.4 修饰动词的功能

有表示时间、处所、材料、方法、状态五种。其中表时间、处所的毋庸赘述，因而略去。

(a) 表示材料。可以自由运用。

木头做 铜制 砖瓦盖 毛织

柳枝儿编的小篮儿，竹子根儿杓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子儿。(红 27)

(b) 表示方法。有文言色彩的复合词化了的，或是有限制的，不

能自由运用(自由运用时需要介词)。

面谈 笔谈 大声嚷

(c) 表示状态。现代汉语中很少,或是已成复合词,或是正在定型化。

粉碎 鬼混 一字排开

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红 42)

一溜烟抱了肩跑了出来。(红 12)

一窝蜂跑到书房。(儿 18)

在文言中很多,但给人很强的复合词的感觉。

席卷 云集 人立 瓜分

蚕食 冰解 玉碎 瓦全

庶民子来(诗·灵台)

11.2.5 修饰形容词的功能

(a) 表示状态

是受限定而不自由的。多数已变为复合词。

铁青 粉嫩 雪白 漆黑 土黄 火热 冰冷

倒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人家房上地下糟蹋了个土平。(儿 31)

(b) 表示大小。可以自由运用。

芝麻点儿大 豆儿大 指头大

碗口大 斗大 屋子大

通常在名词作形容词的修饰语时,用后助名词“来”“般”“样”,助词“一样”“一般”以及“那么”等。

笔记本儿那么厚。

11.3 重叠形式

11.3.1 AA 型

(1) 表示逐指,有“每”“逐”之意。在现代汉语中不出现在一般

名词中。像“人人”“家家”“天天”“年年”“处处”“步步”“声声”等非常有限,它们都是不完全名词,或者是能够直接用数词修饰的名词,是有些特殊的。而且,也有很多被作为副词来使用。

这种形式就是在古代也不大发达。例如,在《史记》中,只有“人人”“国国”“世世”“时时”等。在此以后,直到中古时期,就相当发达了。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离娄上)

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告子)

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苦留。(史·太宛列传)

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要其处,世世平乐。(史·匈奴列传)

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其奴日日捕鱼为业。(贤愚经 5)

于是寇盗处处蚁合。(世·识鉴)

郝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世·品藻)

行至诸城,城城皆是地狱。(冥祥记·珠林 55 引)

器器标题。(同 86 引)

也有形式大致相同而和逐指的意义稍异的: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这里是“枝和枝”“叶和叶”的意思,造成这种意义大概是由于“相”的缘故。

(2) 递进

名词重叠作为副词性的修饰语用时,表示“渐渐……”的意思。这种说法,现代汉语中并不是没有,但恐怕是初期的白话的独特的用法,在古代汉语中是没有的。通常用“日日”“年年”“岁岁”等表时间的名词,定语是形容词。

日日衣宽,朝朝带缓。(游仙窟)

幽苦日日深,老力步步微。(孟郊诗)

这样的说法始于唐代。在上古仅用一个表时间的词,或者在其后加上“益”来使用。如:

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墨子·所染)

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李斯列传)

(3) 亲属称呼

现代汉语的亲属称呼由相同的两个字构成的很多。它们构成完整的一个词，但在语源上仍是重叠形式。这类东西在古代汉语中是没有的，在唐代编纂的北朝正史中才开始出现，而且这些例子特殊的很多。

缙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北齐书·南阳王缙传。又，北史 52)

“家家”就是“姑姑”。以上是一些很特殊的记载，正因为特殊，才会在文献中记录下来。称“兄”为“兄兄”等，作为正常的东西，想来不会被记录下来。因为这样的例子不止于此，所以不一定有必要把时代推后到唐代。其他的这种形式的词较早的还有：

情愿替孃孃长受苦。(目连变文。丽 85)

娘娘努力守空房。(好住娘，乃 74)

怕六姨姨不欢。(玄怪录，广记 329 引)

姊姊教人且抱儿。(司空图诗)

醉后爱称娇姐姐，夜来留得好哥哥。(孙光宪词)

王力氏把这种形式的说成是尊称，其实应该说是幼儿语固定在一般语言中。

(4) 普通名词

古代《诗经》中能找出“燕燕于飞”这样的例子。在毛传中有“燕燕，𪇧也”，所以“燕燕”可以看作一个词。但在《诗集传》中说“燕，𪇧也。谓之燕燕者，重言之也。”自然是看作两个词。此外，还有“猩猩”(礼记)“狝狝”(尔雅)等，但和“燕燕”不同，不能单用一个字，恐怕是外来语。在唐代还有“莺莺”、“兰兰”等。这不是逐指，可以认为成为一个词了。又有男孩的名字叫“甌甌”，女孩的名字叫“星星”。恐怕这是因为在幼儿语中是那样来称呼“甌”和“星”，所以被用来取名，也许不是仅仅作为专有名词来使用的吧。

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唐天宝中童谣，新唐书五行志)

燕燕巢时罗幕卷，莺莺啼处凤楼空。(冯延巳词)

兰兰是小草。(卢仝诗)

见于近代的例子:

等我买几个波波来吃咱。(冯玉兰 1)

这是一盒各样内造小饽饽儿。(红 42)

我买饽饽你吃。(酷寒亭 2)

怎看得俺似小娃娃。(盆儿鬼 4)

敢是要养娃娃也。(儿女团圆 2)

见了星星月亮……(红 18)

我的乖乖。(红 44)

这是蛴蛴。(红 40)

在上述例子中,有在形式上是同一音节的反复,但一个音节不单独使用的词,也有拟声词那样的词。在现代北京话中使用的词语中,除了像以上那样的词以外并不太多。但在官话地区的一部分(陕西、四川、云南等)中用得很多。但是,用于小型的、零碎的东西的倾向很显著。例如:

瓶瓶	罐罐	盒盒	盖盖	抽抽(抽屉)	包包	本本
皮皮	叶叶	坷坷(穴)	碟碟	盅盅	袋袋	

11.3.2 AABB 型

这种形式表示逐指。古代有若干用例,但现在不太用了。

子子孙孙,勿替引之。(诗·楚茨)

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宋玉·高唐赋)

年年岁岁一床书。(卢照邻诗)

除此以外,唐代还有“年年月月”“岁岁年年”“世世生生”“朝朝日日”“朝朝夜夜”“枝枝叶叶”“水水山山”“窗窗户户”“层层节节”“支支节节”等很多。总之,它们是双音节词的 AA 型的逐指,在唐代很多。因为 AA 型的逐指在唐代很多,所以,随之而来,这种 AABB 的形式自然也就很多了。

11.4 前 缀

11.4.1 阿

作为名词的前缀,放在亲属称呼或人名前面的“阿”,在现代北京话中已经不用了,但在方言和较早的白话中用得很多。它的起源很早,一部分从汉代就有,魏晋以后特别发达。有作为人称代词的前缀用的。下面举一些隋以前的例子:

亲属称呼

阿婆 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梁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枝。乐府诗集)

阿妹 举言谓阿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阿母 阿母常仁恻。(汉·蔡琰诗)

“阿母”就是母亲,用来表示“乳母”的例子也很多。

阿父 阿父,大丈夫当横尸战场,奈何狼藉都市?(南史·谢晦传)

阿姊 谓之干阿姊。(北齐书·恩幸传)

阿娘 阿娘阿娘,我父是谁,今在何处?(佛本行集经卷 38)

阿奴 呼其三子曰:“阿奴当备浅色黄衫。”(北史·麦铁杖传 又隋书 64)
突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世说·德行)

前例是父称其子,后例是兄称其弟,总之是贱称。

阿女 阿母谓阿女(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阿姑 落索阿姑餐(颜氏家训卷 1)

阿家 妻曰:“罪人阿家莫念。”(宋书·范晔传)

阿公 又非君家阿公。(南史·颜延之传)

阿舅 只有阿舅无外甥。(隋书·五行志引北国童谣)

阿兄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阿叔 顾与阿叔作奴。(北齐书卷 12)

阿姊 阿姊见汝,不能不怜。(妬记)

阿子 仍闻蛮姬哭声,但呼阿子。(述异记)

阿娘 若使阿娘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南史·晋安王子懋传)
(和胜:痊愈。)

阿爷 阿爷无大儿。(木兰诗)

阿翁 阿翁诘宜以子戏父?(世说·排调)

放在人名前面,从魏晋开始很多,多半是小名。例如:

阿斗 蜀后主,刘禅

阿瞞 (魏)曹操

阿戎 (晋)王戎

阿咸 (晋)阮咸

阿乞 (晋)郗恢

阿连 (刘宋)谢惠连

还有《汉武故事》中的“阿娇”,《汉武内传》中的“阿环”。此外,把“阿”放在排行前面来称呼的,在同一时期也很多。例如,长子称“阿大”,如果是第三个儿子称“阿三”等。

恐阿大非尔之友。(晋书·王蕴传)

上数与同坐,呼为阿三。(隋书卷44)

兰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隋书卷80)

用于人称代词之前的例子,有“阿谁”“阿依”“阿你”等。

向者之论,阿谁为失?(三国志·庞统传)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汉诗·十五从军征)

阿依已复得壶矣。(幽明录,广记324引)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依。(洛阳伽蓝记2)

11.4.2 老

作为名词的前缀,除了放在姓名、称呼之前外,也用于若干表示动物的名词前面。它的广泛使用比“阿”晚,在现代北京话中也用。

曜持绢一匹,谓武都曰:“此是老石机杼,卿以奉赠。”(北史卷81)

每被老元偷格律。(白居易诗)

还携小蛮去,试觅老刘看。(白居易诗)

用于称谓前之例:

汝诎复足与老兄计?(世说·忿狷)

辛苦老师看守处。(王建诗)

用于动物名前之例:

是老鼠所作。(灵鬼志,广记卷322引)

百生千劫,愿我托生为猫儿,阿武为老鼠。(大唐新语卷12)

此是天上老鸦鸣,人间老鸦无此声。(顾况诗)

老虎把客人一个个都路上吃了。(金12)

11.5 后 缀

11.5.1 子

“子”在名词后缀中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在它具有的几种用法中,加在表示人的名词后面这种用法最早。

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左传僖22年)

虽大男子,裁如婴儿。(战国策·燕策)

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使两女子洗足。(史·高祖本记)

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北齐书卷23)

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为良将。(北齐书卷41)

一妻耳顺,尚称娘子。(北齐书卷39)

寄书与妇母,好看新娘子。(隋书卷22,乐府诗集卷89“书”作“言”,“妇母”作“父母”)

淑女总角时,唤作小姑子。(乐府诗集卷45,欢好曲)

“子”加在小而圆的东西后面的用法也是自古就有的: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孟·离娄上)

舜目盖重瞳子。(史·项羽本记)

三十年后,唯时吞小石子。(冥祥记,珠林卷27引)

“子”用于动物名后面时代稍晚,但唐以前也相当多。

时聚落中有一猫子。(杂宝藏经卷3)

汝今见此地中蚊子不耶?(贤愚经卷10)

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世说·惑溺）

鷁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企喻歌辞，乐府诗集卷25）

秋去春还双燕子。（北魏胡太后诗，乐府诗集73）

用于器具之例。这和附于动物之后是从大致相同的时代开始使用的。

前时刀子何在？（冥祥记）

飞花塼子，次第须安。（北周，庾信，镜赋）

上有小笼子。（灵鬼志，殊林卷61）

今日百姓造瓮子。（洛阳伽蓝记卷5）

以上大致是唐以前的情况。到唐代，“子”就成了几乎所有名词的后缀。

附于大的物体之后的用法。有些在唐代以前也有。例如：

松树子非不楚楚可怜，但永无栋梁用耳。（世·言语）

到唐代，“子”就变成为也能附于相当大的东西后面了。如“车子”“船子”“亭子”“阁子”“宅子”“案子”等。

车子过桥时，近车子立。（无双传）

遥见一船子，上有数人。（灵怪录，广记卷453）

红泥亭子赤栏杆。（李白诗）

遂闻至南廊，有阁子。（玉堂闲话，广记卷353）

此宅子甚好。（封氏闻见记，卷9）

时举子率以白纸糊案子。（摭言，广记251）

“子”把动词名词化，表示实行这种动作的工具的用法也始于唐代。例如：“拂子”“托子”“注子”“合子”“绷子”“刷子”“篦子”“投子”“倚子”“兜子”“隔子”“障子”等。而且，后来就为它们准备了新的字，如合→盒，倚→椅，兜→篋，隔→榻等。

现代汉语中像“傻子”“疯子”“瞎子”那样，“子”附于形容词之后，表示那样一些人的用法，从五代时就有了。但是，这种“子”实际意义较强，或许不能称为后缀。例如：

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时谓之风子。（五代史补，通鉴考异28引）

此等诸痴子。（寒山诗）

君看矮子仰高人，只识长身那识面？（宋杨万里诗）

11.5.2 头

“头”用作后缀的例子，在隋以前所见到的多是放在方位词的后面，“上头”和现代汉语稍有不同，也许是“上位”的意思，但特别多见。此外也有“前头”“后头”。到唐五代，有“下头”“外头”“里头”等，以及“心头”“街头”“角头”（角上）等附着于名词后面的。这种“头”，是从“边”这个意义发展而来的。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汉诗·陌上桑）

从上头始，诸所更身。（太子瑞应本起经下）

前头看后头，齐著铁钹铎。（梁鼓角横吹曲·企喻歌辞）

今岁暮春上巳，独立香山下头。（白居易诗）

乍到宫中忆外头。（王建宫词）

赵州走入里头。（祖6）

都无一念到心头。（白居易诗）

误出到街头。（白居易诗）

先打角头红子落。（王建宫词）

“头”附于物体后面的用法，也许隋以前就有了，但不能断定。但到了唐代就用得很多。例如“石头”“枕头”等。“日头”想来也是这一类。恐怕是由表示“前端”的意义而发展成为名词后缀的“骨头”“舌头”“鼻头”“木头”等唐代也有了。

石头如何唤作玉？（贯休诗）

快活枕石头。（寒山诗）

簟滑枕头移。（林楚翘词）

日头赫赤赤。（朝野僉载）

狗咬枯骨头。（寒山诗）

十个指头，刺人心髓。（游仙窟）

甘露舌头浆。（白居易诗）

悠悠似木头。（寒山诗）

说著鼻头酸。（十恩德，周87）

如前所述，“枕”作名词时是上声，作动词时是去声。原来是名

词,由于出现了名词“枕头”,“枕”被作为动词用了,现在也读成上声。这样,由于出现了名词后缀而把原来名词兼动词的词作为动词专用的例子还有一些。

把这四样水调匀了,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红 7) (丸 = 动词,丸子 = 名词)
袖了帖儿径来寻黛玉。(红 63) (袖 = 动词,袖子 = 名词)

“头”附在形容词之后用来表示人的用法似乎在清代出现。

珍大奶奶,不是我说,是个老实头。(红 88)

附在动词后面,构成意为“有……价值”的抽象名词,这种用法到清代才出现。但后面要带“儿”。

没有什么大说头儿。(红 74)
……怪有个听头儿的。(儿 32)

11.5.3 儿

后缀“儿”在现代北京话中是用得很多的。但它的出现比“子”“头”要晚。在唐代还很少放在一般名词后面,而限于表示动物的名词的倾向很强。例如:

蜂儿 蛾儿 蝴蝶儿 鱼儿 龟儿 燕儿 鸭儿
雁儿 雀儿 猫儿 狗儿 羊儿

一般用来表示小的或可爱的动物。用于动物以外的普通名词的例子唐代也有若干。例如:

瓶儿 箱儿 巢儿 衫儿 眉儿 心儿

但是例子很稀少,其广泛使用可能是较晚。但是,到了宋代,就已经很多了,可以广泛地用于一般名词后面。但仍然是保留一点用于小的或可爱的东西的意味。如:

大甃子中消白日,小车儿上看青天。(宋邵雍诗)
深注唇儿浅画眉。(宋苏轼诗)

而且,《梦粱录》卷 13,“诸色杂买”条中,作为小儿玩具名的有:

鼓儿 板儿 锣儿 刀儿 枪儿 旗儿 马儿

《山亭儿》(警世通言)中间样的列举了作玩具名的如:

山亭儿 庵儿 宝塔儿 石桥儿 屏风儿 人物儿

这些语尾“儿”都是指小的。在现代北京话中,总的说来,有“儿”表示小的(或者是可爱的)东西,“子”表示大的(或者是可憎的)东西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北宋就已有了,从上引邵雍诗中即可明白。但是,就在宋代,就有不一定限于具有指小的意味的例子,到元代,这种倾向就更明显了,有“儿”字一点儿也不具有指小性而只是单纯的后缀的例子,例如下面所引的就是这样。虽说这是一种修辞的表达,但是之所以可能作这样一种表达,也是由于语言中“儿”的指小性的弱化。

见安排著车儿马儿,不由人煎煎熬熬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搵做重重叠叠的泪。……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恹恹惶惶的寄。
(西厢记 4本 3折)

复音节词的后面的部分变成后缀“儿”是清代的事情。其中,由原来是“日”而变作“儿”是从清初开始的,在现代方言中,西安和山西、山东的一部分地区,有把“日”念作“二”的。恐怕这种现象清初就有,大概由于这种读法的影响,“日”就被写作“儿”了。“今儿”“明儿”“昨儿”等是由“今日”“明日”“昨日”而来的,元代的“今日个”就写成了“今儿个”。

所以今儿有些作酸呢!(红 75)
怎么今儿个就发起趣来了?(红 77)
明儿饭后,咱们娘儿们就过去。(红 97)
后儿日子好。(红 85)
我昨儿晚上不过要改个样儿。(红 23)
前儿晚上我睡的时候……(红 85)
到了大前儿晚上。(红 86)
也不知是几儿。(红 97)

稍晚一点,从清代后期起,代名词后的“里”变为“儿”(见后)。

下面讲一讲北京话中特有的不完全名词“哥儿”之类。这一类词语,没有单独使用的,必须在后面有“俩”“两个”“三个”等配合着使用,它的意义是合指某人和比他辈分低、地位低、年纪轻的人。例如“哥儿”是哥哥和他同辈的年幼者,即弟弟或妹妹的合称。这一类的词语有下面五种:

爷儿(两个)

娘儿(两个)

哥儿(两个)

姐儿(两个)

主儿(两个)

头两个词语元代就有,后面三个是清代出现的。是从前者类推而产生的。补充说一下,它们和后缀是不同的。

俺爷儿两个将着十二两银子粿米去。(陈州粿米 2)

您娘儿两个我跟前说谎。(老生儿 1)

老祖宗只把他哥儿两个交给两位太太,一位占一个罢。(红 43)

这里的“哥儿”是指贾宝玉和林黛玉。因为他们两人被比作兄妹。

姐儿两个坐了车,一时进入宁府。(红 7)

这里“姐儿”是指王熙凤和贾宝玉。因为他们两人被比作姐弟。

明儿也不知那一个有造化的消受你们主儿两个呢!(红 35)

关于儿化韵

“儿”的中古音是[nz̩iɛ],它变为[er]是在辽代。在现代汉语中,“儿”在“女儿”这样的复合词中是一个音节,在“孩儿”这样的词中,它作为后缀时,不成为一个独立的音节,而和前面的音节合成一个音节。这种现象称为“儿化”,它最晚在清初就已存在。也就是说,在记录清初北京话的《靛鞞漂流记》中,“今日”写作“キウルカ”,这就是“今儿个”,这表示当时“儿”已经不成为一个独立的音节了。

11.5.4 家

后缀“家”附于名词之后,是表示和它共同的性质、身分、职业等

等的。例如,“小孩子家”“姑娘家”。这种“家”唐代已经用了。

霓裳禁曲无人解,暗问梨园弟子家。(于鹄诗)

多被魔家来恼乱。(维摩变文。P2292)

般将送与别人家。(禅门十二时曲。P2054)

清代的例子如:

他是个姑娘家,不肯发威动怒。(红 55)

谁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红 10)

可知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红 12)

况且我是寡妇家。(红 59)

我一个女孩儿家,自己还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红 56)

11.5.5 巴

名词后缀“巴”当然仅仅是记录一种读音,它的语源是什么并不清楚。也有人说它是由附着于表示人的词语后面的“夫”发展面来的,不过还不能证实。但是,可能它的语源不是一个,一定有好几个,“巴”是由它们同化而成的。

尾巴已露。(无门关 6 则)

尾曰已巴。(李实《蜀语》)

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将钱来焦尾巴。(金 7)

照脸打了个嘴巴。(红 29)

我也只当是个哑巴。(红 21)

他有结巴毛病。(镜花缘 18)

都是些力巴。(儿 6)

11.5.6 上

“上”原来是“上面”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作为后助名词用。后缀“上”是由后助名词进一步失去实义而成的。但是也有和后助名词难于区分的例子。

要之千头万绪皆从心上来。(朱 5)

早上看了晚间又看。(朱 10)

晚上用姜汤吃。(金 12)

“早上”“晚上”的“上”也有人说是“晌”的替换字，但我不认为是那样的。

11.5.7 下

在现代汉语中也用作后助名词。后缀“下”是后助名词“下”进一步失去实义而成的。

三更机底下，摸着是谁梭？(张枯诗)

上面胜负未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挥麈录·后录 7)

地下无弥勒。(祖 11)

只塑孔子坐于地下。(朱 3)

若心下有些不安稳。(朱 9)

看飞卿意下如何。(金钱记 2)

11.5.8 下里，里下里，里下

这是表示方面或长度的时候使用的后缀。早先仅仅用“下”。

两下雕横玉砌。(西湖三塔记)

着眼四下看时。(洛阳三怪记)

两下里都思惹情牵。(玉壶春 1)

南北下里……东西下里。(儿 33)

东西下里排列得蜂房一般。(儿 34)

那个赵飞腿高里下里，只书房那个屋门他便进不来。(儿 40)

“里下”可能是非常晚才出现的。

11.5.9 边

“边”在古汉语中是“边儿”或“边境”之义，例如：

续衽钩边。(礼记·深衣)

其在边邑，曰某屏之臣某。(礼记·玉藻)

由此而转为“旁边，侧近”之义，大约是从魏晋开始的。

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晋，陶潜《五柳先生传》)

“宅边”如果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就说成“住宅的旁边”,“边”仍然是有实义的一个词。这种后助名词进一步变为后缀,就是现代汉语中的“外边”、“里边”、“旁边”等等,还有“北边”也是,它和单说“北”不同,但古代汉语中“北边”有“北方的边境”的意思,如果与此相比,那么“边”仍是后缀化了。这种后缀“边”从唐代开始有。

老僧不语傍边坐。(刘言史诗)

外边争学内家装。(王涯诗)

东边复西边。(寒山诗)

11.6 后助名词

后助名词中,有“上”“下”“里”“外”“边”等表示方位的词,也有“样”“般”“来”等表示类似的词。其中,“上”“下”“外”在古代并不是没有,不过白话中用得很多,所以略而不论。

11.6.1 里

“里”是和“表”相对的词,但后来成了和“中”的意义相同了。这从魏晋时就有。

念母劳家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风出窗户里。(晋·郭璞诗)

11.6.2 样

“样”是表示类似的后助名词,附于名词之后,和名词一起构成一个修饰语,修饰后面的形容词。原来是“模样”、“样子”的意思,例如:

犹恋机中锦样新。(王建诗)

连枝花样绣罗襦。(白居易诗)

在这里,“样”是按它的原义来使用的。直到唐代,这种例子还很多。宋以后,出现了和现代汉语相同的例子:

朝家金印斗样大。(宋·杨万里诗)

峨山玉样清,峨水眼样明。(同上)

11.6.3 般

“般”是“一般”的省略,表示“相同”的意思。唐代用得很多,如:

虽是生离死一般。(刘禹锡诗)

桂花高下一般香。(李咸用诗)

是作为谓词,或者是如同副词一样来使用的。不带“一”而仅有一个“般”字,作为后助名词来使用的,始于宋代。

晓山眉样绿,秋水镜般明。(辛弃疾词)

倦来睡思酒般浓。(宋·杨万里诗)

11.6.4 来

后助名词“来”是从后助数词“来”转化而来的。后助数词“来”在唐代已经有了,它变为后助名词是在宋代。但因为它的来源是后助数词,所以,即使在作为后助名词,和名词一起构成修饰语时,也限于修饰含有数的概念的形容词即“大”“小”“长”“短”“远”“近”“重”“轻”等。这是它和尽管是同样表示“类似”之意的后助名词“般”、“样”的不同之点。

西湖瘦得盆来大。(宋·杨万里诗)

12. 代名词

12.1 功能和分类

代名词的定义是：它是体词中不带修饰语、代替名词的词。一般说来，词类划分的标准是在于它能充当什么句子成分这一点，所以，代替名词，也就等于说具有和名词相同的造句功能。代名词的基本特征如上所说，但细加分析，并非没有例外之点。

(1) 被修饰的功能

表示人称的代名词也有偶尔带修饰语的。但是，在语言中一般不这样说，而是一种修辞的技巧。

此二句正如俗语骂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朱 3）

若果然是照行乐图儿上的那等一个不言不语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你，或者像长生牌儿似的那等一个无知无识推不动操不动的我……（儿 30）

并且，在尺牍等的套语中，也说“依然故我”等。但是，上面那样的例句应该认为是例外。一般说来，代名词不受修饰是一条原则。也有人认为代名词带修饰语是欧化语法，但是，那种情况以前并不是没有的。

(2) 作主语、宾语的功能

具有充当主语宾语的功能的不限于体词，而对于体词来说，这是它最重要的功能。但是，虽然名词能自由地充当主语和宾语，在代名词中有的词却是不充分具备这种功能的。例如，可以说

这好，那不好。（“这”、“那”是主语）

这我吃，那我不吃。（“这”、“那”是主题成分）

但是，像“我吃这，不吃那”那样充当宾语却不能。民国以后的文章中偶尔有这种用法，但难以认为这是作为口语的功能。又如“哪”，不仅

不能充当宾语,甚至连充当主语(主题成分)也是不自由的。也就是说,在“哪”充当主语的句子中,

哪是桌子?

这样的同动词句是最稳定的,如果是形容词句就缺乏稳定性,动词句就不能成立。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那”、“哪”原来是一种副用词(和名词、量词相配的),它正在转化为独立词。“这”、“那”已很接近独立词了,而“哪”离独立词化还差一步。把这样的词看作特殊的词类,只能徒然增加麻烦,所以,姑且仍作为代名词。而且代名词多数是从副用词发展而来的,因此,这些还停留在副用词阶段的词语,也权且作为代名词处理。但是,“这么”、“那么”等,有指示的功能,但不是代名词。

(3) 充当修饰语的功能

代名词中充当修饰语的功能有的强,有的弱。也就是说:

(A) 有的不能充当谓词的修饰语,能够充当名词的修饰语,但这种功能也很弱。例如:

他妈 我们学校

(B) 有的能充当谓词的修饰语。或者充当名词的修饰语的功能很强。

这儿坐 多咱去 这书 那笔

(A)称为**人称代名词**, (B)称为**指示代名词**。在意义上,前者指人,后者指事物、场所、时间等等。

有人很重视在代名词作修饰语的时候和量词以及“的”的结合关系,把它看作和一般的词类划分的标准一样。例如:

这本书	那件衣服	我的书	你的衣服
这的书	那的衣服	我本书	你件衣服

其中,上一行能成立,下一行不能成立。根据这种对立,有人认为“这”“那”是指示词,“我”“你”是代词。但是,重要的不在于仅仅指出这种事实,而是要说明它们在语法上有什么意义。而且,即使作出了这种说明,也不能立即把它作为词类划分的一般标准。为什么呢?

因为这只是限于代名词的问题,即使能把它作为代名词再细分的标准,也不能把它作为从一般的单纯词中区分代词和指示词的标准。

12.2 人称代名词

现代汉语(北京话)中人称代名词有如下一些:

	单 数	复 数	尊 称
第一人称	我	我们(排除式) 咱们(包括式)	
第二人称	你	你们	您
第三人称	他	他们	他
疑 问	谁		

古代汉语的人称代名词主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人称	我*、吾*、卬(疑母系)、台、余、予*(喻母系)、朕(澄母系)
第二人称	若、女*(汝*)、尔*、而(日母系)、乃(泥母系)
(第三人称)	彼*、夫*、其*、之*
疑 问	谁*、孰*

这个表是不带时代和地区依据的简单的“总表”。其中,假如是在《孟子》中用过的,就在右上方加*来表示。但是,《孟子》中的引文里面使用的词是不同性质的东西,因而不列在表内。

以现代汉语的人称代名词和古代汉语相比较,则现代汉语中有第三人称、复数,有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区别,以及尊称。而在古代汉语中可以说是没有这些的。

12.2.1 第三人称

在古代汉语中,该用第三人称的地方,一般采取重复使用名词,或者省略代名词而使人自然地领会其意义的方法。例如:

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太子忽辞。(左传桓 6)

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左传僖 28)

夫人以告，[邲子]遂使收之。(左传宣 4)

(公)射其左，[其左]越子车下，(公)射其右，[其右]毙于车中。(左传成 2)

作为古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上面举出了“彼”、“夫”、“其”、“之”四个，但这些全是借用指示代名词，不是像第一、第二人称那样纯粹的人称代名词。而且，在用作主语的时候，这四个词中只能用“彼”，其他的不用作主语。而“彼”本是和“此”相对应的指示代名词，因此用作人称代名词的时候，也多带有“彼”和“此”对比的意思。例如：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孟·滕文公)

因此，在古代汉语中，存在类似第三人称的东西，但应该理解为没有本来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与此相反，在现代汉语中有纯粹的第三人称代词“他”，而且在较早的白话中也有“渠”和“伊”。

他 “他”原来作“它”，是“蛇”的意思。据说在远古时，人居住在草中，害怕蛇的侵害，在问候时也说“无它乎？”(没有蛇吧？)(没有变故吧？)这样，“无它”就成为“没有变化”“没有异常”之意，“它”从“别的物”“别的事”转变为“别的人”，然后又成为“某人”之意，成为第三人称代名词。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确凿的例子始见于唐代。历来被注意的隋以前的例子，有的是文献缺乏可靠性，或者是把第三人称的前身“别的人”，即他称，误认为第三人称了。

“他”用作主语之例：

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广记 365 引《酉阳杂俎》) “他”指弟弟。

他即欲面见公。(广记 130 引《逸史》) “他”指被杀之女。

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霍小玉传) “他”指霍小玉。

用作修饰语之例：

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昔(?)在他手。(原化记，广记 195) “他”指恩人。

直欲危他性命。(燕子赋。P2653) “他”指雀。

用作宾语之例：

玉儿不拟负他。(周秦行纪) “他”指东昏公

玄宗……谓肃宗曰：“汝不及他。”谓代宗曰：“汝亦不及他。”（刘宾客嘉话录）“他”指德宗。

“他”不仅用于指人，也有用来指动物和无生物的。用作宾语较多，也有用作主语的。

栩栩无因系得他。（徐夤诗）“他”指蝴蝶。

俺道人每从来戒酒，不用他。（陈抟高卧 4）“他”指酒。

犹喜得我先见他。（张生煮海 3）“他”指虎。

好好儿的衣裳，为什么熏他？（红 8）“他”指衣裳。

拿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红 8）“他”指凉酒。

他是第几根，就是第几韵。（红 76）“他”指栏杆的柱子。

还是我们跟了他一道儿，他保了我们一道儿，我们可离不开他。（儿 21）

“他”指弹弓。

可又收起他来作什么呢？（儿 21）“他”指砚台。

以上的“他”不仅用于人（男、女），也用于动物和无生物，但分别写作“他”“她”“牠”“它”是在民国以后，是所谓的欧化语法。

伊 “伊”原来是具有指示作用的副名词，这一点根据《诗经》等的例句就可以明白。后来，它成为独立词，转化为人称代名词。

伊必能克蜀。（世·识鉴）

渠 “渠”是从“其”变化而来的。“其”通常认为是代名词，但它原来是特殊的副用词。也就是说，它不但和名词相配，也放在动词、形容词或者句子的前面，使它们名词化（有些人把“其”说成是领格的，但这不过是一种权宜的说法。因为语法是一个体系，只要不认为格构成汉语语法体系中的一部分，就不应该允许这种权宜的说法）。因此，“其不往”这种说法，虽然在语法上没有错误，作为词组可以存在，但是没有直接作为独立的句子来使用的。它是只有像下而那样构成包孕句才能使用的。

其不往故佳。

怪其不往。

以上是“其”在古汉语中的普通用法。在下而的例句中

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史·刺客列传）

“其”也应该看作是使“之燕”名词化的副用词，如果把这句话译成白话，应该是“他到燕国去的时候”，而不应是“他到燕国去”。但是因为经常放在这种句子的开头，渐渐地，它的独立性似乎增加了。于是，“其”就被用作纯粹的主语了。下边二例，时代稍嫌过早了一点，但“其”已经应该认为是主语了。

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史·商君列传）

其是吾弟与？（史·刺客列传）

时代再往后，这种作主语的“其”就能见到不少了。

整语采音：“其道汝偷车校具。汝何不进里骂之？”（梁·任防·奏弹刘整）

其恒自拟韩白。（南齐书 25 垣崇祖传）

其犹故呻吟。（经律异相 44 引百句譬喻经）

我正谓其是天上人。（隋书 42 李德林传）

除此之外，“其”在中古汉语中还有三种用法。

（2）“其”用作间接宾语

有人遗其双鹤。（世·言语）

有相识小人贻其餐。（世·方正）

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颜氏家训·教子）

理实不偏，与其中名。（三论玄义）

（3）“其”用作兼语句中的兼语。这是由于和包孕句结构上相类似而产生的。

供所当得衣食床卧疾病医药，使其安稳。（阿难四事经）

令其永离生死大苦。（贤愚经 1）

便使其唱理。（世·文学）

遂教其见之。（御览 884 列异传）

太后即不与之，令其空出。（广记 165 引洛阳伽蓝记，今本第四卷脱此一句）

（4）“其”用在介词之后。介词可用“为”“与”“共”“随”“从”等。

因有一子，为其娶妇。（长者子懊恼三处经）

吾于后为其说经中要言。（维摩诘经，上）

有异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搜神记 1）

命奴取水,为其洗足。(冥祥记,珠林 28 引)

婢语次者,先与其浣。(百喻经 3)

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西京杂记 2)

妇来见夫,欲共其语。(百喻经 4)

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晋·陶潜·桃花源记)

谁有此药,当分半国,从其市之。(菩萨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

以上(1)一(4)种用法在纯正的古文中原则上是不用的。但是(2)、(3)、(4)在后代的文言中往往能见到。

这样,“其”具有独立性,成为第三人称代名词后,就写作“渠”字。“渠”从唐开始很多,这里举出比唐早的用例。

渠会永无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三国志·赵达传)

今暝将渠俱不眠。(北周·庾信诗)

12.2.2 复数

古代汉语人称代名词没有单复数的区别。例如:

第一人称复数

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孟子·梁惠王下)

第二人称复数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论·先进)

第三人称复数

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孟子·梁惠王上)

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人?”(史·留侯世家)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论·微子)

在古代汉语的人称代名词后面加“侪”“曹”“属”“等”“辈”等的,乍一看,似乎可看作是它们的复数形。但如果好好地看看这些形式,

就可以明白有下面几点,不能把它们和现代汉语人称代名词的复数形看成同一的东西。

(1) “济”在先秦也有,其他的仅仅到汉朝以后才出现。

(2) 它们的用例都不多,而不用这些词来表示复数的却很普遍。

(3) 它们的独立性很强,可以像“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史·封禅书)和“公之等”(史·日者列传)那样用,就证明了这点。

根据上述理由,像

夫文王犹用众,况吾济乎?(左传·成2)

中的“吾济”,是指我们之类的人,不能只说是复数。因此,和现代汉语中的“我们这一类人”相当。“曹”“属”也是同样的,但“等”“辈”(特别是“等”)在较后的时代也有可以看作复数的例子。

复数和数词

“我们”、“你们”、“他们”不能带数词作修饰语,但是,可以用它们作本位语,用数词作同位语。例如“我们两个”。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前面的代名词即使不是复数也是可以的,如“我两个”。允许这种本位语和同位语之间单复数的一致,恐怕是古代汉语中单复数没有区别的遗留吧。就是说在“我两个”中,“我”是超越单复数的“我”,而同位语“两个”带有注解的作用,使它变得明确。这种用法从古代直到现代都普遍地存在。

我二人共贞。(尚书·洛诰)

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史·廉颇蔺相如列传)

与我拿将他三个出来。(蝴蝶梦3)

你三个人这段姻缘真是天作之合。(儿28)

我有你两个好媳妇。(老舍,归去来兮)

但是,如果把这一点除外,现代汉语中人称代名词的单复数是比较严格地被遵守的。也就是说,像后面将要说到的那样,指示代名词“这”的复数(正确地说是多数)是“这些”,但是就是在指着多数的事物询问的时候,下面两种说法都能成立:

这都是你的吗?

这些都是你的吗?

与此相反,在

他们都是美国人吗?

这句话中,不能用单数的“他”。

12.2.3 排除式和包括式

现代汉语代名词第一人称有两种,“我们”是排除式,“咱们”(也写作“偕们”“咱们”)是包括式。“我们”是第一人称加第三人称,“咱们”是第一人称加第二人称。把“咱们”的内容用图表示,就是:



有如下四种情况:

我 + 你

我 + 你们

我们 - 你

我们 - 你们

你也不是外人,我讨个大说,偕们姐儿们今儿碰在一块算有缘。(儿 7)

这里的“偕们”是“我 + 你”。

今儿原是我特带着你们取乐,偕们只管偕们的,别理他们。(红 22)

这里的“偕们”是“我 + 你们”。

但是,“偕们”有一种俗的语感,所以,有教养的人不用,庄重的语气也不用。在这种情况下,用“你我”或者用“我们”。

你我庙里又弄了这个“未完”,万一被人勘破,追究起来,我当如何?走!

走! 我们快快回去! (儿 10)

这里的“你我”“我们”,用“偕们”也可以。

你我究竟不曾好好儿的喝两场。(儿 29)

上古汉语中没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宋代产生的。

	宋	元	明	清
排除式	我恁、俺	我每、俺	我们	我们
包括式	自家、咱、自家恁	咱每、咱	咱们	咱们

上表是一个简表,关于不同的写法和前代的遗留有省略之处。也就是说,宋代的“恁”也可以写作“门”,在元代,除“每”以外还有“门”。而且“咱”也写作“偌”“咱”。明代的情况,根据《老乞大》的统计,和清代相同,但像《金瓶梅词话》就和元代接近。清代自然是以《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为标准的。

12.2.4 尊称

上古汉语的人称代名词中没有尊称。因此,是借“子”“君”“公”“卿”“先生”等名词在第二人称的情况下使用。像这样的把名词作为第二人称使用,在现代汉语中也有,如“先生”“老哥”“老兄”“阁下”“诸君”“各位”等等有不少。但它们和“您”不同,不能看成代名词。把名词用作第三人称的情况也是同样的,“令尊”“令堂”等和“恁”不同,不能看成代名词。

“您”也写作“恁”,在宋元时使用,但是表示复数而不是尊称。现代汉语的“您”和它是否有联系还是个疑问。在印欧语中也有复数转变为尊称的例子,但是在汉语中,没有“我们”“你们”向尊称谦称转化的例子。特别是在明清两代“您”在口语文学中不大被使用,更加深了这种疑问。

恁儿——依爹分付便了。(滕大尹鬼断家私,古今小说)

明代的尊称是“你老人家”、“他老人家”(前者元曲中也有)。到清代,它们也有简化为“你老”的。下面举若干例:

你老人家吃罢。(窦娥冤 2)

你老人家还说哩。(金 24)

你老人家不用动气。(红 83)

他老人家别的罢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金 74)

你老是“贵人多忘事”了。(红 6)

王力把现代汉语“您”的来源追溯到“你老”(《中国语法理论》下册 p. 21)。但是,这似乎缺乏实证。下面看看清代后期的资料,就可以看到第二人称尊称有“你能”“你佇”“佇”等。

你能总得还个价儿。(品花宝鉴 3)

你佇怎么这样说呢?(正音撮要)

我敢不恭敬你佇吗?(同上)

佇好啊?……托佇的福,还算平安。(正音咀华)

这一品锅里的物件,都有徽号,佇知道不知道?(老残游记 12)

你佇京师土语,尊称人也。发音时惟用一佇字,你字之音,盖藏而不露者;或曰:“你老人家”四字之转音也,理或然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72)

“你佇”的“佇”在《正音撮要》中读“泥耕切”。而“耕”读“歌曾切”,并注云:“耕更又读若经,基青切。”这样“佇”的音就很难确定,但可能是前者,即念作[nəŋ]的。这样,“你佇”和“你能”仅仅是书写的不同,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同一个词。单独使用的“佇”可以认为大概是读[nəŋ]或[niŋ]的音,现代汉语的 nin 是[niŋ]的变音,可以认为这是适合从前已有的“您”字的。[niŋ]变为 nin,是因为作为方言保留着 nin 的音,而它就被同化了;或者是因为,读 niŋ 音的字有“宁”(宁可)等,虽然较文一些,但经常被使用,和第二人称的尊称一样,多放在句首,因为两者容易混淆,就避开它,而成为另一个音。“佇”和“能”的语源不明,或许和中近古已有的“依”有关系。

现代汉语的“您”是很新的,大概是由尊称的“您”类推而来,在民国以后使用的,用得还不太普遍。

12.2.5 “你、您、咱、咱、俺、您”的来源,附“每”

这些都是白话中常见的人称代名词,它们可能是以下面的顺序而先后产生的:

唐	宋	元	明
自家	>咱 咱门	咱门 咱每	偌
我	我遭 > 俺		
你	你遭 > 您		

你 “你”是“爾”的古体“尔”作为略字来使用，在它左边加上“亻”旁而成的，是保留了“尔”的古音。“你”大概隋以前就有了，但是不大有可靠的例子。在正史中，可在《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中见到，去掉重复的共有8例。但因为这些正史全是唐代编纂的，所以想来原封不动地采自古代史料的文字较多，但也不能是无条件地采用的。这些词在隋以前的佛经译文中也有，但是由于版本的关系写法有所不同，而且有的可能是错字。例如：

今遣我来至僮所。（月上女经上）

这个“僮”（实际上是排印时将“你”臆改而成的？）在别的版本中作“爾”。

即择五百青衣贤明多智，为作僮母。（过去现在因果经）

这个“爾”可以认为是“嫫”之误。“你”到唐代用得很多。但是据《广韵》“你”是“秦人呼傍人之称”，所以或许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地区的方言。

您 “您”是宋代“你懣”或“你门”的简缩形式，所以本是复数。

我去问你懣降也不降？（逢虜记，三 59 引）

是州主不降？是你门都不降？（范仲熊北记，三 61 引）

不因你懣番人在此，如何我懣四千里路来？（齐东野语 9）

此人发迹，定知您也做官寮。（刘知远诸宫调）

这里许多军住，久是坏了您家人民田种。（郑望之《奉使录》，三 29 引）

“您”又写作“恁”。

记得恁打考千千遍。（刘知远诸宫调）

去年本国专遣使臣，理会恁大国情（？）公事。（燕云奉使录，三 11 引）

“您”是复数，但在宋代早就有用作单数的例子，因而有再在它后面加上复数的情况。先举单数的例子：

存仁义交您归去。（刘知远）

这是较早的，到元代更多。而且和亲属称谓相配合的例子屡次能见到，但是这是根据在家族中个人的存在是不大被重视的这一情况而产生的，说它是单数不一定妥当。下面是使它进一步成复数的例子：

致他死后，便是恁恁不肯推戴，故杀了他也。(遗史，三 83 引)

看者，看者，咱征斗，您每您每休来救。(气英布，元刊本)

咱 “咱”是唐代“自家”紧缩而成的。“自家”有唐五代的用例，是“自己”的意思，宋以后有不少演变成大致和第一人称相当的意思。

跨道自家能走马。(王建《宫词》)

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卖卜人。(施肩吾诗)

自家见了，尚自魂迷；他人睹之，定当乱意。(维摩变文，光字 94)

“自家”在宋代有不少用于包括式的例子，如：

因顾乃子浹云：自家父子，与他死守。(三 23)

自家在他重围中，如何却待斗气。(秦湛《回天录》，三 103)

盖以谓本朝与契丹曾厮杀后来讲和，未若自家两朝本无相争便通交。(燕云奉使录，三 14)

在宋代，还有“自家”后面加上“恁”、“门”而作为包括式的例子。

今来所计议事节，与自家恁上京时所说底话嚙别也。(燕云奉使录，三 11 引)

事已如此，自家恁这里斗口做甚？(茅斋自叙，三 23 引)

莫且(如?)自家门如今把这事放著一边，厮杀则个。(燕云奉使录，三 14)

恰如自家门讲究义理到熟处，悟得为人父确然是止子慈，为人子确然是止于孝。(朱子语类 117，日本刻本作“们”)

由“自家”合成的“咱”，从宋代就有，它和“自家”有相同的三种意义和用法。

我咱诸分，随有亦随无。(赵长卿词)[我咱：我自己。]

你若无意向咱行，为甚梦中频相见？(柳永词)[咱：我。]

夫人但息怒，不看是咱骨肉，不成今朝待凌辱。(刘知远)[咱：咱们，指刘知远及夫人。]

咱是的(孀)亲爹娘生长。(刘知远)[咱：咱们。]

“咱”是复数这一点不太被意识到了，就在它后面又加上“门”。这从南宋到元代都能看到。

咱门祖上亦是宋民，流落在此。(癸辛杂识，续下)

孙坚言咱门是猫狗之徒。(三国志平话上)

每 在元代,除了用以前就有的“门”以外,也用“每”。有南方用“门”,北方用“每”的倾向。“每”或许和唐代就有极少量图例的“弭”,以及由“弭”而来的“伟”有关系。

我弭当家没处得卢皮邈来。(因话录4)

唐代有“伟”放在名词后面的例子,但还没有找到放在代名词后面的例子。但是宋代有文献记载秦州有“自家伟”这个词语。在考察元代的“每”的来源时,如果把它看作是由唐代的“弭”而发展来的,这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认为“伟”和“每”有关系,那么,说不定宋代把“伟”加到“俺”“您”后而使用,“俺”、“您”的-m韵尾加在“伟”的前头,就产生了[mui]即“每”。总面言之,“每”是代替了宋代的“邈”,在元代广泛地使用于北方。

咱 和“咱门”这种南方的表达法相对,在元代,北方普遍使用“咱每”。“咱每”或“咱门”的合音是“咱”。

咱从今后越索着疼热。(古今杂剧·拜月亭)

咱是绾角儿弟兄。(同·气英布)

咱便似陈雷胶漆。(同·张千替杀妻)

嫂嫂,管坟园到那未里?(同上)

在元代使用“咱”和“咱”,后来写成“偕”,大约是明代的事情了。

俺 宋代第一人称的复数是“我们”、“我邈”。

我邈也要战,但无人主此事。(采石战胜录,三242)

如今厮杀后,若是我门败,得物也做主不得。(绍兴甲寅通和录,三163引)

“俺”被认为似乎是“我们”“我邈”的合音,但略有疑问。因为“俺”是影母,而“我”却是疑母。一般认为,影母和疑母的区别在元代大致是存在的,认为这种区别在宋代就已不存在了,大约稍为早了一点。虽然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恁”是“你每二字合呼为恁”,“咱”是“咱们二字合呼为咱”,但对于“俺”没有这样说。这也许是因为不认为“俺”是“我门”的合音。“俺”在宋代的例子是:

好恨这风儿,催俺分离。(石孝友词)

俺略起,去洗耳。(辛弃疾词)

弟兄笑曰:“你发迹后,俺向鼻内呷三斗三升酩酊。”(刘知远)

气概如虹俺得知。(宋·文天祥诗)

俺送尔灯,俺送小番随着,不妨事。(文天祥,出巷难序)

据上述例句看,“俺”在宋代已有不是复数的例子。不过从写作“俺”字这一点,就表示它是新产生的。到元代,“俺们”“俺每”等也产生了。

12.2.6 自称、他称、统称

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是在相对的关系上直接指存在于语言运用场合的人的。但除此以外,还有不是表示这种相对关系,而是表示绝对关系的词语。这种词语有三种,叫做自称、他称和统称。自称指自己,他称指他人,而自称和他称合在一起,结果就相当于统称。

自称 自己 各自 各人(“各”念阳平) 自个儿(“个”念上声) 自己个儿

他称 别人 别人家 旁人 人家

统称 大家 大夥儿 大家夥儿

自称有时和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单数、复数合用,统称有时和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复数合用。在这种情况下,前一个代名词(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应该看作是本位语,后一个代名词(自称、统称)应该看作是同位语。后一成分也可以看作是用作副词。他称一般不会和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合用,只是“人家”在意义上可以表示第一人称、第三人称。

自己 在现代汉语中,像“自己恨自己”这样的场合,“自己”既可作主语,也可作宾语,所以“自己”是代名词。“自己”是古汉语的“自”和“己”复合而成的,唐末五代时已有。

古代汉语中“自”不能作主语和宾语,而且不能放在名词前面,因此不是代名词。“自”是副词,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用了。虽则还有“自顾自”这样的说法。不过这是类似于成语的东西,不能据此而说现代汉语中的“自”是代名词。古代汉语中的“己”是代名词,既可作

主语,又可作宾语,还可以作名词的修饰语。“自己”较早的用例有:

自己尚似冤家。(祖 13)

魔王自己欣欢。(维摩变文,光字 94)

大王自己是万乘之尊。(法华经变文, P2305)

酒便与你,自己吃不了,请几个道伴来吃。(岳阳楼 1)

各自 “各自”从古就很常见。但是检查一下这些例句,常常是“各”和“自”复合得还不紧密,可能是两个词。如下之例,可以认为已完全成为一个词,意义的重点在“各”,“自”几乎已变成后缀了。这样的“各自”现代汉语中也有,“各”读去声。

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史记·酷吏列传)

中古近古所见的“各自”是这样的,但这不是自称。自称的“各自”中“各”读阳平,是清代出现的北京话。这种“各自”意义的重点是“自”。例如:

这是爷各自买的,不在货帐里面。(红 67)

不拘谁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红 43)

各人 这是北京话,“各”读阳平。

叫他各人去罢。(红 45)

一会有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还不迟呢!(红 67)

自个儿 “个”读上声。不见于清代文献。这个词是从唐以后的“自家”发展来的,下面例中的“自家”就与此相当。因而,在《红楼梦》所依据的方言中“家”或许读[kɑ]。

你们不去,我自家去。(红 29)

自己个儿 “个”也写成“各”,读上声。

要是你自己各儿招那些邪魔外祟来弄的受了累,那我可全不知道。(儿 5)

别人 他称的“别人”具有较强的名词意味。这个词大约在唐代产生。在唐代以前叫“他人”或“他”。

别人吃物自家饥。(十二时。P2054)

别人家

别人家养女儿孝顺。(对玉梳 1)

别人家奴胎也得个自在。(青衫泪 1)

旁人 也写作“傍人”。是从“旁边的人”的意义转变成为“别人”的意义的,从相当早的时候起就有。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没有“旁边”的意义了。不过,恐怕和现代汉语一样,可以看作他称。

勿用傍人解构之言。(后汉书·隗嚣传)

若问傍人那得知。(崔颢诗)

旁人未必知心事。(刘皂诗)

人家 “人家”可以说是名词“人”加上后缀“家”而产生的。本来,在上古汉语中只有“人”是表示他称的。例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颜渊)

这种用法到现在还有。

你道“施恩不望报”,大意不过只许人求着你,你不肯求着人。(儿 19)

“人家”在唐代还少见,大约从宋元开始用得多了。

他时后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祖 7)

半夜三更来人家院舍。(董西厢 3)

尽着他放泼,相甚模样?被人家笑话。(快嘴李翠莲记)

“人家”有用作第一人称的例子:

人家盖一个门楼,措大家又献言语。(东原录)

人家这里费力,你们紧着混,我就不说了。(红 54)

“人家”有用作第三人称的例子:

这一幅行乐图,向行家裱去,叫人家收拾好些。(牡丹亭 14)

你看着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该去走走。(红 36)

“人家”的这样一种用法,和“我”、“他”相比是间接的指示方法,表达比较委婉,而为人们所喜欢使用。因此,虽然叫做“他称”,只有“人家”是特殊的东西,也可以看作一种泛称。

大家 这个词原来指世家大族，在直接指人时是一种尊称。在唐代，用“大家”指帝王的例子很多，它用作统称之例是：

茱萸酒法大家同。（王建诗）

大家开处不须开。（齐己诗）

大家拍手高声唱。（杜荀鹤诗）

大夥儿

方才连宝姐姐，林妹妹，大夥儿说情。（红 73）

大家夥儿

难道弄出钱来我一人使吗？也是大家夥儿分。（三侠五义 37）

12.2.7 主观的复数

汉语中有用主观的复数来表达客观的单数的情况。有以下四种：



1. 用“我们”来表达客观的“我”。

这或许是女性用作谦称的说法，后来作为谦称的感觉可能消失了。成年男子是不这样说的。

小红道：“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红 27）

我们一个丫头，姑娘只是混说。（红 31）

女先儿忙笑着站起来说：“我们该死了，不知奶奶的讳！”（红 54）

我贱姓王。呸！我们死鬼当家儿的姓王。（儿 7）

《国语辞典》也有这样的解释：

我们，犹言我，多用于女子、小儿。

小儿也用的原因，是由于在家庭内常接触的是母亲或其他女性。《华语月刊》84 号有下面一段报道：

老爷儿们的话，跟老娘儿们的话就不一样。比方说，一个男人的脚，被别

人给踩了一下子的时候,他必定说:“嚯!你看,你踩了我的脚了。”若是女人哪,那可就不然了,她准得是这么样儿说:“哎哟哟!你瞧瞧,你踩了我们的脚巴鸭儿了。”(下略)

2. 用“咱们”来表达客观的“我”。

这是为了向对方表示亲密感。

他为什么不找别人,而单单的找咱们?(老舍:惶惑)

这都是因为咱们平日会作事!……(同上)

可是,咱们也会作文章!……(同上)

3. 用“我们”表达“你”。

好,他打咱们,是他没理,我们绝不可以还手!(惶惑)[按:这里的“咱们”的用法相当于下面4]

他还要打,我们就躲开他!(同上)

4. 用“偌们”表达“你”。

妹妹,偌们可不是空身儿投到他家去了。(儿10)

12.2.8 第三人称代名词的后助动词化

动词后面跟的“他”,应当是那个动词的宾语,或者是宾语的一部分,即宾语的修饰语。但是,那样的“他”也有变为辅助动词的附属词,不再具有作为宾语的功能的情况。有以下三种:

(1) 第一天没拉他什么钱。(老舍·骆驼祥子)

一辈子改他三百六十行。(正在想)

咱们来他两瓶啤酒吧。

我们来他个实地调查才好。

(2) 反正这不是个长事,给他个混吧。(老舍·牛天赐传)

他得走,想好了主意,给他个不辞而别。(老舍·骆驼祥子)

(3) 管他是谁的房呢?(老舍·猫城记)

管他,横竖我是个局外人。(儿13)

(1)项所举之例,“他”后面有宾语,而且宾语几乎全都是带有数量修饰的。(2)中“给他个”是固定的表达法。(3)只有“管他”一例,是反语,即否定的表示。通观(1)(2)(3)三种情况,全都包含对此不

关心,不负责任,轻视的语气,而不是作为代名词起指示作用。这些“他”是很特殊的,特别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假如把“他”看作代名词,把它作为一种宾语,就必须为此而创立一种特别的句子结构。而且这种“他”,是和前面的单音节动词连着发音的,中间没有停顿,所以就是从语音方面看,把它作为代名词也是很勉强的。“他”的这种用法中,第(3)种最早,是从不关心的语气产生的。

“他”表示不关心的语气从唐代就有。这种用法恐怕由于“他”在成为第三人称以前是他称,由此意义变化而成的。

白眼看他世上人。(王维诗)

恋他朝市求何事?(白居易诗)

对这个动作的不关心,后来就变成对这个动作本身的否定。“他”的这种功能是宋代产生的。在宋代,这种否定的“他”都在“知他”这一形式中出现,但后来都不用了,在现代汉语中只保留着“管他”。“知他”的例子如:

知他故宫何处。(徽宗词)

某知他吃了人多少言语。(绍兴甲寅通和录,三 163)

这婆子知他是我姑姑也不是。(简帖和尚)

第(1)类的结构之所以能成立,是由于它和期间补语、次数补语相类似。即:

俺如今故意的到他那里,调戏他一番。(举案齐眉 3)

心中要敲他一下。(青衫泪 4)

你打我几下罢。(金线池 2)

上述例句中的代名词都有明确的所指。而且,后面的“一番”、“一下”等是补语。但是,下面的例句,在代名词有明确的所指这一点上和上例并无不同,但后面跟的词不是补语,而是宾语。

我一发吃他几杯。(盆儿鬼 1)

我便吃上他一杯儿,怕做甚么。(盆儿鬼 1)

这种句子结构,和动词“叫”带两个宾语的情况(例如“我叫他张先生”)相近。也就是说,在用处置句时,提前的宾语是“他”,因此应把

“他”作为直接宾语,把“几杯”等作为间接宾语。而且这种直接宾语表示全体,间接宾语表示部分。但这是很特殊的句子结构,这种情况的“他”不能换成名词而说成“吃酒几杯”。(不过在处置句中这就成为可能的,即“把酒吃几杯”。)这种特殊的宾语“他”,因为不能用“他”以外的名词、代名词来替换,所以不好使用,因而这种句子结构就成为孤立的了。因此,“他”处于容易失去作宾语的意义和功能的状态,而且,由于“他”原来具有虚辞的用法,那种没有具体所指的“他”就增加了。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也必须牢牢地遵守类似于期间补语和次数补语的条件,必定要有数量的修饰。现在将这种没有所指的“他”举若干例子:

再叫上他几个泥水匠。(儿 32)

偌多早晚儿置他两张机,几呀纺车子。(儿 33)

无所指的“他”经常使用的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夺取动词的后面,如:

议定五两柴一石,改做十两,落他些。(陈州柴米 0)

托个夥计过去和参行里要他二两原枝来。(红 77)

在上述例句中,“落”“要”有夺取的意义。在这样的例句中,如果“他”有实际所指,“他”就是间接宾语。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宾语不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也不能用处置句。

12.3 指示代名词

现代汉语中的指示代名词以“这”、“那”、“哪”为基础,构成近称、远称、疑问(选择)。此外,还有表示疑问的别的系统。

12.3.1 近称

指示代名词“这”、“那”是唐代开始使用的。“这”在唐代多写作“者”,也有写作“赭”的,但很少见。在宋代也可以写作“遮”,但在唐代的资料中用得不多。

	近 称	远 称	疑 问
事 物	这、这些 这个、这些个	那、那些 那个、那些个	哪、哪些 哪个、哪些个 甚么
场 所	这里、这儿 这边 这块儿 这哈儿	那里、那儿 那边 那块儿 那哈儿	哪里、哪儿 哪边 哪块儿 哪哈儿
时 间	这会子 这会儿 这早晚	那会子 那会儿 那早晚	多会儿 多早晚(多咱)
(方向)	这么	那么	哪么

这度自知颜色重。(王建诗)

这回归去免来无?(白居易诗)

这回应见雪中人。(卢仝诗)

这有[相]夫人颜貌平正。(有相夫人变文)

知道者身看看命谢。(有相夫人变文)

遮阿师更不要见。(揅言 5)

在唐代,用“这”的例子很多,但全是和名词配合使用的,或者经常在“这度”、“这般”等词组中使用,似乎还不能说是独立词。但是,在晚唐以后,也不是没有少数例子可以认为是独立词。

孔雀毛衣应者是。(齐己诗《对菊》)

长年祇这是。(寒山诗)

到宋代,“这”也可以作为主语使用。

只这难依口。(张元干词)

这是说天地无心处。(朱 1)

“这”的语源不明,或许是从指示代名词“之”发展而来的也说不定。《诗经》和《庄子》中有“之”放在名词前的例子,例如,“之人”、“之子”,“之”和“此”相当。这种“之”在其他文献中还有若干,但用得不多,在文言中没有被采纳。这种把“之”看作“这”的来源的看法,由于时代

的中断而缺乏可靠性。

这些 “这些”是“这”的复数形,有强调数量多的语气(“那些”也有同样的语气)。从宋代就开始使用,但在宋代似乎还是副用词,它成为独立词可能是在元代。

亦是这些气过了。(朱 3)

吃不了这些。(东坡梦 1)

这个 从唐代就有,一开始就是独立词。例如:

这个是阿谁不是?(舜子至孝变文)

更不要苦教这个也。(大唐新语,广记 77 引)

这些个

把这些个没要紧的事撂开了也好。(红 86)

这里

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三水小牍,广记 275)

这儿 “这儿”的“儿”是“里”变来的,从清代后期有。

来不来的这儿那儿的预备。(庸言知旨)

人家大师傅叫我在这儿劝你。(儿 7)

这边 从唐朝末期开始有。

青峰这边来已熟。(齐己诗)

者边走,那边走。(蜀主王衍,醉妆词)

这块儿

怎的可怜见,离了这块儿也好。(金 38)

刚才在这块儿。(庸言知旨 2)

这哈儿 在宋代有表示处所的代名词“这下”、“那下”,“这哈儿”或许是由此而产生的。“这哈儿”这种写法尚未找到,但在明代的北京话里已经存在。

这下穿一穿又穿不着,那下穿一穿又穿不着。(朱 27)

这里曰这会儿。(燕山丛录 22)

这会子 从清代开始使用。

这会子可好些？（红 34）

这会儿

这会儿风浪越急了。（来生债 3）

这会儿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闲儿呢。（红 7）

这早晚 “早晚”原本是两个字“早”和“晚”。它成为一个词，就变为“何时”的意思。

早晚下三巴？（李白诗）

这种“早晚”似乎又变为单纯表示“时候”的意思，是在“早晚”前面加上“这”、“那”而成的。

这早晚搭下棚，宰下羊。（老生儿 3）

12.3.2 远称

“那”从唐代开始用，但和“这”同样还不是独立词。

必是那狗。（朝野僉载 2，又广记 259 引）

那时离别后，入梦到如今。（杜牧诗）

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韩偓诗）

那年离别日。（刘采春诗）

“那”成为独立词也是在宋代。

那是做人底样子。（朱 7）

“那”的前身，想来是南北朝时的“尔”。“尔”在“尔时”、“尔日”、“尔夜”、“尔夕”中，有用作表时间的词的倾向，但这是偶然的，我认为“尔”本身并没有理由一定要和表时间的名词结合。

尔时憔悴，今更光泽。（中本起经，上）

刘尔日殊不称。（世·排调）

尔夜风恬月朗。（世·赏誉）

那些

又不成那些好梦。(毛滂词)

那些袅袅婷婷体态。(董西厢 1)

若是吃了那些。(马陵道 3)

那个 在唐代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五代的例子是：

那个人。(祖堂集 13)

那个尼？(祖堂集 4)

那些个

那些个齐管仲郑子产。(梧桐雨 2)

那里

那里朝日方出，还应先照西楼。(韩偓词)

那里何似这里？(祖堂集 10)

那儿 “儿”是由“里”变来的，从清代后期开始有。

来不来的这儿那儿的预备。(庸言知旨，前出)

那边

大作家在那边。(卢氏杂说，广记 255)

那边礼佛声辽(嘹)亮，这伴(畔)全经次第开。(父母恩重变文，河字 12)

那哈儿 是从宋代的“那下”而来的，在明代写作“那会儿”。

那里曰那会儿。(燕山丛录 22)

那会子

那会子不害臊，这会子怎么又臊了？(红 32)

那会儿

说的那会儿，好，笑嘻嘻的答应着。(儿 30)

那早晚

那早晚也是东厅枢密使来？(谢金吾 3)

12.3.3 疑问

哪 疑问(选择)的“哪”,本写作“那”,写“哪”是最近的事。关于疑问的“那”的来源,现在还有不能弄明白之处。在早先,“那”的通常的用法是具有疑问意味的副词(为什么),南北朝时用得很多。

隆和那得久?(晋哀帝隆和初童谣)

卿那班我?(幽明录,广记321引)

但是,另一方面,同时代的佛经中“那”是用作“哪儿”的意义的。但是,这种用法只在佛经中有,在其他材料中没有。而且,表示处所的代名词一般兼充副词(例如“何”“安”“焉”“奚”以及现代汉语中的“哪儿”)。因此“那”有这两种用法是可以理解的。

诸妹那来?(中本起经上)

为在何许?当那求之?(太子瑞应本起经上)

在唐代“那”在用作副词以外,还有远称,但作为选择而问的有“若个”“阿那”,作为选择而问的“那”不多。尤其是敦煌资料中作为选择而问的“那”很少。

不知竹雨竹风夜,吟对秋山那寺灯?(戴叔伦诗)

虽称李太白,知是那星精?(贯休诗)

这种表疑问的“那”和写成同一个字的表远称的“那”相比,看来显然要发展得慢。它成为独立词是在清代后期。即:

到底那是他的父母之命啊?(儿26)

除了姐姐合姐姐那把刀,那是他的媒,那是我的妯呀?(儿26)

“那”作为独立词的例子,也许是失检,在宋元明时没有。下面一例的时代是很早的,因此未敢遽从。

真经知那是。(王绩诗)

哪些 “哪些”在古白话中带“儿”,有表示零星的东西的意味。不带“儿”的纯粹是复数。

那些儿不亏了马员外来?(灰阑记1)

我平日何等待你,亏了你那些儿?(儿 28)

你那些还不足,还不自在?(红 33)

哪个

那个髻儿射雁落?(高崇文诗,北梦琐言 7)

那个是文星?(齐己诗)

那个瓶牢实?(寒山诗)

哪里

到那里?(祖堂集 10)

教我去那里?(遗史,三朝北盟会编 70)

哪儿

你那儿走哇?(儿 7)

哪边

莲台交联那边求?(法华经变文。P2305)

甚么 “甚么”在唐代较早时写作“是物”“是勿”“是没”等。“勿”“没”是“物”的同音假借字。“是”的语源不明,但可能是由古代的指示代名词转化为表疑问的词。

“是物”大约在盛唐时期使用。

既无见是物?(神会语录,石井本)

是勿是生灭法?(同上)

是没是四魔?(大乘五方便。P2270)

“是物”等的读音紧缩而成的是“甚”。“甚”在唐五代并不少见,下面将可疑的和不能确定年代的例子除去,举出较早的例子:

人生随缘堪为乐,管甚秋香满鬓边。(牟融诗)

将甚酬他雨露恩?(唐彦谦诗)

也有“甚”再加上“物”、“没”之例:

为甚物人人里许?(启颜录。广记 248)(“入、入”是口吃时说的话)

问我作甚没?(宝林传 6)

这种后缀“没”在唐五代已经失去了入声韵尾,这一点根据藏文的注音已很清楚,因此,后来就用非入声的字了。

毕竟唤作甚谟物?(大乘中宗见解)

在五代时通常写作“摩”,到宋代就写作“麼”。

甚摩处来?(祖堂集 20)

甚麼处人?(景德传灯录 8)

这不是心是甚麼?(张子语录后录)

“甚麼”又写作“什麼”。“什麼”这种写法,不能认为是唐代就有的。在五代时写作“什摩”,在宋代写成“什麼”。

贵姓什摩?(祖堂集 4)

在什麼处?(景德传灯录 8)

在唐五代的西北地区,入声韵尾-p 变为-b,因而和-m 相近。而有些例子让人怀疑当时也许变得和-m 相同的例子。例如在《教坊记》中“踏谣娘”又称为“谈谣娘”。又如:

鲁衫红栏干,三百六十桥。(白居易诗,但今本无)

红栏三百九十桥。(白居易诗)

其他的“十”念做“谏”的读法,从《宋景文公笔记》开始在各种资料中有说明,藏文注音资料中也看到一些例子。“二十”合音读作“念”也是同样的道理。“甚麼”“什麼”由于例证不足,还有难以弄清之点。但是,总而言之,在唐宋时一直存在把“什”读作-m 韵尾的方言,就开始用“什”作为代替“甚”的字来使用,或者,也许是因为把“甚”看作假借字,把“什”看作本字这样一种误解,就使用笔画简单的“什”。再加上在“甚”和“什”之中,后者的使用频率低,这大概也是用“什”的原因之一(请比较以使用频率低的“的”字来代替频率高的“底”和“地”这样一种情况)。

多早晚 “多”具有疑问意味大概从元代就有。它和不表示疑问而只表示时间的“早晚”结合在一起,就是“多早晚”。

多早晚升厅多早晚退衙?(陈州糶米 1)

多嗜 一般都说“嗜”可以说是“早晚”的合音,但在元曲中的“多嗜”大多是具有推测意味的副词。如果是“多早晚”变为“多嗜”的话,那就是从疑问(何时)变为不定(不知什么时候),又由此变成推测意义的词语,但是缺乏足以证明这个过程的材料。明代的“多嗜”显然是表疑问的指示代名词。

怪强盗,三不知多咱进来?(金 29)

不知多嗜就弔杀在俺姨那门上。(醒世姻缘传 12)

多会儿 是和“这会儿”“那会儿”对应的表疑问的指示代名词,到清代后期才出现。

你们何不求他去看看你们的棚子多会儿发财呢?(品 34)

12.3.4 方向

这么,那么,哪么 这些词有时表示方向,但前面都要有介词。因此,不是完全的独立词。虽然如此,它也不是附属词,如果归入代名词,也应该称为不完全代名词(还可以和介词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副词处理)。

你老人家今日甚么时候坐车往这么来的?(儿 21)

12.4 连代句

用两个代名词,表示特殊意义的句式称为“连代句”。但是,如果这些代名词是表疑问的,这种句式及类似性质的句式就叫“连锁句”。连代句有以下三种(A、B表示代名词)。

(1) A—动—A

(2) A—动, B—动

(3) A—动—B, B—动—A。

(1) 是用人称代名词,后一个代名词后面用“的”。是“只管”、“任意”、“没关系”等意思,表示某人的行为和外物无关。古汉语的代名词没有这种说法,就是在白话中,看来也是比较新的,从清代开始

产生的。

我死我的,与你何干?(红 20)

你说你的。(红 54)

你们只管吃你们的。(红 28)

后面带名词充当的宾语,也是同样的。

你取你的碟儿去。(红 37)

(他)只顾低下头洗他的菜。(儿 14)

还有搭配成两组的:

你做你的官,我们上我们的山。(老舍,上任)

(2) 又分为四种。

(a) “你……我……”,表示相互间施行的动作。

大家鼓舞起来,别你谦我让的。(红 37)

薛姨妈等你言我语。(红 103)

(b) “你……我……”和上面一样,但不用动词而用数词。

由着他那两个你一句我一句。(金 11)

你一杯我一盏。(金 14)

你一言我一句。(金 20)

(c) “这……那……”

这个一拳,那个一拳。(儿 28)

张老是向这位一个揖,向那位一个揖。(儿 28)

(d) “他……我……”(表示全都)

明儿他也来迟了,我也来迟了。(红 14)

家里上千的人,他也跑来,我也跑来。(红 52)

(3) “你……我,我……你”(表示互相)

你推我,我打你。(金 23)

你赢我的,我赢你的。(金 29)

12.5 代名词的倒置

12.5.1 疑问句

古代汉语中疑问代名词作宾语时，倒置而放在动词前，这是很普遍的。例如：

吾谁欺？（论·子罕）

客何好？……客何能？（战国策·齐策）

士何事？（孟子·尽心上）

王者孰谓？（公羊传·隐元）

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汉书·贾谊传）

王谁与为不善？（孟·滕文公下）

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庄子·骈拇）

在古代，不按照这种词序的句子很少。

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史·留侯世家）

在现代汉语中，即使宾语是疑问代名词，也没有特别的倒置现象，而是按照普通的词序。要确定这种不倒置的时期是困难的。这是因为古代汉语的疑问代名词本身从进入中古阶段开始起了变化。但从惟一的古今不变的疑问代名词“谁”来看，在隋以前现代汉语式的词序很少，能够看到的一些例子，如下面所举的，也多是韵文，想来是由于押韵的缘故。而且考察一下它前面的动词，缺乏明显地把动作施加于对象的意义。

愁思当告谁？（古诗十九首）

长叹息当语谁？（汉·苏伯玉妻诗）

繁辞将诉谁？（魏·阮籍·咏怀）

君知思忆谁？（黄鹄曲，乐府诗集 45）

梵志大恐怖，不知当以与谁？（祿女祿域因缘经）

汝天上识谁？（冥祥记，珠林 52）

到唐代，现代汉语式词序的句子相当多。

大家嗔怨谁也？（独异志下）[“大家”指皇帝]

12.5.2 否定句

在否定以代名词充当宾语的词组(如“告我”)时,在古代汉语中宾语倒置而放在动词之前是很普遍的(例如“不我告”)。

吾问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庄子·知北游)

不吾知。(论语·先进)

臣未之闻也。(孟·梁惠王上)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学而)

有时也有不倒置的例子,但是和倒置的例子相比要少得多,似乎未被看作是正式的东西。因此,在正统的文言文中不倒置的现代汉语式的词序没有被继承下来。现在举几个在古代汉语中不倒置的例句。

吾不知之矣。(论·泰伯)

贵贱不在己。(庄子·秋水)

汉果不击我矣。(汉书·赵充国传)

吾不及此夫。(左传·僖 15)

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战国策·齐策)

吕禄以为酈兄不欺己。(史·吕后本纪)

在口语中倒置现象完全消失的时期很难确定,但看来至迟在唐初就已成为现代汉语那种词序了。即:“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诗·汝坟)的孔疏中,有这样的句子:

犹云不遐弃我;古之人语多倒,诗之此类众矣。

13. 数 词

13.1 基 数

13.1.1 一

“一”的用法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如下：

	现代汉语	古代汉语
10	十	十, 一十
100	一百	百, 一百
110	一百一十	百十, 一百十, 一百一十
1000	一千	千, 一千
10000	一万	万, 一万

在古代用“一”之例：

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汉书·食货志下）

得一十八。（周髀算经上之一，注）

今有一十万里。（同，上之二，注）

日道周一百七万一千里。（同上）

故知其一千三万五千里。（同上）

像以上那样用“一”的，只限于有必要特别明确地说数字的时候。
省略“一”的也很多。如：

交阯文王十尺。（孟·告子下）[交：曹交]

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左传·桓公2）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梁惠王上）

至于孝平，郡国百三，县邑道侯国千五百八十七。（后汉书·郡国志序）

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孟·公孙丑下）

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国语·晋语二)

在现代汉语中,“一”有像古代汉语那样省略的,也有不省略的。这种情况不是任意的,而是固定的。即:“十”放在前面的时候不用“一”,放在中间的时候用“一”,在“百”“千”“万”前面要用“一”。

“一”的用法从什么时候起成为现代汉语那样,无法立即确定。在元代还有古代类型的用法。

如今十八岁了。(玉壶春 1)

年方一十八岁。(墙头马上 1)

我说一百二十声不放。(昊天塔 2)

便百二十声嗜也说。(气英布 1)

13.1.2 两

“两”在古代汉语中的用法,据“两手”“两目”“两岸”“两军”“两端”等例可知,只用于只有两个或两个为一组的事物。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易·系辞上)

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礼记·檀弓)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子罕)

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孟·尽心下)

“两”在一般的“二”的意义上用的例子不多,但从古就有。

并驱从两肩兮,……并驱从两牡兮,……并驱从两狼兮。(诗·齐风·还)

[肩:三岁兽。]

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荀子·解蔽)

与之两矢。(左传·成公十六)

检查一下有代表性的古代经典,《论语》中有 15 个“二”,2 个“两”,《孟子》中有 39 个“二”和 2 个“两”。但是这些“两”都没有表示单纯的“二”的意义的。在古代,单纯表达 2 时用“二”,而“两”像上述那样用法,是很普遍的,文言也以此为标准。

在现代汉语中,表达“2”用“二”“两”。它们的用法并无一定,大致是如下情况:

(1) 在数 2 这个数时用“两”:

(2) 在数 2 以上的数时(例如 12、22)用“二”。

(3) 在计算物的量的时候用“二”。

(4) 在数顺序的时候用“二”。

(5) “二”是接近文言的,“两”是口语的。“两”是较新的说法。

具体地看一下上述规则,就是:

A. 在用普遍名量词时按照规则(1)。

两枝毛笔 两管自来水笔 两把刀 两根棍子 两条绳子
两座山 两所房子 两间屋子 两道河 两架铁桥 两尊炮
两杆枪 两匹马 两头牛

B. 虽然是物质名词,但是不用度量衡单位,而是用普通名词(即作为容器的东西)来计数时,按照(1)而不依照(3)。

两杯茶 两碗饭 两盅酒 两桶水 两瓶酒

C. 2 个以上的东西按照(2)。

十二枝毛笔 二十二瓶酒

这些例子,因为是用“十二”放在“枝”的前面,用“二十二”放在“瓶”的前面,当然就不说“十两枝”等等了。

D. 度量衡单位按照(3)所述的规则用“二”较为常见。

二石 二斗 二升 二合
二斤 二两 二钱 二分
二丈 二尺 二寸 二分

E. 大的单位或大的位数往往用“两”。这是因为数量大,带有无法一一细数的感觉,因此,把它合在一起计算,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且,这种说法有较新之点,所以照(1)、(5)条来用。

两石 两丈 两千 两万

在北京话中不说“两百”,但在上海话等方言中有这样说的。它和北京话相比有较新之处,可适用第(5)条。

F. 说“两位”也说“二位”。从加在量词上说,当然应该是“两位”,但由于在谈话中喜欢用文言的表达法,所以也说“二位”。

就是度量衡的单位,数钱的“块”“毛”是纯粹的口语,而且此外还有“元”“角”是较文的说法,因此“块”、“毛”用“两”。

两块钱 两毛钱

二元 两角

还有“两尺二寸”、“两块二毛”的说法。这是把它看作一个按 E 项所说的相对的大的单位。

“二”和“两”的区分,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有时是几个要素的复合,所以,难以截然分开。

“两”用于表示单纯的 2 的例子自古就有,这已如上述。可能这种倾向在口语中在逐渐增大。现在试着推测一下唐代的情况,为此查检一下《游仙窟》,情况如下:

(1) 在计算事物数量的时候,如“两树”“两花”“两枝”“两垛”“两岁”“两人”“两剑”“两燕”“两唇”等,不用量词就必定用“两”。用量词的例子有“两般时节”“两个神仙”。

(2) “二千年”“十二扇”。

(3) 没有例子。

(4) 没有例子。

另外,古代就有的“两”的用法,有“两边”、“两眼”、“两头”。

以上是《游仙窟》的用例,在计算物事数量时不问有无量词都用“两”而不用“二”,这表明“二”在计算个数时已经不用了。可以认为,现代汉语的“两”的用法大约是在唐代产生的。但是,在“丈”“石”这样大的度量衡单位和“千”“万”前面用“两”是很新的,在文献中未见。

13.1.3 零

在现代汉语中,在数字中间有缺位的时候用“零”。例如:

108 一百零八

“零”必须注意的特点有两个:

(1) 即使在缺两个位数时也用一个“零”就够了。即:

1008 一千零八

(2) 即使有缺位,但后接的数是大数时,不要用“零”。

10900 一万(零)九百。

在古代汉语中,不必为了缺位而特意用“零”或者插入别的词。所以,像下面那样:

101 百一 一百一

103 百三 一百三

百一诗(魏·应璩)

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寒食。(荆楚岁时记)

三十三万三千一百八。(周髀算经,下之二,注)

在古汉语中,在有零数的时候,有用“有”或“又”的。这和是否有缺位是没有关系的。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为政)

是后六十有五年。(史·匈奴列传)

一百有九盟。(春秋时会盟之总数)

近古在用“零”之前用的是“单”,或者用同音的“丹”。

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单一。(朱 2)

内舍额二百单六人。(梦粱录 15)

起天下百万民夫,开一千丹八里汴河。(大宋宣和遗事,元集)

展开看之,乃二百单五年事。(三国志平话,上)

领着三百三十单三骑入马。(马陵道 0)

“零”比“单”用得晚。“零”原来没有 0 的意义,而是表示零碎的东西,后来转而成为表示数的零头。“零”的这种用法似乎是在元代。

三十六丈零七尺。(陈州糶米 0)

一本心经念了三年零六个月。(东坡梦 1)

如上面举例,在元代,“零”有用于不同的单位中间(如“丈”和“尺”,“年”和“月”)的特点,似乎没有“一百零七”这样的用法。

(a) 和现代汉语相同的用法

共一百零六两。(金 65)

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红 1)

单请一百零八众僧人。(红 13)

(b) 用在不同的单位之间

只活了一年零两个月。(金 59)

虽走了一个月零两日。(红 53)

(c) 用在缺位数的地方

仍欠六百零十两。(红 64)

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刚经。(红 88)

现代汉语“零”那样的用法可能是在明清时产生的,但当时还有(b)(c)那样比现代汉语的用法更早的,这是应该注意的。

在现代汉语中如果没有“零”,那么后一个数字就成为前一个数字的下一位。即:

180 一百八

这初看起来似乎是使用“零”的结果而产生的,实际上不是那样。这想来是由文言中“一丈五尺”又可以说成“丈五”这种说法类推而来的。这种说法何时产生还不大清楚,但说不定是起源比较早的。

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懊恼歌,乐府诗集 46)

江陵三千三。(襄阳乐,乐府诗集 48)

13.1.4 俩、仨

“俩”读 liǎ,相当于“两个”;“仨”读 sā,相当于“三个”。因此,它们直接放在名词前面。

俩儿子 仨人

“一”至“十”及“几”在口语中都有此类合音词,但不甚普遍,只有上述两个经常用。有人认为“俩”的语源是“两个”的合音,但这不大可靠。这两个词可能是从清初开始使用的。

自从我出门,离了也么家,只有俺娘没有娘。(蒲松龄《磨难曲》7)

上面两个奇字不用说就是 liǒ 和 sā。在《红楼梦》中,不用和它们相当的词,到了《儿女英雄传》“俩”很常见,而“sā”很少。“仨”这个字大约是很晚才造出来的。

叫我们俩:朝上磕头罢。(儿 26)

撒官板儿一位。(儿 38)[撒 = 仨,“撒官板儿”:三文钱。]

13.1.5 停

在白话特有的分数表示法中,有用“停”的。古代也写作“亭”,原义大概是间隔均匀地排列。由此就有了平均分配的东西的意义,如果说“三停”就表示 $\frac{3}{10}$ 。唐宋时的例句就是这种意思,后来,在下面的例子中:

三停只报两停。(金 59)

“三停”是 $\frac{3}{10}$,“两停”是“ $\frac{2}{10}$ ”。在《红楼梦》中,如

十停方有了三停。(红 48)

必定是先说“十停”,以此为基准来说多少数目。这里的“三停”是 $\frac{3}{10}$ 。但在现代汉语中,就说成这样:

那些菊花,三停是黄的,一停是白的。

这种场合,“三停”表示 $\frac{3}{4}$ 。这种“停”是根据上下文来表达实质相对发生变化的分数表示法。

13.2 不定数

表示不定数,有用“二三”等两个不同的数词的方法,以及用“数”“几”“来”“多”等数词和后助数词的方法。

13.2.1 用两个数词的

有以下六种:

- (1) 一二 (2) 三二 (3) 三五
 (4) 五三 (5) 千万 (6) 百十

(1) 是先用小的数,后面跟大的数,两个数的差是1。这不论在古代汉语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都是最普遍的用法,基本的有“一二”“二三”……“八九”八种,和白话类型的“一两”“两三”。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论·先进)

现在试查检一下《史记》,这八种基本的形式都有,可见是古代汉语中最普通的不定数表示法。(例略)

“一两”、“两三”是白话类型的说法,但在《史记》中也已经有了。

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史记·匈奴列传)(能回来的在一千人中只有一两人。)

多者两三人。(史记·萧相国世家)

其次,由此而派生的有“十二三”等。这在古汉语中是不用的,古汉语中的“十二三”是 $\frac{2}{10}$ 或 $\frac{3}{10}$ 的意思,是表示分数的不定数的。

户口可得数者十二三。(史,高祖功臣侯年表)

时代稍往后,就出了类似于现代汉语的用法。

年始十八九。(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昔年十四五。(魏·阮籍诗)

与此不同,“二三百”这样的说法在古代汉语中也是存在的。

小者五六百户。(史18)

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史·大宛列传)

凡六七万人。(史·项羽本纪)

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史·大宛列传)

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史·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但是以上都是不定数的位是百以上的。位是十的,在《史记》中无其例。这恐怕是偶然的,不能说惟独当位数是“十”的时候,这种表示法就很晚出现。现在,姑且举出时代稍晚的例子。

箱帘六七十。(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一两”“两三”在较早就能见到,这一点已经说过。但没有把它们放在“十”“百”前面的例子。放在“千”前面的有这样的例子,

大约弄个两三千金还容易。(儿3)

行囊里装着两三千银子。(儿5)

但显然是时代很晚的。用“二三”的也很多。

二三千里地呢。(儿3)

硬把他被套里的那二三千银子搬运过来。(儿4)

(2) 是大数放在前面,小数放在后面,两数的差是1。古代有这样的例子: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书·无逸)

其他还有若干例,但很难说是确实可靠的例子。只有“三二”和“三两”这样的说法常可以见到,在现代汉语中也用:

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史·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共事三二年。(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等明日慢慢凑的三二十人,一齐好过岗子。(百回本水浒23)

欲陈三两条事。(南史·何点传)

帘外芭蕉三两窠。(李煜词)

(3) 是小数用在前面,大数用在后面,两数的差是2。在古代这种说法几乎没有。只有“三五”、“五七”两种,在现代汉语中“五七”就不用了。

“三五”在隋以前就有。

瞻彼小星,三五在东。(诗·小星)

横石三五片,长松一两株。(北周·庾信诗)

陶子坐作诗,随得三五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俗说,御览249)

用“五七”要比“三五”时代晚,但从宋代开始就很多了,

名高五七字。(郑谷诗)

五七人共持白梃后随之。(洛阳搢绅旧闻记5)

此剑凡杀五七十人。(同上3)

金人寻得小船子十余只,可载五七人。(南归录,三27)

(4) 是大数在前, 小数在后, 仅“五三”、“七五”两种。古代没有, 现代也不用。

此间生十七年, 余处止五三年耳。(冥祥记, 珠林 52)

经五三日乃引见之。(北史·裴叔业传)

彼送公马, 但取五三匹。(隋书·虞庆则传)

“七五”的例子很少, 可能是作为口头语而几乎不被使用。

茅屋七五聚。(宋·戴复古诗)

(5) 是小数放在前面, 大数放在后面, 而位数不同。有“百千”“千万”等。

霜竹百千竿。(白居易诗)

扰扰百千年。(寒山诗)

“千万”在古代是“一千万”的省略的可能性较多, 但难以确定是定数还是不定数的情况也不少。例如:

卖浆小业也, 而张氏千万。(史·货殖列传)

这个例子究竟是“一千万”还是表示单纯的大数就难以决定。恐怕是前者。大概是随着时代往后“一千万”的“一”不能省略了, 因此“千万”就作为表示不定数的格式固定下来了。这里特意举出成为对句, 显然是不定数的例子。

高低二三尺, 重叠千万尊。(白居易诗)

二三余千在, 千万斧刀痕。(寒山诗)

也有“百千万”这种说法。

百千万劫作轮王。(温室押座文)

(6) 是大数在前, 小数在后, 位数不同的。有“百十”“千百”“万千”等。

“百十”在古代汉语中也可以是“一百一十”的意思。它成为不定数恐怕是由于后来“一百一十”的十位的“一”不能省略的缘故。

我见百十狗。(寒山诗)

长养着百十槽冲锋的愤战马。(虎头牌 1)

“千百”这种说法在古代汉语中似乎是没有的。

时辈千百人。(韩愈诗)

得钱盈千百。(元稹诗)

在现代常常说“千百万”。

“万千”从唐末起就偶尔能够看到。

万千经典息通达。(维摩变文。S.4571)

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现代汉语中特有的不定数

一半

这是(2)或(6)的变形。原来“一半”是指 $\frac{1}{2}$,

麻姑垂两鬓,一半已成霜。(李白诗)

这种表示 $\frac{1}{2}$ 的“一半”,在现代汉语中多说成“一半儿”。与此相反,“一半”加在量词前面,是不定数。

却料着还有一半耐头。(红 98)

不知轻重,露个一半句。(儿 16)

此外有“百八十”“百儿八十”“千儿八百”“万儿八百”等。“儿”又写作“而”,因为没有较早的用例,所以暂不作语源的说明,但或许由于“一百”“一千”“一万”的“一”不能省略了,就把不用“一”的形式让给不定形了。

13.2.2 用数词、后助数词的

在现代汉语中,用“好几”“好些”“几”“来”“多”等。有时也用古代汉语的“数”“余(馀)”。

好几 这是强调夸张不定数“几”,表示数量之多的。

从古以来有好几个人。(冤家债主 3)

虽然得他好几十两银子。(盆儿鬼 2)

好些

他还记得好些小令儿哩。(金 61)

这一只又袖了好些了。(金 29)

“好些”又可以加在“个”上构成“好些个”来用。这是很新的,找不出清代以前的例子。

些 “些”字从古就有,但其语义和数无关,它的来源颇有不明之处。《广韵》麻韵中注为“少也”,《祖堂集》中写成“𡵚”。“𡵚”恐怕是“不少”的意思。“些”不一定表示数量之少,在表示数量多的时候也用。例如像“好些”,假如“好”是表强调的话,“些”就非表示多的意义不可。还有“这些”“那些”等也是表多数的。恐怕“些”不是明确表示少的,也不是表示多的,大概就是表示不定数的。而且,根据它使用的场合,少或者多都能够表示。在早先,“些”还多用“些些”的形式来使用。例如:

独赏些些春。(孟郊诗)

还有些些惆怅事。(白居易诗)

在现代汉语中“些”的用法很特殊。它有时和“点儿”一起被看作量词,这里把它看作数词。它是独立性很弱的,因此多带有助用词或助词的特点。即:尽管不是独立词,还是能作宾语。

给些

给他些

还可以作补语。

这个好些

在如下例中,又像是修饰语:

给他些钱

但没有“些钱”这样的词组,宁肯说有“些”和“他”成为一个句节的倾向。总之,“些”是正在助词化的数词,但看作助词或助用词也可以。特别是表示程度的“些”可以看作后助形词。

“些”用如修饰语的例子如:

陪些房卧不争论。(丑女缘起。P3048)

用作宾语的例子如:

仆射须甚繁,可减些。(洞微志)

“些”放在形容词后面的用法,恐怕是因为形容词跟动词一样可以充当述语,因此类推而来的。这种情况下“些”也可以说是后助形容词,姑且看作词性仍然是数词而充当补语。

“些”也有以“一些”的形式来使用的。“一些”和“些”不同,它是独立词。

虽千言万语,只是觉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象山语录上)

着一些急不得。(朱 8)

与大娘子口词一些不差。(醒世恒言 33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因为“些”作为独立词的功能很弱,所以不能说“些不差”。

点儿 “点儿”的用法大致和“些”一样,但它比较新,在现代汉语中用得比较多。但是“些”既可言多,也可言少,而“点儿”是明确地表示少。“点”原来当然是名词,但从唐代起,用作量词的例子就明显增加了。

遥将一点泪,远寄如花人。(李白诗)

芦荻花中一点灯。(白居易诗)

此后,就有后面加上后缀“子”和“儿”的情形了。

如蜂蚁之君臣,只是他义上有一点子明。(朱 4)

若是走透了一点儿消息,(儿女团圆 2)

“一点”“一点儿”和“一些”一样是独立词。

若是办得一点影儿都没有,又恐老爷生疑。(红 94)

竟一点儿不知道女人的苦处。(红 81)

“点儿”不能这样使用。

“点儿”“点子”是省略前而的“一”而产生的,在明清时多用作名词修饰语。

你和冯没点儿相交,如何却打热。(金 32)

早些找点子什么吃了,歇歇去罢。(红 71)

在清代也有作宾语用的。

多喝点子无妨。(红 41)

倒不如预先防着点儿。(红 34)

但是,“点儿”附于形容词之后表示程度的用法,只有到清代后期才能见到。(见后述)

数 “数”是古代汉语的词,但现代汉语中也偶尔使用。“数”可以单独地放在名词或量词前面使用,也可以在它前面或后面加上数目字来使用。

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滕文公下)

更可觅数个刀子。(冥祥记)

老僧三四人,梵字十数卷。(皮日休诗)

但是不能说“二十数”、“三十数”,面要说“二十余”、“三十余”。

“数”也有“百数”、“千数”等用法。但是“百”“千”,前面不能加上“一”等。

虽有千数丫鬟,并无一个能及之者。(连环计 3)

暂押千数两银子。(红 72)

白话中说的“百十”,说不定是“百数”的音变。

几 “几”的用法和“数”大体相同。“几”放在名词或量词前面,表示不定数的用法出现年代较早,而和数词一起用是比较新的。前者在唐诗等作品中就有,但有很多例句难以确定是表疑问还是表不定数。后者,即“几十”“几百”“几千”等等,是应该把“几”读作“几乎”,还是应该读作疑问,或者读作和“数”相同的不定数,有很多例子难以确定。但在唐诗等作品中恐怕最好不看作不定数。为什么呢?因为即使到宋元时期,必须看作不定数的“几百”等也还很少。

数卷蠹书棋处展,几升菰米钓前炊。(皮日休诗)

参差西北数行雁,寥落东方几片云。(韩偓诗)

贾母帮了几十两银子。(红 17)

上下几百男女人。(红 86)

狠命的又打十几下。(红 33)

多 如果在古代汉语中寻找和“多”相当的词,那就是“余”、“强”。可能到元代开始使用“多”。

有一百八十多斤的猪。(东坡梦 1)

谢俺贴户替当了二十多年。[教孝子 1][贴户:佣兵。]

也有三十多年了。(桃花女 0)

来 “来”是和古代汉语的“许”、“所”相当的,但也可以认为是“以来”的省略。“以来”在古代汉语中是指某时之后的词,但后来还能表示数量,成为“多,”的意思。又写作同音的“已来”。

即提一瓶水,可受二升已来。(仙传拾遗,广记 74 引)

擎一大钵,可受三升已来。(游仙窟)

约长三寸已来。(乾馔子,广记 343)

可直五千已来。(朝野僉载 5)

年五十已来。(录异记,广记 433 引)

“已来”的例子唐五代很多,却看不到用在数词和量词(或者名词)中间的例子。但是“来”能放在数词和量词(或者名词)中间,和现代汉语的用法一样。“来”不一定是指“多”,而似乎是表示约数,意义略有不同。这一点还有探讨的必要,或许可以认为这是省略“以”,意义虚化的结果。和现代汉语相同的“来”从五代开始可以见到。

师令八百来人到洪州。(祖 16)

这里有三百来众。(祖 18)

三十来年。(祖 10)

13.3 疑问数词

用于疑问的数词有“几”、“多少”。“几”用来详细询问不太多的数目,大体已经知道的数目,在古代汉语中也有。“多少”用来询问心中无数的数目,但原本是两个字并列,询问多还是少。例如:

卿所典藏,谷食多少?(贤愚经 5)

马比死多少?(世·简傲)[比:近来]

但是到唐代,“多少”成了完整的一个词,还有像“高多少”那样的,可以用来询问不是量的东西了。

本寺住来多少年？(张籍诗)
 渡却人间多少人？(刘禹锡诗)
 月中桂树高多少？(李商隐诗)
 竞渡船共有多少？(金华子杂编,上)

13.4 序 数

在古代汉语中没有基数和序数的区别。例如,“三月”既可以是三个月,也可以是三月份,“三男”既有“三个儿子”的意思,又有“第三个儿子”的意思。但在现代汉语中,基数和序数是区别得很清楚的,即基数用在名词前面必须同时有量词,不用量词就成为表示序数(也有其他情况)了。除此以外,还产生了专门表示序数的词。

第 “第”原来是名词,是“次第”“顺序”的意思。在古代汉语中,如:

萧何第一,曹参次之。(史,萧相国世家)

“第”和数词合在一起,作为述语来使用,更准确地说应该看作是复体词句。因此,“第一章”这样的说法在上古汉语中是没有的,上古是采用“天子章第二”这样的表达方式。“第一章”这样以表序数的词作为名词修饰语的说法,恐怕和量词的出现有关。

也就是说,量词是最初有“车一两”这样的说法,它变成了“一两车”。它是原用作述语的数词变成了修饰语。而“第”变为可以作修饰语这个过程与此完全相同。“第”的白话式的用法较早的例子如:

乃行第一术。(吴越春秋 9 勾践阴谋外传)
 善哉第二术也。(同上)
 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第二子刚,……第三子叔谐。(隋书·梁士彦传)

头 “头”用作“第一”的意义始见于唐朝。

上棚先谢得头筹。(王建诗)
 敬瑄获头筹。(北梦琐言 4)

在现代汉语中又有在“头”后面加一而成为“头一”的。这种情况

下“头”好像能表示“第~”的意义,但只能跟“一”搭配,不能说“头二”,所以“头”和“第”还是不一样的。例如:

头一件不许你往东院里去。(金 13)

这是头一件要改的。(红 19)

在现代汉语中“头”还在“前”的意义上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能搭配的数字不限于“一”,可以自由使用,像“头三天”(三天之前)。

大 指最年长者,只限于亲属称谓使用。这个词似乎古代就有。

大子 惠王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左·隐公元)

大男 回头指大男。(杜甫诗)

大兄 大兄言办饭。(汉诗,孤儿行)

大哥 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白居易《祭浮梁大兄文》)

13.5 重叠形式

13.5.1 AA 型

古代有“一一”“两两”“三三”“千千”“万万”等,表示逐指。现代几乎不用了。

宣王死,潜王立,好一一听之,外士逃。(韩非子·内储说上)

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史记·天官书)

高祖大笑,因举酒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钿。”(洛阳伽蓝记 3)

在现代汉语中多在乘法中用。较早的例子如:

六六三十六。(祖 8)

13.5.2 AABB 型

这是表示不定数的逐指的。古代很少,中古能见到。但是现代汉语中就不大用了。有“两两三三”“三三五五”“十十五五”“千千万万”等。(用例略)

13.6 连锁句

连锁句有以下两种形式,但都是同一个词的重复,这两个词具有函数的关系。A式和B式都是古代汉语中没有的。

A式(数词) 有一句说一句。

B式(代名词) 谁先到谁买票。

A式用数词“一”或疑问数词,在用其他数词的时候必须把用“一”的连锁成分前置。

和A式相类似的早先有如下形式:

一日不作百日不食。(史·赵世家)

让礼一寸,得礼一尺。(魏武帝《让礼令》)

这些句子,用“百日”和“一日”相对,用“一尺”和“一寸”相对。总之,不是同一词的重复。到唐代出现了用同一个词的例子。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祖 14)

一回相见一回老。(法照禅师偈,鹤林玉露 12 引)

一回花落一回新。(李白诗)

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诗)

用“一”以外的词之例:

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儿 6)

使多少交多少,那里有富余钱。(金 21)

和B式类似的早先有这样的例子:

有此父斯有此子。(孔丛子·居卫第七)

还有用否定的例子:

非此母不能生此子。(史·酷吏列传)

再往下到唐代有:

自家身事自家修。(十二时, P2054)

还有不用代名词的例子：

阿娘有罪阿娘受，阿师造罪阿师当。（目连变文，丽字 85 号）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罗隐诗）

这些句子意义上和连锁句并无不同，但还没有用疑问代名词。由于疑问通常和不定有共同点，所以，后来开始以疑问代名词代替上面这些名词、代名词了，用疑问代名词的例子似乎在唐代尚未见到。

烧甚么木则是甚么气，亦各不同。（朱 4）

是谁就拿谁。（岳阳楼 3）

连用两个不具有疑问意义的代名词的例子，在现代汉语中反倒很少了。但直到近古，它们还是常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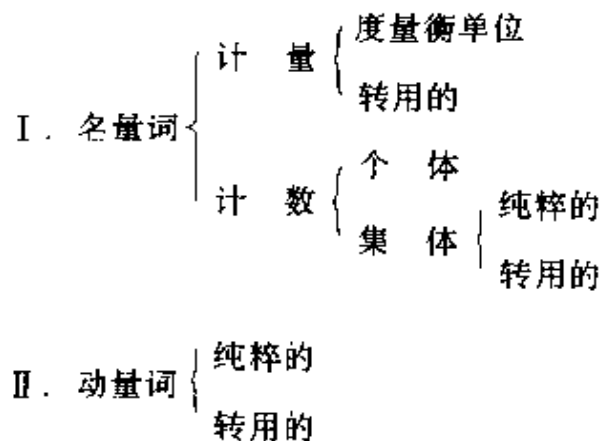
有恁施主有恁和尚。（金 46）[恁：这样的。]

14. 量 词

量词是数词的附属词,有做名词的修饰语的,也有做动词的补语的。前者叫名量词,后者叫动量词。名量词是计算事物的数量的、动量词是计算动作的次数的。但是,同一量词可以用于这两种情况,有时似乎区分不开。例如,“打一顿”“吃一顿饭”中的“一顿”是动量词还是名量词呢?这就容易产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个量词放在句首说,就可以检查它是哪一种了。即:

- 顿饭也没吃——○
- 一顿也没吃饭——×
- 一次电影也没看过——○
- 一次也没看过电影——○

这样就可以认定:“数词+量词”不能和名词分开的(如“一顿”)是名量词,可以分开的(如“一次”)是动量词。就是说,“顿”是名量词,而在“打一顿”这种场合应该理解为是临时用作动量词。把“吃一顿饭”的“一顿”看作是“饭”的修饰语,把“看一次电影”的“一次”看作是“看”的补语,这种看法,从“次”和“顿”的原有特点来看,是很自然的。名量词、动量词还可以作下列分类:



14.1 名量词

14.1.1 计量

在现代汉语中,度量衡单位除公制以外,传统的还有如下单位,很早就开始用了。

长度	里	丈	尺	寸	分
广度	顷	亩			
容量	斗	升	合		
重量	斤	两	钱		

有不像度量衡单位那样清楚,而是大约的计量的方法,这种称为“转用的计量单位”。转用的计量单位近时似乎明显地趋向于不用了。

长度

庹 tuō 指两手伸直的长度(日语称之为“寻”hiro)

这的几托? 满七托。(朴通事谚解上,第6话)

倭缎三十二度,洋呢三十度。(红 105)

揆 zhǎ 伸开大拇指和食指的距离。

刚三寸,恰半揆,一对小小金莲。(金 4)

指 手指的宽度。

只消得二指阔的纸提条。(铁拐李 1)

箭 箭能射到的距离。

我家与乌家隔不到一箭远。(品 32)

广度

晌 shǎng 成年人一天所耕的面积。在东北使用。

只是老年的地,不论顷亩,只在一夫之力,一天能种,这块地的多少上计算,叫作一晌。(儿 33)

容量

抱 能抱得了的量

昨天拿了一抱书来。

捧 两手能捧得了的量

经马钱与他一捧儿米便是。(朴通事谚解)

把 一只手能握得了的量。“一把米”

杜将一把谷来崔前。(启颜录,广记250引)

口 嘴里能含得了的量。

怎生吃你这一口汤便会死了?(灰阑记1)

堆 有一堆的量。

砌下梨花一堆雪。(杜牧诗)

束 有一把的量。

捆 有一捆的量。

计算容量往往用容器。例如:“一碗饭”“一杯酒”“一瓶啤酒”“一车煤”。

在古代,计算量的时候不得不用某些单位。除了已确定为度量衡单位的以外,再举一些临时转用的例子。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雍也)

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孟·告子上)

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国语·越语上)

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簋锦。(左传·昭13)

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庄子·人间世)

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史·张释之传)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中庸)

上面例中的“箪”“瓢”“杯”“车”“壶”“簋”全是名词,它们是转用为量词的。还有“抔”是“掬”的意思,是用手捧,“撮”是用手指捏,它们和“束”一样,都是不用器物的计算方法。

计算量的时候,“数词+量词”的位置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放在

名词前面,上面的例子都是这样的。它们和后面讲的C式相当。这种说法在现代汉语中还保存下来。另一种是放在名词后面,把“数词+量词”像述语那样用,但仍然应该认为是复体词句,在现代汉语中一般已经不用了,但记账时还使用。这是后面所讲的B式和A式。

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史,封禅书)

14.1.2 计数

数事物数量时用的量词种类很多,通常在说量词时立即能想起来的,即狭义的量词就是这一类。在古代汉语中,这种计数的量词是并非必需的,在名词前面直接加数词这样的用法很普遍。还有在名词后面用数词的,这种句子是把数词作为述语用的复体词句。前一种的例子已经见到了,现在再举几个:

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为政)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八佾)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述而)

后一种例如:

诗三百。(论·为政)

道二。(孟·离娄上)

齐侯之夫人三。(左传·僖17)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中庸)

量词或者名词作为量词的用法有以下三种:

A式 名+数+名 乱臣十人

B式 名+数+量 车一两

C式 数+量+名 一两车

A式是“数+名”作为述语用,在古代汉语中有,而在现代汉语中不用。还有像“人+人”那样两个名词相同的,这比两个名词不同的还要早。

B式也是“数+量”作为述语用,这仅在古代汉语中能见到,在现代汉语中只限于记账时使用,这和计量时的情况相同。但是,这里所

说的量词,包括在古代还没有完全成为量词的。在古代,用B式来使用量词是很普通的。

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史·滑稽列传)

负服矢五十箇。(荀子·议兵)

前面已讲过,C式在古代汉语中仅用于计量的时候。计数的时候用C式,这在古代汉语中是没有的,它是现代汉语(或白话)的特点。但在古代文献中有个别的例子:

若有一个臣……(大学)

这个“个”如果是量词的话,那就是C式。但是,把它看作量词大概是很勉强的。

把C式用于计数,当然是根据C式很早就用于计量类推而来的。也就是说,人们大概对于古代汉语中计量、计数都用B式,而C式只在计量时使用感到不合理,因此就用C式来计数了。在《史记》中,有这样的句子:

陆地……千足羊,泽中千足鼈,……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史·货殖列传)

这里的“足”“树”也可以说是一种量词。但是,“千足”是指二百五十头,和所谓的“量词”不一样。而且,与其说“树”是量词,还不如认为,因为它和后面的词构成修饰关系或补充关系,“枣”和“栗”不是指果实,而是指果树(这种用法在考察量词的产生时或许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想广泛收集其他书的例子之后再讨论)。总之,在计数的时候用量词应该是时代再晚一点的事。现在,举出以C式来计数的若干例子,其中的量词在现代汉语中也还使用。

匹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世·言语)

封 案上有六封文书。(幽明录,广记276)

头 驱八头牛到北方俱多国。(僧祇律,珠林91)

箇 可更觅数箇刀子。(冥祥记,珠林26,前出)

隻 以一隻鹅为后军别。(俗说,广记919)

于是候鬼至，举罗张之，但得一隻烏焉。（后汉书·方术传，一本“隻”作“双”）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大约同时代的例子。但有很多是现代汉语中不用的量词，或者量词本身在现代汉语中还用，而和它相搭配的名词和现代汉语不同。不过，可以推测，在计数时按C式来使用量词，从魏晋开始就相当盛行了。

就是这种量词成了必须的之后，古代汉语那种不用量词的说法也并不是就全都消失了，它用在表示种类的场合，例如：“五金、五谷、三从四德、四百四病”。

还作为序数用：

“二月”“三月”“二哥”“三哥”。

还有在名词作量词（包括名量词、动量词）的时候用这种方法。

量词的另一个特征可以认为是它的形态性。量词不仅仅是表示单位的，而且还像画画一样表现这个东西的形态。例如：

一卷书（指成卷的书）

一本书（普通的书）

一套书（装在套里的书）

一架桥（铁桥、木桥之类的桥）

一座桥（像山那样高高的石桥）

一条手巾（像手巾一样长的）

一块手巾（像手绢一样的）

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为类别性，也有区别同音同字的词或同音异字的词的作用。

一只表（手表）

一张表（图表）

一句话（话语）

一幅画（图画）“话”和“画”同音。

从中古到近古，量词大量产生，这就出现了丰富多样的形态表达，但它的反面是过于繁杂，甚至到了让人感到不合理的地步。无论哪个量词，最初其原意是清楚的，但随着时代往后，原意变得不清楚

了,用法也产生了变化。例如“朵”在现代汉语中用作“花”的量词,也有偶尔用作“云彩”的量词,但是有意义不太明确的倾向。在原先,它还可以做“烟”、“山”等的量词。

久买桐江一朵山。(陆龟蒙诗)

门锁南山一朵烟。(王建诗)

还不能不考虑到,由于不同的地域和时代,事物本身的形态不一样,或者对形态的感觉不一样。这样,即使在同一个时代,在不同方言之间量词差别也很大,这反而不方便了。正因为如此,据说最近出现了用“个”来统一各种量词的倾向。

集体

在表示集体的时候,有用纯粹的名量词的,也有临时借用名词来做量词的。

(纯粹) 一双鞋 一群牛 一串珠 一队兵 一夥强盗

一班人

(转用) 一屋子人 一桌子菜 一天的云彩 一地的纸

表示集体的纯粹名量词古代也有,也是用B式较为普遍;像现代汉语那样把它用于C式的也可以认为是从魏晋开始的。但是,集体和计量的区别有时难以判定,这是由于普通名词和物质名词之间本来就容易混淆的缘故。

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哑哑声。(世·轻诋)

常思鲙,一双鲤自空而至。(搜神后记5)

帝释即化作两束草。(卢至长者因缘经)

临时由名词转用的是表示“满”、“全”的意思,不用在“一”以外的数词后而。还有带“的”的,一般说来,用“一”放在名词前面,像“一国”“一府”“一家”“一座”“一夜”等,表示全部的说法从古就有;把它用作名词的修饰语,或者带上和“的”相当的“之”,如“一国之人”,这种说法在古代也很常见。在现代汉语中的这种用法,那也只是继承古代的用法罢了。

14.2 动量词

动量词是在计算动作的次数时辅助数词的。在现代汉语中有以下这些种类：

(纯粹的) 回 次 下 趟
(转用的) [名词] 打一槌 看一眼

名词转用而成的东西,表示进行动作的工具或身体的一部分。重复同一动词,成为“打一打”“看一看”这样的形式,后面的动词也可以理解为临时动量词化了,但姑且只作为重复形式中和“一”并用的形式处理。

在古代汉语中不存在动量词,在表示动作数量时直接把数词放在动词前面。但是,在说“两次”时不用“二”,必须用“再”,像“再拜”。

吾日三省吾身。(论·学而)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公冶长)

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滕文公下)

为了了解古代汉语的这种表达法是怎样变为现代汉语的表达法的,就必须考察与此有关的时间的表达方法。

在古代汉语中,表达某一段时间,光用数词是不够的,这和计量时的情况很相似。表示某一段时间的时候,数词要和表时间的名词并用,但它们放在动词前还是动词后是自由的。但是,放在前面时很明显是副词的语气,与此相反,如果放在后面就能理解为类似于陈述。放在动词前面一般多用以表示非实在的动作,放在后面多表示实在的动作。非实在的动作,换句话说就是假定、原则,以及否定等。表某段时间的词放在动词前面的例如:

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泰伯)

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告子上)

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庄子·逍遥游)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学而)

居於陵,三日不食。(孟·滕文公下)

表示时间的词放在动词后面的例子如：

筑屋於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孟·滕文公上）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论·子路）

筑特室，席白茅，间居三月。（庄子·在宥）

到了后代，除了在表否定的场合，不把表时间的词放在动词前面。

尽管在古代汉语中表示次数的词只有一种位置，但表示期间的情况下却可能有两种词序，由于这个原因，就使得在表示次数时也有两种可能性。但在表次数的时候，光把数词放在动词后面的说法没有产生。其原因大约是：如果把数词直接放在动词后面的话，容易把数词理解为像是宾语，意义就是不明确的，而且作为类推的原因的期间的表达，一定是带着名词的。像这样，表达次数也就和表达时间相似，把带着动量词的数词放在动词的后面（也就是和现代汉语一样，用作动词的补语）。这种用法在居延汉简就能见到，在一般的文献中出现是从魏晋之际开始的。

匝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魏武帝·短歌行）

出 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世·文学）

下 谨通进表，叩头百下。（三国志·吴志·韦曜传）

遍 月下读数遍。（白居易诗）

回 试作两三回。（江陵乐，乐府诗集 49）

次 如此者数十次。（幽明录）

且如三年一次科举。（象山语录上）

盪(趟) 管他呢，中了，好极了；就算是不中，再白辛苦这一盪也不要紧。

（儿 1）

也算是看亲戚一趟。（红 39）

这类动量词放在动词前面的用法，时代稍晚，在唐代常能见到，但在现代汉语中却反面不用。

以上这样纯粹的动量词，可能全都以动词为前身。但是随着时代往后，就出现了由很明确的名词临时转用而来的动量词。这种动量词表达的不仅是动作的次数，而且也连带表达了动作的手段和方

法。这种动量词的产生可能是唐代。

寻得死尸，且乱打一千铁棒。(地狱变文)

臣骂汉王三五口。(捉季布传文)

纸乃殴鬼一拳。(报应记，广记 103 引)[纸：人名。]

有能舍一千贯文者即打一槌。(中朝故事，广记 499)

月下读数遍，风前吟一声。(白居易诗)

东西驰走，大哭三声。(伍子胥变文 S. 328)

这样，古代汉语的表示次数的方法在现代汉语中变得完全不同了，但是，只有“一”，转变成连词的用法而依然保留下来。例如，“一看就明白”。这种说法的较早的例子是：

一到人天便作师。(白居易诗)[一到帝王面前就作王者之师]

一拨便转。(祖堂集 4)[指理解得很快]

14.3 重叠形式

AA 型

这是逐指。量词在古代汉语中是很少的，它重叠使用的例子就更罕见。但是名量词很多是从名词变来的，所以，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起来，可以说是量词重叠形式的例子似乎在时代稍晚时可以看到。但是，很多例子可能还是理解为名词更好。例如：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木兰诗)(《类说》所引作“卷中”)

帝览其文，篇篇嗟赏。(南史·刘孝绰传)

还有唐五代的例子：

个个 双双 对对 丈丈 寸寸 片片 条条 句句 首首
茎茎 株株 朵朵 粒粒 声声 顿顿 回回 场场

又有在名词·量词的重叠形式(AA 型)前面用“一”，表示逐指的，这也是唐五代有的。如“一人人”“一个个”等的计算方法，从唐开始，在近古很盛行。在现代汉语中用得少了，多是“一个一个”这样的重复数词。在这种情况下，量词不论用什么都可以，但名词限于特定的东西。这种重叠形式在近古受到“一个个”这种形式的排斥，多半

是不使用的。还有表示逐渐发展的,例如:

- 一颗一颗吃即尽。(启颜录。S610)
- 一年一年老去。(韦应物词)
- 你问他买甚么东西哩?一贯一贯添。(看钱奴2)
- 不想一日一日越重了。(金6)
- 一个一个都从墙根儿底下慢慢的溜下来了。(红29)
- 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红29)

14.4 后 缀

量词带后缀的很罕见,但偶尔有带“儿”的。这种情况下大概有量词名词化的作用,它的后面通常不带名词,但是,带名词的也并非没有。量词后面用“儿”的例子大约始见于元代。

- 我若见了这两桩儿便是见我母亲一般。(伍员吹箫3)
- 早梁山泊上好汉遇着三个儿也。(争报恩2)
- 待我折一朵儿咱。(碌砂担1)
- 你说一句儿。(杀狗劝夫2)

后面带名词的例子:

- 我会一桩儿手艺。(来生债3)
- 你记的庵庄东头王学究说的那一句儿书么?(渔樵记3)

上面那样量词带“儿”的在现代汉语中不大用了,但是有限的一部分量词,出现了变为名词来用的特殊例子。例如:

- 个儿(指东西的大小)
- 隻儿(以“隻”为单位来计数的东西如鸟等的大小)

重叠形式(AA型)带后缀“儿”的现在还在用。“儿”的这种用法恐怕也是元代产生的,可能也是作为名词来用。

- 这绷扒吊拷要桩桩儿挨过。(灰阑记2)
- 咱家哩辈辈儿做了财主。(来生债2)

15. 形 容 词

15.1 重叠形式

15.1.1 AA 型

这在上古代汉语中非常发达,但几乎都应该说是两个音节的象声词或拟态词,因此,单独一个字是不用的,不能说是真正的重叠形式。例如:翩翩、盈盈、巍巍、累累、喋喋、津津、孜孜、喃喃、诺诺、潏潏、熙熙、攘攘。

像现代汉语那样两个普通的形容词重叠,在古代并非没有例子,但是是非常少的例外。例如:

青青子衿,悠悠我思。(诗·子衿)

无曰高高在上。(诗·敬之)

从后汉到唐五代,这种重叠增加了。重叠是为了强调,但副词化的倾向也很强。

时李松邓晔以为京师小小仓尚未可下,何况长安城。(汉书,王莽传下)

所亡少少,何足介意。(后汉书·度尚传)

远远欲何之。(魏·曹植诗)

苍苍谷中兰。(晋·陶潜诗)

遥遥征驾远。(刘宋·鲍照诗)

15.1.2 ABB 型

这种形式中,A是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的东西,BB是同一个字的重复,具有补语的性质。较早并不是没有若干用例,例如: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舜《卿云歌》,尚书大传)

穆眇眇之无垠兮，莽芒芒之无仪。(楚辞·九章·悲回风)

邈曼曼之不可量兮，缥绵绵之不可纡。(同上)

前者(卿云歌)有可能是伪作，后者的解释有不同，但不管怎样，看做 ABB 型是可以的。还有：

一尺缙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淮南王歌，淮南鸿烈解叙)

到唐代，这种 ABB 型的形容词增加得很多，而最集中地频繁使用的是在元曲中，仅在梁廷楠的《曲话》中所列举的就有约 200 种。在清代也不少，现在试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找出“黑”后面重叠的例子，有以下一些：

黑洞洞(像洞穴那样又空又暗)

黑油油(黑得像油发光一样)

黑漆漆(像漆一样黑)

黑魑魑(像怪物一样黑)

黑鸦鸦(像乌鸦一样黑，指头发等)

黑压压(用挤满了人或物，有被压倒的这种感觉来形容暗)

这些词语表达了黑、暗的细微差别。

15.1.3 AABB 型

这种重叠形式古代也并非见不到，例如：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旻)

阴阳相错，忽忽疾疾。(史·龟策列传)

巍巍堂堂，犹星中月。(八师经)

这些很难说是形容词还是动词(也有人设立一种叫“状态词”的词类)，不是作为双音节的形容词的重叠形式而存在的。在现代汉语中，有由 AB 二字构成的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如：“冷清——冷冷清清”“明白——明明白白”“平淡——平平淡淡”。

这种形式在现代汉语中，是形容词的强调形式，但同时，转化为副词的可能性很强。可以认为这类的用例是时代较晚的。

窄窄狭狭向阳屋。(白居易诗)

凄凄切切断肠声。(殷尧藩诗)

长长久久乐升平。(上官昭容诗)

15.1.4 A 里 AB 型

这是由 AB 两个音节组成的形容词的特殊的重叠形式,其中有“里”这个中缀。使用这种重叠形式,当然是为了强调,但还带着憎恶的感情,所以,并非所有形容词都能具有这种形式。在现代,有把“里”写作“了”的,但这是由助名词的“里”一般也能读[lə]而产生的。A 里 AB 型的形容词最早只能上溯到清初。但是,它不仅在北京话里,在清初的吴语里也有,它的源头可能更早。这种形式出现得较多的文献中,最早的是《满汉成语对待》,在这书里,能见到“糊里糊涂”这样约有 10 种。《红楼梦》中这种形式的词语全然见不到,这也许是它依据的方言的差别吧。吴语的例子如:

唔身浪腊离腊塌,那哼去见夫人介?(衣珠记私囑,缀白裘引)

元曲中有许多四音节的拟声语或拟态语。其中也有类似 A 里 AB 型的:

吸里忽刺(杀狗劝夫 2)

必丢不搭(谢天香 3)

类似这样的不少。它们实际上是带有

h—l—h—l—

p—t—p—t—

这样构造的形式,因此,是和 A 里 AB 型根本不同的。

15.2 后助形容词

现代汉语的形容词有带附属词的。例如:“好多了”,它构成一个句节,中间不能有停顿。而且,既不能用“少”,“不多”等来替换“多”,也不能用“呢”、“吗”、“吧”等来替换“了”。因此,这个“多”不是形容词·副词,这个“了”也不是助词,只有把“多了”作为一个附属词来对待。这种后助形容词是现代汉语或白话所特有的,在古代汉语中没

有。现代还没有完全成为附属词,也有不太稳定的,但看来设立这样一个词类是有必要的。后助形容词也有偶尔放在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后面的。但以放在形容词后面为原则,所以,暂且不归入别的词类。

促使这种后助形容词发达的原因是白话中比较句的发达。

15.2.1 用于比较句的后助形容词

~得多 可能从元代开始使用。但是在清代的标准语中很少见,《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没有见到。

他的算计比你高的多。(桃花女 3)

张家是财主,比梁鸿差得多。(举案齐眉 1)

他肚子里比我们强得多呢。(品花宝鉴 5)

“~得多”也写作“~的多”,前者较早,是从原本为结果补语的形式转化而成的。后助形容词“~得多”在宋代似乎没有,但宋代有作为结果补语的“~得多”。例如:

如此逐旋磨去,磨得多后却见头头道理。(朱 10)[磨:逐渐积累。]

~多了 原来是结果补语,是“过多”“多余”的意思。例如:

你休打多了,则打两钟儿来勾了。(忍字记 0)

像这个例子那样,是用在动词后面的。但因为形容词也作述语,由此类推,也就可以附着在形容词后面的。但直到明代,似乎还没有见到附着于形容词表比较的用法。

你比他太多了。(红 92)

这可就省事多了。(儿 34)

~多着呢 元代有“~多着哩”。原来“着”是后助动词,“哩”是助词,后来凝固成一个附属词。早先还有不用“着”的。

你是释迦牟尼佛? 比佛少多哩。(忍字记 1)

你嫁了我时,比别人不强多着哩。(举案齐眉 3)

助词“哩”在清代标准语中没有,而是写作“呢”,因而“多着哩”也变成了“多着呢”。

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强多着呢。(红 104)

15.2.2 不用在比较句中的后助形容词

~**得很** “很”在元代写作“很”，稍晚写作“狠”，再晚写作“很”，它是副词，但原来说不定是个形容词。

那几个守户闲官老秀才，它每都很利害。(老生儿，元刊本)

“很”在元明的一般文献中很少用，但在《元典章》等特殊的文献中相当多。这是显示了方言的差异。“~得很”原来可能是结果补语，转化为附属词。元明时也有，但较罕见，到清代就很常用了。

相公恼的狠哩。(金线池 4)

这家子远得狠哩。(西游记 22)

这里来，这样热闹得狠。(金 53)

~**得慌** 这是表示生理的痛苦程度之深的，原先也是结果补语，“由于……而惊慌”之意。现在两个字都读轻音，附属性很强，所以有人认为是后缀。也有认为是“~得很”音讹而成“~得慌”的，但这种说法不对，这两者是不同的。在元明，“~得慌”用得较多。

也则是打的慌，我胡攀乱指。(勘头巾 3)

被他打搅的慌。(伍员吹箫 3)

那李外传见是武二，唬得慌了。(金 9)

好冷手，冰的人慌。(金 38)

试考察一下，这样附着在动词后面的例子很多，尤其是那些表示被动，或能带“了”，以及“的”和“慌”分开的例子，就可以明白它在早先是结果补语。不过，和现代汉语相同的用法，从前也能见到。

爹爹，我饿的慌哩。(黄粱梦 3)

我恰才口渴的慌。(盆儿鬼 4)

~**了去了** 是表示程度之甚和数量之过度的。如：

人数多了去了。屋子大了去了。

但是，

我快六十岁了，见过的事多了去啦。(老舍·骆驼祥子)

有时也像下面的例子那样显然是表示随着时间过去而程度加深的。较早的例子如：

你心地好了去了。(金 46)

你们这些过路人太多了去了，一天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个来讨钱。(正音撮要 1)

但是不能追溯到比元代更早。作为这个词的中心的当然是“去”。“去”在唐五代产生了表示由于持续而程度的加深的用法。

莫待春深去，花时鞍马多。(白居易诗)

是个少年皆老去。(杜荀鹤诗)

这种“去”有时构成“将去”，放在动词后面，这是近古以“下去”来表示的继续态的源头。

不别运为，诃将去，钻将去，研将去。(祖 7)(不做别的，使劲地压下去，钻下去，研下去。)

只是这个理分做四段，又分做八段，又细碎分将去。(朱 6)

这种“将”是由表示“持”的意思的动词转化而成的后助动词(或中缀)，近古用得很多，但现代不用了。现代和这个词非常近似的有“了”，例如：“拿了来。”这里的“了”，几乎不具有什么意义，已经中缀化了。它的较早的用例，如：

如遇试则入去，据己见写了出来。(朱 13)

这或许让人感到和现代汉语的中缀“了”稍有不同(即：把它理解为“根据自己的见解写了以后，然后出来吧”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了”用得多了，就失去自身的意义，而变成现代汉语那样的中缀了。

则怕有人偷了去。(昊天塔 3)

你如今收了去。(鸳鸯被 2)

这种“了”的中缀化的用法，原来是只能放在动词后面的，而在形容词后面也用，首先就出现了“好了去”之类的形式，在它后面再和助词“了”合用表示感叹，就成为“好了去了”这样定型化的格式。由此可

见,它具有表时间的语气,可以说在语源上是接近的。

~不过 原本是表示不可能的,是“不能超过”“不能过度”“不能忍受”等意思。

我受不过他的气。(冻苏秦 3)

我身上冷不过。(看钱奴 2)

“冷不过”的“不过”,是自己受不了,自己不能克服它的意思,这个意义进一步转化,就被用作第三者不能胜过它,即“最……”的意思。例如:

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红 10)

这四儿是个乖巧不过的丫头。(红 21)

世叔是最高明不过的。(儿 23)

也有在上例的“不过”前面再加上“最”的。

~极了 “极”在近古汉语中多用作副词。但是这个“极”原本是用作动词的,“~极了”是“到达极点”的意思。

此是你虚极了。(金 62)

这种“极了”有陈述功能,不能认为是附属词化了。这种用法稍有转化,放在形容词后面表示程度,这到清代能见到。

想张家穷极了的人,见了银子,有什么不依的。(红 64)

“极了”又可以单说“极”。例如:

早极口的说:“妙极!”(红 57)

“~极了”和“~极”的先后不清楚,恐怕“~极了”在先,省去其中的“了”,大概是文人仿古的说法。

15.3 比较句

比较有平比、差比、极比。平比就是印欧语中所用的原级,差比就是印欧语中的比较级,极比就是印欧语的最高级。“比较”有绝对的和相对的两种。绝对的比较是比较的对象在句中不出现的。相对

的比较是比较的对象在句中出现的。但平比没有绝对的比较, 差比中绝对的比较有的也有点欠明确而难以确定。总之, 是绝对的比较而又是明确的, 只有极比。

	绝 对 的	相 对 的
平 比		A 像 B 一样 (1)
差 比	A 更 (2)	A 比 B (3)
极 比	A 最 (4)	(限定式)A 在 中最 (5) (非限定式)A 比什么都 (6)

15.3.1 平比

平比多用同动词来表示类似。在古代汉语中例如:

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山木)

猛如虎, 狠如羊, 贪如狼, 强不可使者, 皆斩之。(史·项羽本纪)

在表达类似的时候同动词是和形容词一起用的, 但这个形容词具有名词的语气。也就是说, “淡若水”可以看作“其淡若水”。这样一来, “君子之交”就是主题成分, “淡”是主语, “若”应该说不是介词而是同动词。必须注意, 在现代汉语中平比有用同动词的和不用同动词的, 它们都和古代汉语的词序不一样。

(a) 用同动词的。

他的话像蜜那样甜。

(b) 不用同动词的。

我的心思和水一样平。

工人的脸黑得和炭一样。

现代汉语式的平比在文献中可以见到的例子似乎极少, 它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时期很多地方还有待于今后的调查。其中(a)用同动词的, 以形容词放在动词后而为特征, 恐怕古代没有, 而可能在中古出现。例如:

唇像朱火明。(成具光明径)

仰视见开孔如井大。(旌异记,广记 99)

金印酬功如斗大。(韦应物诗)

牵一胡孙如驴许大。(玉堂闲话,广记 184)

金之气如何似铁恁地硬。(朱 4)

(b)在不用同动词的平比中,当然也包括使用表示类似的后助名词(样、般、来)和助词的句子。下面举一些较早的例子:

他们高丽地面,守口子渡江处的官司,比咱们这里一般严。(老乞大)

偏有这东西是灯草一样脆的。(金 53)

15.3.2 绝对的差比

在表示绝对的差比时,现代汉语中在形容词前面用“更”。

这个更好。

但在古代汉语中,没有和这正相当的说法。高名凯在他的《汉语语法论》中,认为古文中表示差级(本书称为差比)的方法有六种,举出了“更”“益”“愈”“尤”“于”“较……为……”。但是,古代的“更”和现代汉语不同,不是表示差比的。“益”“愈”是表示递进而不是表示比较的。“尤”比较特殊,把它看作差比有一定道理,但也可以看作极比的一种。“于”“较……为……”是差比,但是是相对的差比。特别是后者,它是在近古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文言词语。也就是说,认为在古代汉语中不存在像现代口语那样明确的绝对的差比,这并不过分的。

更 在古代汉语中“更”是“再”“复”的意思,表示同样的动作做两次。因此,它用作动词的修饰语,而不是像现代汉语那样修饰形容词。

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左传·僖 5)

时代再往后,“更”就成为表示递进,用子“越来越”的意义。

卿更长进。(世·言语)

去之所以更远。(世·德行)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梁·王籍诗）

象这样的“更”放在形容词“远”“幽”前面的用法，是表示递进的，也很容易产生比较的语气。两者的区别多在于上下文，如果是比较时间有先后的两件事物就是递进，如果是比较没有时间性的两件事物就成了差比。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杜甫鹤诗）

15.3.3 相对的差比

相对的差比中只有下面这种是基本的：

A 比 B……

此外也有和绝对的差比一起用的，以及带补语的形式。相对的差比有两种词序，即：

(A 式) A—形—介—B

(B 式) A—介—B—形

前者是古代汉语中的词序，近古也还用；后者是近古以后才有，现代汉语中全都用这种。

A 式(古代汉语式)

用“于” 从古代大约一直用到唐五代。

季氏富于周公。（论·先进）

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

昔日贫于我。（寒山诗）

用“过” 据说现在广西南部有“金重过羽毛”这样的说法，在古代汉语中找不到正好相当的例子。像下面那样的例子，和它有点相似，但不是用在形容词后面的，是否把它看作比较句还有疑问。

由也好勇过于我。（论·公冶长）

下面的例子可以认为和表示比较的大致相近吧：

贫于杨子两三倍，老过荣公六七年。（白居易诗）

直如富过石崇家，谁免身为坟下土。（十二时，P2714）

用“如” “如”原来是同动词，表示类似，所以用作比较时是平

比。它转为差比在近古比较常见。这可能在唐代就如此,但和平比没有差别的也很多。但是,也可能是如前所述的平比中产生了“如斗大”这样的词序,“大如斗”之类和它有区别,用于差比。

虽然诗胆大如斗。(陆龟蒙诗)[诗胆比斗大。“如”一作“于”]

用“似”

本寺远于日,新诗高似云。(姚合诗)

更饶富似石崇家。(十二时, P2054, 前例的不同写本)

“似”在唐代产生,似乎用得比“如”多。它可能是和“如”同样由强调平比而成为差比的,但或许这种情况下的“似”不是由同动词发展而来的,它是别的前助动词,放在形容词后而成为差比,后来“如”因为和它类似而用作差比,这也说不定。

古代汉语中似乎不能用副词或补语与差比一起说明差别的程度,但唐以后就成为可能的了,但 A 式的词序还不太发达。用副词的例:

有狸迹,寻之上屋,其踪稍大如马。(刘宾客嘉话录)

眼见的泪点儿更多如他那秋夜雨。(潇湘雨 3)

你的更胜似我的。(望江亭 3)

那小厮好一身本事,更强似我。(合汗衫 3)

带补语的例子:

贫于杨于两三倍,老过荣公六七年。(白居易诗,见前)

小如员外三四十岁。(小夫人金钱赠年少,警世通言)

B 式(现代汉语式)

B 式用介词“比”,它的词序也和 A 式(上古汉语式)不同。这恐怕是因为“比”并非原本就是介词,而是由动词发展来的缘故。

用“比”的例子从唐代就有,但是,可能是“比较”、“比拟”的意思,径直把它看作差比是有问题的,例如:

若比李三犹自胜。(白居易诗)

官职比君虽校小。(白居易诗)

这些例子还不能说是差比,但把下而把这些看作差比也不是绝对不可

以：

色比琼浆犹嫩。(郎士元诗)

当时心比金石坚。(云溪友议1所收诗)

在用“比”的比较句中用副词·后助形容词·补语更细致地表现差比，这是白话的特征。

和副词一起用之例：(用“还”、“更”)

我这枝笔比刀子还快哩。(教孝子2)

俺出家的……比你受用哩。(金安寿2)

你比我更傻。(红57)

用补语之例(是包括数词在内的数量比较补语)：

更比秋花冷淡些。(蒋捷词)

比梅花瘦几分。(程垓词)

你比那神仙多几岁。(城南柳2)

比我旧腰身宽二分，比我旧衣襟长三寸。(评范叔3)

比你这淫妇好些儿。(金24)

只见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红95)

15.3.4 绝对的极比

绝对的极比用副词来表达，而且从古到今词序没有变化。“最”是从古到今都用的，“顶”在现代汉语中使用。还有古代汉语的“尤”，在语气上可以认为是极比，但在近古，“尤”和“尤”带后缀“其”构成的“尤其”在用“比”的比较句中使用，就可以看作差比。

最

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史·吴起列传)

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酈侯。(史·萧何世家)

顶

星图甚多，只是难得似圆图说得顶好。(朱2)

我们这个船上，有五个孩子，顶好的有两个。(品花宝鉴2)

“顶”在从元明到清代前期的资料中绝对没有，这样说并不过分。

恐怕它不是北方话,可能是清代后期进入北京话的。

尤 和“最”是纯粹的极比相对,“尤”也可以认为是极比,但说不定也许是强调的差比。在古代汉语中,副词一律不用在用“于”的比较句中,所以,在句子构造上找不到确定极比、差比的根据,只能纯粹从意义上来确定。例如:

如大臣诛吕后时,朱虚侯功尤大。(史·齐悼惠王世家)

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史·张丞相传)

在近古,“尤”用在用“比”的比较句中。如果以这点为根据,也可以说是特别强调的差比。

那妇人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金 6)

尤其 这是后缀“其”附在“尤”后面构成的。

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儒林外史 1)

再讲到你这块石头的情节,不但可笑可怜,尤其令人可恼。(儿 5)

“尤其”也用在用“比”的比较句中,因此,它应该说是差比。

这河工……比地方官尤其难作。(儿 1)

15.3.5 相对的极比

(1) 限定式 这是有副词性的修饰语放在绝对的极比前面,是从古到今不大成问题的。例如:

这一班学生里面,老赵最勤快。

诸子中,胜最贤。(史·平原君列传)

(2) 非限定式 这种说法是现代汉语特有的,在古代汉语中没有。它产生得很晚,清代前期的例子如:

这凤姑娘年纪儿虽小,行事儿比是人都大呢。(红 6)

生日比别人都占先。(红 62)

药气比一切的花香还香呢!(红 51)

这是后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红 62)

在上述例中,用“是人”、“别人”、“一切的令”等等泛指一切的词

语,但没有用疑问代名词。而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是用疑问代名词,如:

他比谁都聪明。

这个比哪个都好。

这大概是因为疑问很容易转为任指(指所有事物)的缘故(例如:什么→无论什么),所以把疑问代名词用于这种句式。

15.4 递进的表达

递进往往被混同于比较,但是,比较是同一时间里两种事物的比较,因此,不包含时间因素。递进是同一事物或者应该看作相同的事物在不同时间里的状态的比较。因此,句子的述语不限于形容词,也常用动词。但为了方便起见,合在一起叙述。递进句可分为三种:

- (1) 绝对的递进。只是表示单纯的“越来越”的意思。
- (2) 表示两个动作或事态成比例的意思。“越……越……”。
- (3) 用表示时间的词语,如“日益”等。

15.4.1 绝对的递进

古代汉语中用“益”“愈”“弥”等,中古用“转”,近古用“越”“越发”“一发”等。现代这些词都不用了,而用“越来越”的形式。

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孟,梁惠王下)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子罕)

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史,袁盎晁错列传)

羌寇转盛,兵费日广。(后汉书,庞参传)

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容止)

已晓得者越有滋味。(朱 10)

风浪越大了。(楚昭公 3)

你看这老的越发老的糊突了。(老生儿 3)

出乖露丑,一发不好。(鸳鸯被 1)

15.4.2 比例的递进

古代汉语中用两个“愈”或“逾”,近古用两个“越”。但是,古代汉

语中可能用得较少。

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庄子·渔父)

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朱 6)

可怎生越洗越真了？(忍字记 1)

这妮子越打越不肯招。(抱粧盒 3)

你越叫，我越打。(金 41)

越大越没规矩。(红 20)

在现代汉语中下面的形式是常用的：

越来越好。

这种“来”只表示时间的经过，已经失去了原义。它在意义上是绝对的递进，但当然是由表比例的发展而来的。它的产生是很晚的。

15.4.3 用表时间的词表示的递进

这种表达法古今有很大变化。最早可能是单纯的形式，把单纯表示时间的名词用作副词。

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墨子·所染)(见前)

又有和“益”一起用的。稍晚有用“以”“已”的例子。

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李斯列传)

由此驃骑日以亲贵。(史·卫将军驃骑列传)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古诗十九首)

“日甚一日”这样的说法，可能是时代稍晚才出现的。

尧戒曰：“战战慄慄，日慎一日。”(淮南子·人间训所引)

到唐代，出现了不仅用名词，而且用数词的说法。

雨滴草芽出，一日长一日。(孟郊诗)

容貌一日减一日。(白居易诗)

到宋代就有用“似”的，这种说法直到清代还继续使用。

君子上达，一日长进似一日；小人下达，一日沉沦似一日。(朱 44)

不想他两口儿患病，一日重似一日。(合同文字 0)

凤姐宝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红 25)

《红楼梦》中这种用“似”的很多,但现代汉语式的“一天比一天好”这类没有见到。恐怕当时还没有现代汉语式的表达法。这种用“比”的形式,和用“似”的词序不同。这是由于递进是比较的表达方法的应用,但不能按原来的词序用“比”来代替“似”。下面这个例子不是以实际存在的语言为基础的: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鲁迅《孔乙己》)

16. 动 词

16.1 词 缀

16.1.1 打

“打”当然是“击”、“敲打”之意，但意义扩大，一般被用作一般动作。这种用法较常见的是宋代，在宋人的笔记，首先在欧阳修的《归田录》中，用到这个词的相当不少。但是这个词意义扩大的倾向从唐五代起就能见到。例如杜甫有《观打鱼》，此外还有这样一些例子：

秋千打困解罗裙。(韩偓诗)

寻常打酒醉。(五言诗 P3418)

桔槔打水声嚶嚶。(贯休诗)

六师强打精神。(降魔变文，胡氏藏)

先须为我打还京。(施肩吾诗)

这种动词“打”进一步形式化后，也放在原来是动词的词语前面。

今日共师兄到此，又只管打睡。(祖 7)

这是五代的例子。这种前缀“打”在宋代特别发达，诸如“打量”(丈量土地)、“打请”(领受)、“打叠”(收拾)、“打算”(计算)、“打扮”(装扮)、“打听”(问)等非常之多。它们在现代汉语中也保留一些，但很多意义已发生了变化。“打”的北京音是近古音，苏州音是中古音系统，全都没有读破，因此不是假借字。“打”变成像现代北京音那样的读音，最晚不会晚于宋初。

16.1.2 子、儿

作为动词后缀的“子”“儿”限于“耍子”“玩儿”。前者在元明时使

用,后者从清代开始使用。

且与你斗三百合耍子。(楚昭公 2)

只会玩儿,全不像大人的样子。(红 89)

关于“等等儿”“坐坐儿”这种动词的重叠形式加“儿”的,后面再论述。还有“着”“了”等不是后缀,而是助动词。

16.1.3 见

在现代汉语中,有和动词“看”“听”“闻”(嗅)相对应的非任意的动词“看见”“听见”“闻见”。这个“见”可以说是使任意动词非任意化的后缀。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表示完了的一种词,但是,“看见”等也和“看”同样可在后面加态后助动词,因此,把带有“见”的说成是表完了是不合适的。这种“见”的起源相当早,最早能见到的是“望见”这个词,它很早在《孟子》《战国策》《史记》《论衡》《汉书》等书中能见到。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孟,尽心上)

“见”的这种用法,实际上只不过是和动词连用,因此,当然还没有后缀化。到汉魏以后,“观见”一词多能见到,还产生了“覩见”以及现代汉语中也用的“遇见”“逢见”等。

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世说,广记 173 引)

遇见一道人,问所签,便释然。(世·文学)

“看见”也同时产生了。

贾女于青瑱中看见寿,说之。(世·感溺)

相师看见,怀喜而言。(贤愚经 11)

上述词之中,“望见”“观见”“看见”这三个词,有时不仅在“见”后面带宾语,而且也在“望”等后而带宾语。因此,有“见”和它前面的动词分开的例子,也有可以想象“望”等和“见”之间有停顿的例子。但是,“覩见”“遇见”“逢见”没有这种情况。这是因为,“覩”等自身就是非任意的动词。“见”用于和视觉有关系的动词很早就有,但比竟还不能说是很明确的后缀。到它用于听觉的例子出现后,才可以说是

确实后缀化了。

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特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六祖坛经, S. 377)

傍人听见时,教我怎地做人!(陈可常端阳仙化,警世通言)

听见娘说,便不往铺里去。(小夫人金钱赠年少,警世通言)

“闻”原来是和“听”相对应的非任意动词。但后来,它转化成同样是非任意的嗅觉。这种例子很早,从汉代就可见到。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孔子家语 4·六本,又《说苑·杂言》)

譬如烧香,虽入闻香,香之姤矣。(四十二章经)

“闻”时代很晚(直到明代)才开始变为任意动词。

令左右:“你闻他口里!”那排军闻了一闻,禀道:“没酒气。”(金 35)

“闻”任意化后,在它后面加“见”,就变成非任意化了。

只闻见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红 19)

16.2 重叠形式

16.2.1 AA 型

(a) 原先表示反复、持续,但是除韵文以外很少用。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诗·卷耳)

行行且止,避驃马御史。(后汉书·桓荣传)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黄雀得飞飞,飞飞磨苍天。(野田黄雀行,乐府诗集 39)

高台半行云,望望高不极。(梁简文帝诗)

行行道转远,去去情弥迟。(刘宋·谢惠连诗)

又如《大学》的“明明德”,据段玉裁说是“重言”,因此就是表示反复的。这种 AA 型表示反复、持续的下限并不明确,但大约在宋元时已用得少了。现在举出元曲中能见到的重叠形式:

这等哭哭到几时？(青衫泪 2)

心里痒痒的好生想他。(灰阑记 1)

现代汉语中也还用“痒痒”，还有“谢谢”这样的，恐怕也是表示反复的。

(b) AA 型在现代作为短时态，变成表示动作施行的时间短暂。这恐怕是从重复的动词中间加“一”这种形式变来的，随着“一”的省略，就不表示次数了。重复的动词中间插“一”，从宋代就能见到。

试定精神看一看，许多暗昧魍魅各自冰散瓦解。(朱 12)

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朱 4)

这种“一”被省略恐怕是在元代。在确实可靠的宋代的语言材料中，似乎见不到 AA 型的短时态。

相公在这里坐坐不妨事。(竹坞听琴 3)

也到员外家看看去。(看钱奴 2)

到俺店肆中避避。(看钱奴 2)

婆婆，这里拜拜。(老生儿 3)

我开开这门。(碌砂担 2)

这种 AA 型中带后缀“儿”的很多。在元曲中，有在用“一”的情况下后面的动词带“儿”的。例如：

你与我告一告儿。(金线池 4)

嗜睡一睡儿咱。(冯玉兰 1)

这些例中，第二个“告”“睡”是看作名词或量词而加上后缀“儿”的，而在不用“一”的情况下，元代大约还不带“儿”(参见上述例句)。但在明清，在不用“一”的情况下也有带“儿”的例子。

你救我救儿(金 12)

大官人……不进里面看他看儿。(金 15)

《金瓶梅词话》中，上述例句是在用作补语的词后面加“儿”，此外，还有在动词重叠形式后面加“儿”的例子。

你每且外边候候儿。(金 15)

哥去到那里略坐坐儿就来也罢。(金 21)

但是,即使是动词的重叠形式,用“儿”也限于这个重叠形式处在句子末尾、不带宾语的时候。清代的例子如:

就在这里和姐姐妹妹一处顽顽儿罢。(红 8)

且略等等儿。(红 8)

歇歇儿罢。(红 82)

(c) 为了强调而重复单纯的动词。这应该看作是由两个单谓词句构成的,而不是动词的重叠形式。例如“来! 来!”但是,它也有发音急促,中间没有停顿而成为“来来!”的可能。这种形式多用于命令,中古有其例。

佛言,止! 止! (中本起经)

去! 去! 无可复用相报。(世·任诞)

也有在句末用这种命令式的“看看”的,例如:

依实向我说看看。(降魔变文,胡氏藏)

动词的 AA 型重叠形式在现代汉语中也常常用于表命令,但这是借用短时态的委婉语气,而不是本质的命令。

16.2.2 ABAB 型

ABAB 型的动词重叠形式是和 AA 型的(b)一样的短时态,但限于原来是双音节的动词重叠。这种形式成立的过程和时代和 AA 型(b)相同,但不带“儿”。

累先生仔细用心,与我回背回背。(金 12)

你买分礼儿知谢知谢他,方不失了人情。(金 13)

16.2.3 AABB 型

这种形式从古到今都是反复态。如:——“来来去去”“打打闹闹”。但是古代的例子不但很少,而且有许多不能说是确定的动词。前面说过,也有称之为状态词的。但也有极少数是动词的。

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史·李斯列传)

因为有

使民战栗也。(论·八佾)

这样的用法,所以把“战战栗栗”认为是动词的重叠形式大概是可以的。这种形式的增多是在近古。稍早一点的例子有:

溪山不必将钱买,赢得来来去去看。(杜荀鹤诗)

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颠颠倒倒。(朱 11)

在垂杨树下遮遮掩掩。(抱粧盒 3)

见母亲哭哭啼啼。(留鞋记 3)

16.3 同 动 词

同动词可分为表示一致、类似、认定、同一这几类(其中也有不是独立词的,但是区分起来较复杂,所以都看作同动词)。在现代汉语中的例子如:

表示一致的:是。

表示类似的:像、好像、似乎、如同、仿佛。

表示认定的:算、算是。

表示同一的:等于。

16.3.1 一致

古代汉语在表示一致时不用同动词,因此,就只用等立词组来表示一致。但是,等立词组是不明确、不稳定的,所以,只用等立词组来表示一致比较少,较多的是用某些词来辅助,以期意义的明确。例如: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孟·滕文公上)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离娄上)

这是用助词“也”表示判断、说明的语气。但是在这种场合,可能在“彼”“我”“仁”“义”等主语后面实际上需要一个短的停顿。假如认为单靠停顿来表示主语还不够,于是就用“者”。

天下者，高祖天下。（史，魏其列传）

因为“者”有提示作用，所以，靠它可以表示它前面的词是主语。总之，古代汉语的“也”和“者”和现代汉语的同动词“是”是不同的。而且，由于像这样的不用同动词的结果，作为修饰语的副词也就在没有被修饰语的情况下使用了。

此必长沙王计也。（史，南越尉佗列传）

相国、丞相皆秦官。（汉书，百官公卿表）

在古代汉语中，“是”也并非没有和同动词类似的用法，例如：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里仁）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为政）

但是这种“是”不是同动词，因为主语不是单一的，“是”不过是承受主语而加以复指的指示代名词，应该认为是它前面部分的同位语。这是因为这种“是”一定只限于主语复杂的情况下才用，而在单一的名词、代名词作主语的时候是不用的。但是，忽略了“是”是因为这种理由而使用的，就在主语是单一的词时还用“是”，这样，“是”就产生了表示和主语一致的功能，成了同动词。在《史记》中有若干“是”用作同动词的例子：

此必是豫让也。（史，刺客列传）

此是家人言耳。（史，儒林列传）

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史，商君列传）

其是吾弟与？（史，刺客列传）

龟者是天下之宝也。（史·日者列传，褚先生补）

巫姬弟子是女子也。（史·滑稽列传，褚先生补）

“是”在东汉的佛经译文中也有，但多缺少资料的可靠性，在文章中普遍使用是从魏晋开始。

“是”成为同动词以后，还担负了别的各种职能，其中之一是表原因。例如现代汉语中的：

这完全是我不小心，把工作搞坏了。

这种“是”从早就存在。

庾曰：“君复何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世·言语）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年，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世·文学）

“是”还有像“是中国人人都爱中国”那样，指所有事物的。这种用法让人感觉是同动词的转用，实际上应该说是指示代名词“是”用作泛指。而且，在“是”后面如果没有“皆”“都”等配合，把它看作只是近指也是可以的，因此，泛指和近指很容易混同。例如：

是处清辉满。（张九龄诗）

这个“是”也可以看作“此”。

园林是处总残春。（顾非熊诗）

“好是好”这种姑且承认，然后又转折的说法，从明代开始可以见到。

好是好，只怕官人回来。（珍珠衫，古今小说）

奴才说是说了，还得太太告诉老太太，想个万全的主意才好。（红 96）

比这种形式早的，是古代汉语式的用“则”以及用“即”，“便”的形式。还有和“是”一起用的。

近则近，远则远。（祖 11）

实即实。（祖 11）

我醉则醉，心上可明白。（神奴儿 2）

小官说则说，则怕他不肯。（金钱记 2）

好便好，只有三件事。（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古今小说）

是便是了，你且去叫他进来，我们才好吃。（金 54）

好却是好。（百回本水浒 25）

委婉地，但是一开始就加以否定的说法，如“好是不好”之类，在现代汉语中使用。例如：

错是不错。（赵元任《最后五分钟》）

这种说法，恐怕是前一种说法的变形。

似则似,是则不是。(祖 10)

会即不会,疑即不疑。(祖 3)

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呆是不呆的了。(儒林外史 2)

想来死是不死的。(红 119)

“是”的否定,在现代汉语中是“不是”。在原先,除此以外还用“非是”“未是”。原本古代汉语的“非”是和“不是”相当的,又把它加在“是”上构成“非是”当然是不必要的,但是,“是”原本是代名词,否定它时用“非”;“是”成为同动词后,大概因为在代名词的“是”前面用“非”的缘故,在同动词“是”的前面也用“非”了。也就是说,“非是”可以说是因为忘掉了“是”新获得的动词性而造成的一种误用。“不是”和“非是”哪一个在先不能断定,但早先多用“非是”,时代往后才用“不是”,这种趋势较明显,因此,应该说“非是”在先,“不是”晚出吧。(参见 18.6.2 现代汉语的否定副词)

此博掩子非是长者。(生经 1,西晋竺法护译)[博掩子:赌徒。]

夫少单……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也。(三国志 24,高柔传)[夫少单:夫君从小就孤身一人。]

奈何相送者,不是平生时。(张九龄诗)

“非是”和“不是”意义没有区别,而“未是”则明确地包括时间的意义,还往往容易引申为认定的意义。

聊持自误乐,未是斗豪奢。(陈·张正见诗)

16.3.2 类似

表示类似,古代汉语中用“犹”“若”“如”“似”“类”等,现代汉语中用“像”“好像”“似乎”“如同”“髣髴”等。

古代汉语的“犹”,也写作“由”,没有否定形式。“若”“如”有否定的形式,在那种情况下从类似转而具有比较的意义。“似”也有类似的倾向。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颜渊)

民归之由水之就下。(孟·梁惠王上)

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庄子·逍遥游)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子罕)

予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礼记·檀弓)

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国语·吴语)

表示类似的同动词常用与之相呼应的助词。如：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礼记·大学)

善养生者，若牧羊然。(庄子·达生)

冷如鬼手馨。(世·忿狷)[冷得像鬼的手那样]

复有万婆罗门，皆如编发等，从四方境界来诣佛所而听法。(维摩诘经上，支谦译)

他各各气宇如王相似。(祖 6)

这些同动词互相复合，在中近古构成了这样一些复合词：

犹若 犹如 似若 若似 如似 似类 如类

还和副词以及助动词复合，构成这样一此复合词：

恰如

恰似 浑似 欲似

现代汉语的“如同”是前一种的例子，“好像”是后一种的例子。

现代汉语中表类似的同动词

像

方口含白齿，唇像朱火明。(成具光明定意经，后汉支曜译)

其金刚乃头圆像天。(降魔变文，胡氏藏)

上述例句作为“像”的用例时代有点过早，“像”经常被使用可能是在元代。

这一个像是好的。(盆儿鬼 3)

母亲像有许的意思了。(灰阑记 0)

“好像”是在“像”前加上“好”这个表强词的副词而构成的，但似乎也可以看作一个词。

这一个走的好像俺哥哥张林。(灰阑记 3)

公公好像一员官。(金 21)

似乎 这是“似”加上文言助词“乎”而成的,从宋代起使用。

今二个神似乎割据了两川。(朱 3)

偷视俺小姐,似乎不乐。(伯梅香 1)

不如这会子防避些,似乎妥当。(红 34)

如同 这是介于“类似”和“同一”之间的。从唐代开始用。

只隔门前水,如同万里余。(李洞诗)

三八如同雪。(杨希道诗)

髣髴 也可以写作“彷彿”,原先是形容词、副词。

时髣髴以遥见兮。(楚辞·远游)

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桃花源记)

髣髴似霞舒。(窦洵直诗)

在用如副词的上述二例中,“髣髴”和“若”“似”这些同动词一起用。如果不用这些同动词,“髣髴”当然就产生了与之相同的功能,就可以认为是同动词了。

髣髴曾相识。(张乔诗)

这种“髣髴”具有能够用“似”“若”替换的作用时,应该认为就是它成为同动词的时候。

这些现代汉语中表示类似的同动词有时也用与之呼应的助词,这和古代汉语是相同的。现在举出若干这类例子。

那眼脑恰像个贼也似的。(合汗衫 1)

倒像拌嘴是的。(红 73)

心中像浇了一盆冷水一般。(红 57)

见了老子,就像个避猫鼠儿一样。(红 25)

见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是的。(红 88)

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个苍蝇相似。(生金阁 1)

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红 26)

16.3.3 认定

古代汉语中“认定”是用“为”来表示的。但“为”也有“变化”和

“担任(官职)”的意思。“为”表示一致的用法,是由它们进一步虚化而来的。在现代汉语中用“算”、“算是”表示认定。从意义上说,“算作”同样是表认定的,但它不是同动词。

就算你比世人好,也不犯见一个打趣一个。(红 20)

16.3.4 同一

同一用“同”“等”“等于”等表示。“同”早先就有,但多用作形容词,作为同动词大约是从唐代前后使用的。

笔似青鸾,人同白鹤。(游仙窟)

愚夫同瓦石。(李白诗)

“等”原来是表示等级、等类的名词,由此产生“相等”的意思。但原先是形容词,不是动词。例如:

与黄帝时等。(史·孝武本纪)

它用作同动词的例子如:

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王勃《滕王阁序》)

既是了了见佛性,合等于佛,为什摩却等文殊?(祖 14)

16.4 助动词

助动词有动词系的和形容词系的。前者从意义上可分为五类。

1.[可能] 能 能够 会 可以 得 耐 禁

2.[义务、当然] 应当 该 该当 应该

3.[必要] 须 须要 要

4.[意欲] 肯 敢 愿意 想 受 懒怠

5.[被动] 见

表示必然、命令(禁止)、推测、未来等是上述用法的引申,而且还有从上一类变为下一类的。

16.4.1 可能

能 “能”自古就存在。原来是表示有某种能力,现代也有表示

事态的可能性的用法。例如：“怎么能……”

能够 也写作“能勾”“能彀”等。较早的例子能见到这样的：

七日不食，不能彀弓。（汉书·匈奴传）

恐怕不能作为“能彀”的出典。

要三个也不能勾。（警世通言 4，勘相公饮恨半山堂）

不能勾相偎相傍。（刎颈鸳鸯会，清平山堂话本）

我何日能勾相见也。（薛仁贵 2）

能以 意义大致和“能”相同，但是是纯粹的助动词，不是“能”那样的独立词。恐怕是由“可以”、“难以”等类推而在“能”后面加上后缀“以”而成的。

你去了，谁能以补呢？（红 62）

会 在表示后天的技能或者由于时间的过去而自然地实现、发生的情况时用“会”。专门用来表达这种意思的词古代汉语中没有，到了唐代，用大致和这意思相当的“解”。“会”原来是“领会”“领悟”的意思。

洞山云：“上坐还会摩？”师曰：“不会。”（祖 6）

到了宋代，“会”从这种“领会”的意义转为表“能够”意义的动词，又产生了助动词的用法。动词的例子如：

我闻南朝人只会文章不会武艺。（三 4，茅斋自叙）

助动词之例如：

我从生来不会说脱空。（三 4，燕云奉使录）

至于猕猴……只不会说话而已。（朱 4）

“会”用来表示自然地实现、发生，也是很早就有。

天地会坏否？（朱 1）

可以 在古代汉语中“可以”原是两个词，是“可用以……”的意思，例如：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楚辞·渔父）

但是古代也有“以”的原意几乎看不出来的。现代汉语中说“可以”的时候与其说表示可能还不如说表示容许,是“做……也可以”、“无妨”的意思。或者成为委婉的劝说诱导。

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任氏传)

杨家两个孩儿成人长大,可以着他亲自当军去。(救孝子 1)

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张了。(红 15)

得 在现代汉语中有 de 和 dei 两个读音,意义用法也不同,因此似乎是两个词;但它原来是一个词,de 是文读,dei 是白读。在北京话中是分开使用的。

读 de 表示可能。在现代汉语中也用于肯定的场合,但更多的是像“不得”那样做否定用。但两者都有文言的语气。“不得”又从“不可能”而转为禁止的意义。这种用法从相当早的时候就能见到。例如:

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后汉书·鲁丕传)

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后汉书·孔融传)

在现代北京话中,也用于“可以充分地……”“可以自由地……”“有这个机会”的意思。例如:

一个人一桌菜,真得吃。

这种用法是北京话中特有的,不能追溯比清代更早。

那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红 55)

何况这话两个人说又比一个人得说多了呢?(儿 30)

读 dei “得”读 dei 的时候,表示“必要”(命令)或“必然”。恐怕是从“可能”的意义派生的。也就是说,“不得”有表示禁止的用法(已见前),它的肯定形式就成为“必要”(命令)的了。但是,这比表示禁止的“不得”时代可能要晚。

陛下只得敬法重人,不可轻人慢法。(历代法宝记上)

表示“必然”的也是由“可能”的意思转来的。较早的例子如:

目连虽是圣人,亦得魂惊胆破。(目连变文, S2614)

dei 还可以和助动词、副词复合,构成“须得”“必得”“总得”等来使用。但是“必得”“总得”的较早的用法是表可能而不是表必要的。“须得”表必要是因为“须”原本就表必要,所以应该说这个“得”后缀化了。

须得对面试练,然可定其是非。(降魔变文,胡氏藏)

这个必得我亲身取去。(红 64)

你能总得还个价儿。(品 3)

耐 “耐”是“胜任”的意思,像“耐烧”“耐用”等。它在早先能见到的用法是放在名词或形容词前而,和现代汉语中的用法稍有不同,似乎把它看作动词更为适当。例如:

心不耐烦。(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青女素娥俱耐冷。(李商隐诗)

在近古作为助动词的例子:

你是城楼子上雀儿,好耐惊耐怕的虫蚁儿。(金 24)

况自你这蜜褐色挑绣裙子不耐污。(金 40)

禁 是“耐”的意思,读阴平。大约是从禁止的意义向消极方面转化而成为“耐”的意思。动词的例子早就有了,如:

白发好禁春。(杜甫诗)

年老不禁寒。(白居易诗)

在近古用作助动词之例:

这石榴红绡最不禁染。(红 62)

16.4.2 义务·当然

当 在古代广泛使用,但在现代汉语中不单用一个“当”字。

应 这个词比“当”用得稍晚,原先很少,后汉用得多了起来。例如:

语朋友邪,应有切磋。(马援与杨广书,后汉书·马援传)

“应”原先又用作推测。例如:

今殿前之气,应为虹蜺。(后汉书·杨赐传)

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南史·宋武帝纪)

“应”和“当”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用了,代替它们的是用“应当”。但“应当”这个词从南北朝时起就用了。

我初生时,手把针药囊,是应当为医也。(栳女祇域因缘经)

一切皆悉应当如此。(过去现在因果经2)

该 这个助动词是从义为“相当”的动词转化而来的,可能从元代开始使用。

本利该还他二十两。(窦娥冤1)

不是我,你就不该随顺他了。(鸳鸯被3)

该当

那厮杀你便该当。(金25)

该当早些起来。(红22)

应该

也是应该避嫌疑的。(红78)

16.4.3 必要

须 “须”在古代很少,从魏晋开始才用得较多。例如:

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汉书·元后传) 关:报告。

适有事务,须自经营。(魏·应璩《与满公琰书》)[适有:偶有。]

“须”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用了,而用“须得”,“须要”等。“须要”是唐开始用的。例如:

须要及冰未合时前各到所在。(会昌一品集14)

须要穿来篱外生。(宋·杨万里诗)

要 关于“要”还有些地方搞不明白。如果根据《广韵》,这个字有平声(宵韵)和去声(笑韵)两个音。一般平声是“要求”的意思,去声是“要点”或“必定”的意思。助动词“要”似乎应该是从“要求”的意思发展而来的,如果是那样就该读平声。或者,说不定它是由“必定”

的意思引申而来的,像“要当”“要须”那样,在原来是助动词的词前面加上“必定”意义的“要”,最终主次颠倒了,即使没有了“当”“须”,光有“要”也能表示这个意思。例如: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后汉书·马援传)

作猛兽要须成斑。(隋书·梁士彦传)

“要”作为表示必要或意愿的助动词这种用法,从唐代能看到。

要语连夜语,须眠终日眠。(白居易诗)

吾要采访民间风俗事。(中朝故事)

要知要知。(维摩变文,光字 94)

大王兮要礼仙人。(法华经变文, P2305)

“要”表示单纯的未来的用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天要下雨了”那种用法,是时代再晚些才出现的,从宋元开始能见到。例如:

到工夫要断绝处,又更增工夫,着力不放令倒……(朱 8)

人要死了,你们还只管议论他。(红 114)

“要”有这种用法和“欲”有表示意愿和未来的用法是同一道理。恐怕“要”是从“欲”类推的。

16.4.4 意欲

肯 助动词“肯”当然是古代汉语中就有的。在清初的北京话中有用作“容易……”之意,和意志全然无关的用法。例如:

春天凡有残疾的人肯犯病。(红 57)

敢 “敢”在古代汉语中就用。从五代到近古有用于推量的,但现代不这样用了。较早的例子如:

虽是后生,敢有雕琢之分。(祖 6)[意为:虽然年轻,但是会有出息。]

欲 “欲”是古代汉语的词,现代已不用了。但是从中古到近古,多用来构成复音词,作助动词用。例如:“欲得”“欲要”“欲待”“欲拟”“欲愿”“意欲”等,有好多。

“欲”有与意志无关,只表示单纯的未来的用法,但这种用法时代

要稍晚。较早的例子如：

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汉书·东方朔传）

愿 在古代汉语中用，现在已不用。中古、近古多用“愿得”“情愿”，现在多用“愿意”。

情愿 “情愿”的“情”是“从心里”的意思，但失去意义成了前缀一类的东西。

情愿替娘娘长受苦。（目连变文，丽字八五号）

愿意 这个词很新，大约到清代才能见到。

谁愿意穿这些？（红 31）

我也愿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红 118）

爱

爱听松风且高卧。（李白诗）

爱咏闲诗好听琴。（白居易诗）

“爱”有的和意愿无关，只用作“常”“频”的意思。这和前述的“肯”是同一个道理。

时时爱被翁婆怪，经经频遭伯叔真。（父母恩重经变文，P2418）[真：嗔]

懒待 也写作“懒得”、“懒怠”。

打开只吃了两钟儿就懒待吃了。（金 34）

到下半日就懒怠动了，话也懒怠说。（红 10）

16.4.5 被动

纯粹用作被动的助动词只有“见”。它作为助动词，在古代汉语中广泛使用，但在现代汉语中逐渐不用了，用法也有限制。也就是说，只像“见怪”“见笑”那样，和极少数的动词配合，已经前缀化了。总之，只是古汉语在某些较文的表达形式中的残留。被动还可以用兼语动词“被”来表示。即：“被”有时像“被打”“被骂”那样使用。这种“被”也可以看作助动词，但“被”和“见”是不同的。“被”在像“被打”“被别人骂”的场合，可以认为这些是被动句。但是，“见”不能这

样用。而且,像“使”“叫”那样不表示被动,而是用作使役的兼语动词,古代有时也像助动词那样使用。即:

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世·德行)

遂夺了马,交行来。(绍兴甲寅通和录,三 162)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朱 11)

16.4.6 难易·适否

某些形容词常常作助动词用。但限于表示难易、适当不适当。(这种可以看作形容词的特殊用法,但是,不但有意义变化很大的,而且有不能作形容词用的纯粹的助动词。)

难 古代汉语中就有。例如: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孟·公孙丑上)

难以 意义大致和“难”相同,但是它是纯粹的助动词。这个“以”是后缀,可能是由“可以”、“足以”类推而来的。

师平生苦节高行,难以喻言。(祖 14)

山后地土虽系所许,难以便行交割。(三 19,茅斋自叙)

你兄弟难以认他。(渔樵记 4)

这件事不明的,难以对理。(百回本水浒 26)

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难以从死。(红 118)

容易 也可以解释为副词。

断云梦,容易惊残。(高观国词)

容易医他。(朴通事上)

好 表示某事是适当的、容易的。早先大约是委婉地表示义务·当然。

盛德烈壮,好建功勋。(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末传)

表示适当的例子产生于唐代。

何处好追凉。(白居易诗)

嘉陵江近好游春。(白居易诗)

由“适当”的意思而形成类似熟语的词语,例如:

大有好笑事。(寒山诗)

这个人不好惹。(砾砂担 1)

打着了不好看。(杨温拦路虎传)

还有承前句而大致用如连词的,如:

你说是什么人,我好渡你。(伍员吹箫 2)

你画与我个字儿,我明日好讨。(勘头巾 3)

这种“好”意义和“以便”相当,但词序不同。

16.5 复合动词(使成、结果)

复合动词之中,有行为和它的结果同时表现的。这个复合动词前面的词是动词,后面的词是自动词或形容词。例如“打倒”“推倒”“拉倒”等,后面的“倒”是自动词;“写好”“学好”“办好”等,后面的“好”是形容词。它们的区别有时未必明确,但现在把前者称为使成复合动词,把后者称为结果复合动词。这种复合动词的复合不一定很充分,所以也有人把它的后一部分看作补语。但是看作补语似乎不太妥当,所以本书把它看作复合动词。这两种复合动词在古代汉语中不存在,可以说是构成现代汉语的特征的东西。

现代汉语的动词自动和他动的区别相当清楚,而且全都是中性的,把它们用作使动是例外。但在古代汉语中,把中性动词转为使动,把自动词转为他动词,把形容词转为动词是比较自由的。例如: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论·八佾)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论·微子)

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史·张仪列传)

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史·越王勾践世家)

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史·陈涉世家)

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史·秦始皇本纪)

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史·晋世家)

登子反之床,起之。(左传·宣 15)

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先进)

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史·项羽本纪)

以上是动词的例子,使动和他动不能区别的很多。大体上是从上下文来看,动词和它的主体的关系直接的有他动的意味,其关系间接的可以看作是使动。

形容词也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表示转换、改变的,使役或者他动词的语气较强。

人繁己以进。(论·述而)

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论·宪问)

匠人斲而小之。(孟·梁惠王下)

王请大之。(孟·梁惠王下)

这是形容词用如动词,其宾语用代名词的倾向较强。这是由于形容词是修饰功能较强的,如果宾语是名词的话就会变得意义不明确。此外,形容词还有表示认定的,例如:

非富天下也。(孟·滕文公下)

登太山而小天下。(孟·尽心上)

叟不远千里而来。(孟·梁惠王上)

古代汉语的动词上述三种或四种用法,除一部分外,没有在现代汉语中保留。但是在现代汉语中,有如下的说法大致与之相当。

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	
中性→使役	食之	使役句	叫他吃
自动→他动	起之	使成复合动词	拉起
形→动(转换·改变)	洁之	结果复合动词	弄干净
形→动(认定)	小天下	(处置句之一种)	把天下认做小的

其中的使役句在古代汉语中也存在。在现代汉语中表达使役用使役句,但偶尔也像古代汉语一样有动词的使动用法。

16.5.1 使成复合动词

前面已讲过,在古代汉语中自动、他动两用动词很多。但是时代

往后,产生了两用动词固定为自动用法的倾向。因此,作为古代他动功能的继承,使成复合动词就成为必要的了。从现代汉语的语感看来,类似使成复合动词的形式从很古就有,例如: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尚书·盘庚)

以及上面所举的《史记·项羽本纪》的“击破”就是这样。但是,初一看感到它们是使成复合动词,是因为在现代汉语中“灭”“破”的自动词的倾向很强。但是在古代汉语中,“灭”“破”也可以是他动词。因此,这些例中的“扑灭”“击破”应该认为是等立的复合动词,而不应认为是使成复合动词。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完全相同的同一个词,在古代汉语中不是使成复合动词,在现代汉语中是使成复合动词。确定使成复合动词的产生时期虽有这样一种困难,但无论如何,这种形式多数是在唐代产生的,在那时,可以认为两用动词已经逐步固定为自动用法,因此,可以认为使成复合动词至迟是在唐代产生的。而且,除此以外,还可以选择不论在古代汉语中还是现代汉语中都不是自他两用的动词,来查明一个词的复合方式。例如,用“杀”和“死”那样的词,它们意义上有类似之点,而自动和他动的区别是明确的。“杀”从古到今都是他动词,“死”从古到今都是自动词(也有人根据“死了心”这样的例子认为“死”也可以是他动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死”的意义也有了变化,仍不能认为它是他动词)。现在看看隋以前的例子:

见巨鱼,射杀一鱼。(史·秦始皇本纪)

拔刀刺杀解姊子。(史·游侠列传)

项梁已击杀之。(史·李斯列传)

岸崩,尽压杀卧者。(史·外戚世家)

打杀长鸣鸡。(读曲歌,乐府诗集)

此是毒螫物,不可长,我当蹋杀之。(齐谐记)

上述例句中必须用“杀”,而不用“死”。仅有极少数例子用“死”,但这些例子缺乏可靠性。这种少见的例子如:

何意前二师并皆打死。(旌异记,珠林 85)

是邻家老黄狗,乃打死之。(幽明录,广记 438,但《古小说钩沉》作“杀”)

但是到了唐代,上述例中用“杀”的地方用“死”的例子就非常多了。例如:

被蝎螫死。(朝野金载 5)
 独坐堂中,夜被刺死。(同上 3)
 为某村王存射死。(闻奇录,广记 311)
 律师律师,扑死佛子耶?(开天传信记,广记 92)
 主人欲打死之。(广古今五行记,广记 91)
 四畔放火烧死。(舜子至孝变文,P2721)

这种使成复合动词是怎样成立的?其原因不止一个。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构成原来的等立复合动词的后面那个动词固定为自动用法了,同时,也必须考虑它和使役句的关系。即:

我憎汝状,故破船坏耳。(幽明录,珠林 67)
 当打汝口破。(幽明录,广记 319)
 今当打汝前两齿折。(贤愚经 11)

这样的用法是特殊的,但是是一种使役句,可能是从早先

止子路宿。(论·微子)

这样明确的使役句类推而产生的。而且,这也能看到“破……坏”“打……破”“打……折”这样两个动词复合而成为一个复合动词的痕迹。还应该注意等立复合动词和使成复合动词的差别。像“压杀”(等立)、“压死”(使成)那样,意义和用法稍有差异。即:在有宾语の場合

压杀一个人 压死一个人

或者同样用于被动句而不带宾语时,

他压杀了 他压死了

意义就不见得相同,前者缺乏意义的明确性。因此,就可以明白:虽然同样叫做使成复合动词,但像“压死”那样不问时代都是使成复合动词,像“扑灭”那样根据时代应看作不同的结构,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像“扑灭”这样后而的动词不见得是明确的自动词的形式较早就可以见到,不能认为这是没有原因的,可以说正是由于它的影响而使“压死”这样的形式在稍后就产生出来。认为使成复合动词至迟是

在唐代产生的理由就在这里。

使成复合动词和古代的动词使役化(使动)当然不是完全相同的。这是因为古代的使动本身并不能表示动作的原因和方法。但是时代往后,产生了“打”“弄”以及最近特别盛行的“搞”这样一些并不是表示某种特定的动作、代替性很强的动词,把它们放在复合动词的前一部分,如“打倒”“弄死”“搞坏”这种形式就不能明确地表示动作的原因、方法,意义的重点就放到后一部分了。结果就使得它所表达的意义和古代的动词使役化一致了。这种情况对于结果复合动词也是同样的。现在举出若干包括结果复合动词在内的较早的这种例句:

被那虚底在里夹杂,便将实底一齐打坏了。(朱 13)

是那个弄死的?(灰阑记 1)

16.5.2 结果复合动词

如前所述,古代汉语中形容词本身可以动词化,用来表示改变、转换。但是在现代汉语中没有这种情形,如果要找和它相当的形式,就只有结果复合动词。但是,结果复合动词不是因为古代汉语中的形容词不再那样动词化了,因而作为代替它的形式而产生的。这是因为结果复合动词不仅是单纯地表示改变、转换,而是既表示形成它的原因、方法的动作,也表示它的结果的。

结果复合动词的后一部分是形容词,但也有形容词和动词难以判然区别的。但是,在结果复合动词中,有的能把后面的形容词移到前面。这时,意义多发生了改变,但还有类似之点。例如:

(1) 说错 去早(了) (无意识的)

(2) 错说 早去 (有意识的)

(1)表示动作的结果,因而是无意识的。(2)不是动作的结果,表示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地做的动作。但是,有的词,也有两者没有区别的,也把“错说”用作无意识的结果。这种词的位置的转换,在使成复合动词中是没有的。恐怕,古代是(1)包含在(2)之中,因此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例如:

(1) 误嫁长安游侠儿。(崔颢诗)

(2)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李端诗)

上述两例中,前者是无意识的,如果在现代汉语中就相当于用结果复合动词的表达。后者是有意识的动作,即使在现代汉语中也同样是用副词性的修饰语来表达。结果复合动词是由使成复合动词类推而来的,它的确立比较晚,直到唐代还几乎不用,一些很少见的较早的例子类似结果复合动词,但是还难以立即断定。例如:

盾食饱则出,何故拔剑于君所。(公羊传·宣6)

唐宋的例子如

吃饱即鸣杖以驱之。(朝野僉载4)

此一段先儒都解错了。(朱3)

读书有个法:只是刷刮净了那心后去看。(朱11)

且以眼前言虚实真伪是非处且要剥脱分明。(朱13)

说道理底尽说错了。(朱13)

不可再做错了。(朱13)

你休打多了。(忍字记0)

娘娘去远了也。(汉宫秋3)

你可也想左了。(张生煮海2)

16.6 后助动词

后助动词在古代汉语中不存在。它的存在成为现代汉语的一大特征。后助动词分为这样七种:(1)表示趋向的。(2)表示动态的。(3)表示可能的。(4)表示对象的。(5)表示程度、状态的。(6)表示决定的。(7)引入补语的。

16.6.1 趋向

这是表示动作的方向,或者进一步虚化而表示单纯的趋向的。

(a) 单一的后助动词

~起 ~进 ~出 ~上 ~下 ~回 ~过

~开 ~往
~来 ~去

(b) 复合的后助动词

上一行的七种再加上“来”“去”而成。

趋向后助动词是等立复合动词的后一部分虚化而成的,因此,单以文献为材料,就很难加以区分。而且,它的产生和使成复合动词有很深的关系,有的例子不能加以区分。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单一的趋向后助动词的发达是在唐代。但是,其中“~进”出现较晚,是元代才使用的。直到宋代,还几乎不用“~进”,而用“~入”。又,“~回”在古代也有用“~转”的,或许是方言的影响。复合的趋向动词中一部分唐代也有,但它们的发达是从宋开始。详细的情况见下例。

~起 表示向上方的动作。也有并非实际动作,而仅仅是抽象的感觉的。“起”和“上”的不同之点在于:“起”仅仅意识到动作的起点,不意识动作的到达点。与此相反,“上”是清楚地意识到动作的到达点。较早的例子如:

合盖隆起,形似酒尊。(后汉书·张衡传)

宿醉扶起,书札为之。(世·文学)

黑就地拾起以食之。(朝野金载 5)

白鸟波上栖,见人懒飞起。(崔道融诗)

金砌雨来行步滑,两人抬起隐花裙。(王建诗)

“起”又表示动态(开始)。作为后助动词的用法,大概比表趋向的要产生得晚。例如:

雷殷殷以响起兮。(汉·司马相如,长门赋)

这里的“响”是名词,“起”应该看作动词,不应该根据现代汉语的语感认为“响”是动词,“起”是后助动词。这是因为较早的“起”没有辅助动词表示开始的例子。又如:

半夜美人双唱起。(王建诗)

如果这个例句是正确的话,那么“起”是表示开始的,但是在《万首唐人绝句》中作“起唱”,还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表示开始的“起”

可能还是在宋朝才用的。

且自那动处说起。(朱 1)

须是要谨行慎言,从细处做起。(朱 8)

如两边擂起战鼓。(朱 8)

~**起来** 它比“起”晚,五代才能见到。它较早的例子如:

见一星火,夹起来。(祖 14)

扶起此心来斗。(朱 12)

“起来”表开始之例:

自传说方说起来。(朱 9)

待得再新整顿起来,费多少力?(朱 8)

“起来”也用来表示单纯的设想、假定、条件等,这种用法也在较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国相试子细思量起来,此岂是忠言?(范仲熊北记,三 61)

看起来这个妇人是个不良的。(神奴儿 3)

我想起来了。(救风尘 3)

~**起去** 这个后助动词用得极少,但还是有时见到。它和“起来”大体相同,但动作离开说话的地方而去的语气较强。

谁着你放他这个妇人来?打起去!(渔樵记 4)

慌的老早就扒起去做什么?(金 67)

给他收起去吧。(红 85)

“起去”老舍有时也使用,但应该说是北京话中有些特殊的东西。

~**进** 表示进入某种事物内部的动作。这个后助动词直到宋代还几乎不用,是元代才使用的,在那以前用“~入”。这是因为“进”原来表示向前去或向上去的意思,而不表示到里面去的意思。例如下面的例子,乍看好像是后助动词的用法,其实不然。

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汉书·刑法志)

高祖招文学之士,有高才多被引进。(南史·刘峻传)

~**进来**

将那好段子大尺儿量进来小尺儿卖出去。(碌砂担 3)

射进几枝火箭来。(马陵道 2)

粪拾在筐子里头,收进来。(老乞大)

~进去

恰才是伯娘亲手儿拿进去了。(合同文字 3)

先把盒担抬进去。(金 7)

~入 后助动词的“入”原是等立的复合动词的后面一部分。把它看作后助动词,是因为从现代汉语来看,可肯定它有虚词化的倾向;但是有很多例子在古代汉语中不一定能说是后助动词。因为“进”从元代开始使用,“入”渐渐不用了,但现代只作为较文的说法残留着。例如:

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

下面举若干较早的例子:

走入汉壁。(史·魏其武安侯列传)

吮直撞入,立帐下。(史·樊郤滕灌列传)

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后汉书·虞延传)

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后汉书·费长房传)

~人来

忽然太行雪,昨夜飞入来。(孟郊诗)

多少清香透入来。(陆龟蒙诗)

~入去 “入去”从宋代开始使用。例如:

看书不可将自己见硬参入去。(朱 11)

最怕粗看了,使易走入不好处去。(朱 8)

~出 “出”指的是和“进”相反的方向,即向外部实施的动作。它最早是等立的复合动词后面的部分,但后来或是成为使成复合动词一类的东西,或是虚化了。较早的例子:

乃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入。(礼记·文王世子)

有一人从桥下走出。(史·张释之传)

京师温泉涌出。(后汉书·光武帝纪)

冰忽自解,双鲤跳出。(晋书·王祥传)

狱中鬼神,拔出其舌。(吴·支谦译,八师经)

石便径入,自牵出,同车而去。(世·仇隙)

即复口吐出一女子。(荀氏灵鬼志,珠林 61)

民以为死,异出门外。(祥异记,广记 131)

一 出来

不是鸟身受业报,并是弥陀化出来。(阿弥陀经变文。P.2955)

从自己胸襟间流将出来。(祖 7)

康节却细推出来。(朱 1)

一 出去

师便打出去。(祖 11)

自领出去!(祖 19)

“出来”“出去”都是唐末五代开始使用的,再早的例子似乎不能说是后助动词。例如:

汉王遁出去。(史,张丞相列传)

~上 是向上的动作,在明确地预想到达点的情况下使用。因而很多是带宾语(表示处所)的。在较早的例子中很多还不能说是后助动词。例如,像

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史,平津侯主父列传)[推上:推荐]

那样,即使是很像使成复合动词,但大概仍然是单纯的等立的动词。

遂跳上船。(世·黜免)

野鸭飞上天。(紫骝马歌辞,乐府诗集 25)

如此节节推上,亦自见得大总脑处。(朱 6)[大总脑处:指中心]

除此以外,“上”还有多种意义和用法。其中多数是从元代开始普遍使用的。

表示附加、添加、附着。

我下上个欺官枉吏四个字。(铁拐李 1)

来的迟呵,加上个顽慢二字。(同)

里面再插上些泥土糠粃。(陈州糶米 0)

“爱上”“看上”等大概是由此而变来的。

他既爱上你,曾说什么话来?(风光好 4)

敢是你那里看上了一个。(老生儿 1)

表示满了某个数。

拿那大棒子着实地打上一千下。(争报恩 2)

表示动作的完成。

我拽上这门,插上这锁。(朱砂担 2)

我关上这门。(朱砂担 1)

穿上这鲨鱼皮袄子。(赚蒯通 3)

点上灯。(神奴儿 2)

“上”有表示开始的,但这是新的用法。

～上来

逢见涅槃堂主,着纳衣走上来。(祖 16)

他倒越追上来。(生金阁 3)

你扶上楼来。(合汗衫 1)

“上来”还有用来辅助形容词,表示接近于这种状态的完成的。

这一会儿肚皮里有些饥上来了。(偈梅香 2)

我见天阴上来,还付了个灯笼。(金 67)

～上去

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朱 1)

两路抄将来,不怕他会飞上天去。(岳阳楼 3)

我不问那里赶上去。(岳阳楼 3)

～下 后助动词“下”表示方向向下的动作。它原来是动词,和前面的动词复合在一起。

今陛下骋六骥,驰下峻山。(史·袁盎晁错列传)

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汉书·宣帝纪)

遵生有勇力便牵下之。(晋书·罗企生传)

又使曳下,斩去其趾。(北齐书·高德政传)

欻然掷下,至地无损伤。(隋书·崔弘度传)

稍后,可以见到“下”也有不表示向下的动作,而仅仅用于感觉上的。

女郎剪下鸳鸯锦。(刘禹锡词)

取诸人刀,以杀人之刀,换下一口。(玉堂闲话,广记 172)

“下”还用作实行某种行为以备日后之用的意义。

为君留下相思枕。(李白诗)

枢密侍郎如今归去后,可办下所有珠玉等。(郑望之奉使录,三 33)

~下来

叶乾不待黄,索索飞下来。(白居易诗)

豪杰质美,生下来便见这道理。(朱 8)

“下来”也有表示随着时间的过去某种性状的增加。

恐怕黑下来不好使的篙子哩。(冯玉兰 3)

~下去

不须流下去。(李贺诗)

因大骇,急移下去。(朱 10)

“下去”也用于表示动作持续的场合。最初只说“去”(见后),时代稍后就用“下去”。但是例子不多。

或有登科及第的,又是小可出身;或门当户对,又无科第;乃至两事俱全,年貌又不相称了,以此蹉跎下去。(闲云庵阮三债冤愤,古今小说 4)

敢则从这一顿起,一念吃白斋,九牛拉不转,他就这么吃下去了。(儿 21)

一回 是表示返回某处的动作的后助动词。“回”本是旋转的意思,由此而变为返回的意义。“回”用在复合动词的后部,虚化以后成了后助动词,但在隋以前几乎都不能见到。

松暮鹤飞回。(司空曙诗)

谁为鸡鸣得放回?(胡曾诗)

其马自归,不见有人送回。(宣室志 10)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玉泉子,广记 271)

~回来、~回去 比“回”出现得又晚些,大约是从宋元之际开始使用。

我信是实头言语,便引回去,更不侵掠。(范仲熊北记,三 61)

将掳去的人口牛羊马匹都夺回来了。(虎头牌 3)

~转 “转”在北京话中不用,但在江南它用如“回”。古代也有例子,可能仍然是南方方言。

此僧合唤转,与一顿棒。(祖 7)

便就读书上体认义理,便可唤转来。(朱 11)

~过 是具有“从二物间通过”这种意义的后助动词。原本是动词,在古代汉语中也有少数处于复合动词的后一部分的例子,唐代开始就用得多了。

左史倚相趋过。(左·昭公 12)

穿过须弥,无所罣碍。(方广大庄严经 12)

蝦蟆跳过雀儿浴。(韩愈诗)

楚将见汉将走过。(王陵变文)

这种表示从空间经过的“过”后来也用于时间场合,这就成为表完成的了。但是它和“了”意义稍有差异,做完某种动作的感觉较强。这种用法是宋代产生的。

合看过底文字也未看。(朱 10)[合:该]

须是入去里面逐一看过是几多间架几多窗棂。(朱 10)

表示完成的“过”用于过去,也被称为表阅历经验。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也有不能区别的。

纵饶熟看过心里思量过也不如读。(朱 10)

虽是旧曾看过重温亦须仔细。(朱 10)

~过来、~过去 比“过”出现得晚,从五代、宋开始使用。

多少神龙送过来。(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

逐旋抬过珠玉来。(郑望之奉使录,三 33)

若这边功夫少,那边必侵过来。(朱 13)

不听打鼓,即放过去。(前汉刘家太子传。P3645)

忽然野鸭子飞过去。(祖 15)

若是逐段解过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济事。(朱 11)

~开 是表示开的动作、或者离开、分开的后助动词。早先很少,大约唐代时开始使用,但很多应该看作是构成等立动词或使成复合动词的。

见说耕人又凿开。(罗邺诗)

公子踏开香径藓。(章碣诗)

分开野色收新麦。(杜荀鹤诗)

有人收得虞永兴与圆机书一纸,剪开字字卖之。(云仙杂记 3)

师乃展开两手。(祖 14)

“开”又有表示动作不受拘束自由施行和广泛传播的,但这种用法似乎时代相当晚才产生。

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红 64)

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方坐开了。(红 63)

“开”又带上“来”、“去”作后助动词用,这在北京话中是没有的,但在方言中有。有时在现代文章中能见到。较早的例子如:

至初三方渐渐离开去。(朱 2)

~住 表示动作最终的状态作为不动的东西存续下来。原来“住”就是“停留”的意思,多用于和运动有关的动词。例如:

拽住仙郎尽放娇。(和凝词)

勒住花骢辔。(尹鹗词)

被醉人缠住不放。(杂纂)

师便把住云。(祖 10)

用于像“记住”那样和动作无关的心理活动的动词可能时代较晚。“住”又表示陷于困难没有对策。例如:

今儿外头也短住了。(红 72)[短住了:指缺钱]

今儿三姐姐可叫林姐姐问住了。(红 87)

~定 在现代汉语中用得很少了,是表示动作固定、确实的后助动词。有时和“住”几乎没有区别。例如: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尚书·泰誓)

目下虽称心,罪簿先注定。(寒山诗)

譬如前后门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朱 10)

我手里拿定这把铁锹。(老生儿 3)

他紧靠定那棺函儿哩。(曲江池 2)

~来 是表示动作向说话者的方向施行的后助动词。它被看作后助动词是因为经常念轻声,而且意义虚化,什么具体的意义也不表示。但较早的用法中应该看作是等立的复合动词的也很多。

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史·大宛列传)

有鹰飞来,搏取孔雀。(修行本起经·下)

被马速牵来。(佛所行赞 2)

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世·容止)

遂令舁来。(世·术解)

营中咸走来视雍。(录异传·御览 364)

“来”在隋以前的这种例子中,还没有失去“来”的意义。但到了唐代,就产生了如“起来”“觉来”“醒来”等,不再带有原来的实际动作的“来”。例如:

待调诸曲起来迟。(薛能诗)

觉来知是虚无事。(李端诗)

醒来愁被鬼揶揄。(罗隐诗)

“来”还有表示设想、假定、条件等的。它不表示动作在实际上向说话者接近,而是从在心理上感觉动作的接近而产生的,这也始于唐代。另外,如前所述,从宋代开始也使用后助动词“起来”。

亦有思归客,看来尽白头。(项斯诗)

见来深似水,携去重于钱。(项斯诗)

算来何事不成空。(杜荀鹤诗)

~去 是表示动作远离说话者而去的后助动词。“去”原是动

词,它由处于等立复合动词的后一部分的用法虚化而成为后助动词。较早的例子如:

龙乃上去。(史·封禅书)

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史·陈丞相世家)

此外,仅在《史记》中就能看到“引去、解去、化去、驰去、灭去、持去、辞去、遁去、亡去、释去、除去、弃去、将去、取去、毁去、斥去”之类。它们不能说和现代汉语中的后助动词有什么不同。到唐代也有用于心理活动的动词之后的例子。

忘去肉味,半月如斋。(云仙杂记 4)

“去”还有表示动作的继续的。这种用法后来就成为“下去”,但“去”比较早,从宋代就有,而且在唐代也能见到极少的例子。

凭君向道休弹去。(白居易诗)

且涵养去,久之自明?(朱 9)

只管凭地循环去。(朱 1)

随这路子凭地做去底却又是心。(朱 5)

无些间断朴实头做去。(朱 6)

但是,在唐代,表示继续的“去”不论是和动词并用还是和形容词并用,都是帮助表示单纯的状态,表示随着继续,状态渐渐加深,这种用法更为普遍。这种用法和“上来”相似,但“上来”是带有某种限度的程度逐渐增加,而与之相反,“去”是不预想限度的逐渐增加。在现代汉语中用“下去”来表示程度的逐渐增加,或许是由此而发展来的。

老去诗篇浑漫兴。(杜甫诗)

莫待春深去。(白居易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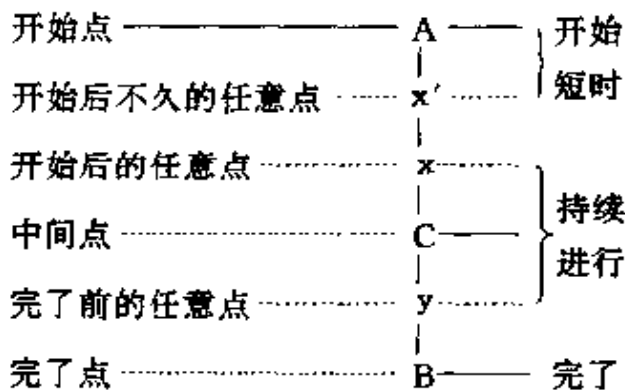
瘦去形如鹤。(皮日休诗)

灯焰冲上,渐渐无去。(朱 3)

16.6.2 动态

动态指的是动词的时间状态。表示动态有用副词、助词的,也有

用动词重复的。但更多的是用后助动词。这种后助动词称为动态后助动词。动态后助动词多由趋向后助动词发展而来,因此,是由空间概念转变为时间概念。



开始态

- (1) 用后助动词“起来”、“起”。(见前)
- (2) 用后助动词“上”。这种用法似乎是新的。

他们唱上歌儿。

许多人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 (3) 用助词“了”(见后)。

下雨了。吃饭了。

短时态

用动词的重叠形式(见前)。

持续态

表示持续的后助动词是“着”。“着”古代也写作“著”,用作附着,到达等意义。它处于复合动词的后一部分,就变为后助动词了。在较早的用例中,像“执著”、“爱著”那样放在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后面的用法,很引人注意。

此人在世,贪著五欲。(过去现在因果经 2)

皆悉疲乏,染著睡眠。(佛本行集经 16)

想著妻子,而自系缚。(生经)

愚者恋著,殃祸由生。(中本起经,上)

此萨薄妇,自爱著身。(贤愚经 4)

也有很清楚地表示“到达”的意义的。如：

先担小儿，度著彼岸。(贤愚经 3)

城南美人啼著曙。(陈·江总·栖乌曲)

负米一斛，送著寺中。(六度集经 4)

此外，古代能见到的用法中，常有很多在“着”的后面跟表示处所的宾语，“着”的用法和介词“在”“于”一样的例子。这恐怕是从上面所说的那种用法变来的。

其身坐著殿上。(六度集经 2)

嬖妾悬著床前。(六度集经 4)

畏王制令，藏著瓶中。(过去现在因果经 1)

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世·德行)

法力素有臂力，便缚著堂柱。(述异记，广记 327)

像上述那样的隋以前的用法，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持续态的一种，但有少许限制，和现代汉语中的用法不同。而到了唐五代，就变得大致和现代汉语相同了。即：

还应说着远行人。(白居易诗)

堆著黄金无买处。(王建诗)

看著闲书睡更多。(王建诗)

房房下著珠帘睡。(王建诗)

像这些例句中，放在动词后面的名词(宾语)成了动作的承受者。而在隋以前这种情况下的宾语只是表示动作的处所。此外，在唐代，“着”变得可以放在许多动词后面。以下例子也是隋以前没有的用法：

渔翁醉著无人唤。(韩偓诗)

阿婆嗔著，终不合嘴。(断简新妇文)

又将火箸一长一短并著。(楞伽师资记)

看著身为一聚灰。(目连变文。S2614)

“着”放在形容词后面，后面再带宾语的例子如：

高著声音唱将来。(阿弥陀经变文。P2955)

便是看义理难；又要宽着心，又要紧着心。（朱 9）

“着”用如假设、条件的例子：

遥见清凉水，近着变作脓河。（目连变文，丽 85）

说着来由愁煞人。（捉季布传文）

一僧与人读碑，云：贤读着总是字，某读着总是禅。（朱 11）[贤：你]

进行态

有“上来”“下来”“下去”。“上来”“下来”放在形容词后面，表示某种性状接近完成或某种属性逐渐增加的语气。“下来”表示动作的继续。它们都已经放在趋向后助动词处讲过了。

完了态

表示完了的有“了”、“过”、“下”、“得”等。

“了”在古代没有终了的意义，稍后成了表示终了意义的动词。《广雅·释诂》有

了、阙、已，讫也。

据此，至迟在魏时已产生了“完了”的意义。“了”作表示终了之义的动词的例子如：

吾久欲注，尚未了。（世·文学）

便足了一生。（世·任诞）（御览 942 作“可了一生哉”）

“了”附着在动词后面的例子从唐代开始能见到。但和动词结合得还不紧，在中间可以插进副词，而且，在带宾语的时候，“了”被放在宾语后面。

一曲梁州听初了。（李涉诗）

半坡新路畚才了。（温庭筠诗）[畚：烧草种田。]

这些例子，应该注意不是“初听了”、“才畚了”。不过，这种词序并不是没有。（但下例中的“既”也可以认为是由副词变为连词。）

今既偿了，不得久住。（敦煌本搜神记）

圣君才见了，流泪一两行。（有相夫人变文，罗氏藏）

“了”放在宾语后面之例：

昨日偷闲看花了。(窦群诗)

幸结白花了。(杜甫诗)

支分闲事了。(白居易诗)

“了”放在宾语前面的例子唐代非常少见,但并非全然没有。例如:

将军破了单于阵,更把兵书仔细看。(沈传师诗)

几时献了相如赋,共向嵩山采茯苓。(张乔诗)

但是这种用法终究是例外,或者应该看作是时代较晚的东西。在唐五代作为表完了的后助动词用“却”,到宋代,“了”才作为后助动词经常使用。下面举出两三个宋代的例子。

因便入衙,杀了蕃王所差使长。(洛阳耆绅旧闻记 1)

等闲妨了绣工夫。(欧阳修词)

借得人马,过黄河,夺了西京以西州军,占了地土不少。(燕云奉使录,三 9)

“了”还有单纯表示假定的用法。这种用法,“了”在动词后面,现代汉语不大用了,但在形容词后面,现代汉语中还用得很多。用在动词后面的较早的例子从唐代开始能见到。

洗了颌花翻假锦,走时蹄汗蹋真珠。(白居易诗)

死了万事休。(寒山诗)

任伊铁作心肝,见了也须粉碎。(维摩变文,光 94 号)

戴了又羞缘我老。(李之仪词)

“了”还常常放在形容词后面,多表示变化。但是放在句末的时候,它和句末助词就难以区别。这种用法,和放在动词后面的用法相比,可能产生得稍为晚些。但是也很早就有了。

时来未觉权为祟,贵了方知退是荣。(刘禹锡诗)

这个例子中的“了”包含有假定的语气,但本质上可以说是表示变化的。而如下例句就是完全表变化的了。

天明了。(祖 13)

只见四山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如是可计三十余度。(祖 15)

不知不觉自好了。(朱 7)

天色晚了。(墙头马上 2)

带“了”的形容词后面带宾语,时代还要往后。而且,在最初,出现的不是明确的宾语,而是补语那样的东西。

问:如此说,则是日比天行迟了一度,月比天行迟了十三度有奇。(朱 2)

一个抱怨你湿了我的衣裳。(红 24)

宝妹妹急的红了脸。(红 99)

形容词后面带“了”表示假定和条件的,在现代汉语中也很多。较早的例子如:

受迤多了解寻思。(地狱变文,衣 33)

这个例中的“了”,也可以看作是表示变化的。总之,表变化和表假设两者在古代大约不是那样截然分开的。时代往后,明确地表假设的就多起来了。

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朱 6)

这个顽意虽好,人少了没趣。(红 63)

主子宽了,你们又这样,严了又抱怨。(红 66)

关于“过”和“下”表完成前面已经讲过。“得”原来是表可能的,但有时也有经过实现、完成的意思而变成的大致可以说是完了的用法(见后)。

反复态

表示反复态用“~来~去”,动词重复两次。如“说来说去”“看来看去”。“~来~去”是在唐代开始使用的。可能原本是象“飞来飞去”这样放在移动性的动词后面,后来就变为也用于不带移动性的动词(如下例的“看”“睹”)后面了。

飞来飞去落谁家?(宋之问诗)

看来看去渐成川。(蔡孚诗)

亦不须赌来赌去。(游仙窟)

续来续去心肠烂。(王建诗)

古代汉语中反复态还用动词的重叠形式,这点已经讲过。

16.6.3 可能

现代汉语的可能后助动词有下面 3 种:

	肯定	否定
A 式	吃得	吃不得
B 式	吃得了	吃不了
C 式	写得好	写不好

肯定的都用“得”,但 A 式在“得”后面没有别的词了,B 式在“得”后面还有动词类的词,C 式在“得”后面还有形容词类的词。

A 式 在现代汉语中意义略有改变,较多用于容许的意义。例如:

你的病刚好,吃得粥,吃不得肉。

在现代汉语中如果带宾语,就像上例那样,放在“得”“不得”的后面。但是古代的用例中,用“得”时宾语放在后面,而在否定时宾语放在“不得”的前面。因此,这表明“得”和“不得”未必出于同一起来源。

“得”不仅是可能后助动词,而且也用作引出补语的后助动词。总的说来,“得”在古代汉语中是某物到手的意思,是非任意的动词。例如: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

又用于非任意的感觉,和现代汉语中的“知道”、“听见”、“看见”等相当(但不相同)。

武王得之矣。(吕氏春秋·义赏)[得:等于“知道”]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世·企羡)[得:等于“听说”]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晋·陶潜《桃花源记》)[得:等于“看到”]

“得”还有放在动词前面的,是助动词。但无论如何,上古汉语中“得”放在动词后面的用法非常少见,因此后世文言文中也没有继承后置的用法。但后置的用法古代也不是全然没有,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些仅有的用例。首先是能看到和 A 式肯定相类似的东西:

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史·信陵君列传)

乃求得赵歇。(史·张耳陈余列传)

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史·张释之冯唐列传)

这些“得”全不是可能而是获得,因此它和前面的动词是并列关系(或者说也可以说“得”表示前一动作的结果)。后置的“得”表示可能,时代要晚得多,较早的例子如:

值祥私起,空斫得被。(世·德行)

像这样后置的“得”表可能的在隋以前很少。这样,关于原来表获得的“得”为什么变为表可能,仅用概念相近来说明就不充分了。为什么呢?因为,由于“得”附着的动词不同,“得”或是表获得,或是表可能,其意义也由此而产生很大的距离。例如,假如说“卖得”,“得”表可能,它就是“可以卖”的意思,“得”表获得,它就是“卖某物而得到别的东西”的意思。后置的“得”在隋以前的例中可以认为是表获得的,例如:

落头发委地,下为二髻,卖得数斛米。(世·贤媛)

观察一下“得”的较早的用例,就可知它大体上有用于表示(1)近似于获得的动作,(2)表示以此为目的的动作这样两种动词的趋势。例如:

- | | | | |
|--------|----|----|----|
| (1) 捕得 | 捉得 | 取得 | 买得 |
| (2) 追得 | 射得 | 掘得 | 觅得 |

(2)类例子在“获得”和“可能”之间有一定距离,(1)类例子几乎没有这种区别。与此相反,

- (3) 卖得 除得

在像这样一些具有和“获得”相反的概念的动词后面,“得”从“获得”的意义转为表可能,其间距离就太大了。恐怕是在(1)类的情况下“得”首先被意识为表可能,由它向从(2)到(3)这样的例子扩展,而成为表可能的吧。但是,表可能不是直接从“获得”的意义产生的,可以认为它的顺序是

获得→实现→可能

这样说来,就必须说“得”表完了或持续的用法是从表实现转来的,它的来源是很早的。

作为可能后助动词的“得”从唐代起就用得很多。

数茎白发那抛得?(杜甫诗)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诗)

不醉黔中争去得?(白居易诗)

城高遮得贼。(元稹诗)

除得此患,众各思报恩矣。(传奇,广记 441)

下面是和 A 式否定相类似的例子:

汉兵夜追不得。(史·匈奴列传)

这个例子中“得”是“获得”的意义,但也有用于表可能的例。例如:

主父欲出不得。(史·赵世家)

这个例子中“不得”放在动词后面,但实际上是助动词,是“不得出”的意思。下面这样的例子似乎已经是后助动词了,但是由助动词转来的痕迹还很清楚。

今壹受诏如此,且使妾摇手不得。(汉书·外戚传)

田为王田,卖买不得。(后汉书·隗嚣传)

置于动词之后的“不得”表示不可能的比置于动词之后的“得”表示可能的要用得早。这是因为后助动词的“不得”实际上是从助动词转化面来的,一开始就具有可能的意思(与之相反,由于后助动词“得”是从“获得”的意义的动词发展而来的,转变到可能的意思需要时间)。带宾语的时候,古代是宾语置于“不得”的前面的。这也暗示“不得”原来是助动词。

吾不自知,代汝迷不得;汝若自见,代得吾迷。(六祖坛经。S377)

余时把着手子,忍心不得。(游仙窟)

一日近暮,风雪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因话录 6)

太原兵敌回鹘不得。(会昌一品集 14)

畏祗对相公不得。(历代法宝记,下)

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唐阙史上,又见广记 244)

逆贼梦袖长，是出手不得也。（次柳氏旧闻）

若立身于矮屋中，使人抬头不得。（开元天宝遗事）

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玄怪录，广记 329）

在唐代，像上述例句那样，不管宾语的长短，“不得”必须后置。到宋代，产生了“不得”直接放在动词后面，而不接在宾语的后面这样的用法。

在古虽大恶在上，一面诛杀，亦断不得人议论。（河南程氏遗书 2 下）

若理不相关，则聚不得他。（朱 3）

B 式 在现代人们都觉得是“吃得了——吃不了”这样的对应，但从起源来说不是这样对应的。即原来“吃不了”是和“吃了”相对应的否定，而缺少和“吃得了”相对应的否定。现代汉语中带宾语的场合用

吃得了饭——吃不了饭

似乎“得了”和“不了”正好相对应一样。但是较早的用法是这样的形式：

吃得了饭 < 吃饭不了
吃不了饭

“得了”之间插入宾语，“得”和“了”就要分开，反之，“不了”是不分开的。据此也可以想像，B 式肯定和否定不是对应的东西。

B 的肯定式在唐五代时能见到用例。即：

若使火云烧得动。（来鹄诗）

将谓岭头闲得了。（成彦雄诗）

惊蛙跳得过。（王贞白诗）

暝鸟飞不到，野风吹得开。（曹松诗）

松鹤认名呼得下。（方干诗）

无人画得成。（方干诗）

深水有鱼衔得出。（杜荀鹤诗）

若也无人弹得破，却还老僧。（祖 7）

大庾岭头趁得及，为什摩提不起？（祖 6）

未过得一两日,念得彻。(祖 6)

其中也有的不一定只是表示可能的意思,而也可以理解为表结果之意。这在带有宾语的情况下特别显著,它恐怕是结果补语的一种,但已转变为可能后助动词。带宾语的例如:

我儿若修得仓全。(舜子至孝变文。P2721)

十三学得琵琶成。(白居易诗)

烧得药成须寄我。(姚合诗)

我做得通判过否?(默记)

上述这种 B 的肯定式没有相应的否定式。这大概是由于这种形式原来是结果补语,而结果补语是没有否定式的缘故。

B 的否定式是在“不”的后面加动词,这在唐五代也有例子,但也有很多还没有成为明显的可能的否定。原来和“吃不了”对应的“吃了”只表示吃完,而没有可能的意义。所以,“吃不了”也只表示没吃完的意思,表可能的意思是后来产生的。B 的否定式的例子也从唐五代开始能见到,但很多还不能说是清楚的表示可能,其原因就在于此。例如:

碑楼功绩大,卒拽不倒。(李相国论事集 1)

暝鸟飞不到,野风吹得开。(曹松诗,见前)

红尘飘不到。(裴度诗)

长风翦不断。(卢仝诗)

大牛六十头挽不动。(广记 114 引,珠林)

百岁归原起不来。(丈夫百岁篇 S. 2947)

自冬历夏,搬运不了。(谈宾录,广记 239)

狂风吹不落。(白居易诗)

无限春风吹不开。(白居易诗)

此外,在唐五代有“不及”“不尽”“不起”“不下”“不住”“不著”“不转”“不成”“不折”“不入”“不死”“不散”“不应”等。其中有的例子尚未完全变成否定的可能,但大体上可以看作 B 的否定式。带宾语的例子很少,有像

虾跳不出斗。(祖 13)[斗:斗。]

遣不去无赖穷亲。(杂纂)

这样在后助动词后面带宾语的(即和现代汉语词序相同的),以及把后助动词和动词分开,放在宾语后面的(这种形式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用了)。把后助动词分开的例子如:

一百二十个螭螂推一个屎块不上。(唐摭言 15)

意识到 B 式的肯定和否定是相对应的,这大约是很早的事情。上面所举的例中有肯定和否定并用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下面那样的例子:

云居代云:“到这里方知提不起。”疏山代云:“只到这里,岂是提得起摩?”
(祖 6)

这句问答有点难懂,特别是最后一句可能有误。但是可以说这就足以知道是意识到“提不起”和“提得起”相对应的了。还有下面那样的例子:

耽曰:“打得死否?”具对:伤脑折足,痛楚殆极,但打不死。(芝田录,广记 373)

C 式 在现代汉语中,形成像“写得好——写不好”这样的对应,“得”、“不”后面本来是用形容词的。它的肯定式和结果补语的 A 式是相同的。相同的东西能做这样的区分,在现代汉语中是由于它们语音上能有区别。而在仅有文字的情况下,这种区分在原则上只能依靠上下文。哪一种也说不上的也不少。这种可能后助动词 C 式和结果补语 A 式容易混淆,但是,把这点反过来利用,就能区分可能后助动词 B 式和 C 式。即:在“得”后面的词不能断定是动词类的还是形容词类时,如果它也能是结果补语的话,自然就是可能助动词的 C 式。恐怕结果补语 A 式和可能后助动词 C 式原来是同一种东西,在原先,可能和状态的结果的表达是不分的,是同一个东西。

可以认为,C 式原来是构成“写好——写不好”那样的对应。这种肯定式“写好”是结果复合动词,但是,相应的否定式“写不好”和“写得好”之类的形式相联系,就成为“写得好——写不好”。但是在这个阶段可能和状态还没有判然分开,可以认为,后来因为“写得不

好”之类的用法产生了,才像下面那样分开:

写得好 $\left\{ \begin{array}{l} \text{写不好(可能后助动词 C 式)} \\ \text{写得不好(结果补语 A 式)} \end{array} \right.$

它的肯定式的较早的例子如:

取得鱼必须上岸,人便夺之;取得多,然后放,令自吃。(朝野僉载 4)

清泉洗得洁。(皮日休诗)

语得分明出转难。(罗隐诗)

旗下依依认得真。(捉季布传文)

地脉尚能缩得短。(吕岩诗)

C 式否定之例直到唐代还非常少。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它多是从结果复合动词的否定式产生的,而结果复合动词的肯定式本身直到唐代几乎还见不到。

幽鸟飞不远。(贾岛诗)

一间茅屋住不稳。(杜荀鹤诗)

若初且草读一遍,准拟三四遍读,便记不牢。(朱 11)

若只是口里读心里不思量,看如何也记不仔细。(朱 10)

诵得熟方能通晓,若诵不熟亦无可得思索。(朱 10)

16.6.4 对象·处所

表示对象的处所的后助动词有“给”“到”“在”“的”等。“的”的用途很广,所以也可以不分出来作为后助动词而仍作为助词的一种用法。其余几个词都是介词附属词化而成的,把它们看作后助动词主要根据它们语音上的特征,即它们辅助前面的动词时,中间没有停顿,常常轻声化。作为现代汉语来看,它们就不是介词的一种用法,而应该说是别的词类。

~给 这个词到清代才用,在此以前不用。但是个别也有用别的写法来表示的。原来“给”是-p 韵尾的入声字,而北京语音系统-p 尾的入声字是没有文白两读的。因此“给”“有 ji 和 gei 两读就是一种例外,gei 的音实际上是别的字的音,和这个音对应的“给”字是误用

了。较早的例子如：

咱这剑也不卖归您。(五代史平话,周上)

你做馈我一副护膝。(朴通事)

拿出二两银来丢己人。(醒世姻缘传 8)

以上“归”“馈”“己”写的字不同,但都是和“给”同一个词。

反把不好挪给别人,只图轻省自己。(满汉成语对待 1)

我教给你一个法子。(红 42)

在唐宋元明的古白话中,一般不用“给”而用“与”。

~到 “到”原是动词,它处在复合动词的后面一部分,就成了“~到”。这比作为介词的用法要早。

皆飞到阿弥陀佛所。(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上)

~在 在古代汉语中用“于”。在现代北京话中,和介词“在”表处所相反,后助动词“在”到达的意味很强。例如,试比较下面的句子:

今天我住在朋友家了。(助动词)

你在哪儿住?(介词)

但是,这样分开使用是北京话中的特殊用法,通用的范围也许不广。较早的例子如:

埋在堂屋东头。(录异传,御览 728)

住在前村。(冥祥记,珠林 17)

~的

现代北京话中这样用:

坐的这儿。

跑的那儿。

这是很新的用法。恐怕是因为表示“在”的意义的 dai(待,呆)以及“到”的轻声化的变音而写作“的”的。

16.6.5 程度·状态

有“大发了”“得过儿”等,数词“些”和“点儿”也有这种用法。

~大发了 表示动作的过度和扩大。是北京话。早先是由“得”(的)引出的结果补语。但是现在多不用“得”,成为附属词。

大娘你今日怎的这等恼的大发了。(金 75)

他在大奶奶屋里,叨登的大发了。(红 63)

你我都错了,错大发了。(儿 21)

这是怎么了?乐大发了!(儿 35)

~得过儿

表示适度,但有稍稍不足的语感。也似乎是北京话的说法。

瞧得过儿。

吃得过儿。

买得过儿。

这个词从清代后期开始使用。

要这样一扑心儿的勉力久了,自然囫圇半片的依得过儿。(庸言知旨)[囫圇半片的依得过儿,意思是:总算可以说是解决了。]

可以认为这是可能后助动词 B 式的“~得过”(又说成“~得过去”)的变形。“~得过”是“总算摆脱了这种困境”的意思,它再加上“儿”,就是这种意思的进一步引申。

但只老爷跟前怎么瞒的过呢?(红 94)

你算是躲的过,不见了。(红 97)

~不多儿、~不高儿、~不远儿等 有多种类似的说法,但总之都是在形容词前加“不”,在形容词后加“儿”,用来表示不足(还没有达到某种程度)。和可能后助动词 C 式否定在现代汉语中表示不可能相反,它是表示单纯的动作的状态的。例如:

飞不高儿。

走不远儿。

这种说法大约是北京话特有的。较早的例子如:

时常他弄了东西来孝敬,究竟又吃不多儿。(红 35)

16.6.6 决定

这是表示动作、事态的实行和实现已是确定了，或者推测确是如此的后助动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定了”“～铁了”，后者是北京俗语。

～定了 这个词可能是继承早先的“～定”系统的。“～定”原是趋向后助动词的一种，在“决定”之外表固定、把持。在中古也有带助词“矣”“也”的。表决定的例子如：

朕不用兵定矣。（李相国论事集 5）

我用郑纲定也。（嘉话录，广记 188）

但是，这种“定”隔着宾语用在动词之后，所以不是后助动词。表示固定、把持等的例子如：

有三百余骑，围定某等。（三，162）

地神专在彼处守定。（取经诗话）

现在，在表固定等时，用“～住”比用“～定”要多。“～定了”多表示决定和明白的推测。清代的例子如：

依你说来说去，是去定了？（红 19）

巧姐儿死定了。（红 84）

他执意不穿，是去报定了仇了。（儿 16）

坐着坡，不上定了磨了。（儿 33）

古代汉语中有很类似白话的这种说法的东西，那就是在句末用“必矣”的句子，但是如果有宾语，“必”就不放在动词后面，所以不是后助动词。

其害楚必矣。（韩非子·十过）

彼来请此而不与，则移兵于韩必矣。（同上）

～铁了 “铁”是名词，但在这里是由表示铁一样的状态，进一步引申的。例如：

越发把那个老主意拿铁了。（儿 28）

这是结果复合动词的一种，是结果复合动词的抽象化而用于表

示确定性的推测。

那么,北平城是丢铁了?(四世同堂·惶惑)

16.6.7 用以引出补语的“一得”“一个”(见后)

16.7 兼语动词

兼语动词有用于使役的和用于被动的两种。

16.7.1 使役

现代汉语中用“叫”“使”“让”。

叫 原先写作“教”。可能是从教唆的意义转而成为使役的。在古代可以叫做兼语句,但还有很多并不限于明确的使役。

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国语·鲁语上)

这个例子显然是单纯的使役,但或许稍为早了一点。较早的例子多半是虽然具有使役的意义,但还没有完全成为使役化,没有失去原意。

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史·李斯列传)

此教我先威众耳。(史·陈涉世家)

若教淮阴侯反乎?(史·淮阴侯列传)

“教”在《广韵》中有平声和去声,但意义上似乎没有区别。但唐诗等作品中使役意义的“教”读平声,在宋以后的解释破读的著作中也读作平声。恐怕是为了把使役意义同原义区分开来而读作平声的吧。“教”在唐代也写作“交”。隋以前也能见到“交”,但因为没有同时的资料,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的写法。但无论如何,“教”出现在先,它变为平声,然后再用“交”,这是没有疑问的。试举一例:

愿得篙櫓折,交郎到头还。(那呵滩,乐府诗集 49)[到头:终于。]

“叫”原来是表示“呼”的意义的动词。它用在兼语句中,表示“呼

唤(某某)做(某事)”的意思,后来变成单纯的使役意义。因为“叫”是去声,“叫”逐渐用得多了,“交”就不用了,而原来有去声的“教”保留下来。但“教”也渐渐受“叫”的排挤变得不用了。不过最近也能见到“教”用得较多的趋势。“叫”用作单纯的使役在元代是没有的,就是在明代可能也不大多,不论在元还是明,在较早的例句中“叫”多伴随着“呼”的意义。

我如今叫他出来,好歹教他伴你。(青衫泪 2)

在这个例子中,请注意“叫”和“教”的分开使用。在明代也保留着这种分开使用的情况。

至晚旋叫王婆来。(金 8)

连忙叫迎儿收拾房中干净。(金 8)

使 “使”用作使役在古代汉语中是很普遍的,在现代汉语中用“使”是较文的说法。现代汉语中还有“使得”这种说法,这原来是江南方言,意思和“使”相同。

让 是由表示“谦让”“劝诱”的意义的动词发展来的。较早的例子是兼语句,但“让”仍是动词。

那佳人让客先行。(大宋宣和遗事,亨集)

教某上山,就让我第二把交椅坐。(黑旋风 1)

众人让他坐吃茶。(金 14)

妇人让玳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金 23)

“让”从那样的原义发展而来,具有委婉的意味,所以,用于容许的意义的也较多。

让我拿了镜子再走!(红 12)

也有从容许的意思稍为变化而表示自己的意志的。

你两个上去,让我送。(红 63)

在古代汉语中作为使役的兼语动词的除“使”之外有“令”“遣”。从唐代开始又用“放”“著”等。“令”是去声,但表使役读平声,“著”的命令语气比较强。而且从中古到近古产生很多由它们复合而成的词。例

如“令使、令教”，“使令”，“教令、教著”，“遣令、遣放”，“放教”，“著令、著仰、著落”。

因为古代汉语中“令”“使”又用于假定，所以，如果产生这些复合词，对于区别意义当然是有好处的。（表假定的“令”“使”又另外和“如”“若”“假”等复合，它们也成为不会混淆的了。）

16.7.2 不用兼语动词的使役表达

有的兼语句不使用兼语动词，而凭借一般动词。在以这种兼语句来表达使役的情况下，它的第一个动词用“请”“催”“劝”“嘱咐”“吩咐”“打发”以及其他各种词。试举若干例：

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儒林外史 1）

十娘唤香儿为少府设乐。（游仙窟）

能摧外道皆归正。（维摩变文，罗氏藏）

这样的情形古代并非没有。例如：

止子路宿。（论·微子）（见前）

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孟·滕文公下）

这些句子初看起来是和现代汉语的兼语句一样的。但其实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现代汉语中是由于兼语句才赋予第二个动词以使役的意义的。而在古代汉语中即使不依靠兼语句也能把中性的动词变为使役动词（参见 16.5）。因此，上述例句不是兼语句，而可以看作连动句。这一点，根据“率兽食人”可以说成“率兽而食人”也能明白。即第二个动词“宿”“食”在古代汉语中并不是由于用在兼语句中才产生使役的意义的。至于像现代汉语那样不用兼语动词，可由兼语句而产生使役的意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时代还难以确定。为什么呢？因为古代汉语的连动句和现代汉语的兼语句在形式上可以是同样的。总之，在中性的动词不能用作使役动词之后，就能够看作是兼语句了。但是因为在汉语中，文言文的势力很强，某个词也好，它的用法也好，要确定其下限都是很困难的。在只有弄明白某种用法的下限，其他东西的上限才能弄清楚的情况下，它的时代是很难确定的。但无论如何，现代汉语那样的兼语句很早就存在了，这是

没有疑问的。

古代汉语的使役动词留在现代汉语中的非常有限。

(a) 熟语:闭月羞花 富国强兵 斗鸡走狗

(b) 宾语限于是“人”:怕人、希罕人、急人、气人、烦恼人

这种情形从唐代开始很多。

月明月暗总愁人。(白居易诗)

浑弗相貽也恼人。(孙元晏诗)

(c) 主语是处所

这张床睡三个人。

长江里可以走轮船。

16.7.3 被动

在现代汉语中表示被动的兼语动词有“被”、“蒙”、“叫”、“让”。被动的表达古今有很大差别,现在以现代汉语为中心,只讲和它直接有关的东西。

被 “被”原是动词,蒙受、承受、遭受之意。因此,名词放在“被”的后面作宾语。例如:

身被数十创。(史·魏其武安侯列传)

竟被恶言。(史·魏其武安侯列传)

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史·季布栾布列传)

但是在下面的例句中,“被”后面的词语可以理解为名词,但也不是不能理解为动词。这是由于在汉语中多数抽象名词本身也就是动词。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屈原贾生列传)

错卒以被戮。(史·酷吏列传)

以万乘之国被围于赵。(史·鲁仲连传)

不妨说,在上述句中“被”已经是助动词了。这样的“被”成为表被动的助动词是很早的,但是,即使“被”是动词,它后面带的宾语也多是抽象名词,不太用普通名词。但是名词能带修饰语,所以作为“被”的宾语的名词带修饰语的也多起来了。例如,下面一类句子,

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世·德行)

本作何缘,今现得道,被毒而死?(贤愚经 10)

加上修饰语,

亮子被苏峻害。(世·方正)

民被其毒,王不觉知。(李经抄)

其中“害”和“毒”是名词,但也可以看作动词,可以说是名词性较弱的。但是,“苏峻”之类作为名词却是固定的,就是“其”,它作为独立词的倾向从相当早的时候起就已很显著。和修饰语作为名词是固定的这一点相反,被修饰语的名词性却比较弱,也很容易被用作动词,这样的结果,主客就颠倒了,原来是修饰语的变成了主语,原来的被修饰语成了它的述语。这就是现代汉语用“被”的被动句的起源。也就是说,古代汉语中“被”是动词,或者偶尔也用作助动词,但是只能表达被动的意义,而不能像“被谁……”那样表示动作的实施者。在上述例中,如“被围于赵”之类,是借“于”的表示处所的功能而绕着弯儿说它的主体的,不是一种表示动作施行者的普遍的方法。在古代汉语中,连动作的施行者一起表达的被动式中,依靠像“为……所”式那样用“为”的句式是较普通的。

用兼语动词“被”较早的例子如:

被火焚烧。(生经 4)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世·言语)

被三人捉足。(幽明录,广记 276)

幸被夕风吹。(梁·费昶诗,乐府诗集 17)

说“被”用作兼语动词大致是从魏晋开始,大约是可以的。

最近用“被……所……”的被动句很流行。这是在古代用得最普遍的由“为……所……”表示的被动式和用“被”表示的被动式的混淆,也有人认为是误用,但是它出现在从隋唐开始的文献中,而且不是不自然的。为什么呢?因为连接在“被”后面的“……所……”应该说是名词性词组,它放在原来是动词的“被”后而是合适的。例如:

我被烦恼箭所射。(佛本行集经 24)

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隋书·西域列传)

世世被虎狼所食。(修心要论)

只被他形体所拘……(朱 4)

一旦被韩信所败。(金 1)

在中古作“被……之所”的较多,到近古少了。

果被众人之所怪笑。(百喻经 1)

再有,在现代汉语中用“被”,包括助动词“被”在内,只限于在对动作的承受者是不利的、不好的这种情况下。但古代没有这种限制。可以认为,这不过是由于“被”的语气变化了的缘故。

蒙 在现代汉语中只限于作为较文的表达时使用。

前天蒙您赏饭吃。

它和“被”一样,原来是动词,助动词的用法大约是由动词发展来的,在现代汉语中也还作为动词用。这里举较早的若干例:

数蒙恩贷。(汉书·张敞传)

使臣杀身以安国,蒙诛以显君,臣诚愿之。(汉书·诸葛丰传)

昔日深蒙救命,甚重感恩。(八卷本搜神记 3)

蒙众娘抬举,奴心里也要来。(金 14)

蒙大官人不弃。(金 16)

“蒙”在现代汉语中多用于对动作的蒙受者来说是好的情况下,但像上述例句那样,古代也用于不好的场合。

叫、让 在现代汉语中,“教”(叫)“让”都能够使役和被动两用。句子的形式大体是相同的,偶尔也有像

叫他打了。(被动)

叫他打的。(使役)

这样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是不完全的,不妨说使役和被动基本上是同形式的。

这种情况是现代汉语或白话所特有的,在古代汉语中没有这种情况。使役也用于被动是因为有意义上难以区分的场合。原来是同一个词,在使役时把“叫”等看作动词,在被动时又看作介词,这种看法不是从汉语的本质出发的。“叫”等不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看作兼

语动词。使役也用于被动,是因为有意义上难以区分的场合。原来使役和被动的区分不在于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基于主观判断。或许所谓“被他打”就是做了“使他打”那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也能把它说成“使他打”。使役和被动相通是由于这样的理由,但是,毕竟使役是原有的,被动是由它转化而来的。把这样的形式看作被动或许是不正确的,也可以说它是表示动作的结果的。这种被动容易成立的条件有三个。

(1) 兼语动词的宾语是不具有意志的。

见说上林无此树,只教桃柳占年芳。(白居易诗)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宋·苏轼诗,千家诗所收)

叫雪滑倒了。(红 8)

(2) 表达造成了某种结果的感觉。

春思翻教阿母疑。(和凝词)

教那西门庆听了,赶着孙寡嘴只顾打。(金 15)

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红 25)

(3) 和禁止相配合

第一莫教渔父见。(李远诗)

莫教人见。(历代法宝记。P2125)

莫教人笑汝。(寒山诗)

别叫凤丫头混了我们去。(红 47)

以上三种不一定是截然分开的。但无论如何,在这种场合多用被动的“教”、“叫”是肯定的。

被动的“教”从唐代开始用,被动的“叫”从清代开始用,“让”用作被动可能是由于同样的理由,但到清代还没有见到用例。

16.7.4 复杂的被动句

白话的被动句的表达很丰富,有很多是古代汉语不能表达的。主要的是如下一些:

(1) 动词后而带宾语的。

莫教人笑汝。(寒山诗)(见前)

在古代汉语中,如果用“汝勿为人笑”之类的说法,意义大致是相同的,但古代汉语中“汝”是做主语用,所以表达方式是不同的。

宝玉……被袭人将手推开。(红 21)

这在古代汉语中只有说成“宝玉之手为袭人推开”。但表达也是不同的,“推开”作为古代汉语的格式也是不适合的。

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百回本水浒 28)

(2) 动词是使成、结果复合动词,或者是带后助动词的。在古代汉语中是没有这种表达方法的。

太太叫金刚菩萨支使糊涂了。(红 28)

(3) 动词带补语的。

被他打了个落花流水。

17. 介 词

现代汉语的介词都是动词虚化而成的。这种虚化,有的只是临时的、表面的,有的是已成了永久的了。例如:

他在家看书。

其中“在”是作介词用的。但如果没有“看书”,成了

他在家。

“在”就不过是普通动词。由此可知,“在”的介词化只是表面的。但是,像

他从家来。

一去掉“来”,就不成意义了。要说这是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从”已经不能恢复为动词了。也就是说,“从”的虚化成了永久的了。那么

他拿筷子吃饭。(かれは箸でごはんをたべる)

之类又怎样呢?译文暂且把“拿”译为介词,但它也能够理解为

他拿筷子。(かれは箸をもつ)

因此可以认为“拿”作为介词只是临时的。但在

他拿英国话说话。

这句话中,不能说成

他拿英国话。

即使这样的意思能够理解,这个“拿”也没有陈述的作用,因而不能认为是动词。这样的“拿”常常作介词用。因此原来的是

他拿筷子吃饭。

但这个“拿”是介词,它恢复到动词只限于在特定的情况下,不能说介词“拿”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这样。也就是说,“拿”比“在”接近于介词,但还不是“从”这样纯粹的介词。无论如何,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承认介词是一个词类,而在于如果不承认介词,怎样解释句子的结构。即使把介词重新归到动词中,那就又产生了承认不承认这个动词是述语的问题,以及动词的内容复杂化的问题。

介词词组(介宾结构)一般认为有放在被修饰语前面和放在被修饰语后面这样两种用法。即:

A. 介词词组放在被修饰语前面。

介—体—动

从家里来。

在上海买。

B. 介词词组放在被修饰语后面

(1) 动—介—体

来自上海。

送给他。

(2) 动—体—介—体

送一本书给他。

杀人以刀。

但是,现代汉语的介词的用法一般只有 A, B 不能立即就认为是介词的用法。B(1)“来自上海”是模仿文言的,像“送给他”之类,“给”变成了前面动词的附属词,所以不能认为是介词。而 B(2)这样的说法在北京话中是没有的。总之,在北京话中,不会把修饰语(即介词词组“给他”之类)放在修饰语后面。在书面材料中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词序,但这是不熟悉“给”和“在”的用法的人由文言的类推而使用的,不是真正的口语。

古代汉语的介词有“於、于、以、为、与、自、由、从”。但没有现代汉语的种类那样多,而且一般都具有 A、B 两种用法。现代汉语介词数量很多,这是因为它们是从动词发展来的,同时,即使作为介词用

法相同,也没有被淘汰而并存下来。而且 B(2)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位置作为汉语是例外的东西,如果介词处于这种位置,自然又变成动词了。

现代汉语的介词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1) 所在:在,当
- (2) 起点:从,打,打从,自从。
- (3) 方向:向,往,望,朝,上。
- (4) 关连:对,对于,关于,至于。
- (5) 到达:到,趁,赶,等。
- (6) 距离:离。
- (7) 经由:沿(着),顺(着)。
- (8) 原因:因,因为。
- (9) 目的:为,给,与。
- (10) 代替:替。
- (11) 材料用具:用,拿,把,将。
- (12) 处置:把,将。
- (13) 依据:靠,依,据,按,照。
- (14) 除外:除,除了。
- (15) 共同:和,合,同,跟,以及。
- (16) 比较:比。
- (17) 包括强调:和,连。

17.1 所 在

在 古代汉语中多用“於”,但并不是不用“在”。“在”不能说没有动词“处在”的意义,不过这在现代汉语中也是同样的。

子在齐闻韶。(论·述而)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世·文学·曹植诗)

在兄膝边坐。(世·德行)

当 “当”在现代汉语中多放在表示时间的词语的前面,单纯表

处所的比较少。

当你出门的时候,我来了。

一个巡警当街站着。

“当”放在表时间的词语前面,古代也常常这样用。

当是时,楚兵冠诸侯。(史·项羽本纪)

放在表处所的词语前面的用法也很早,但不单纯指处所,而大约是“就在那个地方”、“在那前面”等意思。

既歌而入,当户而坐。(礼记·檀弓上)

17.2 起 点

从 “从”自古就用,但用于表示时间的较少,多用以表示处所。

此从生民以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史·春申君列传)

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史·项羽本纪)

打 在现代汉语中表时间、处所都能用,但早先只用于表处所。

这里是五路总头,是打那条路去好?(崔待诏生死冤家)

须打此地经过。(张天师 1)

在宋元的例子中,“打”是像这样表经过的,而不一定表示起点。有人说“打”是从“道”变来的。“道”的例子如:

旋遂之琅玕,道上党人。(史·秦始皇本纪)

因为这种“道”也应该说是表经过的,所以把它看作“打”的前身未必是不妥当的。但是“道”的下限和“打”的上限距离未免大了一点。

“打”表示起点的例子如:

到次日西门庆打庙里来家。(金 40)

你打那里来?(红 32)

“打”表示时间的起点的例子时代似乎还要往后。

打从 这个介词和“打”一样,早先表示经过。

托着盒儿,打从面前过去。(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员外必然打从后门来。(杀狗劝夫 3)

“打从”表起点之例:

如今打从那里查起?(红 111)

自从

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史·五帝本纪)

“自从”用于表时间很早就能见到,而且很多。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晋·陶潜诗)

自从菩萨处胎以来,摩耶夫人日更修行六波罗蜜。(过去现在因果经 1)

17.3 方 向

向 古代写作“鄉”或“嚮”。

秦伯素服郊次,鄉师而哭曰。(左传·僖 33)

嚮河立待良久。(史·滑稽列传)

春鸟向南飞。(魏明帝诗)

“向”在中古时也多用于单纯表示处所。

往 “往”作为介词用大约是在唐末五代开始的。

便往那边去。(五台山曲子, S467)

何不往彼中礼拜去?(祖 16)

望 现在“往”比“望”用得更多,因此也有人认为“往”是代替“望”而使用的,但是,较早时用“往”的例子很多。而且,两者的用法并非完全一致的。

取路望延安府来。(水浒 1)

在围屏背后扒着望外瞧。(金 46)

你怎的不望他题一字儿?(金 44)

朝

那武松只是朝上磕头。(金 10)

倒在床上面朝里边睡了。(金 12)

上 “上”作为介词使用是很新的,在中古时有像介词那样用的例子,但都没有失去“到上面去”的原义。例如:

寅以私钱七千贖当伯,仍使上广州,去后寅丧亡。(梁·任昉·奏弹刘整)

这个例子,读作“上广州去,后……”大概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像这样把“上”用作纯粹的介词,不要说同时代没有,就是比这晚得多的时候也没有。明代的例子如:

雇脚夫起程,上东京去了。(金 17)

明日要上小姐坟去。(牡丹亭 36)

就是这样的例子,也是因为“上京”“上坟”这样词才用“上”的,所以不是纯粹的介词。

17.4 关 连

对 是从原来“面向”之义发展来的,表示方向。

对镜贴花黄。(木兰诗)

实对你老人家说……(红 7)

用“对”“对于”“关于”表示关连的用法是很新的,找不出清代以前和清代的用例。

至于

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孟·告子下)

17.5 到 达

到

闻师却到乡中去。(方干诗)

梁普通八年到此土来。(祖 13)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元稹诗)

趁

趁暖闲眠似病人。(王建诗)

人趁早凉行。(白居易诗)

赶

赶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红 13)

等

等雨水晴时节,可来取俺老小每也。(争报恩 0)

17.6 距 离**离**

这里离城有的五里路。(老乞大,上,第 51 话)

这离三月里也快了。(儿 1)

17.7 经 由**沿**

叫俺沿路上体访安危。(牡丹亭 49)

顺

你顺着我的手瞧。(儿 14)

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鱼。(红 26)

17.8 原 因

因 在古代汉语中使用。现代使用起来有点文言的意味。

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史·卫将军骠骑列传)

因为 多数是连词,但也有放在单纯的体词前面的。

因为你上,就那日回到状元桥下。(百回本水浒4)

17.9 目的

为 现在通常又说做“为了”“为着”。“为”在古代汉语中用得很多。

为人谋而不忠乎？（论·学而）

给 这个词始见于清代的北京话。比这早的例子很少,但也有几个。

却讨个生活归您做。(五代史平话,周上)

你饿我寻见了拿将来。(朴通事上,第16话)

快已他做道袍子。(醒世姻缘传 8)

以上的“归”“馈”“己”可能都是和“给”相当的。语源不清楚,但可以推想,恐怕是从具有“给与”意义的动词发展而来的。

“给”有作为动词、后助动词的(已见前述),也有用作介词或兼语动词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句子的构造必须是:

主 语 + 给 + 体词 + 述语

其中,限于下面这种情况,“给”是介词:

(1) 主语 + (给 + 体词) + 述语
修饰语

蜂饰语

如果是另一种情况：

(2) 主语 + 给 + 兼语 + 述语

“给”就是兼语动词而不是介词。完全同一种形式而有这两种歧义的，会感到有些特别，例如：

我给你看看 { (1) 我为你看看。(介词)
(2) 我让你看看。(兼语动词)

总之,“给”作为介词时表示目的或代替,作兼语动词时含有使役或被动的意味。

介词的“给”表示“为某某”的意思是很普通的,较早的例子全是这种用法。例如:

你快给我进来！（红 40）

还有可理解为表代替的：

快给我找去！（红 93）

还有可看作单纯表方向的，

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红 62）

以上都是为了某某而做的意思，有顺着他的意、考虑他的利害而做之意，但时代往后，就能用于做不利于某某的事情，也就是逆着他的意、为了不利于某某而做的场合。例如：

接了人家两三吊钱，给人搁下，人家依吗？（儿 4）

老爷待要不接，又怕给他掉在地下惹出事来。（儿 38）

与 在明代以前，“给”以及这一系统的词几乎是不用的，在这种场合多用“与”。把“与”作为和“为”同义的介词使用，从古代就有。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离娄）

或与中期说秦王。（战国策·秦策）

“与”不能用于“为某种不利的事情”的意思。“与”还用作后助动词。但是，较早的用法，如：

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史·扁鹊仓公列传）

将一大牛，肥盛有力，卖与此城中人。（生经 4）

脱身衣服，送与其夫。（贤愚经 5）

之类，“与”是和它前面的动词并列使用的。例如：试将上述第三例和下面的例子比较，就可以知道“送与”是“送而与”的意思。

送一车枝与和公。（世·俭嗇）

放在动词后面的“与”，到中古还几乎见不到后助动词化的例子。但偶尔也见到有下面这样的例子：

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三国志·蜀志·董和传）

上例的“与”是作为后助动词用的，在古代汉语中通常不用。在此以外，补充一些时代较晚的例子：

有一人告于妲己。(武王伐纣平话)

臣收一口宝剑,将来上与我王。(同上)

却有一人,报与太子知。(同上)

宣赞……说与妈妈知道。(西湖三塔记)

杨雄道:“大嫂,你便自说与我何妨。”(水浒 45)

17.10 代 替

替

低红如解替君愁。(白居易诗)

我身替嫌长受苦。(目连变文)

清代也有把“替”用于表方向、共同的,但是是方言。

17.11 材料、工具

用 表示材料工具的介词古汉语多用“以”。但是,也不是没有用“用”的。

拿 开始用“拿”大概是在元代。

我拿一块砖头打的那狗叫,必有人出来。(勘头巾 1)

拿那大棒子着实的打上一千下。(争报恩 2)

把 现在,在北京话中“把”用于表示处置,已经没有用“把”表示材料、工具的了。但其他方言仍有用“把”表示材料、工具的,古代也有这样的用法。“把”作为动词用于握在手中或用于把持的意思;若不限于明显的动作,而是广泛的使用,这种用法就是介词。“把”作为表示材料、工具的介词使用的例子唐以后可见到。

莫把金笼闭鹦鹉。(苏郁诗,一说为吴秀英诗)

错把黄金买词赋。(崔道融诗)

无一人肯把钱买药吃。(续仙传,广记 37)

将 “将”除了表示材料、工具以外,也用于表处置,在现代汉语中都不用了。但是,近古很常用。用“将”表材料、工具较早的例子

如:

奴遂以斧斫我背,将帽塞口。(还冤志)

巧将衣障口,能用被遮身。(游仙窟)

17.12 处 置

所谓处置,是用“把”、“将”等把宾语移到述语前,但在多数情况下都成为较为复杂的句型,在现代汉语中,也有除了依靠这种方法以外,就无法表达的。处置句可以分为六类,但偶尔也有和表示材料、工具的用法难以区分的情况。

把

(1) 有两个宾语(直接、间接)的

把米与鸡呼朱朱。(洛阳伽蓝记 4)

祇把空书寄故乡。(王建诗,又作杜荀鹤诗)

应把清风遗子孙。(方干诗)

独把孤寒问阿谁。(杜荀鹤诗)

莫把壶中秘诀,轻传尘里游人。(李中诗)

这种处置句在古代汉语中也有,是用“以”来代替“把”的。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万章上)

齐侯以许让公。(左·隐公 11)

因以文绣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战国策·秦上)

(2) 表示认定、充当的。

他把身为究竟身,便把体为究竟体。(维摩变文,光 94)

便把江山为已有。(秦韬玉诗)

这种处置句古代汉语中也有,也用“以”。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孟·滕文公上)

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孟·滕文公上)

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史·张敖之冯唐列传)

(3) 比较、比喻

若把君书比仲将。(顾况诗)

若把长江比湘浦。(黄滔诗)

在现代汉语中,在这种场合也有用“拿”的。

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儿。(红 22)

这种处置句恐怕古代汉语中也有,可以通过用“以”来表达。即一般都像

若将比予于文木邪?(庄子·人间世)

那样,用“于”而不用“以”,它的词序和用“以”的不同,这是很普通的。但是,因为有下列那样的例句:

吾何脩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孟·梁惠王下)

所以,恐怕像“以 A 比(于)B”这样的词序或许也是可能的。

(4) 改变

像下面那样的句子就是表示改变的:

高祖把白蛇斩成两段。

用“把”来表示改变在唐代似乎不存在。

天天闷得人来够,把深恩都变做仇。(董西厢,上)

在古代汉语中,不能用“以”来代替“把”而成为同样的词序,而要说成“斩白蛇为两段”。但是要是动词改变的意味不太强,就也有可能这样。

(5) 命名

谁把相思号此河。(令狐楚诗)

有人把榕树,唤作白梅檀。(寒山诗)

用“把”表示命名,从唐代开始有。在古代汉语中,不能用“以”来代替“把”,多说成下面那样:

生之谓性。(孟·告子上)

(6) 一般的处置句

上面所讲的(1)一(5)都是带两个宾语的,是有点特殊的东西。

普通的处置句不像这样带两个宾语,而是在动词后面带补语或后助动词,或者动词重复使用。这种处置句古汉语没有,从唐代开始用。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动词不能单独用,而早先这是可能的。

惜无载酒人,徒把凉泉掬。(宋之问诗)

这个例子,可以认为“把”有取在手中的意思,但不是和“掬”完全不同的动作。因此,认为它已经变为处置句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像下面那样的句子中,“把”还仍然是动词,和“看”一起,构成两个述语。

醉把茱萸仔细看。(杜甫诗)

用“把”的处置句,早先动词多单用。这多数是在韵文中,但恐怕在口语中动词也能单用。

偷把金箱笔砚开。(王建诗)

先把黄金炼。(孟郊诗)

莫把杭州刺史欺。(白居易诗)

不堪星斗柄,犹把岁寒量。(高蟾诗)

下面举若干动词不单用的。首先是动词前面带修饰语的例子:

把君诗一吟。(崔涂诗)

好把仙方次第传。(翁承赞诗)

若把白衣轻易脱。(杜荀鹤诗)

动词复合或者用后助动词之例:

图把一春皆占断。(秦韬玉诗)

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李白词,见于尊前集,但可能是伪作)

把他堂印将去。(刘宾客嘉话录)

谁把金丝裁剪却?(欧阳炯词)

师便把火筋放下。(祖 14)

动词后带补语例。

为山把一枝木吹两三下。(祖 14)

将 “将”是“率领”“带领”的意义,由此引申也用于“持”的意义。它和“把”一样,后来用来表示处置。现在“将”似乎稍文一点,也还有

用的,但口语中不用。因为“将”和“把”意义相同,所以,它和上古代汉语的比较已在“把”下讲了。

(1) 有两个宾语的

尽将田宅借邻伍。(张谓诗)

却将春色寄苔痕。(长孙佐辅诗)

却将家信托袁师。(吕温诗)

那将最剧郡,付与苦慵人?(白居易诗)

莫将天人施沙门,休把娇姿与菩萨。(维摩变文,光 94)

(2) 表认定、充当

解将无事当无为。(朱湾诗)

将此茶芽为信。(历代法宝记)

且将诗句代离歌。(杜荀鹤诗)

欲往蓬莱山,将此充粮食。(寒山诗)

(3) 比较、比喻

莫将边地比京都。(王缙诗)

以小计大,将镡喻金。(维摩变文。P2292)

将嫌来比素,新人不如故。(古诗·上山采靡芜)

最后一例非常早,“将”大概应该解释为“拿”的意思,应该看作是动词。

(4) 改变。

将新变故易,持故为新难。(孟郊诗)

有人将衣物换酒。(桂苑丛谈)

(5) 命名

将佗儒行篇,唤作盗贼律。(寒山诗)

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河南程氏遗书 15)

(6) 一般的处置句

单用动词的早先很多。

将少府安置。(游仙窟)

那将人世恋,不去上清宫?(韦渠牟诗)

动词带修饰语等的例子：

恨不将身自灭亡。(伍子胥变文。S328)

须是常常将故底只管温习自有新意。(朱 9)

被那虚底在里来夹杂,便将实底一齐打坏了。(朱 13)

17.13 依 据

靠 “靠”,《说文》作“相违也”,相违背的意思。恐怕是互相背靠背的意思,由此而产生背靠着的意义。

靠月坐苍山。(曹松诗)[背对月亮坐在苍山上。]

这个“靠”,也可以理解为已经是表示“依据”的意思,即是“借助于月亮”的意思。

在近古俗语中,“靠”和“赖”对举着使用,完全不能认为是“(背)靠”之意的例句有不少。

靠天吃饭,赖天穿衣。(儿 33)

依 “依”原来是“依据”之意,例如,像下面这样用:

依于仁,游于艺。(论·述而)

副词“依旧”始见于唐代,但是是介词词组复合、副词化而形成的。

多才依旧能潦倒。(杜甫诗)

现代汉语中作为动词的“依”是“同意”的意思,可以说古代汉语“依”的意义(依照)倒是由介词表达出来的。

姓何何名依实说。(董永变文。S2204)

依你说叫去。(牡丹亭 52)

据

据你的大名,这表人物,必不是等闲之人。(水浒 9)

据你说来,我是有造化的,你们姑娘也是有造化的。(红 118)

按

朕按图临幸。(汉宫秋 0)

照 除作介词用以外,像“照旧”、“照例”那样复合而作副词用的也很多。

照旧去当差。(红 62)

17.14 除 外

除,除了

除了我老张还有哪个?(薛仁贵 1)

但这里除你,还有谁会界线?(红 52)

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当。(红 67)

17.15 共 同

表示共同的介词有“和”“合”“同”“跟”“与”等。这些词全有作连词的用法,介词和连词有如下区别,但二者不是无关的。所以,为方便起见,把它们连词的用法合在这里一起说。

A 和 B……介词(日语中为 AはBと……)

主语 修饰语

A 和 B……连词(日语中为 AとB……)

并列

与 现在口语中不用了,而在较文的说法中有使用的。在上古汉语中就有。

用作介词:

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孟·离娄下)

用作连词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里仁)

和 介词“和”从唐代开始用,但多表示包括,而表示共同的似乎不太多。表共同的例子如:

愁心和雨到昭阳。(刘皂诗)

见客入来和笑走。(韩偓诗)

现代汉语的“和”成为有点近似于表示方向的意思,它的较早的例子如:

我和你说。(岳阳楼 2)

我数番家要和你说。(小尉迟 1)

用作连词之例:

雀儿和燕子,合作开元歌。(燕子赋。P2653)

酒和羊车上物。(救风尘 4)

与我这女儿和这侄儿。(老生儿 0)

跟“和”相当的词有发音为 hai 或者 han 的。在这种情况下也用“和”字,但恐怕是不正确的,可能是“还”的音变。hai 和 han 的先后难以证实,但恐怕是

huan→han→hai

这样变化而产生的东西。但是没有用“还”字的例子。

谁害他顽?(正音撮要,1 丁下)

这个“害”是“和”的意思。

合 跟“和”的用法一样,但时代要晚得多。

作介词的用法:

合谁怄了气了?(红 81)

起来便合那个庄客嚷道……(儿 39)

同、同着

梅熟许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杜甫诗)

他既降唐,怎生不同你来。(小尉迟 4)

同着鲁智深一径离了山寨。(李逵负荆 1)

“同”多像以上那样用作介词,但也有时用作连词。

贾政同冯紫英又说了一遍给贾赦听。(红 92)

跟 作为动词是跟在某人后面的意思,它介词化以后,仍然不失去跟从之意。例如:

我们只在太太屋里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门。(红 82)

“跟”用作表“共同”的介词或连词是很新的用法。
表共同的介词又兼作连词，两者很容易混淆。例如：

这句话是我和他说的。
 这句话是我对他说的。(介词)
 这句话是我和他一起说的。(连词)

因此，有这样一种意见：是否可以介词用“同”，连词用“和”或“合”。大概因为“与”是文言的，“跟”又太口语化，所以把这两者排除在外了。

17.16 比 较

比较用“比”。但已经在前面讲过，所以从略。(参见 15.3.3.B 式)

17.17 包括·强调

现代汉语中用“连”，但不仅表示包括，有时还表示强调。近来也用“包括”，但它不表示强调。古代“和”也用于这种意思。

和 古代有用于表示“连……一起”之意的。

因和网没沤麻池中。(广异记，广记 451 引)

所食物余者便和碗与犬食。(广记 437)

天上碧桃和露种。(高蟾诗)

表示“甚至……都”那样强调的说法之例：

忆君和梦稀。(毛熙震词)

用“和”来表示这样的强调的说法宋元时多见。

连 “连”作为表示包括的介词使用之例唐代就有。

若数西山得道者，连予便是三十人。(施肩吾诗)

何时猛风来，为我连根拔。(白居易诗)

“连”表示强调要晚一些，是从宋代开始。

今人连写也自厌烦了。(朱 10)

18. 副 词

副词是修饰动词、形容词的,所以可以分为仅能修饰动词、仅能修饰形容词以及修饰动词和形容词这三类。但是,某个副词修饰什么词,取决于它们之间是否发生意义上的关系,例如,即使是仅仅修饰动词的副词,也不见得无例外的修饰所有动词。因此,姑且按意义来细分,但是分类都只是权宜的。而且,副词从古到今,几乎只看得出词汇的变化,影响到句子结构的地方较少。因此,大部分副词,只列举了较早的例子。

18.1 后 缀

副词的后缀很多是继承文言的系统的,但也有许多是古代汉语没有,而到中古和近古产生的。而且,就是古代汉语中已有的,也是只限于文字上的一致,而用法是不同的。现在举出副词后缀中主要的东西,它们的意义和用法将分述于后。

然:忽然,偶然,自然,果然,居然。**来**:从来,向来,本来,元来,近来,后来。**是**:还是,也是,总是,却是,或是。**为**:最为,尤为,稍为,较为。**也**:再也,倒也,可也。**且**:暂且,权且,姑且,聊且。**而**:幸而,偶而,反而。**乎**:断乎,几乎,几几乎。**在**:现在,正在,实在,好在。**其**:极其,尤其。**经**:已经,曾经,业经。

18.2 程度副词

程度副词主要是修饰形容词和一部分表心理活动的动词的。可以把它分为表示强度和表示弱度的两类。

18.2.1 表示强度的

包括两类,有用于表示极比(即所谓最高级)的“极”“极其”“最”“最为”“顶”等,和单表程度之甚的“太”“忒”“怪”“很”“挺”“颇”等。

极 在古汉语中就用。

且吾所为者极难耳。(史·刺客列传)

极其 这个“极”原不是副词而是动词。例如:

低帟昵枕,极其欢爱。(霍小玉传)

但是在下面那样的例中,“极”已经不是动词而是副词了,“其”是后缀化了。

使者晏子,极其丑陋。(晏子赋。P2564)

最、最为 “最”也用于古代汉语中。“最为”是“是最……的”之意,但“为”后缀化的倾向很早就能见到。例如:

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史·万石张叔列传)

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史·货殖列传)

这种“最”是直接修饰“为”的,但是,事实上,其重点在于后面的词(简易、饶),“为”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因此,“最为”成了一个词,“为”成了后缀,这就是很自然的。

顶 “顶”原来是头的最上部的意思,又指其他东西的最上部。它作为副词就用于“最”的意思。较早的例子如:

星图甚多,只是难得似圆图说得顶好。(朱2)

这种副词的“顶”,在《朱子语类》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见不到例子。就是清代的北京话中一般也不使用,到清代后期才能见到。可能是南方的方言吧。

你说那个顶好的叫什么名字?(品花宝鉴2)

太 “太”在古代汉语中用作“甚”“很”的意思。早先也写作“泰”。

物禁太盛。(史·李斯列传)

忒 这个字从宋代开始用,是“太”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太”的音转而成的,或者,也许是从“特”发展而来的。

奈东风忒冷,红绡单薄。(蒋捷词)

在近古,“太”也可以说成“太煞”,“忒”同样也可以说成“忒煞”。这个“煞”也是“甚”之意。

周礼忒煞繁细,亦自难行。(朱 23)

怪 “怪”不用说就是“奇怪”“觉得奇怪”的意思,但它又转为“不可想像”“非常”的意思。恐怕是明以后成为副词的。

嗓子儿怪疼的要不得。(金 54)

妇女淫曰浪起来,极曰很浪,又曰怪浪。(燕山丛录 22)

很 “很”原来是“违背”“违逆”的意思,但宋金时用作“忿怒”“凶恶”“狠毒”的意思。

有忿狠底心便没了礼之根。(朱 60)

论匹夫心肠狠,庞涓不是毒。(刘知远)

它用作副词的例子元代能见到。但是只在某些文献中出现。可以想像是和蒙古人接触较多的北方人之间使用的俗语。在元曲中也只是偶尔一用,恐怕汉人是不太使用的。在元代还多写作“很”。

事务很多。(元典章,朝纲)

煎盐的灶户很生受有。(元典章·户部 8)

二三年田禾不曾收来,气力很消乏了。(经世大典,永乐大典卷 19423 引)

那几个守户闲官老秀才,它每很利害。(元刊本老生儿)

在明代的文献中还不能说出现得很多。但是,它确实在北京话中使用,在文学作品中不大能见到,这大概说明它们是基于和北京话很不相同的方言的。《燕山丛录》之例在讲“怪”字时已引过,所以从略,且举《西游记》中数例:

这家子远得很哩。(西游记 22) 他这等热得很。(同上)

“很”到清代开始用得多了。

挺 “挺”指直立或者笔直地伸展。它用作副词的例子始见于清代,但较早的例中,必定复合成“挺硬”,这大概是因为笔直的意义和“硬”的意义有相通之点的缘故。

但觉那老婆子的脸冰凉挺硬的。(红 41)

正确地说,《红楼梦》中这个例子还不能说是程度副词,不如说是表示“硬”的状态的,是如同“精湿”、“滚热”那样的东西。但是时代往后,例如在《儿女英雄传》中,除此以外还有“挺大、挺深、挺长、挺横、挺累赘”,“挺”能放在很多形容词前面,因此,可认为已是程度副词了。但是,还保留着用于积极的、意味较强的词的倾向,像“挺小”“挺软”“挺薄”那样的用法时代还要晚些。

颇 “颇”被解释为“甚也”“稍也”,但是,同时表示强度和弱度这是不可能的。恐怕它只是单纯地表示偏向的,而和这种偏向的方法与强弱无关。“颇”在古代汉语句中使用,在现在,只在较文的语中使用。

18.2.2 表示弱度的

表示弱度的副词都在用“比”的比较句中出现。不过其中的“尤其”“尤为”在意义上可能是一种极比。但因为在用“比”的比较句中使用,所以暂且归在这里。

尤、尤其 “尤”在古代就使用。但是,古代没有用“比”的比较句,就是用“于”的比较句中,也没有和“尤”一起使用的。到了近古,能见到在用“比”的比较句中用“尤”的例子。

那妇人枕边风月,比娼妓尤甚。(金 7)

“尤其”的例子:

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儒林外史 1)

这河工……比地方官尤其难作。(儿 1)

稍微、稍为 “稍”在古代汉语中是“渐”的意思,把它用作现代汉语“稍微”“稍为”的意思大概是从宋代开始的。但是,复合成“稍为”,似乎是很新的。

稍为轻便值钱一点的首饰就掖在腰里去了。(老残游记 4)

更 “更”在古代是“又”“重新”的意思,是和动作的次数有关的说法。时代往后,它成了“越来越”的意思,表示递进。但递进和形容词有关,往往和表示同一个形容词的比較的说法混同,因此,“更”自然就成了能用于单纯的比較。

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世·德行)[王:王朗。华:华歆。]

上面那样的“更”也可理解为表递进,但又能认为是表比較。

火山六月应更热。(岑参诗)

我更不会。(祖 4)

18.3 时间副词

18.3.1 过去

从前

从前枉多病。(刘得仁诗)

从来

此亭从来杀人。(幽明录)

从来山水韵,不使俗人闻。(王绩诗)

当初

当初是我十年兄。(白居易诗)

起初 早先说成“起初时”。

起初时性命也似爱他。(鲁斋郎 1)

早就

不然,早就飞了来了。(红 20)

早已 “早”在早先也写作“蚤”,意义相同。

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世·品藻)

向来 “向”是“前些时候”之意，也写作“鄉”“嚮”。“来”大约是“以来”之意。

向来何以都不言。(世·文学)

向来同赏处。(张九龄诗)

本来

本来清净所。(王昌龄诗)

元来

元来不相识。(游仙窟)

在唐代，“元来”不写作“原来”。铅印本等那样写全都是错误的。

近来

乡曲近来佳此味。(贺知章诗)

近来唯此乐，传得美人情。(王湾诗)

已经 原来是两个词，是“已经过……”的意思。例如：

已经三年，女即患死。(敦煌本搜神记)

也有“经”从“经过”的意义转变，而用作“到了……”的意思的。

荡子他州去，已经新岁未归还。(云谣集)

“经”后缀化而成为仅仅是“已”的意义，似乎是很晚的事。

晴雯已经好了。(红 77)

曾经 在语源上大约是“曾经过……”，但“经”后缀化而“曾经”只是成为和“曾”意义相同了。

曾经学舞度芳年。(卢照邻诗)

刚 “刚”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很近的过去，但原义是表坚强的形容词。它用作副词，就成了强、勉强、硬要、到底、偏偏等等表示情态的意思，又由此而成为只、仅等表示强调指定范围的意思。以上那样的用法在中古、近古比较多。可能它变为表时间，表示“恰好”之意，

然后成为现代汉语那样的意思。不过,上述意义都是相类似的,所以往往不清楚“刚”和哪一个意义正好相当。例如:

刚有下水船。(孟郊诗)

才成好梦刚惊破。(陆龟蒙诗)

直到唐代,“刚”还和现代汉语不同。下面这些例子,可认为和现代汉语相同。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月亮送将来。(宋·苏轼诗)

可惜嫂嫂侄儿刚下水去,这风浪就宁息了。(楚昭公 3)

纔、才 古代也作“裁”“财”,用作“仅”的意义是很普通的。

虽大男子,裁如婴儿。(史·张仪列传)

“才”用作“始”的意义时代要稍晚。不过,“才”有放在数(年龄、时间)前面的,“仅”的意义和“始”的意义有时很难区别,因此,下面举放在动词前面的例子:

早潮才落晚潮来。(白居易诗)

唐代以后也有说成“才始”的。如:

才始似出头,又却遭沉溺。(寒山诗)

刚才

刚才老爷上已赏过了。(金 30)

方才

头里未曾闹时,还是午时;方才闹了,他可早交酉时了。(张天师 2)

“方才”又可承接上句,有“因此、才”的意思。

请一位下水,方才有救。(楚昭公 4)

18.3.2 现在

现在 “现在”这个词在古代就有,但是是佛教用语,这可由《过去现在因果经》之类的译经名而得知。在中古和近古普通的用语中

“现今”这样的意思不用“现在”，而经常是用“如今”、“而今”等。就是在《红楼梦》中，用“现在”的也非常少，而且多是强调事实确实存在，而不是单纯地表示时间。下面那样的例子可以认为大致是“现今”的意思，但是是一个例外。

奶奶现在养神呢！（红 113）

就是根据和“如今”一起用这一点，大概也能知道“现在”多半不是“现今”的意义吧。

但如今现在出了两箇小旦竟是神仙落劫。（品花宝鉴 2）

“现在”常用作“现今”的意义是从清末开始的。

正 “正”用于“正好此时”的意思是古代就有的，也有写作“政”的。

我思舜，正郁陶。（史·五帝本纪）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世·政事）

正在

徐信正在数钱，猛听得有妇女悲泣之声。（范鳬儿双镜重圆）

小生正在攻书，忽听母亲呼唤。（王粲登楼 0）

“正在”稍文一些，在清代不作为口语用。在《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中也能见到，但限于叙述部分，在对话部分能见到的，不是这里所说的副词“正在”。例如：

正在有趣儿，偏又没了。（红 63）

这样的“正在”，在意义上是“正在有趣儿的时候”的省略。

在 “正在”省略了就成为单个的“在”。这样的用法直到清代还没有。

若是还在应考，贤契留意看看。（儒林外史 7）

这个例子还应该理解为“还在应考之中”，即使不看作这样的省略，也必须注意有“还”这个字。这个“还”好像是替换“正”的，它意味着光有一个“正”还不能表达现在某个动作正在进行。

18.3.3 未来

将来 这个词中古就使用了。恐怕原义是“正要、将来到”的意思,那个“来”大概是后缀化了的东西。

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世·贤媛)

后来 这个词原来是指过去和现在之间。即:指的是在过去某件事情之后。因此,实际上是过去的一种,但如今有把它用于未来的(但这种用法不是正规的北京话)。它的原义,当然是“从后而来”,但中古用作表示“后进”“后生”的例子也很多。

后来出人郗嘉宾。(世·赏誉)(后来出人:后进的人才。)

和现代汉语一样用作副词的例子,如:

后来富贵已零落。(刘禹锡诗)

后来惟有杜红儿。(罗虬诗)

究竟 “究竟”在现代汉语中是“归底到底”“终究”的意思,认为它是表未来的未必妥当。它的原意是“究其极”,到达极点的意思,例如:

殚变极态,上下究竟。(后汉书·马融传)

中古时多作为佛教的用语,是用来翻译梵语 Uttara 的,指的是事理的究极。但是,也有“终于”“直到最后”的意思,稍近于表示未来。

既见佛已,究竟不复更受女身。(金光明最胜王经 3)

18.3.4 不定时

常常 “常常”是重复古代汉语中就有的“常”来表示强调的。

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时恁地?(朱 3)

时时 是“常”的意思,但也有能看作“屡屡”的意思的。恐怕后者更接近原义。

时时误拂弦。(李端诗)

猛火时时脚下烧。(目连变文。S2614)

寻常 指平常、通常的意思。

岐王宅里寻常见。(杜甫诗)

海师兄寻常说什摩法?(祖4)

永远

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朱10)

暂且 “暂”古代就有,“暂且”是由“暂”变成的复音节词。

你暂且迴避者。(举案齐眉1)

权且

顺吾尊意权且住。(太子成道变文。P3496)

姑且 “姑”也是古代汉语中就有,“姑且”是“姑”加上后缀“且”而成的。

姑且带回衙门去,照失单查对。(老残游记4)

聊且

聊且夜行游。(魏·曹植诗)

赶紧

赶紧取了一个青铜钱。(儿3)

连忙

惊怕非常,连忙前来。(韩擒虎话本。S2144)

忽然 古代汉语中单说“忽”,“忽然”是加上后缀“然”而成的。

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史·扁鹊仓公列传)

忽然上生切利天上。(六度集经3)

偶然 古代汉语单说“偶”。古代汉语中如果说“偶然”,就是现代汉语中“偶然如此”之意。例如:

范氏之党,以为偶然,未詎怪也。(列子2)

“然”后缀化而成为现代汉语这样的例子唐代就有。

偶然值林叟。(王维诗)

18.3.5 不变

仍旧 单说“仍”一般还是相同的。在唐代多说“依旧”，而“仍旧”是错误地用“仍”来代替“依”而形成的吧。

若一些子光，工夫又歇，仍旧一尘镜。(朱 5)[工夫又歇：指又停下来不擦了。]

仍旧归斋读书。(阴鹭积善，清平山堂话本)

依然

柴门流水依然在。(韩翃诗)

还、还是 “还”原来是“循环、回还”之意，由此而引申为“反而”、“又”、“再”等意义。这些意义中古用得较多，但都是表示重复或相反的，和现代汉语中表示不变的用法不一样。在唐代就必须当作表示不变的意思理解的例子很少，例如：

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杜甫诗)

但是，在“还”加在“是”前面用的例子中，它明确地表示不变的例子较多，因此，可以认为，同时也会有单用“还”而表示不变的。最好的例子是“还未”连用，但唐代还见不到。

还是昂藏一老夫。(李颀诗)

王郎还是回家。(顾复词)

还是不知消息。(同上)

上述李颀的诗中“是”还没有成为后缀，但第二、第三例中已是后缀化了。

18.3.6 重复

又 在古代汉语中就用，所以从略。

再 这个词在古代汉语中就用，但不是表示重复的副词，而是表

示动量的数词。也就是说：在说两次、两回的时候用“再”，因此，“再”也表示合计是两次。例如：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公治长）

五年一朝，凡再入朝。（汉书·文三王传）

古代汉语的数词“一、三、四”等用于名量、动量、序数都可以。但是只有在表示“2”的时候很复杂。“二”是用于名量和序数，“两”和“双”只是用于名量，“再”只限于动量。在现代汉语中“再”不用于动量了，但是在说“再三”的时候还保留古代的用法。在近代又有“再四”这种说法，“再”也是动量。但是表示二次和表示再一次是容易混同的。在“再起”“再建”“再兴”等词中的“再”，是再一次的意思，但这些词语出现得较晚，多是中古产生的，和纯粹的古代的说法不同。现代汉语中“再”是由此发展来的。

再也 这是“再”加上后缀“也”而构成的，只用于否定的场合。“也”用于否定，有强调主语或提前宾语的用法，如“谁也不去”“什么也不买”。“再也”恐怕是由这种说法类推而产生的。

我已是对房下赌誓，再也不去。（金 21）

看了半日，再也看不明白。（儿 38）

18.3.7 多次

屡次 “屡”是古代汉语的副词，它本身能表示多次。“屡次”是“屡”带上以动量词“次”充当的后缀而构成的。

那吴王屡次索剑。（楚昭公 4）

往往 “往往”原是动词“往”的重叠形式，可能是“往”的反复态。它成为和现代汉语相同的副词在《史记》中有不少例，恐怕是从“在所到之处”的意思转变而来的。

往往入盗于汉边。（史·匈奴列传）

18.4 范围副词

18.4.1 单独

只 古代汉语中“只”仅仅作作为特殊的助词使用,没有明确的意义。“只”成为像现代汉语那样表示单独的副词,是在南北朝。恐怕是古代汉语的“止”和“祇”写成了“只”。但是,也有人说“祇”是“恰好”、“徒然”的意思,和“仅仅”的意思稍有不同。

大福不再,祇取辱耳。(史·楚世家)

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庄子·天运)

下面举两三个南北朝时“只”的例子。

只言逐花草,计较应非嫌。(梁简文帝诗)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梁·陶弘景诗)

只为识君恩,甘心从苦节。(梁·车胤诗)

因为它们不是同时资料,所以说不定是后代改写的。但是,在敦煌资料中“只”用得很多,所以,即使这些例子不可信,在唐五代时用“只”也应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单

我为什么语谆谆,单怕你醉醺醺。(虎头牌 1)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红 3)

光 “光”当然是“光线”“光亮”的意思。但是,因为光滑的东西有光泽,所以光滑的东西也叫“光”。而且,光滑的东西上面什么也没有粘住,所以,一无所有也叫“光”。但是,比如在说“光身子”的时候,指的是一无所有的身子,即裸体,说的不是连身体都没有,相反,是只有身体的意思。因此,“光”就引申为用于“只有”即“仅仅有”的意思。

大儿子、二儿子也都死了,光留下这个死的儿子。(红 86)

再者,也不光为我,就是老太太听见也喜欢。(红 101)

这种“光”在过去读上声。这恐怕是另有一个读上声的“寡”,和

“光”混同了。

你寡长了个身子,岁数儿还早呢!(初学指南)

18.4.2 个别

另 语源不太清楚,有下面一些例子:

那染坊博士取得这水去,阴紫阳红,令别是一般娇艳。(西湖三塔记,清平山堂话本)

这个“令”显然就是现在写作“另”的。但是后来用“另”字,可能是因为原来就有具有“别”的意思的“另”(补买切),和“令”混同了。但音仍是“令”,无法变化。

这小的是另一户。(老生儿2)

另外

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月白纱做里子。(红42)

18.4.3 相互

互相 “互”和“相”都是相互的意思,在现代汉语中,一个字不单用,而是两个字连用。较早的例子如:

江南江北互相望。(王勃诗)

相 在古代汉语中用“相”。“相”原来是表示动作的互相施行,例如:

辅车相依。(左传,僖公5)

四人相视而笑。(庄子·大宗师)

这种用“相”的句子特点是:不论主语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总之都是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而且没有宾语。但是,时代往后,用人称代名词就显得不够尊敬了,于是就出现了用某些名词(如:君、公、臣、仆、足下等)来代替的倾向。而且,除此以外,出于避免用人称代名词的意图,为了省略宾语而借用本来就没有宾语的“相”字句这种用法就日益盛行了。其结果,就使得原来用“相”字的句子的

一个特征,即主语是表示两个以上的事物这一点全部被忘记了。这样转化而来的“相”的用法,吕叔湘称为“偏指”(仅指某一个人称),但是,还不如看作是为了省略所指更为接近。它多因表示谦敬和修辞的目的而使用,特别是对话和书信中自然更多。就时代而言,从汉代就多起来,从魏晋开始盛行。下面,举几个并非最早的例子:

卿何以相负?(世·方正)

向实不病,聊相试耳。(甄异传,广记 321)

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世·规箴)

上述第三例是省略了第三人称的宾语,但它不是对话的语句,没有必要用谦敬的语气。这种用法是出于修辞的需要,如果说“苦相规诫”,念起来就顺口,而说“苦规诫王丞相”、“苦规诫王公”念起来就不顺口。因此,“相”又有纯粹是为了构成双音节词用的例子。其中“相”用如后缀的是副词,“互相”“递相”“共相”“交相”“更相”等,也可以认为“相”还保留其原义,而“相”用作前缀的如“相帮”“相信”等,“相”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亦挣扎过来相帮尤氏料理。(红 64)

厮 “相”在宋代变为“厮”。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 10 记载,唐杜甫诗“恰似春风相欺得”、白居易诗“为问长安月,如何不相离”的“相”根据俗音应读作“思必切”,北方把“相”读作“厮”。(宋本白氏长庆集和今本“如何”作“谁教”,宋本“相”下注“思必切”。)这样说来,说不定“相”最初是变为入声,后来成为平声,并且用“厮”来代替它。“厮”在宋元时用例很多,此处从略。在《红楼梦》中有“厮近”(44 回)、“厮侵”(58 回)、“厮闹”(35 回)、“厮缠”(22 回)、“厮见”(4 回)、“厮混”(3 回)、“厮认”(3 回)、“厮叫”(87 回)。全都是用在叙述部分的,表示“厮”已经不是口语了。最后,“相”和“厮”在现代汉语中都不用了,用“相”的例子,如“四人相视”,在现代汉语中说成“四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是最口语化的了,用“相互”也可以,但给人稍微有点文的感觉。

18.4.4 共同

一齐

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菩萨蛮。P3128)

大众一齐高声啼哭。(祖 8)

一同

罗童听旨，一同下凡。(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清平山堂话本)

请小叔叔一同上坟去咱。(杀狗劝夫 0)

一起 “起”是“起身”“起行”中的动词“起”，它用作量词就把成一队出发叫做“一起”，因此而发展为指一团、一群之义。例如：

将安住一起都与我拿上厅来者。(合同文字 4)

这种“一起”副词化了，就成为表示共同的意思。

人家可怎么知道僧们是一起儿来的呢。(儿 38)

一块儿

崔宁也被扯去，和父母四个一块儿做鬼去了。(崔待诏生死冤家，警世通言)

18.4.5 统括

全 这个词原指“具备”。作为副词，它表示“全都”“完全”的意思。这大约是南北朝时候开始的。

全由履迹少，併欲上阶生。(梁·庾肩吾诗)

都 在《广雅·释诂》中，举了“都”的三十个同义词，其中有“聚”。王念孙疏证引《穀梁传》：“民所聚曰都”。可能“都”的原义是聚集，转为“全都”之意。在古代汉语中用作副词的几乎见不到，从汉魏开始用得多了起来。作为中古的特殊用法，为强调否定而用的也较多。

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史·平准书)

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魏文帝书)

康伯都无言。(世·言语)

一共

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红 59)

一共整十个人。(儿 6)

“一共”这个词,原来是动词或介词那样的词。它后面大约是带宾语的。可能在后来,不必带宾语了,它直接就作为副词来用了。

也 “也”的语源不明,因为和“亦”的用法相同,所以,或许是这个系统的词。从唐代开始用得较多,但在南北朝也有少量例子。

不能片时藏屋里,暂出园中也自随。(北周,庾信镜赋)

庭草何聊赖,也持春当春。(陈,何揖诗)

关于唐诗的例子,举初唐的若干个。

新树也应栽。(王绩诗)

长作巢由也不辞。(卢照邻诗)

可惜东园树,无人也作花。(苏颋诗)

也是 有时候“是”没有意义,“也是”和单个的“也”用法相同。较早的例子如:

春风也是多情思,故拣繁枝折赠君。(韩愈诗)

总 “总”由聚集、缠束、统一的意义转为“全”、“都”的意义。用作副词的例子从晋代能够看到。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晋·陶潜诗)

18.5 情态副词

18.5.1 真确

实在

他们到底怎样打的,实在不知道。(红 86)

这个“在”是后缀化了,但原来可能是实际存在的意思。

的确 “的”表示真、确实之意,从唐代开始用作副词(和助词

“的”完全无关)。

的无官职趁人来。(白居易诗)

“确”当然是“确实”之意,后来合成为“的确”使用。但在早先,是作为形容词用的。例如:

须看他一部书,见得句句的确,有必然之效方是。(朱 51)
作为副词来用的,可能时代要晚些。

一定

打嚏耳朵热一定有人说。(李逵负荆 3)

他见你一定不敢调嘴。(快嘴李翠莲记,清平山堂话本)

準(准)

听说林浪中一个尸骸,准是我那女孩儿的。(救孝子 2)

18.5.2 趋势

自然 “自然”在古代汉语中是两个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这样”之意。现代汉语中作为副词,是“当然”、“本来就……”的意思。

甘泉宫恒自然有钟鼓声。(汉武故事,御览 88 引)

南国自然胜掌上。(上官仪诗)[南国;指南国佳人。掌上;指赵飞燕。]

只好 是“只有……才好”之意。

只好携桡坐,唯堪盖蓑眠。(皮日休诗)

轿中只好看春光。(宋·杨万里诗)

小娘子你有事只好招供了。(简帖和尚,清平山堂话本)

18.5.3 归结

果然 在古汉语中“果”和“然”是两个词。“果”指结果,多带有预测的语气,是“果真不错”之意。也有带意外的语气的,有“竟然,想不到真是”之意。但总之,最根本的是表结果的。“然”是“这样”的意思。下面一例:

人言鬼可憎,果然。(幽明录,御览 186)

是古代汉语的用法。但同一句话在《续谈助》卷4作“果然如是”。这里“果然”就已成为一个词,和现代汉语的用法一样了。又:

果然如其所言。(述异记,广记276引)

这个例子中“果然”和现代汉语是相同的。“果然”在隋以前的例子似乎不太可靠,从唐开始和现代汉语相同的可靠的例子较多。

果然田成子,一旦弑齐君。(李白诗)

居然 在现代汉语中是表示当初所预想不到的结果的副词。这个词最早是“安然”之意。在中古也多用作“显然”之意。此外,还有几个意义。变得和现代汉语相同,大概是时代较后了。例如:

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诗·生民)

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世·赏誉)

近古的例如:

那知今日宝玉居然像个好人。(红97)

18.5.4 决定

横竖 “无论如何”之意。在现代汉语中,由于“竖”读轻声,多写作“是”。用反义词复合而形成的表决定的副词还有“反正”“左右”“好歹”“红黑”(西南方言,由赌博的词产生的),所以“横竖”可能是从“不论是横是竖”的意义而产生的词,但较早的时候写作下面那样的形式,所以,也说不定是从“常是……”之意引申来的。

他恒是不稀罕你钱。(金67)

你恒数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罢了。(金24)

一些半些恒属打不动两位官府。(金47)

这里“数”读上声,和“属”同音,在旧小说中有混同的。这些“恒是”“恒数”“恒属”等或许是由“左右”等类推而写做“横竖”。

横竖与自己无干,且藏在心内。(红72)

左右 意义和“横竖”相同,现在不太用了。

左右百岁也要死。(快嘴李翠莲记)

左右我女儿在家也受不得这许多气。(灰阑记 0)

好歹 这个词是从“好也罢坏也罢”的意义引申为无论如何、不管怎样的意思的,在现代汉语中用于希求的场合,从前也有不是这样的。

好歹追他回来,问个明白。(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醒世恒言)

你好歹休要烧了这文书。(来生债 2)

索性 这个词近古也有写作“索兴”的。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词,即使仅限于现代汉语中的用法,只译为いつそのこと(干脆,倒不如)是不够的。它的语源可能是绳索那样的性质,指的是直性子或者径情直遂。

休要靠索性。(张协状元)

这个“索性”还是名词,“靠索性”是不慎重行事的意思。“索性”用作副词,也是用于不犹豫磨蹭、坚决、利索地行动的场合。

比干则索性死。(朱 48)

但下面那样的例子,“索性”不是指人的行为,就比较特殊。

不须如此说;若说无,便是索性无了。(朱 3)

“索性”在现代汉语中也写作“爽性”。“爽”在现代汉语中不单用了,但在说到人的性格“爽快”等时,指的是直率,有决断力,利索。“爽性”成为副词的过程和“索性”相同。

只管 是由“只是管某某事情”的意思引申为“只顾、一味”的意思。较早的例子如:

云岩得这个信后,只管忧愁。(祖 4)

师每日只管睡,云峰只管坐禅。(祖 7)

简直 这个词似乎是比较新的,在《儿女英雄传》中作“剪直的”,必定带“的”。现在也有带“的”的,也有不带“的”的。在现代汉语中的意义,有①直率地、直截了当地,②索性,③实在、完全等。①义是基本的,②、③大约是从它派生出来的。

你有什么好花儿呀、好吃的呀,就剪直的给我戴,给我吃,不爽快些儿吗?
(儿 29)

老爷剪直的拿白话说说,是怎样件事罢!(儿 40)

上面的“剪直的”也可以译为“索性”,总之,是指不是转弯抹角地,而是简单地做某事。和③相当的“简直”在清代没有。

我简直像个叫化子了!(老舍·面子问题)

敢则、敢自 “敢则”在北京话中也说成“敢自”。还有“敢情”是同一类的词。有时是“原来”的意思,有时是“自然”、“当然”的意思。较早的例子如:

那里是羞我,敢则是羞你哩!(马陵道 1)

这等大的快,敢则是地肥哩!(误入桃源 3)

“敢则”的“敢”,是从推测的词发展面来的(“敢”用作推测是在唐以后,近古较多),上述第二例还不如说和推测更接近。

……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婶子不依。(红 64)

这个“自”是“则”之误,“自”作“只”、“仔”的也很多。

敢情 “敢情”这种写法直到清代还没有见到,因此无法知其详情。但是在《金瓶梅》中写作“乾净”的和这个词相当。例如:

月娘问:孩子怎的哭?玉楼道:我去时,不知是那里一个大黑猫,蹲在孩子头根前。月娘说:乾净唬着孩儿。(金 52)

“敢情”说不定是和具有推测意义的“敢”无关的另一个词。

18.5.5 发动

故意 表示“故意、特意”这个意思,早先用“故”,唐代有用“故故”的。在现代汉语中说“故意”。较早的例子如:

若人故意偷他物。(阿弥陀经变文。S6551)

莫是接了寄柬帖的人钱物,故意不予决这件公事。(简帖和尚,清平山堂话本)

特地 是特意、特别、尤其之意。现代汉语中已经不用了,但近

古用得很多。在唐代就很常用。

几时来翠节,特地引红粧。(杜甫诗)

春半边城特地寒。(韩愈诗)

特特 近古用得较多。还有儿化后使用的。

因此特特拣两个能事的公人董超薛霸解去。(灰阑记 3)

特特的给妈合妹妹带来的东西都忘了。(红 67)

18.5.6 侥幸

幸而 是文言系统的副词。

今子幸而听解。(史·游侠列传)

幸亏

这还好,幸亏不是学庸!(红 82)[学庸:《大学》、《中庸》]

多亏

多亏张学究看养到今。(合同文字记,清平山堂话本)

“多亏”比“幸亏”用得更多,这是很早就有的。但作为副词是不稳定的,即“亏”是动词,“亏”前面加上“多”这个修饰语而构成“多亏”。例如:

这一场大功多亏了大夫也。(楚昭公 4)

这是具有主语、宾语的普通的动词句。下面那样的句子:

[]多亏了吕洞宾师父救了我,着我还魂。(铁拐李 4)

是没有主语的兼语句,“吕洞宾师父”是兼语。把这个“多亏了”改为“多蒙”,句子仍然是通的。但是这样的句子,主语省略的较多,因此,原来兼语句的第一动词“多亏”就副词化了,人们就忘记这是兼语句了。开头所举的《合同文字记》的例子实际上是同样的,因为在“多亏”后面没有加“了”,所以姑且看作已变成了副词。

亏 “亏”这个词①有和“幸亏”“多亏”相同,表示侥幸的,②也有与此相反,用于表责备、讥讽语气的。还有③在表示感叹之余,觉得

难以想像时使用的。③无疑是从①发展而来的。但要对①和②的关系加以说明还有问题。译成日文,是:

① さいわい,……のおかげで

② ……のくせに,よくも……

③ よくきあ……

“亏”,《说文》解释为“气损也”,多用于月亮亏缺。又有如: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书·旅獒)

那样,用于一般的欠缺,亏损之意。原义是如此,那它在近古又是怎样变为①②那样的意义的呢?现在,想一想“亏+X(体词)”这个词组的原义,它是使X受损,多亏X的帮助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另一方Y因此而得益。因此,可以认为①近于原义。而把它用于讽刺的、反说的场合就是②。从用例来看②似乎更多些。但是,用为动词或用如动词的是①,早先具有构词能力的也是①(如“多亏”“幸亏”“亏杀”等)。因此,可以认为②是由①派生出来的,但①数量反而较少,这大概是由于把它的作用转让给“多亏”等来承担了。现在,引少量较早的例子。

亏你引得那人来,这便是想你。(金海陵纵欲亡身)——①

也有“亏”用作动词的:

你说我家的这家私亏了谁来?(儿女团圆0)——①的原义

张千,亏你也睡的着。(赛娥冤4)——②

偌大年纪,亏你又害那脸羞。(老生儿1)——②

清代的例子:

亏你拣着了!(红32)——①

亏你进士出身!原来不通!(红2)——②

用于感叹的如:

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出来的!(红26)——③

我因为爱这样儿好看,亏他怎么做来着!(红41)——③

这个“他”没有意义,意义仅在于“亏”。

好在 这个词在唐代用于“健康、无恙”的意思。它和现代汉语中表示“幸亏”的“好在”的关系也不大清楚。例如下面那样的例子：

好在书携一束，莫问家徒四壁。（辛弃疾词）

恐怕可以理解为和现代汉语已经相同。但在近古例子很少。到清代后期用得较多。

好在僧们带着件作呢！（儿 11）

好在他们三个的贪心也不算轻，可就下来了。（儿 31）

18.5.7 相反

偏 现代汉语中副词的“偏”有あいにく（相反）、あくきこ（坚决）两个意义。“偏”当然是“偏差”的意义，因为“偏差”是超出中心部分的意思，所以它也用于表示和认定、预想相反的场所。在进行动作、运动的时候，它表示和见到这种动作、运动的人的意愿相反。从见到的人的角度说，是“あいにく（相反）”的意思，从实行的人的角度说，就是“あくきこ（坚决）”的意思。“偏”在古代有多种意义，例如：

偏守新城，存民苦矣。（史·张仪列传）

这样的“偏”，已经是具有和现代汉语相通的意义了。但是很明确的例子还很少，所以，在这里只举时代较晚的一些例子：

何事偏向别时圆。（苏轼词）

你要去，我偏不去。（救风尘 4）

人有好的我偏害。（楚昭公 2）

你偏不知道我的性儿。（东堂老 0）

偏生 “偏生”和“偏”相同。“生”的来源不清楚，但大约是类似于不大具有明确意义的后缀。

偏生再做不来。（举案齐眉 4）

偏生的偌大沉重。（东堂老 0）

卻（却） 这个词在现在不大用了，但在较早的白话中很常用。它和现代汉语的“倒”相当，是“反而”“相反”的意思。

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李白诗)

倒

我是你父亲,怎生倒执缚了我?(小尉迟 4)

怎么他倒有,我倒无?(鲁斋郎 0)

倒也 “也”是后缀,用来使语气委婉。

我这会子跑了来,倒也不为酒饭。(红 16)

反倒

只有老夫忠勤廉正,替朝廷干事的,反倒受人弹论。(鸳鸯被 0)

可 表示“相反”的意义的“可”,语气比“倒”要轻,是“却”“不过”“但是”的意思,在唐宋时还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我醉则醉,心上可明白。(神奴儿 2)

我可忘了一件。(窦娥冤 4)

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红 14)

可也 “也”是后缀,它使语气比较平缓。

不是我范雎说口,想报冤之期,可也不远。(谗范叔 3)

果然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红 16)

18.5.8 仅差

几乎 在古汉语中,只用“几”一个字就表示“差不多”的意思,加上“乎”构成“几乎”,“乎”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说是后缀。

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庄子·人间世)

兵强而不能行其威势,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于下者,其君几乎难矣。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

被赵州用减灶法,几乎打破蔡州。(虚堂和尚语录卷 1)

小子适来逢一件怪事,几乎坏了性命。(洛阳三怪记,清平山堂话本)

那黛玉把眼一闭,往后一仰,几乎不曾把紫鹃压倒。(红 97)

“几乎”后面跟否定的和跟肯定的表示同一个意思。最后一例中没有“不曾”也是可以的。但是,后面带否定的可能是晚起的。“几

乎”在唐宋时又写作“洎乎”。

几几乎 在原来应该说“几乎”的地方要表示强调就说成“几几乎”。但这种说法稍带俚俗之感，在文学作品中不大能见到。

我几几乎没有潜的笑了。(初学指南)[潜：象声词]

蓬往一边倒着，几几乎挨着水险的样儿。(庸言知旨卷1)[水险：水上遇难。]

差些儿

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金7)

现在还说“差点儿”，但这个词是非常新的。上面所说的“几几乎”“差些儿”“差点儿”和“几乎”一样，在后面跟否定和跟肯定意义不变。

差不多 原来是表示差别不大的形容词(现在也还有这种用法)。例如：

我便道：也差不多儿。(张生煮海3)

用作副词的例如：

况且衙门里头的事差不多儿也要完了。(红88)

大概

心大概似个官人。(朱5)

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说孝悌忠信日用常行底话。(朱8)

18.5.9 推测

许、还许

这俩小子将来就许有点出息儿。(儿39)

不叫翻，我们还许回太太去呢。(红74)

那何玉凤听了“乌里雅苏台”五个字，耳朵里还许有个影子，只在那里愣愣儿的听。(儿40)

也说成“也许”，这个词似乎是很新的。

恐怕 原来是表示担心的动词，后来副词化了。

恐怕污却经典。(祖14)

老母在家,恐怕忧念。(西湖三塔记)

恐怕在家里终日疑心惑志。(砾砂担0)

或者 从古就使用。

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孟·公孙丑下)

或是

或是他有这念便有这梦也不可知。(朱3)

18.6 否定副词

18.6.1 古代汉语的否定词

在古代汉语中使用的具有否定概念的词(这叫做否定词)很多。现在,把《论语》、《孟子》中使用的否定词的一览表列在下面:

	无	毋	莫	勿	亡	罔	末	靡	不	弗	非	否	未	微	盍
论 语	+	+	+	+	+	-	+	-	+	+	+	+	+	+	+
孟 子	+	-	+	+	+	(+)	-	(+)	+	+	+	+	+	+	+

+ 表示使用的, (+) 表示引文中使用的, - 表示不使用的。

其中“毋”在《孟子》中是不用的,《论语》中在版本上常与“无”混同。《论语》中有“毋”字恐怕是反映了《论语》在版本上弄乱了,可以说以《论》《孟》为代表的战国时代的鲁方言中见不到这个词。“罔”作为否定词,在《论语》中是不用的,《孟子》中用作否定词仅一例,而且也是引用《尚书》的。“末”在《孟子》中没有,在《论语》中仅见一例。“靡”在引用《诗经》的文句中可以见到,当然不能计算在内。因此,这个方言使用的否定词就是 11 个。

古代汉语的否定词,仅在一个方言中就有这样多,是因为它们除了单纯的否定概念之外,还包含其他概念,是一种复合的东西。在现代汉语中因为分析的倾向较强,所以除了单纯否定的“不”以外,其他的全部不用了。详述古代汉语的否定词的用法,是古汉语语法的任

务。这里只集中到几个要点,简明扼要地说明。

无 “无”是“有”的否定。即,是单纯否定的概念和“有”的概念的综合。也可用于表禁止。这两种场合其他文献都有写作“毋”的。时代往后,“有”的否定就用“无”,表禁止时就用“毋”,写法上就分开了。

君子无所争。(论·八佾)

无欲速,无见小利。(论·子路)

莫 这个词等于“无……者”。但也有只等于“无”的,这是时代往后的了(如第二例)。

不患莫己知。(论·里仁)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史·陈丞相世家)

勿 用于省略了宾语的禁止。即“勿”中就包含了用作宾语的代名词“之”一类的概念。

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学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颜渊)

这个例句省略了直接宾语“之”,间接宾语是“人”。

亡 可认为是“无”的意思。但《论语》的用例中“亡失”的意味很浓。例如:

今也则亡。(论·雍也)

弗 这个词和“不……之”相当,在意义上合并了否定和宾语。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孟·告子上)

非 这个词是形容词“是”的否定,或者是对判断表示否定的。

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公孙丑下)

上例中“是”、“非”全用作形容词(述语),但下面那样的表示否定判断。

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述而)

否 这个词是其中包含谓词意味的否定。例如：

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左传·僖 23）

这里的“否”就是指“不书”。“否”又是一个用于应对的感叹词^①，是由此发展来的。

未 “未”是“已”的否定。即在单纯的否定中包含时间概念。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学而）

这种“未学”不是单纯的“学”的否定，而是“学矣”的否定。

微 也可以看作单纯的“无”的意思，但多用作带有假设的“无”。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宪问）

盍 是“何不”的合音。即是两个词紧缩成一个词。

盍各言尔志？（论·公冶长）

如上所述，古代汉语的否定词是综合的，这是它和现代汉语的不同点，除此以外，可以认为古代汉语中禁止的概念和一般的否定概念没有很大的距离。如前所述，“无”和“毋”是可以相通的，这两个词后来才成为各不相同的东西，否定存在和所有的“无”和表示禁止的“毋”分开了。而且，“勿”可以说一般都只用于表禁止，但它也有作一般的否定用的。例如：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告子上）

救赵孰与勿救？（战国策·齐策上）

大体上，可以说在古代汉语中的禁止不大从一般的否定中区分出来。

18.6.2 现代汉语的否定副词

现代汉语的否定副词，主要的有“不”和“没”，以及用于禁止的“别”，否定词只有很少几个了。

不 在古代汉语中是经常使用的一般的、单纯的否定。在现代汉语中，“不”和“是”连在一起，代替古汉语中的“非”。在古代除了

^① 译者按：原文作“间投词”。照汉语的传统说法，这种“否”叫“应对副词”。

“不是”还有“非是”。“不是”可能产生得比“非是”稍晚。而且,较早的时候“非是”在文献中能见到的较多,这说不定是因为即使“是”作为同动词用,也还保留着作为指示代名词的用法,避免使用“不”加“是”。

其子言:非是正道。(阿闍世王经,下)

此是轮上嬉戏,使肠结如是,食饮不消,非是死也。(栴女祇域因缘经)

妻子奴婢,非是我有。(斋经)

若以弹指间,念此诸想之事,皆为精进行,为奉佛教,不是愚痴食人施也。

(禅行法想经)

没 “没”的原义是“陷没”、“埋没”的“没”。由此引申,大约在唐代用于“无”的意思。

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雨。(权龙褒诗)

鬓发没情梳。(袁晖诗)

暗中头白没人知。(王建宫词)

深山穷谷没人来。(刘商诗)

船头一去没回期。(白居易诗)

“有”的否定,早先是“无”,此外也有说成“不有”、“无有”的。说“不有”,就不是单纯地否定“有”,而可以认为是否定“有”后面的全部。

不有博弈者乎?(论·阳货)

“不有”在现代汉语中说成“不是有”。“无有”可能原来是指“没有存在或所有”这种事实,但实际上并不在那样深的意义上使用,而可能只是为了语调的关系把单个的“无”扩展成两个音节。例如:

有叔如此,不如无有。(史·陈丞相世家)

“无有”在中古、近古用得较多。

且谓骏物无有杀理。(世·汰侈)

彼尊者无有罪过。(大庄严论经卷 12)

恐怕是用“没”代替这种用法的“无”因而就产生了“没有”这种说法。产生的时期可能是宋元之际,但因为找不到确切的例子,所以尚须留待今后研究。

更兼又没有爹娘。(一窟鬼癫道人除怪,警世通言)

我从不曾见,回说没有。(小夫人金钱赠年少,警世通言)

此诗何人所作,没有落款。(勘相公欲恨半山堂,警世通言)

小二云:粉房里没有呵?周舍云:赌房里来寻。小二云:赌房里没有呵?

周舍云:牢房里来寻。(救风尘3)

“没”“没有”否定动词大约始于元明。在古代汉语中用“未”,已如前述,但认为“没”是直接由“未”变来的,却不妥当。为什么呢?因为中古、近古多用“不曾”“未曾”,而且可能“没有”比“没”早。

俺等了一早起,没有吃饭哩。(东堂老1)

正来云:哥,你莫不在那里见李春梅来?王兽医云:没有见。(儿女团圆2)

药钱也没有与他。(金19)

你想是没有用早饭。(金54)

因问:昨日归家,武大没问什么?(金4)

你老人家去年买春梅,许了我几匹大布,还没与我。(金7)

一夜通没来家。(金8)

还有纸炉盖子上没烧过。(金8)

不知他还在那里没在。(金13)

别 表禁止的副词“别”在明代就有一些,但用得较多是在清代。有人认为它是“不要”的简缩形式,但这是不正确的。它也可以说成“别要”,恐怕是从本来意义的“别(另外)”引申而来,成为委婉的禁止的意义。

且别教他往后边去。(金42)

哥别题!(金52)

我说别要使他去。(金11)

小囚儿,你别要说嘴!(金21)

甬 是“不用”的合音,这是很新的词儿。

休 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用了,但在较早的白话中是用得很多的表禁止的词。从它的原义来考察,中止实际上正在进行的动作这个意思可能是它的起源。古代汉语中没有这用法。大约是从唐代开始的。

休洗红,洗多红色澹。(休洗红)

这首诗被认为是晋代的,但也许说得稍早了一点。

燕赵休矜出佳丽。(杜甫诗)

休唱贞元供奉曲。(刘禹锡诗)

还有说“休要”的。这恐怕是由“不要”类推而产生的。“休”本来是不应放在“要”前面的,这是一种误用。说不定“别要”是由此类推而产生的。

你休要打我。(救风尘3)

莫 古代汉语的“莫”已如前述。“莫”在中古到近古用于表禁止。汉代有若干例,但是均属可疑,可以认为是从六朝开始使用的。

不及,莫践其难。(史·卫康叔世家)

这个句子,《左传》哀公十五年作“弗及,不践其难”。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苏武诗,文选卷二十九)

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子为芦中人,吾为渔丈人,富贵莫相忘也。(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

不必、未必 现代汉语的“不必”也表示委婉的禁止。这个词上古汉语中也有,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不一定”、“未必”。

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这一句的朱注解解释说:

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在这里使用“未必”这个用在白话中的词,是为了防止误解。

“不必”像现代汉语那样使用的例子,在唐代能见到。

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李白诗)

现代汉语使用的“未必”的较早的例子:

未必然也。(史·太史公自序)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世·言语)

18.7 疑问·感叹·反诘副词

多 疑问副词“多”是“多少”的意思。但是能放在“高”、“长”、“深”等不能计算多少的词的前面,而不放在与此相反的消极概念如“低”、“短”、“浅”前面。“多”还有用以表感叹的,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条件就完全不适用了。例如:

疑问 多高 多长 多深

感叹 (1) 多高 多长 多深

(2) 多低 多短 多浅

(3) 多白 多聪明 多厉害

“多”用于疑问大约是从元代开始的。例如:

你多大年纪了?(朱砂担 1)

小娘子家有多远?(碧桃花 1)

“多”可能是“多少”的省略。“多少”原是指“多还是少”,是由两个相反意义的形容词构成的选择疑问形式。它复合成一个词,就成了“几多”之意,或许是用于含糊地询问数量多的事物。

令我藏中谷米多少?(贤愚经,珠林 56 引)

马比死多少?(世·简傲)

“多少”作为一个词,做名词的修饰语用之例:

渡却人间多少人?(刘禹锡诗)

本寺住来多少年?(张籍诗)

“多少”原用于能够计算数量的物,即,是相对于名词来使用的。而“高”“长”等抽象概念,在汉语中不是作为名词来表达的,所以不能说它们是多还是少。例如,可以说“米多”“人少”等,而不能说“高多”“长少”等。所以,在用“多少”的时候,可以说“米多少”之类,但不能把“多少”用于“高”和“长”。但是,“多少”的意义变化以后,就产生了把它用于“高”这样一些抽象概念的用法。

月中桂树高多少?(李商隐诗)

无缝塔阔多少？高多少？（祖 11）

重多少？（祖 12）

上例的“高”，恐怕是作为名词（“高度”等）来使用的。随后，它倒过来，可能就产生了“多少高”之类的用法，但是还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例子。而这样的“多少”的省略，就成了疑问副词“多”。而且，根据上面的说明，也就明白了把表疑问的“多”看作副词未必妥当。从语源上说，还不如说它是副名词更为接近。

“多”表感叹大约是由表疑问的发展而来的。但是还找不出直到清代为止的例子，所以无法知其详细情况，说不定是“多”用在有“不知”的句子中，而成为表感叹的用法的开端。例如：

那是我小时候儿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信口胡说的。（红 19）

多么 是疑问、感叹两用的副词。大约是“么”这个后缀放在“多”后面而产生的，但例子非常少，所以详情不知。

你大概也不知道你小大师傅的少林拳有多么霸道！（儿 6）

难道 是表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的反诘副词。在现代汉语中多和句末的“吗”呼应，但在近古有多种用法。可分为四项来考察。

（1）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了？（红 23）

（2）难道这一首还不好吗？（红 48）

（3）难道叫我打劫去不成？（红 6）

（4）那银子钱会自己跑到僧们家里来不成？（红 6）

“难道”是难以言说之意，由此而产生出“不会有这样的道理吧”这样的意思。较早的例子如：

今夜酒肠难道窄，多情，莫放纱笼蜡炬明。（辛弃疾词）

“不成”早先放在句首，也是“难道”之意。

不成真箇不思家。（辛弃疾词）

大寒后，不成便热，须是且做个春温，渐次到热田地；大热后，不成便寒，须是且做个秋凉，渐次到寒田地。（朱 6）

在宋代，当然只有和现代汉语“难道”（1）相当的形式，但时代往后，就

产生了“不成”放在句末的用法,用“不成”来和句首的“难道”相呼应。

既来了怕他回去了不成?(王粲登楼 3)

难道我老婆子有这东西不成?(举案齐眉 4)

把“吗”和“难道”一起用,大约是在明代通行的,《元曲选》中有一例,但是明代窜入的。

此位是惠安长老。仙释不同教,是做不得徒弟的。难道你要度我么?(竹叶舟 1)

你那老儿住在我庄边,难道不晓得张衙内名头么?(灌园叟晚逢仙女,醒世恒言)

18.8 指示副词

有“这么”“那么”“哪么”“怎么”四种,都是很特殊的东西,而且在用法上有不好理解之处。其中“哪么”一词在词典和语法书中几乎是不收的。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大致如下面的表。

	单 独			复 合					
	状态 方法	理由	方向	~个	~些	~些个	~样	~着	~了
这么	+		+	+	+	+	+	+	
那么	+		+	+	+	+	+	+	
哪么	+?		+					+?	
怎么	+	+		+			+	+	+

这么、那么 这两者是一类,所以合在一起说。这些词可能是在“这、那”后面加上“恁”或“们”而产生的。“这恁”、“那恁”在宋代可能是一种代名词。

我去后,将来必共这恁一处。(挥麈录,余话卷2)

被那恁引得,滴流地一似蛾儿转。(沈端节词)

写作“这们”,作副名词用之例:

这们女婿要如何？（快嘴李翠莲记）

以上那样特殊的例子暂且不论，现在举出和现代汉语大致相同的用法。

我也心里这们想着。（老乞大，上）

我长这么大，才失了一个信儿。（范张鸡黍 1）

我这么一个人去不的，着谁去？（小尉迟 2）

这们说起来……（勘头巾 3）

我则是那么道。（老生儿 0）

我那时说，他强着夺去了。（金 35）

“这么”、“那么”似乎到明代还不太发达。仅仅表示状态方法，而表示方向的例子还见不到。而且，复合的形式似乎还没有。不用数词，直接用它们和量词连接的用法似乎也没有。

这两个词在清代用得多了起来。其中表方向的有下面一类例句：

从老远的轰的一群人骑着马往这们来了。（初学指南）

从右边密林里出来一个大头羊，往这们来了。（庸言知旨卷 1）

看见我，问也不问，把脸往那们一扭，望着天过去了。（初学指南）

像这样表方向的“这么”、“那么”前面有介词，就不能照旧把它看作副词了。那么是否把它看作代名词呢？这样处理也是不妥当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样一些表方向的词语中，有例如“往起、往出、往里、往前”之类的词语，“里”“前”不是独立词，但可以说是体词性的。但是“起”“出”当然就不能这样说了。总之，这是在用介词（特别是“往”）来表示方向时共同的特殊现象，权宜的办法是把介词包括在内，把它整个地看作副词性的结构。而且，由“这么”等进一步复合而成的形式的词类归属也是困难的，但应该说带“个”“些”“些个”的是代名词或副名词，带“着”、“了”是谓词吧。在清代，“这么”“那么”也有表示时间和其他用法的，略而不论。

“这么”“那么”和别的词复合而成的形式有以下例子：

这么个嘴眼，自然去不得。（红 6）

倒像是客，有这么些套话。（红 85）

老太太因为喜欢他，才惯的这么样。（红 38）

别是这么着罢。(红 67)

我不过说了那么句话。(红 57)

因为那们样的,家下女人们吓的缩头缩脑的。(满汉成语对待卷 2)

舍弟的药就是那么着了?(红 83)

总之,到了清代,产生了不用数词直接把“这么”“那么”放在量词前面的用法,但“这么些”“那么些”似乎是不再带量词的。

哪么 在清代,“哪么”仅仅用于问方向,而不问状态方法。当然可以写作“那么”“那们”。

就是放枪的时候,也该看是那们的风,把火门背着风拿着放啊。(庸言知旨卷 1)

叶阡儿……不由着急道:我叶阡儿怎么这们时运不顺?上次是那么着,这次又这们着,真是冤枉冤哉!包公闻听话里有话,便问道:上次是那么着?快讲!(三侠五义 11)

在这例句中有两个“那么着”,但第一个是去声,后面一个是上声“哪么着”。但是,这或许是只有放在这样的上下文中之后才能存在的词儿。

怎么 唐五代时能见到“作没”“作勿”“作摩”等词,还有带后缀“生”的。

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石井本神会语录)

这句在 P.3047 中作“作勿生是定[慧]等”。

作勿生即是不分别智?(顿悟真宗论。P.2162)

异没时作物生?(石井本神会语录)

作摩不传?(祖 11)

“作”是“做”的意思。“没”“勿”“物”都是“什么”的意思。从“做什么”而成为“怎么做”“怎么”的意思。加“生”时和现代“怎么样”相近。在唐五代的作品中也有写作“作么”的,但这不是当时的写法。而“作勿”等的音合成了一个音,从五代开始写作“怎”,因此,加“生”的就成了“怎生”。

怎生得受菩提记?(维摩变文。P2292)

在“怎”上加“么”成为“怎么”大约是在宋代。但在宋代一般多用“怎生”，“怎么”用得不多。

至如子莫执中，欲执此二者之中，不知怎么执得。（河南程氏遗书卷 17）

元明的用例：

你怎么灭自己的志气长别人雄风？（小尉迟 1）

哥哥怎么打？……这般打。（荐福碑 2）

因为“怎么”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由“做什么”而产生的，所以它用作动词当然不会不自然的，在元代，后面不加“着”和“了”而直接用作动词的例子很多，见后。

“怎么”大约在较早时就产生了直接放在名词前面的用法。例如：

妇人便问怎么缘故？（金 19）

就瞧瞧春花儿怎么模样。（金 67）

在现代，放在名词前面时一般带量词“个”等。

到底是怎么个缘故呢？（红 16）

不知牛黄是怎么个样儿？（红 84）

“怎么样”从元明时开始用。

我委实不省的，你着我怎么样招？（救孝子 3）

“怎么着”、“怎么了”的例子：

你到底怎么了？……我也不怎么着。（红 21）

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么着我？（红 65）

从上例可知，到清代，光是“怎么”已经不作为动词用了。试与下例比较：

你敢怎么我？（铁拐李 1）

19. 连 词

连词的定义是：连接词或词组的准独立词。在这里试对此进一步详加考察。

词或词组在句中使用的时候，自然可以认为有三种情况：(1)不是述语。(2)是述语(谓语部分)。(3)是主语部分和谓语部分。所以，连词也起连接这三种东西的作用。

(1) 连接非述语

和 与 跟 连……带

他和我都是中国人。

连房钱带饭钱一共得多少钱？

这是并列的连结，连结的部分是可以交换的。

(2) 连接述语(谓语部分)

一边……一边 一面……一面 随……随

他们一面唱歌，一面走路。

他随挣随花。

(3) 连接“主谓部分·谓语部分”

虽然天气不好，可是我们总得去。

因为他有病，所以我看他去。

属于这一类的，是除(1)、(2)类以外的普通的连词。

从与复句的关系来看上述连词，属于(1)、(2)类的，是不能用以构成复句的，但第(3)类，可以借以构成复句。

其次从使用连词的位置来看，(1)、(2)类的两个连词不用再说，因此除去不谈。属于第(3)类的，应分为前句用的和后句用的两类。用于前句的连词连接功能比较强，后句用的连接功能往往是不明确

的,也有的要和前句所用的连词相配合,其连接功能才能明确。例如:

你既然有病,就不必上学了。

这种“就”不是真正的连词,可以说是由于和“既然”相关联才具有连接功能的。这样的词也可以看做副词,但副词一般当然不是具有这样的潜在的连接功能的,所以,这样的词应看做准连词。还有与此相似的词,意义上是使人预想别的句子的存在,但不一定构成复句。它们连接的意味薄弱,因此在句子结构上难以表现出来,这样的词,大概可以认为是准连词。例如:

原来是你呀!

“原来”也可以看做副词,但从语气上看,有一点暗示别的事情的意味,如:

(我以为是誰呢),原来是你呀!

特别是在后句中使用连词,而前句不出现,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

所以我说他不会来呢!

因为前句往往凭借语境而省略,所以连词和副词的区别就越来越不明确了。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所谓“连接”的意义不明确缘故,为了使得这一区别明确,把连词限于只在名词前使用也是一种办法。但是这样一来,连词就限于“然而”、“而且”等极少数的词了,它的范围也未免太小了,似乎仍然是不妥当的。

连词以外也有具有连接作用的词。例如,“的”“的话”。但它们是助词,不是准独立词,所以不会和连词混同。

连词和介词的区别也容易混淆。广义地说,它们都是表示关系的词,但是,介词不能放在述语或包含述语的词组前面,根据这一点可以和连词的(2)、(3)类相区别。例如:

他拿身体不好做理由。(“拿”是介词)

他因为身体不好,……(“因为”是连词)

“拿”和“因为”带同一个陈述词组“身体不好”，但“拿”后面的陈述词组是体词化了，“因为”后面的仍然是作为述语的。所以，只根据它们都放在“身体不好”这个陈述词组前面，由这个表面的理由而认为“拿”和“因为”有相同的功能，这是错误的。第(1)类连词和介词的区别，就在于：虽然它们同样放在非述语，即体词性词语前面，但介词加体词是作为修饰语，第(1)类连词连接的体词构成并列词组。连词的第(1)类也有连接谓词的，但仍然不作为述语，而是体词化了。例如：

吃饭和喝酒是同一意义吗？

连吃饭带喝酒，一共花了一百块钱。

用“连……带”的词组一定是作为修饰语用，而不能作为述语。也就是说，不能说

他连吃饭带喝酒。

与此相反，如果是用连接述语的连词，例如“一面”，

他一面吃饭一面喝酒。

“吃”、“喝”就是作为述语起作用的。

因为连词是连接词、词组或分句的，所以考察一下连词所连接的成分之间的关系，大致可分为等立和主从两类。但是等立和主从的关系也不是单一的，所以还可以把它们分为：(1)并列，(2)累加，(3)选择，(4)承接，(5)转折，(6)时间，(7)比较，(8)因果，(9)让步，(10)推论，(11)假定，(12)纵予，(13)限定，(14)不限定。其中(1)——(3)用于等立句，(6)——(14)用于主从句，(4)、(5)用于等立句，但一部分也用于主从句。

在表选择、承接、转折的连词中有可以认为是准连词的，面表时间的连词几乎都兼介词。

19.1 用于等立句的连词

19.1.1 并列

并列连词中有专门连接体词的和连接述语的。前者为“和”“与”

“跟”等，全都可以作为介词用。关于这些词在“介词”一章已经叙述，此处从略。

连……带 “连 A 带 B”连接 A 和 B 用以表示“包括 A、B 两方面，以及从 A 到 B”这样的意思。因为不是连接述语的，所以和下面这样一些不同：

一边喝酒，一边抽烟。

越看越爱。

随听随写。

即：“连喝酒带抽烟”不能成句。

连喝酒带抽烟，就把一个月的薪水花完了。

这样才能成句。

这种“连”原来是介词，“连……一起，连同……”之意（已见前述）。“带”是后来使用的词，意思相同。

我有父亲有浑家，带小人可不是三口？（砾砂担 1）

连词“连……带”自然是两者成为呼应形式而构成的，但这样固定下来并不太早，到清代也还能见到除此以外的呼应形式。即：

您两个带舞带唱，我试看咱。（金安寿 4）

包管明儿连车连东西一并送来。（红 93）

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的通红了。（红 23）

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红 57）

这四种组合之中只有“连……带”保留在现代汉语中。

又……又 “又”原是副词，但由于它重复两次（或两次以上），就连词化了。这样一种说法，不仅仅表示两件事情并存，而且有强烈的强调语气。

是日刘知远频频地又祝托又告三娘子。（刘知远）

又有权势又有钱钞。（陈州糶米 3）

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红 16）

古代汉语中“又”不重复两次，而是说：“既……且”，“既……又……”等，现代也常常在较文的说法中使用。“又……又……”是用

“又”代替“既”而形成的。但是，“既……又……”累加语气较强，“又……又……”当然不是没有累加语气，但也有的不一定是明确的，所以，姑且归于并列一类。

也……也…… 在表示两件事情同时存在这一点上，它和“又……又……”没有区别，但它不表示强调。“也”在单用时可看作副词，但尽管如此也还有连词性。在它重复两次时，就可以说很清楚地作为连词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有对前面的体词起作用的，也有对后面的谓词起作用的。例如：

吃的也有，穿的也有，宿处也有。（黄粱梦 3）

茶也休吃，饭也休吃，酒也休吃，肉也休吃，面也休吃。（争报恩 0）

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节也完了。（红 54）

像上述这些，“也”直接把它前面的体词，也就是主语并列起来，但是：

也解为诗也解政。（王延彬诗）

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红 15）

这些例子中“也”把后面的述语并列起来。

一边……一边…… 现在也有省略而说成“边……边”的。

今人却一边去看文字，一边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费了功夫。（朱 11）

一面……一面……

只索一面报与亲家知道，则说是个急病证死了，一面就在此花园中拣一块田地，将孩儿尸首埋葬了。（碧桃花 0）

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寻觅便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醒世恒言）

随……随…… 表示一个动作随着另一个动作发生，而且那是反复进行的。和“一边……一边”“一面……一面”那样表示两个动作同时发生意义略有不同。

损盈成亏，随生随死，……皮肤爪发，随生随落。（列子·天瑞）

随有随无且归去。（白居易诗）

“随”原是副词，是“随即”的意思。它重复而作为连词的用法在古代汉语中是没有的。

越……越…… 已经在“递进的表达”部分（15.4）讲过。但是，

在作为连词的时候,能够带主语,因此就构成复句。在这一点上,和前面所说的是不同的。例如:

你越叫,我越打。(金 41)

你越防他,他越近你。(儿 5)

越是京城首善之地,越不出息人。(儿 25)

一则……二则…… 这是稍为特殊一点的,多在分开叙述原因、理由时使用。这是较文的说法,“一来……二来……”更接近于口语。

一则明师难遇正法难闻,特来礼觐祖师,二则投师出家。(祖 3)

一来……二来……

一来福州凭山负海,东南都会富庶之邦,二来中原多事,可以避难。(范岷
儿双镜重圆,警世通言)

您孩儿一来进取功名,二来探望叔父。(张天师 1)

也还有只说“一……二……”的。

一怕你不同,二恐你不会。(祖 19)

19.1.2 累加

既……又…… 这是较文的说法,为了表示“在……之上又……”那样的累加而使用。

既有利权,又执民柄,将何惧焉?(左传·襄 23)

作为近古的用例,不一定只用“又”,也有和别的词相呼应的。

为的是房子既不空落,那些穷苦本家人等也得省些房租,他自家却搬到坟园上去居住。(儿 1)

不但…… “不但”早先和“亦”呼应。例如:

不但今日六师之徒,净名利故,求与我诀,自丧失众,过去世时,亦共我净。
(贤愚经 2)

时代往后也产生了和“也”呼应的用法,这只是因为“也”代替了“亦”。除此以外,也和“而且”“还”等呼应。例如:

不但我要娶他,喜得他也有心嫁我。(金线池 2)

不但此驿有诗,是处皆有留题也。(勘相公饮恨半山堂)

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红 30)

可恨彩云不但不应,他还挤玉钏儿,说他偷了去了。(红 61)

也有“不但”后面带“就是”,再和“也”呼应的。

不但说没有方子,就是听也没有听说过。(红 80)

不但紫鹃和雪雁在私下里讲究,就是众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的奇怪,好也好得奇怪。(红 90)

这种“就是”和表纵予的“就是”有一脉相通之处,但是,仍然应该认为是另一个东西,还不如说和“连”相近。因此,复合成“就连”也是常有的。

不但我没此事,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下保的。(红 74)

不但姑娘们委屈,就连太太和我也过不去。(红 74)

“不但”还和“连”呼应。例如:

不但没说你,连见了我也不像先时亲热。(红 91)

这样的“连”只能说是连词。但是,如果把“连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句子看作是

(不但别人不知道),连我也不知道。

那样,可预想有一个有关的前句的话,那么“连”也就成了准连词。

“不但”的“但”是“只”的意思,除此以外,和“只”有类似意义的词和“不”复合而构成的连词也具有同样的功能。

不独

不独花稀人亦稀。(白居易诗)

不独菱花香,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般清香的。(红 80)

不单

所以不单我得靠,连你小婢媳妇也都省心。(红 47)

……而且……

他真正是侯门小姐,而且又小。(红 57)

……并且……

宝玉说亲,却也是年纪了,并且老太太常说起。(红 84)

……况且…… 连词“况”在古代汉语中也有,但这是和“且”结合在一起。

况且道上美貌清畅。(叶净能诗。S6836)

况且他妻莫爱,他马莫骑,……(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醒世恒言)

……何况 在文言中也用,但出现得略为晚一点,大约是到东汉时使用的。是承接前句的,但不一定是和前句合起来构成复句。

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汉书·邹阳传)

尚且

玄宗尚且如此……(维摩变文。S3872)

今学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会有益。(朱 10)

如哥舒翰名将尚且支持不住,那一个是去得的。(梧桐雨 2)

有时候把表禁止意义的副词和表示“说”的意义的词复合而成的东西当作表累加的副词来用。例如:“休道”“莫说”“别说”“慢讲”。

休道是一个,便十个,你兄弟也背出去了。(杀狗劝夫 3)

莫说十个,二十个也有。(鸳鸯被 0)

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的大人,也要伤心。(红 57)

慢说三千金,就是三万金他一时也还拿得出来。(儿 3)

慢道中一个进士,就便进那座翰林院,坐那间内阁大堂,也不是什么难事。
(儿 9)

19.1.3 选择

或……或…… 在现代汉语中作为四字词组等固定格式或书面语来使用。在古代汉语中的用法和现代汉语不一样,是“有的……有的……”“有时……有时……”之意,可以说是一种并列形式。例如:

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孟·梁惠王上)

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孟·万章上)

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史·扁鹊列传)

在现代汉语中说“或者”、“或是”。但是,这些词在近古多用作表或然的副词(已见前述)。恐怕因为它们重复使用,所以连词化了。

或是……或是……

或是典或是卖,也由的你。(老生儿 0)

把李春梅或是赶了或是休了。(儿女团圆 1)

单用的例子:

你们歇着去,或是姨妈那里说话儿去。(红 62)

或者……或者…… 重复使用“或者”的例子未找到,暂且举单用的例子。

一年学里吃点心,或者买纸笔,每位有八两银子的使用。(红 55)

有时……有时 这种表达方式选择的意味较弱,所以也可以把它看作并列的一种。

有时写写字,有时念念书。(红 70)

还、还是 “还”用于选择问句是从五代开始的,有时用于前面的分句,有时用于后面的分句。

(1) 用于前面分句的例子:

古人还扶入门,不扶入门?(祖 11)

还是借的是,不借的是?(楚昭公 4)

还是先念了开门,是开了门念诗?(杀狗劝夫 3)

这杀人贼还是王小二,不是王小二?(勘头巾 4)

(2) 用于后面分句的例子:

秀才唯独一身,还别有眷属不?(祖 15)

天地之心亦灵否,还只是漠然无为?(朱 1)

且看姐夫是你绝户,还是我绝户那?(儿女团圆 2)

是独姐姐你没看见呢,还是你也看见了不信呢?(儿 26)

在现代汉语中“还”不能只用于前面的分句了,面还可以用在两个分句中。

(3) 用于两个分句中的例子:

还是卖弄你女孩儿多,还是认真不知王法?(红 59)

又问刘姥姥: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红 6)

不是……就是…… 在古代汉语中用“非”、“不”代替“不是”,用“即”、“则”代替“就是”。不用说,它本来不是连词,是因为这种呼应形式而连词化了的。在用“就是”之前多用“便是”。

俺哥哥见他,不是打便是骂。(杀狗劝夫 0)

你家的富贵,不是你祖上遗留的,便是你自家挣起来的。(来生债 1)

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红 82)

不然、否则、要不然等 它们是表示“如果不这样……”这种否定的假设的。原来它本身就是一个表示假设的从句(前句),后来连词化了。“不然”在文言中也使用,所以用例省略。

否则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为矣。(红 3)

要不然,老太太叫你进去了,就不得展才了。(红 17)

要不是,就还芸二爷去。(红 27)

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红 64)

不么,这会子忙的是什么?(红 16)

可就是这一头儿没车道得骑牲口,不,就坐二把手车子也行得。(儿 14)

19.1.4 承接

承接连词多数也可以认为是副词,但这里姑且放在连词之中。

就 副词“就”原来是放在复句的最后一句使用的。光凭它来表示的意义非常模糊,前句和后句是仅有时空的先后关系呢,还是表示条件、假定等关系,是不明确的,只能根据上下文来判断。例如下面两例也可理解为只是表示时间先后关系的。

说道铺中只有官料药,并无什么毒药,他就睁着眼道:……(窦娥冤 4)

卿说的是;就加卿为选择使……(汉宫秋 0)

“就”暗示假定、条件等的例句:

我如今得做就做。(神奴儿 2)

你拜了我,我就饱了?我就醉了?(杀狗劝夫 0)

嗣后 较早说“次后”,说不定是音转而成“嗣后”的吧。是副词

用作连词。

二十年前敬德佐于定阳王刘武周手下为将，次后降唐去了。（小尉迟 1）

先时还扎挣的住，次后挨不住只要睡。（红 19）

嗣后朋友们还怎么往你家行走呢？（初学指南）

于是 是从文言中借用的，在古代多说“于是乎”。

然后 这也是从文言中借用的。

这才

紫鹃这才明白过来要那块题诗的旧帕。（红 97）

那么 “那么”作连词用大约是很新的。清代多说“那么着”或“这么着”。现在只说“那么”就作为连词，这可能是江南方言的影响。

那么着，为什么这等伤心起来？（红 81）

这么着，我也不要了。（红 46）

至于、至如 都是从古就有的，用于现代汉语中是文言的遗留。又可认为是介词。

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孟·告子上）

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史·萧相国世家）

譬如 古代汉语中也用。

比方 原来是动词，表示比较。可以认为它在“比方说”那样的说法中副词化了，然后又单独地表示“例如”的意义，连词化了。清代的用法还限于用作动词。

林姑娘比方得有理。（红 94）

比如

比如你见我时节，难道好歹也不问一声？（鸳鸯被 3）

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红 31）

怪不得

怪不得云丫头说你好。（红 45）

原来 较早写作“元来”。是表示时间的词语,但也用如连词(已见前述)。

为的是 表示目的。在清代也有表示原因、理由的。

儿子管他,也为的是光宗耀祖。(红 33)

见这般样子,心里大怒,为的是贾政吩咐不许声张,只得含糊装笑。(红 93)

19.1.5 转折

然而 是从古代汉语中就使用的。除表示“但是”这种转折的用法外,也有像“而且”那样应该认为是并列的用法。

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也;然而率相离者何也?(史·淮阴侯列传)

但是

“但是”的“但”是从“仅”“止”的意义来的。

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史·刘敬叔孙通列传)

这种表限定的“但”很容易用于表转折,这一点看“唯”“只”等例就可以明白。时代稍晚才见到表转折的例子。

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后汉书·袁安传)

“但”和“是”合在一起的例子唐代很多,但多是“凡是”、“只要是”之意,它用于表转折似乎时代还要稍稍往后。

纵然子孙满山河,但是恩爱非前后。(天下传孝十二时。罗氏藏)

亦能壁间写字,但是墨较淡。(朱 3)

只是 “只”原是范围副词,表示单独,“只是”是转变而成为表示转折的连词。

轩窗帘幕皆依旧,只是堂前欠一人。(白居易诗)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诗)

某甲祖公在南岳,欲得去那里礼觐,只是未受戒,不敢去。(祖 5)

可是 这个词从唐代开始用,到元明时期,用于加强疑问语气,多表示“究竟……呢”之意(也有仅用来表示疑问的)。到了清代,与

疑问无关的用法出现了,产生了在时间、状态和说话的场所颇为一致的情况下使用的用法,可以译为“そうそう、時に、ほんとうに、まったく、それこそ”等。例如:

紫鹃……便道:“姑娘也是才好。二爷既这么说,坐坐,也该让姑娘歇歇儿了,别叫姑娘只是讲究劳神了。”宝玉笑道:“可是我只顾爱听,也就忘了妹妹劳神了。”(红 86)

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红 97)

这种“可是”具有变为转折语气的可能性,这从上述第二例就能明白。但是,真正成为转折连词的“可是”(但是)在清代几乎还没有例子。另一方面,仅用“可”一个字,古代就有表示转折的用法。那样的例子已经举过,但是应该看作副词。随着时代往后,就看到连词化的例子。例如:

那女子是让安公子进去,他可不出来。(儿 5)

你众位一定要看也容易,可得豁着挨个三拳两脚的再去。(儿 28)

现代汉语的“可是”,究竟应该看作是这种“可”后面加上新的后缀“是”而成的,还是应该看作是自古已有的“可是”的意义变化而成的,还有待于今后来确定。但无论如何,似乎可以说,“可是”作为转折连词使用的例子在清代还几乎没有。

不过 是表示很轻微的转折的连词。原来意为“只不过……”,是表示轻视或者谦逊的副词。现代也多和“罢了”呼应。

门人不过只听得他师见成说底说。(朱 5)

谁又参禅,不过是一时的顽话儿罢了。(红 22)

不过感念婢娘的恩惠过意不去罢咧。(红 88)

这种“不过”的意味已经稍有变化,是转折连词的用法,和副词相去不远的比较多。

我何曾说要去?不过拿来预备着。(红 8)

什么福气,不过我屋里干净些,经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红 95)

其实 原是副词,是表示真实的,在古代汉语中也用。

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史·淮阴侯列传)

现代北京话中把它用于表转折的场合。“其实”容易带转折语气,这是很好理解的,在下面的例子中,“其实”已经有近于转折的倾向了。

其在间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耳。(史·货殖列传)

在近古用于表转折之例:

你父亲写便这等写,其实没有甚么银子。(东堂老 4)

不想

不想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位公子。(红 2)

不料 “料”是“料想”之意。“不料”是“没有料想到……”之意。但转变成“出乎意料,但是……”的意思,成为连词。

不料中秋最明夜,洞庭湖上见当天。(李涉诗)

19.2 用于主从句的连词(一)

19.2.1 时间

表时间的连词多数和介词的用法不能够区别。这里姑且将作为连词的用法用得较多的举某些例子。也可能没有必要另立时间连词这一类。

等

等打完了结子,给你换下那旧的来。(红 64)

等闹出来,反悔之不及。(红 74)

等到

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们个冷不防。(红 74)

直到

直到我这孩子到了淮安,说起路上的事来我越听越是他……(儿 16)

及至 在文言中也使用。

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史·西南夷列传)

19.2.2 比较

与其……不如 这种形式表示“和做……相比,还是……更好”之意。古代汉语也使用,但不用“不如”,而用“宁”、“岂若”、“不若”等的也很多。

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庄子·大宗师)

“与其”还有和“毋宁”相呼应的。这种呼应不是出现于古代汉语中的,“毋宁”或许是到中古或近代才产生的文言的说法。无论如何,在现代汉语中就不大用“与其”来表示比较了。

宁可……宁肯…… 在用“与其”的时候,后句表达的事情更为占优势。但是,在用“宁可”“宁肯”的时候,前句所表达的事情更占优势。“宁”用于比较,在古代汉语中有,但用于后句,只限于和“与其”呼应的时候,而“宁”单用时则用于前句。这种用在前句的“宁”,加上“可”或“肯”就成了现代汉语的比较连词。

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北齐书·元景安传)

今儿宁可不见太太,倒得见他一面。(红 6)

“宁肯”用作连词大概是始于近时。

19.3 用于主从句的连词(二)

表示因果、让步等的七种连词相互关系很密切,而且,有不易分辨之处。在这里,用一览表(下页)来表示它们的关系。

表中 A 表示前句, B 表示后句。因果、让步、推论三者都在前句叙述既定的事实。在因果、让步句中, B 也是既定的事实,而在推论句中, B 表示由 A 推论出来的未定的事实。因果和让步的区别就在于有转折和没有转折。其次是假定、纵予、限定、不限定等,都是在前

B A	没有转折		有转折	
既定	因果	因为 A, 所以 B	让步	虽然 A, 可是 B
	推论	既然 A, 就 B		
未定	假定	要是 A, 就 B	纵予	即使 A, 也 B
	限定	只要 A, 就 B	不限定	无论 A, 也 B

句举出未定的事实,以此为根据来进行叙述,广义地说,也都可以称为条件。其中 A 和限制无关,后句 B 也不是转折的那种,它是最纯粹的,所以特别称之为假定。纵予是那种有转折的。其次有对于假定加上某种限定的,以及特别允许那种不限定的两种连词,我们将称之为限定连词和不限定连词(假定连词是既不加限定,也不许不限定的,在这一点上指纯粹没有色彩的)。

19.3.1 因果

表示原因、理由、目的、结果,构成主从句的连词称为因果连词。

因为 这个词自然是“因”和“为”复合而成的。“因”在古代汉语中是介词,白话中往往用作连词。

因逢牧羊小子,诘问逗留。(降魔变文,罗氏藏)

今日因吃了面,怕停食,所以多顽一回。(红 63)

表示原因、理由、目的等的“为”在古代汉语中仍应看作介词,即有类似于连词的用法。但是,例如:

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史·大宛列传)

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汉书·东方朔传)

上述例中“其绝远非人所乐往”、“人之恶寒”、“人之恶险”等,还是一个名词词组,这是从结构上(即根据“其”、“之”等)表现出来的。然而从意义上来看,这种“为”所起的作用和连词没有任何不同,因此就开辟了“为”用作连词的途径。作为完全的连词的例子如:

为他善能按剑,且留与后来。(祖 13)

古人为明异中异,所以重洗面。(祖 9)

这样的“因”“为”复合而成“因为”,应该说是很自然的。

时方被酒,因为衣襟挂树根而坠阱中。(集异记·广记 429)

因为着力,得免回。(集异记·广记 304)

“因为”像这样用于从句(前句)的用法是从前就有的,而在现代汉语中还有把它用于主句的用法。但是,这种用法的上限不清楚。

所以 在古代汉语中,“所以”具有和它前面的体词以及它后面的谓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名词性词组的作用。而且这个词组和名词一样,可用作主语或者宾语。作主语时多和“者”呼应,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缘故”。

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孟·梁惠王上)

用作宾语的例子:

敢问其所以异。(孟·公孙丑上)

还有表示同一判断的例子: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滕文公上)

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孟·告子上)

像后一例那样省略主语的句子中,“所以”很容易转变成表示“因此,因为这个缘故”的意思。这是因为这种句式原来是从后而来叙述结果的。就是孟子之例,把它理解成“因此不想要他人的美食”也不能算全错。特别是连句末的“也”都不用的地方,看作都已成为连词也无不可。

矫制以命天下,宗庙所以危。(史·吕后本纪)

偷本非礼,所以不拜。(世说·言语)

官本是腐臭,所以将得而梦棺尸。(世·文学)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所以”的词序。如果有“宗庙”等主语就必然放在“所以”前面,这是较早的用法。这是因为“宗庙所以危”是由“此宗庙之所以危也”之类的省略形式发展来的。但在现代汉语中也

能把主语放在“所以”的后面。这样的词序是从唐代开始产生的,这可能是从“是以”这样一些和“所以”类似的词的用法类推而产生的。就是说,“是以”既可以放在主语之前,也可以放在主语之后,因此,“所以”也就产生了放在主语之前的用法。这种把“所以”放在句首的用法是唐代开始的。

所以尹婕妤,羞见邢夫人。(李白诗)

都缘解搦生灵物,所以人人道俊哉。(刘禹锡诗)

造恶人多修福少,所以众生长受贫。(道安法师念佛赞。S2985)

把“所以”用于前句的用法也保留在现代汉语中,但这是文言的说法。这种情况由于“之所以……是因为……”的呼应形式面出现的较多,在最近的文章中能见到不少。这种“因为”,和下面一句中的“以”相当:

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其南也。(战国策·燕策)

而且“所以”和“之故”相当,所以,在现代汉语中有用“所以……的缘故,是因为……”的形式的。

是以 它是从“以此”的意思而变成“因此”的意思的(也说成“以是”)。“是以”大多放在主语前面。这个词在《老子》中特别多,现代汉语中不大用了。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论语·子张)

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世·言语)

因此 在古代汉语中就使用,是由“介词+体词”的词组而变成一个词的。

佗因此以兵威边。(史·南越尉佗列传)

因而 是“因此面”的意思,“此”省略掉了。这种介词后面省略体词,仅用介词的情况古代很多。“而”是“于是”之意,但这个意思已经几乎没有了,可以把它看作是后缀。“因面”也可写作“因尔”。但“因尔”似乎时代要晚些,恐怕是因为在六朝“尔”这个指示代词用得较多,由“因此”类推,而误认为“而”是错字,所以写作“因尔”的吧。“而”和“尔”通用之例在别处也很多。

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史·汲郑列传)

因尔奉法,遂获长年。(宣验记·辩正论引)

19.3.2 让步

让步是确认既定事实而又加以转折,表让步的有“虽然”、“尽管”等,在后句中用“可是”等转折连词的较多。

虽然 古代是两个词,是“虽是这样”的意思。因为“然”的意义消失,变成后缀,“虽然”就成了一个词,这是从唐代开始这样使用的。

虽然经济日,无忘幽栖时。(张九龄诗)

明主虽然弃,丹心亦未休。(岑参诗)

虽然如是,见与凡夫不同。(石井本神会语录)

虽则 “虽则”早在《诗经》中就能见到,但用法略有不同。即:

……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迯。(诗·汝坟)

……有女如荼。虽则如荼,匪我思且。(诗·出其东门)

是像这样用于重复的词语中间的。它只是修辞的用法,作为词是否像现代汉语中那样自由使用,这一点不清楚。时代稍往后就能见到现代汉语那样使用的例子了。

众律其器,士嘉其良,虽则童稚,令闻芬芳。(汉·蔡邕,袁满来碑铭)

虽则追慕,予思罔宣。(魏·王粲诗)

虽说 这个“说”不一定有“讲、说”的意义,可以看作和“虽然”一样。稍早一点,也说成“虽云”、“虽道”,“虽说”也是同样的词。

中间虽说不是玉,却是绝好的硝子石。(红 92)

尽管 原来是副词,“一味”“不管……不断,一个劲儿”之意。恐怕是“只管”“尽自”等合并而成为“尽管”的。这是很新的词,找不到例子。

19.3.3 推论

既然、既是 是“既然是这样”之意。是承认某种事实,据此而进一步推论。古代汉语中,这种场合单说“既”,后来加上了后缀“然”、

“是”。像古代汉语那样单用“既”的用法现代并非不存在。“既”是表示过去完成的副词,是从时间观念转变而成为表承认推论的。

今既遇矣,不如战也。(左传,成2)

在古代汉语中“既然”是两个词,意为“已经如此”。作为连词是从五代时开始使用。

既然如此有佳名,更莫推辞问疾去。(维摩变文。P2292)

既然如此,何用行脚?(祖13)

“既是”也大致在同时变为连词。

既是巡营,有号也无?(王陵变文。P3627)

既是骑马,为什摩不踏镫?(祖8)

19.3.4 假定

假如 这是古代汉语连词“假”和“如”复合而成的,从唐代开始使用。

假如贤者至,阁下乃一见之,愚者至,不得见焉;则贤者莫不至,而愚者日远矣。(韩愈,与凤翔邢尚书书)

早先“假如”也有用于纵予的例子,这是根据上下文决定的。

假如屈原醒,其奈一国醉。(卢仝诗)

假如宰相池亭好,作客何如作主人。(白居易诗)

假使 “使”原来是表示使役的,它转为表假定,在古代汉语中也有。“假”和“使”复合的现象很早就有。

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可以有补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有何耻?(史·范雎蔡泽列传)

如果 “果”在古代汉语中也有用作假设连词的。“如果”是“果”和“如”复合而成的。

如果能晓得此理,如何不与大家知?(朱4)

若是 古汉语中有把“若”用于表假设的。“若是”是“若”加上后

缀“是”，从隋唐时开始使用。

若是诸部所说乖大小经自立义者，则破而不取。（三论玄义）

若是无指的，万均必是有辞。（魏郑公谏录 2）

“若”不仅在古汉语中使用，就是在现代汉语中也还使用。“若”是放在主语后面，述语前面的，放在主语前面的并非没有，但作为现代汉语是不自然的。但“若是”从古以来就是放在哪里都可以的。这是因为它带上后缀而成了双音节，结果，独立性就增加了。

壶中若是有天地，又向壶中伤别离。（李商隐诗）

若是五陵公子见，买时应不啻千金。（罗虬诗）

要、要是 “要”是表示意欲的助动词，由此而转为表假定。“要”用于表假定是在清代，开始只限于用在表示人的主语之后，可能不久它占了优势，就取代了在它以前的“若”“若是”吧。

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庚辰本石头记 24）

老太太要说不给，这事便作死了。（同上，46）

太太要问我，只说我病了。（同上，46）

像下而那种“要”用于表纯粹的假设的用法，至少不是当初的用法。这个“要”庚辰本作“若”。

这首诗要使得，我就还学；要还不好，我就死了这做诗的心了。（红 49，亚东版程乙本）

“要是”之例：

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你跟前。（庚辰本石头记 47）

若要 这个词常常是两个词，是“若欲”（如果想要做……）的意思，又成为一个词，也用作单纯表假设的连词，但是两者不能区分的例子很多。

若要欲得眼亲逢。（无常经讲经文。P2305）

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红 64）

一个人若要使起家人们的钱来，便了不得了。（红 114）

若要细分则如易样分。（朱 6）

可以认为,先有这种“若要”,后来把它看作是两个同义词的复合,就变成单用“要”也能表假定的了。这一点还要留待将来研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有的方言“若”读作“要”,因此“要”是代替“若”的字,这种说法要成立是有困难的。

倘或 “倘”也写作“僇”,在古代汉语中也是使用的。“倘”和“或”复合的例子从唐代就能见到。

倘或自效,理固合宜。(李相国论事集3)

倘然

僇然重结社,愿作扫坛人。(贯休诗)

倘然云了不来,岂不误了人家一辈子的大事?(红66)

19.3.5 纵予

纵予是表达假定的转折的。是日语“たとい……ごも”(即使……)的意思。现代汉语中常用的纵予连词有“就是”,以及“就算”“就让”等。稍文一点的,有“纵然”“纵使”“即使”等。

纵然 “纵”是古代汉语中最明确的表示纵予的连词。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诗·子衿)

“纵”后面加后缀“然”是在唐代。

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司空曙诗)

纵然更相逢,握手唯是悲。(子鹄诗)

“纵”在宋以后也可以写成“总”。

便总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词)

总有几个钱来,随手就光的。(红47)

我总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红1)

纵使 “使”是由使役转为假定、纵予而经常使用的。“使”和“纵”复合是在唐朝。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张旭诗)

即使 “即使”的“即”在古代汉语中就有,一般认为和“若”相同。

但尽管它们同是表示假设，“若”和“即”也稍有差异。即“若”是单纯的假设，“即”具有“万一”的意思，指没有考虑余地的最大限度。例如：

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我徐死耳。（史·赵世家）

“即”用作纵予在古代汉语中似乎没有。但在后代的文言中有这种用法。恐怕是中古或近古产生的。“即使”是这种“即”和使役的“使”复合而成的，在古代汉语中就有，但仍然是表单纯的假设而不是表转折的。例如：

即使文王疏吕尚而弗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也。（战国策·秦策）

“即使”转为纵予使用的上限不明。或者是因为有“就使”这个词，而把它改成了像文言的“即使”。

就 “就”用于纵予可能是东汉以后。但同时也用于单纯的假设，所以转折与否的区别应该说是根据上下文来确定的了。如：

就有所疑，当求其便安。（后汉书·霍谡传）[如果有所疑，或者即使有所疑。]

法孝直若在则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法正传）
[就复；即使。]

早先也可以说成“就使”、“就令”等。这时就一定是表纵予的了。

就使当今沙砾化作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养……
（后汉书·刘陶传）

就令亡还，适见中国之弘耳。（晋书·文帝纪）

这样，纵予的“就”较早就有，但“就是”用于纵予是在元明之际，“就让”“就算”等大概稍晚一点。

既没了合酪，就是馒头烧饼也买几个来。（勘头巾 3）

就是家中有事，那里丢我恁个半月，音信不送一个儿？（金 8）

他就是有十万两银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金 7）

就是上司准了，也是个废人。（红 90）

就是哭出两缸泪来，也医不好棒疮。（红 34）

就让有多少男人也不怕。(红 111)

就算他有本事罢,一个女孩儿家可怎么合你同行同住呢?(儿 12)

较早的白话中也把“便”用于纵予,也有复合成为“便是”“便总”“就便”等等的。

便 “便”大致和古代汉语的“即”,近古汉语的“就”类似,从中古时开始使用。它用于纵予可能是在五代时。

愿作乐中筝;得近玉人纤手子,砑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崔怀宝词)

便是有船发,也须容市沽。(裴说诗)

便是客中主尚不辨得,作摩生辨得主中主?(祖 6)

慢讲照这样办法没有差错,就便有些差错,老爷日后要怪,就算你我一同商量的都使得。(儿 3)

那(哪)怕

那怕负心强人阴寒死了,奴也不疼他。(金 8)

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红 40)

19.3.6 限定

只要 原来是“只要做……”之意。唐代的用例中还没有成为连词。

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白居易诗)

用作连词的例子时间要晚。即:

只要借得秦兵呵,(唱)恁时节吴兵自还,楚城无患。(楚昭公 1)

“只要”在古白话中多说成“但”,还构成复合词“但使”“但凡”“但须”等来使用,但现代几乎不用了。

只有 “只有”和“才”呼应,在表示很强的限定时使用。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文章中用得很多,但这种用法绝不是很早就有的,而大约是近时用“只”代替了“惟有”“唯有”的“唯”,作为某种程度的口语而构成的。原来,“惟有”多用于转折的场合,但其中的“有”几乎没有意义了,因此和“唯其”等混同而成为表限定的连词。

宝钗尚自犹豫,惟有袭人看他爱讲文章,提到下场,更又欣然。(红 118)
 唯其如此,他才更能显出绞尽脑汁的样子,替她思索。(偷生,老舍)

除非 这个词从唐代开始用。原来是两个词,后来从表示“除了不是……的事物”的意思而成为表示限定的“仅仅”的意思。大致和“只有”相当,兼连词和介词两类。

除非寒食节,子孙冢旁泣。(五言诗。P3211)

除非听受法花经,如此灾殃方得出。(法华经变文。P2305)

但是在下一句中有时带有表示“其他”这样一种意义的词,那就成了“除了不是×这种事物(场合)外,其他都……”这种意思。但是,这种句子里“其他”指什么,是不明确的,所谓“其他”,是指×呢,还是指非×呢?如果指的是×,就不必特意在后一句带上表示“其他”的词了。因此,这种句子中的“其他”自然就是指非×的了。但如果是这样,那就只要除去×就行。因此前面部分的意义就改变而成为“除了×,其他都……”的意思了。

除非奉朝谒,此外无别牵。(白居易诗)

除非物外者,谁就此经过。(上官昭容诗)

除非却应奉君王,时人未可趋颜。(云谣集)

在上述例句中,“谁”、“时人”都指上句所说的以外的事物,像这样的在前句中被除外的事物在后句中又表达出来的场合,“除非”只表示“除”的意义。

“除非”也有用在后句中的。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黄庭坚词)

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期。(晏几道词)

除是 和“除非”相同。在现代汉语中几乎不用了。

欲犯我者,除是飞来。(宋史·岳飞传)

19.3.7 不限定

无论 表示不限定的“无论”在后面跟疑问句或疑问词。下面那样的例子中,“无论”接近于表示不限定的意思,但只放在并列的词的

前面,和现代汉语的用法还有距离。

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王勃诗)

“无论”像现代汉语那样用作连词是很新的,在古白话中,用“不论”、“不拣”、“不管”“不拘”“不问”以及“凭”“任凭”等等。但在现代汉语中“无论”用得最多。

无论你有多大的学问,未必强似公公。(儿 30)

只要我一意读书,无论怎样都是甘心情愿的。(儿 32)

不论 在现代汉语中也用。在早先它和“无论”一样,不用于明确的疑问的场合,而只放在并列的词语的前面。

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史·李斯列传)

“不论”带疑问句或疑问词,成为连词的例子是:

故不论甚物事皆透过。(朱 8)

不论多少,賚发些盘缠使用。(灰阑记 1)

不问

不问那里赶将去。(金钱记 1)

不问那个大衙门里告他走一遭去。(鲁斋郎 0)

不拘

不拘甚么饮食,我吃不下去了。(两世姻缘 2)

“不拘”在清代用得特别多。

不管

不管那里,我救兄弟去走一遭。(赵礼让肥 2)

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红 44)

以上各个词的例句,看作连词的例句,似乎也有不太妥当的;但它们实际上也被当作连词来用,这是没有疑问的。

“凭”“任凭”“随”等等,应该看作表示不限定的呢,还是看作表示纵予的呢?也有两者难以区分的。而在现代汉语中,它们和“无论”

等一样,必须在后面跟表示疑问的词语,和这些词语合在一起来表示不限定。

凭 “凭”原来是“任凭”或者“以……(做)”的意思,到元明时还不作为连词使用。

你将这女儿或是丢在河里井里,凭你将的去。(儿女团圆 2)

它用作连词的例子如:

凭谁来说亲,横竖不中用。(红 90)

凭他怎么着,还有老爷太太管他呢!(红 20)

任凭 “任”从唐代开始用于纵予,可以有各种复合形式。

任是无情也动人。(罗隐诗)

现代汉语的副名词“任何”也是“任”和疑问词复合面成为表示无限制的词语的。“任凭”是由这种“任”和“凭”复合,开始用作表纵予的连词,然后又在后面跟表疑问的句子,就成为表示不限定的意思了。

任凭你恶叉白赖争竞,常拚个同归青冢。(曲江池 3)[表纵予]

任凭怎么使劲儿,再也作不下去了。(三侠五义 35)[表不限定]

随 “随”是“任随”之意,变为连词。在现代汉语中也和表疑问的词语连用,表示不限定;而在古白话中表示纵予。总之,可以说表示不限定是从表纵予的意思发展而来,和疑问相结合而产生的特殊的用法。

随他念杀天书也不灵。(马陵道 3)[纵予]

随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了。(金 21)[不限定]

20. 助 词

在附属词之中,能放在词组后面的叫助词。有些词即使是置于一个单纯词的后面,如果它还具有放在词组后面的可能性,也看做助词。助词之中,放在一般词组后面(不管是不是出现在句末都没有关系)的叫词组助词。仅仅用在句末的叫句末助词。那些虽然和句末助词相近,但也可以认为是虚词化不充分的叫准句末助词。现代汉语的助词有如下一些。

I. 词组助词

[表示等类的]等 们 甚么的 伍的

[表示类似的]也似 似的 一般 一样

[表示接续的]的(底、地)

[表示假定的]的话 的时候

II. 句末助词

[甲类]吗 呢 哪 吧 罢了 啊 呀 哇 了(啦)

[乙类]呢 了 来着

III. 准句末助词

才好 才是

就好了 就是了 就完了 就有了 就结了

没有 不是

20.1 词组助词

20.1.1 等 类

“等”在现代汉语中用于较文的场合,原来是古代汉语的名词或助词。“等”的用法有三种。

A. 不定数(复数)

(1) 放在一个词后面。

公等遇雨。(史·陈涉世家)

臣等义不受辱。(史·留侯世家)

卿等尽不?(世·文学)

(2) 放在两个以上词的后面,这是不用的。

B. 同类(其他的东西)

(1) 放在一个词后面。

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史·魏其列传)

(2) 放在两个以上词的后面。在现代汉语中也说成“等等”。

贰师将军与哆、始成等计。(史·大宛列传)

绢帛金银并是草及死人骨蛇魅等。(幽明录,珠林 31)

C. 列举

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史·项羽本纪)

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史·大宛列传)

眼、耳、鼻、舌、身等为五根。

也有一种说法不同意 B(2)类的存在,认为它也是 C 类。但究竟是不是这样,不能确定,所以暂且按上面那样分类。

们 把现代汉语中“们”的用法和上述“等”的用法比较,就是下面那样:

- A. 不定数(复数) (1) 小孩子们 兵士们
(2) 老爷太太们 老师同学们
- B. 同类 (1) 小顺们
(2) 四狗子和小秃们

C. 列举 通常不用

A 表示不定数,但一般称为复数。但是,把它称为复数是不大正确的。“们”具有作为不定数的明确的意义,不能带表示定数的修饰语(例如,不能说“三个孩子们”)。不仅如此,也不能带不定数的修饰语(例如,不能说“两三个孩子们”“几个孩子们”)。这可以理解为因为

“们”不是不明确的不定数的标志,它作为不定数是有明确的意义的,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就不能带不定数的修饰语。

“们”和“等”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们”不能用来表达人以外的事物。在童话等作品里有“花儿们”、“石头们”等,这是拟人化的修辞的用法,实际语言中是不存在的。下面那样骂人的话,也还是对人说的。

畜生慫悄地!(刘知远)

别跟着那不长进的东西们学!(红8)

但在汉儿言语中,家畜等用“们”。这恐怕不仅是文字上的东西,而是实际的语言。

这头口们多有不吃的。(老乞大)

我这马们不曾饮水里。(同上)

骊马每放得肥着。(元秘史)(总译)

上例中的“慫”、“每”和“们”是相同的,或者是同一系统的词。“们”的语源是“门”,大概是指同一族的人。这个“门”在宋代和“慫”等共同使用。不过大概“门”是南方的写法,“慫”是北方的写法。“门”不会比“慫”更早。在表示口语的虚词时,除用加“口”旁“亻”旁等来造新字以外,还有借用使用得较少的字的办法。恐怕“慫”是基于这个理由而被使用的。出现的先后暂且不谈,从语源上讲,“门”大概更能传达其原意吧。在宋代,除此以外,也写作“瞢”,“满”等。使用“们”字是在明代。另一方面,在元代,除“门”外还用“每”字。和宋代一样,大约有南方用“门”,北方用“每”的差别。“每”大概是继承在唐代的文献中很少见的“弭”或“伟”的系统的。而且它们有放在代名词之后的用法(见前述)。

儿郎伟,重祝愿,一一夸张。(唐·司空图,障车文)

孙儿慫切记之,是年且勿教我吃冷汤水。(默记,知不足斋本)

问桃杏,贤慫怎生向前争得?(刘焘词,乐府雅词,拾遗上)

使副门此者缘何事来?(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三63)

下面是对“们”的用法追溯其时代来加以考察。

A. 不定数(1)

每常令儿子门作事只是说个大纲与它。(朱 13)

不定数(2)

始初内臣宫嫔门皆携笔在后抄录。(河南程氏遗书 19)

二则他又常往两个府里去,太太姑娘们是见的。(红 29)

B. 同类(1)

因说前辈如李泰伯门议论……(朱 129)

同类(2)

胡五峰说性,多从东坡子由门见识说去。(朱 5)

C. 列举

通常不用。B(2)所举的例子,恐怕也不是 C。下面的例子,和列举略为相似,但列举的“等”是能省略的,与之相反,这种“们”是不能省略的,仍然应该说是特殊的东西。

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们娘儿们。(红 35)

甚么的 “甚么的”和“等”的 B 类用法相当。这个词的历史不长,在较早的文献中几乎见不到。原来是由“甚么”和“的”构成的两个词,复合而成一个词。

助词“的”有表示等类的用法。如:

明儿就叫“四儿”,不必什么蕙香兰气的。(红 21)

衣裳,裙子,别混晒混晾的。(红 24)

这样的“的”还有“糖儿豆儿的”“打酒买油的”之类,有附着于四字构成的并列词组的倾向,作为表示等类的功能,不像“甚么的”那样充分。但大概仍然可以看作表示等类的。另一方面,在列举的时候,也有“的”和“啊”合在一起使用的。例如:

风啊雨的横竖淋不到你头上来。(红 65)

什么穷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儿好,模样儿周正的就好。(红 84)

在上面的例子中用“什么”的有两例,它们是放在并列的词的前面的。但它放在后面照理也是无妨的,时代往后,这样的用法就产生

出来了。首先产生的是

忽然鬼啊甚么作起祟来了。(初学指南)

想来老爷们都饿了,饭啊甚么都叫剪决些。(同上)

这一类的说法。可能它和原先用“的”的形式合并,就产生了“啊甚么的”这种形式,它省略了“啊”,就成了现代汉语那样“甚么的”这种形式。

这个鼻烟壶儿,做的花儿什么的很巧。(庸言知旨)

总之,“甚么的”是从清代后期开始使用的。

在此之外,和“甚么的”相同的有“伍的”“啍啍儿的”。“伍的”也写作“唔的”。或者是由“群”“伙”的意思转来的。

洋服,太蹩,皮鞋啍啍儿的。(老舍,毛毛虫)

门口儿乱七八糟摆着他卖的东西唔的。(陈士和,云翠仙)

20.1.2 类似

也似 较早的例子中辅助名词的用法较多,但也有不仅是在名词后面,而且也放在词组后面的用法。放在名词后面的例子如:

花枝也似浑家。(简帖和尚)

起初时性命也似爱他。(鲁斋郎 1)

放在支配词组后面的例子:

正熟睡,倾盆也似雨降。(刘知远)

打的妮子杀猪也似叫。(金 8)

也还有带“的”的。

忽然看见山坡前走将一个牛也似的大虫。(合汗衫 3)

两片嘴必溜不刺泻马屁眼也似的。(教孝子 2)

“似”也有写作“是”的。

撈的杀猪也是叫。(金 44)

似的 是“也似的”中的“也”省略而成的。

一个热突突人儿,指头儿似的,少了一个,如何不想不疼不题念的。(金 3)

也有写作“是的”,特别在《红楼梦》中“是的”用得较多。

在书房里把门插着,捏杀蝇子儿是的。(金 35)

倒像拌嘴是的。(红 73)

一般 “一般”这个词从唐代开始用,是“一种”或者“一样、同样”的意思,是数词加量词的词组形容词化了。例如:

虽是生离死一般。(刘禹锡诗)

时代稍往后就成了后助名词,然后又成为助词。

大人才见两僧生佛一般礼拜。(祖 14)

如人看水一般。(朱 4)

一样 从唐代开始用,是“同样”或“一种”之意,作为助词用大概是在元代。

如一个模儿脱的一样。(两世姻缘 4)

20.1.3 接续

的 “的”的用法是极端复杂的。但把派生的、特殊的用法暂时放在一边,大致考察下面那些用法就可以了。

(a) 附在副词性修饰语后面。

慢慢地走

(b) 附在形容词性修饰语后面。

我的书 人的手 红的花 走的人 走路的人

(c) 上述词组中去掉被修饰语的形式。

我的 人的 红的 走的 走路的

(d) 紧跟在动词后面,用在句中,说明伴随动作的种种情况。

我昨天到的北京。

(e) 用在句末,表示说明语气。

他不会打你的。

你什么时候来的？

(f) 紧跟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进行的场所或到达点。

坐的这儿 跑的那儿

(g) 引入补语

说的大家都笑了。冷的发抖。

“的”这个字开始使用是在元代。以上“的”根据其来源可以分为(a)地, (b)(c)(d)(e)底, (f)到, 在, (g)得。用于(f)(g)的虽然写作“的”字, 但是别的词, 应该看作后助动词。助词的“的”, 只限于从“地”“底”系统来的那些。

(a) 用于副词性修饰语的“的”早先写作“地”。“地”当然是“土地”“场所”的意思, 是转为表示动作或状态存在的环境, 用作副词性的修饰语的吧。例如唐代就能见到的“暗地”, 大概就是“暗的地方”→“在暗的地方”→“暗暗地”这样变化而来的。同样的词有“暗中”“暗里”, 但这种“中”或“里”始终没有发达起来。“地”的这种用法, 在隋以前很少, 但下面的例子可能就是。

使君如暮地, 宁可斗战求胜? (世·方正)

“地”用得较多是从唐代开始的, 但唐代还用得不太广泛, 有作为一定的复合词来使用的倾向。用得较多的有如下一些:“蓦地”“忽地”“特地”“暗地”“私地”。

在唐五代, “地”用于形容词 AA 型的重叠后面的例子似乎还见不到, 但用于 ABB 型或 AABB 型的例子在五代就能见到。

有人长喜欢, 有人嗔迫迫地。(祖 12)

这种“嗔迫迫地”是副词, 但用作述语, 这是因为在意义上不一定需要动词的缘故。即“嗔迫迫地”是“生着气”的意思, 它本身已经表示一种状态, 生着气做什么, 用动词来表达就没有必要了。再举一个同样的例子:

畜生懣悄地! (刘知远)(已见前)

“悄地”意为“静静地”，是个副词。但在这里能作述语用，这是因为只要说“静静地”，就根本用不着问“做什么”。在日语中说“静かにする”（静静地做），在汉语中如果没有必要说明具体的做什么事情，也就可以不用动词。即：可以说“悄地说”或“悄地走”，而在笼统地表示“静静地做”的时候，却没有适当的动词。就是在现代汉语中，如果是说“慢慢儿的！”那就是副词当作述语用。

“慢慢地”之类在形容词 AA 型重叠形式后面加“地”而充当副词，在宋代能见到。为什么它比 ABB 型或 AABB 型要晚出现在文献中，还不清楚。但或许是偶然地在文献中不大被记录也说不定。

一向不察气禀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朱 4）

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风捉影，有甚长进？（朱 8）

若只略略地看过，恐终久不能得脱离。（朱 10）

自从一个黄巢反，荒荒地五十余年。（刘知远诸宫调）

是日刘知远频频地又祝托又告三娘子。（同上）

三万六千排日醉，鬓毛只恁青青地。（辛弃疾词）

你咱妻女好好地走后免残生。（刘知远诸宫调）

“地”用在象声词后面的：

更怎禁傍边两个妻聒聒地向耳边唆送，快与凌持。（刘知远诸宫调）

李洪信叨叨地何曾住口。（同上）

动词带修饰语或宾语的形式加“地”之例：

只不住地说得一个。（朱 10）

手凭调鞍擦肩地嘴。（刘知远）

“地”到元代写作“的”。这是因为这两个字音近的缘故，大概是为了避免用“地”这个常用的带实义的字，而以用得较少的“的”来代替它。

官里紧紧的相留。（西蜀梦，元刊本）

慢慢的枉步。（拜月亭，元刊本）

在现代汉语中，在形容词的重叠形式 AA 型产生的副词中，常常加上“儿”字，这大约是在元明时期开始的。

绑得紧紧儿的。（争报恩 1）

分的平平儿的也。(儿女团圆 0)

在《元曲选》中能見到像上面那样用作补语的或其他用法的,但用作修饰语的似乎没有。在用作修饰语时不带“儿”。例如:

你好好的从实招了者。(蝴蝶梦 2)

回来慢慢的打你。(救风尘 2)

上述形式是否真是元朝的用法还要调查。不过到明朝就有确实可靠的例子。

锅儿是铁打的,也等慢慢儿的来。(金 11)

小大官儿好好儿在屋里妹子抱着。(金 32)

“地”(以及由“地”来的“的”)也被看作副词的后缀。副词的后缀种类很多,但不能像“地”那样自由使用。但“地”辅助支配词组(见上),所以是助词。特别是现代汉语中“地”有加在下面这样中间用连词的很长的词组后面的:

她很惊讶而又很感动地说……

(b)(c) “的”附于形容词性修饰语之后。

(b)(c) 早先都用“底”。因为(b)大致和古代汉语中的“之”相当,(c)大致和古代汉语中的“者”相当,所以好像“的”是从古代汉语的“之”变来的,但实际上还不如说“底”是从“者”变化而来的,在“者”变为“底”之前,“者”已经有取代“之”的倾向。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庄子·知北游)

十二月生者豚,一宿蒸之。(齐民要术·养猪)

这种和“之”相当的“者”,甚至在“底”已经被使用以后还在通俗文言文中使用。

“底”在唐代还只能见到特殊的例子,如:

定知韩帽底,仪容似大哥。(朝野僉载,广记 254 引)

凝惊美久之,谓同官曰:知无?张底乃我辈一般人,此终是其坐处。(隋唐嘉话)

上述例句中“韩帽底”就是“戴韩帽底”的意思,“张底”就是“姓张

底”的意思,应该说和“的”的用法的(C),即没有被修饰语的那一类相当,但省略了支配词组中的动词而直接把“底”放在宾语的后面。

(b)(c) 的用法到五代时表现得很清楚,即:属于(b)的是:

代 + 底 + 名

(没有)

名 + 底 + 名

大业底人为什摩阎罗天子觅不得?(祖 8)

形 + 底 + 名

不安底上座唤同行云。(祖 6)

动 + 底 + 名

设有亦无展底功夫。(祖 8)

动名 + 底 + 名

不辨生死底人作摩生?(祖 8)

像以上那样,只有“代 + 底 + 名”这种形式见不到。这恐怕是因为代名词直接作修饰语,没有必要勉强带上“底”,所以在文献中看不见这种形式,作为词语说不定在语言中是存在的。现在姑且举宋代的例子。

或一日或两日只看一段,则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这一段了。(朱 10)

其次,属于(c)的:

代 + 底

汝底与阿谁去也?(祖 5)

名 + 底

背后底是什摩?(祖 4)

形 + 底

觅一个痴钝底不可得。(祖 15)

动 + 底

即今问底在阿那个头？(祖 17)

动名 + 底

只解寻得有踪迹底。(祖 8)

(d) 在动词后面用“的”，“的”后面带宾语，因而“的”就在句子中间。例如：

我昨天到的北京。(已见前)

他在这儿喝的茶。

他去年生的男孩儿。

这些是对既往事实的叙述，但表达的重点不是动作本身，而是放在和动作有关的事情（例如动作进行的时间，场所等）上面，而对此加以说明。例如上述“我昨天到的北京”，不是单纯说“到北京”，而是表示“到达北京的日子不是其他日子，而是昨天”这样的意思。因此，不能认为“的”是表示过去的。“的”的这种用法从元明时能见到。

(1) 你害的甚么病？(张天师 2)

(2) 书童小奴才，穿的谁的衣服？(金 35)

(3) 既是这等起的病，你如今只不要气，慢慢的将养。(冤家债主 2)

(4) 你是那里讨来的药？(金 50)

(5) 他家大娘子，也是我说的媒。(金 3)

这种“的”的来源未必清楚。这是因为这种用法在宋代没有，而是从“的”被广泛运用之后才出现的。但是它不会是继承“地”的系统的东西，所以它是“底”和“得”中某一个变来的。后助动词“得”表完了在元明时也有，但从以上的例子看，说它从“得”变来似乎是没有道理的，从上述例中多能够用“是”这一点来看，应该认为它们是同动词句中采用“是……的”这种形式的句子的变形。因此，似乎应该说这种“的”是属于“底”的系统的。现在看一看上述各例，(1)(2)都由于补上“是”而成为普通的同动词句。

你害的是什么病？

穿的是谁的衣服？

(3)(4)(5)句都能把它看作是同动词句的非逻辑的表达。其中(3)例

“是”的主语是没有的,从意义上推想出来的主语是“你”,如果把它补上,就成为“你既是这等起的病”,因为“你”和“病”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所以句中用“是”就成了非逻辑的表达,“你”不是主语,而在意义上是主题成分,因此,把它译为“そのようにして起った病であれば…”(如果是这样而产生的病)倒更和原义接近一些。从(3)(4)中仅仅把“的”的前后截取下来看,

这等起的病
讨来的药

就成了名词性的修饰词组。但(5)的“说的媒”就不是修饰词组,只能说是支配词组。因此,像(5)那样的句子就不能只说是同动词句的非逻辑表达,应该说它是由于形式上的类似,使得不是名词化的修饰词组充当了“是”的宾语,在这一点上,它是更加特异的。在前面举过的例子中,“到的北京”和它相当。既然产生了这种用法,人们就已经不认为这种“的”是继承“底”的系统的了,而怀疑它是否属于“得”的系统,这也是很自然的。总之,(d)的“的”是属于“底”的系统的,但由于句子构造的变化,乍看起来,却不认为它是“底”的系统。

(e) “的”放在句末,也有说明的语气。例如:

他不会打你的。(见前)
你什么时候来的?(见前)

这也是“是…的”省略“是”而成的形式,因此“的”是属于“底”的系统的。说明的语气本来是“是”具有的,但“是”省略之后,就使人感到好像是“的”表达这种语气似的。这种“的”乍一看,像是表语气的句末助词,但它和“吗”“吧”等有本质的区别,它不过是出现于句末的接续助词。这种用法的“的”清代很多,明代也能见到。

此门面房空着,专一与远来看棋的人闲坐,趁几文茶钱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二刻拍案惊奇 2)

(f) 这种用法似乎很新,在文献中不太能见到。恐怕是和“在”同义的 dai(写作“待”、“呆”)和“到”因轻声而变音,就写成了“的”。它完全是不同的系统,只能放在动词后面,所以应看作后助动词。

(g) 引出补语的“的”原来写作“得”。它只放在动词后面,不能放在词组后面。而且系统也不同,所以应该看作后助动词。

20.1.4 假定

的时候 早期白话中单用“时”。多和“若”等相呼应。早先“者”、“处”、“后”等同样是表假定的,但多和“时”成为互文。

闻客病时_时斯体健,见人忙处_处觉心闲。(白居易诗)

逢师僧_时,遣家僮打棒,见孤老_者,放狗咬之。(目连缘起。P2193)

世尊若_若差我去_时,今日定当过丈室。(维摩变文。罗氏藏)

后来,名词的“时”成了复音节的“时候”,因此,这种表假定的“时”也成了“时候”,因为语调的关系,就带上“的”,成为现在说的“的时候”。

若发了病_{的时候}儿,拏出来吃一丸。(红7)

的话 “的话”在现代汉语中也有表假定的意思。例如:

若是跌倒的话,这两位一定是一齐倒下。(老舍,有声电影)

也可以认为,这种说法是因为有“若是”,所以表示假设。但是,不用这种假设连词的也很多。例如“不然的话”。像这样使用“的话”的例子尚未找到。恐怕是很新的用法吧。“的话”当然是“……的话”、“……的事情”的意思,但也有转为像“至于”“对于”那样表示论及的语气的例子。表假定的是由这种说法进一步转化而来的吧。

这项银子,可关乎着老爷的大事;大爷_{的话},路上就有护送你的人,可也得加倍小心。(儿3)

20.2 句末助词

表达语气除了凭借助词以外,还凭借语调和副词。用语调来表达的语气,多缺乏明确性。与此相反,副词较有明确性,所以能感到它具有明确的意义。助词介乎两者之间,但在助词之中,也有语气轻重的差别。例如“吗”是清楚的疑问语气,“啊”之类连语气也比较轻,

因为它多用于表感叹,所以姑且称之为表感叹语气。但它的应用范围很广,并不限于表感叹。现在把副词和句末助词对比着看一看,就可以看到,副词“可”和助词“吗”都是表疑问的,“偏”和“嘛”都是表不平不满的,“也许”“大概”和“吧”都是表推测的,“还”和“呢”都是表存在、不变化的,“已经”和“了”都是表已然,“曾”和“来着”都是表曾然(过去)的,大致有共同之处。

句末助词可分为甲乙两类,以现代汉语而论就是:

甲类 吗,呢,吧,噯,罢了,啊,呀,哇,哪,了(啦)

乙类 呢,了(啦),来着。

甲类位于句子的最后,是给整个句子加上疑问、推测及其他各种非叙实的语气的。乙类有两种用法。其一和甲类同样,所处的位置也和甲类一样在句子的最后。其二是表示叙实的语气的,不限于处于句子的最后面(即它的后面常常有其他非叙实的句末助词),不是给全句,而是给述语添加存在、已然、曾然等叙实的语气。在用两个句末助词的时候,前面一个必定是乙类的。后面一个多半是甲类的,但因为乙类也有非叙实的用法,所以有时也用在后面。现将以上关系图示如下:

(1) ……非叙实(甲)

你吃饭吗?

你吃饭了吧。(命令)

(2) ……叙实(乙)

你吃饭呢。

你吃了饭啦。

(3) ……叙实(乙)非叙实(甲)

你吃饭呢吗?

你吃了饭啦吗?

你吃了饭啦吧。(推测)

(4) ……叙实(乙)非叙实(乙)

我吃饭来着呢。

现在就上述例句来考察叙实和非叙实的差别。“叙实”是叙述某一时候实际存在的事情。助词“呢”“了”“来着”能够起这种表达作用。但是“吧”“吗”没有这种表达某一事情实际存在的功能。例如(1)那样,即使用“吗”或“吧”,“吃饭”这一行动也不能成为实际存在。例(2)那样用“呢”或“啦”,才成为实际存在(或曾经实际存在)的事情。表示态的后助动词的使用和叙实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吃了饭”仅仅表示“吃完饭”^①,而不表示“过去吃完了饭”^②。又如“吃着饭”只是说“在吃着饭”而与事实无关,既不是说实际上正吃着饭,也不是说过去吃着饭。上面的分类,“呢”和“了”(也写作“啦”)在甲乙两类中都有,这是因为它们的来源不同。即:现在写作“呢”的,其中属于“哩”系统的是乙类,其他的是甲类。“了”一般是乙类,其中“咧”系统的应看作甲类。

20.2.1 甲类

吗 用于是非疑问(问肯定还是否定)。在古代,偶尔也有把“不”“否”等具有否定意义的词放在句末以构成疑问句的,到唐代,“无”也这样用了。它也可以写作“磨”“摩”,到宋代用“麼”。另外,写成“吗”是清代的事情。先举古代汉语中“不”的例子:

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史·张仪列传)

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史·廉颇蔺相如列传)

用“不”构成疑问句,在现代汉语中还有。

“否”原先是为了使带助动词“可”的句子表疑问而使用的,魏晋以后不限于用在带“可”的句子后而,而构成一般的疑问句了。

丞相可得见否?(史·秦始皇本纪)

伯春小弟仲舒望见吉,欲问伯春无它否?(后汉书·马援传)

但是从诗的押韵看,“不”是作尤韵用的,“否”是有韵,仅仅声调有别,而音相同,或许是两者被混用了。

① 原文作“ごはんをたべあえる”。

② 原文作“たべあえた”。

“未”用于“已经…了吗”这样的场合。

君除吏已尽未？（史·魏其武安侯列传）

问儿死未？（汉书·外戚传）

还有“非”用于判断句：

初，天子出到宣平门，当渡桥，犯兵数百人遮桥曰：“是天子非？”车不得前。

（后汉书注引献帝起居注）

还有在上面那样把否定词用于句末的同时又用“乎”“邪”等疑问助词的。

“无”原来是“有”的否定，所以较早的时候，在用于疑问的场合是用在以“有”为述语的句子中。但是，这个阶段还不能说是疑问助词，到它能在一般句子中使用了才能说它开始成为助词。助词的“无”从盛唐开始用，后来白居易用得特别多。还有赵嘏有称为“十无诗”的，用十个“无”字。盛唐的例子如：

秦川得及此间无？（李白诗）

肯访浣花老翁无？（杜甫诗）

笑向修鱼问乐无？（独孤及诗）

“无”为“武夫切”，是微母字。但在《切韵》时期是明母的一部分，读 m-。它从明母分化出来可以认为是唐末宋初。“无”被写成“磨”或“摩”，是因为这个词成了完全的疑问代词而和“无”的原义无关了，因此，也许有时候人们觉得用“无”这个字不大妥当。但也可能是因为微母成立以后，这个词仍然是明母，因此要换成非微母的字（也可能还因为韵母也有变化的缘故）。

锦衣公子见，垂鞭立马，肠断知磨？（云谣集）

张眉努目喧破罗，牵翁及母怕你摩？（悉曇章）

《祖堂集》中始终用“摩”。例子很多，现仅举一例。

六祖见僧，竖起拂子云：还见摩？对云：见。祖师抛向背后云：见摩？（祖2）

“磨”也见于唐五代的文献，但不见于作为同时资料的敦煌写本，而且，也能看到在较古的版本中不作“磨”的，所以，可能那些“磨”全

部是后代改写的。归根到底,应该说用“麼”是在宋代。

南斋宿雨后,仍许重来麼?(贾岛诗)

说空空说得,空得到维摩。(杜荀鹤诗,一本作“空麼”)

杜荀鹤的这首诗恐怕原文应该是“空得到空摩”,是把“空”字改了,就成了“维摩”,把“摩”字改了,就成了“空麼”,这样传到了后代。

下面举宋代的两三个例子:

番狗,你识爷麼?(三 143 引,金瓶节要)

先生笑问有酒麼?(宋,杨万里诗)

“吗”字使用是在清代。举若干例子:

这是爆竹吗?(红 22)

原来他也会这个吗?(红 87)

“麼”也有表示不平不满的语气的。它是在对方不知道这个事实或知道这个事实但不承认的情况下用的,具有“……嘛”“当然是……”的意思。最近在这种场合下多用“嘛”,用以和表疑问的“吗”区别。较早的例子如:

小人不说谎,他是骂你来麼。(陈州柴米 1)

我道你不是个受贫的人麼。(老生儿 4)

我就知道麼。(红 7)

他肚子里的典故本来多麼。(红 19)

没有什么可说的麼。(红 34)

“麼”还有用于假定的。

他有情麼,说你两句;他一翻脸,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红 59)

呢 甲类的“呢”用于承前疑问,假定以及疑问的强调。

(1) 承前疑问

承前疑问必然是依靠上下文的,问的全部内容不表现在句中,具体的内容由上下文来确定。它是在前面已经讲了什么,然后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发问。从句子形式来看,通常是主要成分被省略了的。例如:

我相信,你呢?

我的帽子呢?

现在呢?

别人知道了说闲话呢?

最后一例是承前疑问和假定合在一起的。

(2) 假定

有带“若”之类表假定的词和不带这类词的两种。

不去呢,她必不肯善罢甘休;去呢,她也不一定肯饶了你。

(3) 疑问的强调

用于特指疑问(带表示“什么、何时、哪里、哪个、谁、为何”等意义的疑问代名词或副词,是询问话的内容的)、选择疑问(举出相反的两件事情,询问是其中哪一个)、反复疑问(由肯定和否定构成的),往往转变为表疑惑、反诘语气。因为它是加在原有的疑问句上的,所以,即使去掉它也并不改变其表示疑问的性质。这一点是和构成疑问句的“吗”不同的。而且在是非问句后面不能再加“呢”。

到底是什么呢?

厨子怎么不做饭呢?

究竟去不去呢?

表示承前疑问、疑问的强调在五代都用“𠵿”。𠵿,在《广韵》中是“乃里切,指物貌也。”和“你”同音。所谓“指物”,在这里也可能指的是承前疑问吧。也有写作“尼”的例子。

承前疑问之例:

夹山曰:只今𠵿?对云:非今。(祖 9)

师曰:那个尼?对曰:在。(祖 4)

疑问的强调之例:

作摩生疑𠵿?(祖 19)

“𠵿”可以说是从古代汉语的“爾”发展来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助词“爾”变为“𠵿”、代名词“爾”变为“你”都是保存了古音。被认为和“𠵿”相当的“爾”的用例,因为用得不普遍,所以似乎还难免是不

太确定的。

然则何言爾？（公羊传·隐公元年）

何讥爾？（公羊传·隐公二年）

上述例句是疑问的强调。承前疑问的例子还没有找出来。这一点还有待于今后调查，或者，说不定承前疑问的用法是时代往后而产生的。“𠵼”变为“呢”是没有疑问的，但其间似乎还有一个写作“尼”的时期，这一点上例可以为证。“呢”字宋代是否使用，还有疑问，在可信的资料中还没有见到。现在，姑且从保存宋代旧形式较多的话本《山亭儿》中举一例：

问道：山亭儿在那里？合哥应道：倾在河里了。问道：担子呢？应道：攬在河里。匾担呢？应道：攬在河里。（山亭儿，警世通言）

看一下用在元曲中的“呢”，就会看到用于承前疑问的较多。

婆婆，俺那孩儿的呢？（合汗衫 3）

再呢？（同上，4）

那第三个孩儿呢？（蝴蝶梦 3）

如果有用作述语的动词，就成为伴随假设语气的承前疑问。

敲两敲呢？……敲三敲呢？（桃花女 4）

论我的武呢？……论我的智慧呢？（薛仁贵 1）

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用表示假设的“若”等词的。

亲随你若吃酒呢？……李稍你若吃酒呢？（望江亭 3）

元曲中这种假设而表示疑问的较多，也有只是假设不表疑问的。

若是那女子来呢，你问他那里人氏，姓甚名谁，有甚信物要些来，我便饶你。（桃花女 3）

但是，不用“若”这些表假设的词，而仅用“呢”表假设，时代大约要晚些。

在别人呢，一句是贴不上的。（红 83）

表疑问的强调的“呢”在元曲中也用。

怕做甚么呢？（铁拐李 3）

谁呢？（桃花女 1）

但这种场合在元曲中用“那”更多。例如：

你怎生掉了那？（后庭花 2）

我可为甚的来，却牵连着我那？（张天师 3）

可着甚的去买那？（合汗衫 3）

这种“那”和清代用作感叹的“哪”没有关系，因而和现代表感叹的“哪”也没有关系。助词的“那”有很早的例子。

疲倦向之久，甫问君极那？（魏，程晓诗）（御览 34 文稍异）[极：疲倦]

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后汉书·韩康传）

这种“那”是构成是非疑问的，在这一点上和“吗”相近。但是，如果着眼于第二例中用“那”和“乎”，那么“那”与其说单表疑问，还不如说否定的疑问语气更强，它和“乎”是不同的。这个“那”不如说和文言的“耶、邪”相当，事实上，《高士传》中“那”就写作“耶”。但是它虽说是是非疑问，因为不只是从正面来询问的，所以也可以把它用于特指疑问。

着 是北方话中表命令的场合用的助词。多用在以持续动词作述语的句子中。

别急，等我把这本书看完了着。（陈乃凡，用辞例解）

当心摔了碗着。（同上）

把“着”用作表命令的助词见于唐五代。

若怪即曳向下着。（因话录 5，又见广记 250 引）

拽出这个死尸着。（祖 16）

添净瓶水着。（祖 5）

吐却着。（祖 7）

能者虔恭合掌着。（维摩诘座文）

“着”的来源只能说不清楚。在较早的例子中，不一定限于用在持续动词后面。但到明代，用于持续动词后面的趋势加强了。在清代的标准语中用得不多。

等我放下这月琴着。(金 27)

待我扎上这头发着。(金 31)

我也告诉雪雁合柳嫂儿说了,要弄干净着。(红 87)

使不得,先把你们家这点礼儿完了着。(儿 40)

吧 “吧”这个字是民国以后使用的,清代以前写作“罢”。“罢”从可信的宋代资料中找不到例证,因此不能断定宋代已经用了。现在暂且举较早的话本的例子。

[命令]

这画眉就是实迹了,实招了罢!(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你将妻子休了罢!(快嘴李翠莲记)

看老人家面上,胡乱拿去罢!(史肇弘龙虎君臣会)

[酌定]

如今只闲着口儿罢。(快嘴李翠莲记)

好好直说,便饶你罢。(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罢”的命令和酌定的用法,实际是同一个,只由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来决定。“罢”的实质是表示“决定做什么”,不过这种决定不是助词“了”那样基于时间的理由,而是以一种对动作的结果作出的判断为动机,即认为如果这样做就完了,就行了。恐怕,助词“罢”是用于句末的“便罢”,或者“也罢”的省略。即:“罢”原来是述语性的,如果说“你去罢”,可能就有“你如果去就完了”,“你去就得了”一类的意思。用在句末的“便罢”、“也罢”似乎还能感到一些陈述意思的残留,因此,它应该说是准句末助词。再进一步省略了“便”或“也”,就只成了“罢”,那就完全丧失了陈述的功能,成为只能表示单纯语气的了。因此,它当然应该认为是句末助词。

“罢”还用于表示推测。用于推测的例子在明以前可以说几乎没有。就是在清代,一般也和“大概”“许”以及其他的副词相配合,不带副词的大概是稍晚才发展起来的。和具有推测意味的副词合在一起用的理由恐怕是因为“罢”所表示的决定的语气是委婉的,后来成为只不过是仅仅表示委婉语气,就变得适合于和推测相结合。清代的例子中,用副词的例子如:

别是路上有人绊住了脚,舍不得回来了罢。(红 12)

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时候更早罢。(红 82)

这是那里来的话?只怕不真罢。(红 89)

不用副词之例:

紫鹃进来问道:姑娘喝碗茶罢?(红 89)

请示父亲:放却不好就放罢?(儿 31)

上述《红楼梦》例因为有“问”,姑且译为推测语气(译者注:原书把上面例句译为“お嬢さまお茶をおあがりますのでしょう”),但如果
没有“问”,理解为命令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即使称为命令,它原来也是很委婉的,和劝诱相近的。恐怕这是命令,而又用了“问”这个词。

“罢”还有表假设和追问的语气。都是清代后期使用的。

[假设]

那时候我要说愿意罢,一个女孩儿家怎么说得出口来?要说不愿意罢,人也得有个天良。(儿 26)

恐怕像这样带“要”等表假设的词的是较早的用法,但现在没有“要”也可以。

这是那种特别的天气:在屋里吧,作不下工去;外边好像有点什么向你招手;出去吧,也并没有什么一定可作的事。(老舍,牺牲)

[追问]

你要作什么罢?(儿 8)

你们二位想着怎么样罢?(儿 23)

这种说法是很特殊的,是疑问和命令混杂在一起的结构。它是省略了“你说”,正规的说法应该是:

你要作什么,你说罢!

你们二位想着怎么样?请说罢!

如果这样的话,“罢”就是表命令的。下面是在“罢”用于追问的同时
又用“你说”的句子:

你打算怎么着吧？你说！（老舍，龙须沟）

破 “破”可以说是“罢”的变音。就是说，据说 ba 后面加了 o 或 ou，成为 bo 或 bou，写成“破”。“罢”和“破”中，“破”的感情色彩重得多，带有来劲、飘飘然或者表示不满的语气，因为例子不多，所以难以立即决定是否具有“罢”的四种用法，恐怕和“罢”是相同的吧。但是，作为“破”的前身的应该认为是“波”这个助词，在元代“罢”和“波”是并存而使用的，所以，首先应该考察“罢”和“波”的关系。元代的“波”似乎也比“罢”用途广，这还有必要进行研究。但是它仍是“罢”的变音，大概是由于变音而扩大了意义的吧。在明代，“波”很少见，在清代，大概是北方方言，也是用得不多（前面讲过的那种“破”的独特的语气，可能是从方言来的）。清代的“破”只能找到表决定和追问的用法。

那么着你老说破。（儿 4）表决定（命令）

跟我来破。（儿 15）表决定（命令）

这么着破，你老破多少钱破。（儿 4）

上述第三例的前一个“破”，是表示决定的，很难说是一般的命令还是酌定语气，后面一个“破”是表追问。

“波”的用法也比“罢”更复杂，但姑且只举表命令、酌定的。

你与我些儿吃波。（潇湘雨 4）

我问他波。（合同文字 3）

罢了 “罢了”有两个用法。一个是表示“尽管这样，也没有办法”、“勉强可以”等忍受的意义，也可以认为有助词化的倾向，但是，似乎还应该称为谓词或者准助词。另一种是用谨慎的、轻微的口气说某一事情，没有适当的词来表达，姑且称之为限制语气。还根据场合的不同而带有轻视、让步、谦逊等语气，但最基本的是表示估计过低的。这种用法的“罢”是助词，而且和“只”“不过”等副词呼应的较多。

（1）谓词、准助词

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倒罢了，撒谎作什么呢？

(2) 助词

我不说罢了,谁还不知道?

一个零件罢了,算不了什么。

原来“罢”是“结束”的意思,“罢了”是“完了”的意思,大概由此而产生“这样也行”,“勉强可以”的意思,和“罢”一样,原来是作述语的。例如:

小姐受他这般凌辱,你便随顺他也罢了。(鸳鸯被 3)

上述例中的“罢了”还是述语,带了“也”这个修饰语。像这样带“也”等的可能是较早的用法,但省略了“也”,只在句末带“罢了”,作述语的功能削弱了,变得和助词一样。

你不认他罢了,却拿着甚些器仗打破他头……(合同文字 4)

我想这一晚既然要躲那贼,只该悄悄的睡罢了,还要点着灯数这朱砂颗儿做什么?(朱砂担 4)

第一例的“罢了”具有和“不但”类似的递进的语气,缺乏陈述性。第二例的“罢了”没有什么意义,和“该”呼应,与准句末助词“才好”类似。这种“罢了”也没有作为述语的功能,因此,即使把它们省去,句子也不会变成没有意义。

表限制语气的,是上述这样的用法转变而来的。所谓“即使……,也没有关系”,就是不认为它有重要性,所以,就成了“仅此而已”,“不过如此罢了”这样的语气。即,所谓“这样也行”,“没关系”等,不一定真是这样,还不如说是想以此作为过低估计的一种借口。这是表示限制的“罢了”的起源,但在元曲中还不这样用。

就屈杀了奴罢了。(金 12)

这句话如果按原义来说,是“即使我被加以冤枉的罪也没有关系”。但实际上说的是这只是一种冤屈。到清代,在前面又可带“不过”等,限制的语气就清楚起来了。

今年不过十八九岁罢了。(红 6)

罢咧 “罢了”又写作“罢咧”。这个“咧”念 le,可看作是“了”的

变音,但清代偶尔也写作“罢哩”,所以,或许是“哩”这个系统的,和“罢了”是不同的系统也说不定。“罢咧”大概没有作为谓词或者准助词的用法,即没有表示忍受、递进等等的用法,只有表限制的用法。

你不过要捏我的错儿罢咧。(红 42)

啊 呀 哇 哪 全是表感叹的。一般解释为用“啊”作基本的东西,根据前面音节的种类而有如下变化。

前 后 音 节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E 类
	zhi chi shi ri	-a -e -ie -üe	-u	-n	-ng
	zi ci si er	-o -i -ü	-ao		
a	a 啊	ia 呀	ua 哇	na 哪	nga 啊

但是,这样一种变化,在口语中大概不是所有场合都必须这样发音的。事实上,在口语中不这样发音,而照旧说“啊 a”也是可以的。而且,那样说,听起来更觉得是理性的说法(如果改变了发音,根据不同场合,就或成为亲切的说法,或成为开玩笑的,粗俗的说法,总之,就是带感情的说法)。

既然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这张表应该看作重点在于表示当发生音变时,它们是这样变化的,而不会发生另外的变化。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张表,有很细的问题。这里根据《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中所能见到的作一很简单的叙述。

A 类, E 类

这两类是没有变化的,但实际上,用“呀”的形式相当多。因此和上表不一致。

也没听见什么别的事呀?(儿 3)

不是湖广叶子呀。(儿 15)

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呀。(红 72)

谁是主儿呀?(儿 15)

你肚子疼呀?(儿 3)

皇天菩萨救命呀!(儿 6)

B 类

也有仍然用“啊”的。但是,变化的时候一定成为“呀”,因此和上表是一致的。现在只举仍写作“啊”的例。

你们好乐啊!(红 81)

我既应了你,自然给你了结啊。(红 15)

这是东府里的小蓉大奶奶啊。(红 111)

只不过隔形质,并非隔了神气啊。(红 119)

C 类

《红楼梦》中没有 a 变为“哇”之例,仍旧用“啊”或用“呀”。《儿女英雄传》中,也有用“哇”的,也有用“啊”、“呀”的。但是,“哇”必须是在前面的音节以[u]结束时才用,其他情况下不用。

D 类

几乎都用“哪”。仍旧用“啊”的很少。但“哪”在《儿女英雄传》中除了这个条件以外也用,但那应该看作是“呢”变化而来的。例如:

我安某若有一句作不到哪,有如此水!(儿 19)

这才是我邓老九的好朋友哪!(儿 21)

综上所述,“呀”用于 ABCE,和上表的条件不一致,不能认为“呀”全都是从“啊”产生出来的。“哇”和“哪”和上表的条件相符。但是,“哪”另有从“呢”产生出来的,“哇”是清代后期才使用的。《红楼梦》中有象声词“哇”,但不用助词“哇”。

“啊”的来源大概未必是单一的。唐宋时期作假设助词用的“后”,到宋代也写作“呵”。但是,大概“呵”不是由“後”变化才产生出来的,而是“後”被“呵”同化吸收了。到元代,还可以见到“阿”这个助词。这个“阿”和声母变弱了的“呵”成了同一个东西,大概就是现代汉语的“啊”。“啊”这个字被使用是在清代。

先举“后”的例子:

菱花照後容虽改,蓍草占来命已通。(刘禹锡诗)

若能晓了骊珠後,只这骊珠在我身。(祖 4)

“後”的宋代的用法从略。

说“呵”是从“後”产生的,似乎稍有点语病,还不如说“後”变为“呵”更恰当。即可以认为“呵”这个助词是原来就有的,“後”被它同

化吸收了。如果“呵”是从“後”产生出来的话，那就必定是“呵”首先用于表示假设，其他的用法是后来产生的。但从迄今为止收集到的例子来看，似乎未必是这样。现在，看一看“呵”在宋代的用法。

1. 加在命令、禁止之后

我且归家，你而今休呵。（欧阳修词）

功名事，到头须在，休用忙呵。（杨无咎词）

天寒将息呵。（辛弃疾词）

2. 加在疑问、推测之后

仗何人细与，叮咛问呵？我如今怎向？（秦观词）

那日尊前，祇今问有谁呵？（方千里词）

莫是嗔人呵？（周邦彦词）

3. 用于表假设

归来呵，休教独自，肠断对团圆。（李之仪词）

“呵”像上述那样用于各种场合，但只是轻微地加在表示命令、禁止、疑问、推测的句子之后，并不是因为有“呵”而产生出那些语气来。由此看来，“呵”具有的语气是很弱的，它和现代汉语的“啊”一样，看来可以叫做广义的感叹语气。

到元代能见到“阿”这个助词。这个“阿”字从字体来看，只比“啊”少一个“口”旁，看样子可以认为是“啊”的来源。但是，在元曲的用例中，多数只放在单纯词的后面作为呼语，比现代汉语“啊”的用法局限性要大得多。例如：

天阿！兀的不害杀我也！（潇湘雨 0）

哥阿！（东堂老 3）

爹爹嬷嬷阿！（杀狗劝夫 1）

好阿！我恰好一夜不曾睡。（来生债 1）

是阿！（东堂老 1）

恐怕这种“阿”和宋元以来的“呵”合成一个词就是“啊”。“啊”的例子如：

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裁衣裳啊。（红 3）

因此，他说没有，也是不便夸张的意思啊。(红 3)

我既应了你，自然给你了结啊。(红 15)

你要死啊？(红 9)

“啊”用来表假设的当然不是没有，但应该认为它表假设的语气较弱。

论那个人儿啊，本来可真也说话儿甜甘，待人儿亲香，怪招人疼儿的。(儿 39)

“啊”还用于列举的时候。

只听说金子是件宝贝，镀个冠簪儿啊，丁香儿啊，还得好些钱呢。(儿 9)

米呀，茶叶呀，蜡呀，以至再带上点儿香啊，药啊，……(儿 34)

呀 “呀”从元代开始使用。

着实打呀。(灰阑记 2)

怎生这般烦恼呀。(虎头牌 3)

又写作“嘅”。但这个字只在曲中出现。恐怕这个字是比较早的，仅仅在曲中使用的，就没有改而保存下来了。元曲选《音释》认为和“呀”同音。

我可是问你嘅。(鸳鸯被 2)

在元代也有“也”这个甲类的助词。这个“也”既不是文言的“也”，也不是近古常用的乙类的“也”。例如：

(1) 称呼

哥哥也！(潇湘雨 3)

张千也！(陈州粳米 3)

月也！(墙头马上 2)

(2) 用于强调

兀的不害杀我也！(潇湘雨 0)

一个好秀才也！(墙头马上 1)

(3) 增添疑问语气

认他做夫人可不好也？(潇湘雨 4)

感叹的“也”直到清代还有拟古的用法。

婢娘好痴也！（红 13）

元代“呀”“喂”同音，都是[ia]，“也”读作[iɛ]。可以设想，它们后来可能合一而成为“呀”，不能认为“呀”全是[a]的变音。另外，[ie]系统的词似乎在方言中依然存在，有特别写作“哪”的。

到底作傖哪？（儿 9）

偌俩到底也得给他老公母俩斟个盅儿哪。（儿 37）

“呀”在清代的用例：

表列举的：

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讳。（红 28）

米呀，茶叶呀，蜡呀。（儿 34）（已见前）

总之，可以认为用几个“啊（呀）”来列举几项，是清代后期开始的，在前期还是用“啊（呀）……的”的形式。下面举一些表列举以外的例子。

他这会子就去呀，还是等明天一早才去呢？（红 57）

姑娘，喝水呀？（红 90）

问了你一声，也犯不着生气呀。（红 90）

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呀。（红 31）

你是我的妈呀。（红 37）

哇 “哇”是“啊”前面的元音是[u]的时候的变音面产生的，但从文献来看，它不一定全都是这种变化。例如，下面的例子全都是前面一个词是[u]收音的，但仍然用“啊”。

为什么昨儿才挨窝心脚啊？（红 31）

好啊，这么早就睡了？（红 8）

你怎么这么俗啊？（儿 8）

偌们打仗啊，上路啊，商量罢。（儿 9）

哦，你要溺尿啊？（儿 11）

只是你叫我们作老家儿的心里怎么受啊。（儿 12）

“哇”这个词是清代后期开始使用的。但是，如前所述，并非跟着

[u]的“啊”全变成“哇”，用“哇”的时候，就成了鄙俗，或者是融洽，以及略有开玩笑的语气。

知道哇。(儿4)

傻狗哇。(儿4)

有眼泪也不该向我们女孩儿流哇。(儿5)

你不是要撒尿哇？(儿9)

哪 “啊”的前一个音节是以[n]收音时，就变为 na。早先写作“那”。下面的例句，作为感叹的“那”的时代似乎嫌早一点(五代时还见不到感叹的助词 a)，但姑且录以备考。

一人云：近那，动步便到。(祖5)

到元代有前面已说过的强调疑问的“那”，此外也用表感叹的“那”。

天那天那！(潇湘雨3)

你兄弟不是歹人那。(争报恩1)

我道你是好人那。(燕青博鱼4)

“哪”到清代时使用。

我想偕们家没这个人哪。(红16)

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哪玉的。(红28)

雅的很哪。(红37)

就是才受祭的阴灵儿也不安哪。(红43)

清代的“哪”一定在前面的音节以[n]收尾时才用，把它看作 a 的变音，大概是不错的。但是，元曲等作品的“那”的用法很多，不能断言前面的音节是[n]，后面的“那”就全是表感叹的助词 na。从这一点说，“哪”是“那”的后身这一说法当然是有疑问的。

了、啦 用于列举的助词“了”也写作“啦”。但在语源上它和“了”没关系，所以把它和普通的“了”“啦”分开，作为另外的词处理。表示列举的“了”“啦”是从后面将讲到的“哩”派生的。这种“哩”从明代就能见到，但开始时不是像列举的普通用法那样列举体词，而是列举作为述语的词语。

头里那等雷声大雨点小,打哩乱哩,及到其间,也不怎的。(金 20)

又说他怎的拿刀弄杖,成日做贼哩,养汉哩,生生儿祸弄的,打发他出去了。(金 29)

表列举的“哩”首先用于述语,是因为“哩”原本具有叙实的功能。而且这种叙实的功能,不是对于整句的,而是对于述语起作用。

又是什么算命的星土哩道士哩哄我。(醒世姻缘传 3)

可说如今的世道,儿还不认的老子,兄弟还不认的哥哩!且讲什么天理哩,良心哩!(同 15)

根据上例,可以推定,“哩”用来列举体词是在明末清初。清代多写作“咧”,但还不写作“了”“啦”。

什么扎花儿咧,拉锁子咧,我虽弄不好……(红 92)

方才我听你刀山咧,剑树咧,死呀活呀的倒像傻冲打似的。(儿 7)

20.2.2 乙类

属于乙类句末助词的有“呢”“了(啦)”“来着”三个。它们的叙实的用法,“呢”和“了”表示现在(指的不是说话的当时,而是说话中假设的某一时间,不管过去现在将来,是主观的可变动的现在),“来着”表同样意义的过去。乙类非叙实的用法也有的是叙实的用法减弱,不表示明确的现在或过去,而是转变为其他语气,但难以确认明确的差别。为了有助于这种判别,下面来看一看叙实和非叙实并用的情况。

了

(1) 姑娘吃了饭了么?(红 87)

(2) 添了香了没有?(红 87)

(3) 怎么又动了气了昵?(红 21)

呢

(4) 林姐姐在家里呢么?(红 87)

(5) 你没看见我手里做着活昵吗?(儿 17)

来着

(6) 昨日家里问我来着么?(红 65)

(7) 妹妹这两日弹琴来着没有?(红 89)

(8) 前儿还特特的问他来着呢。(红 84)

上例中前面用的“了”“呢”“来着”全是乙类,是叙实的用法,后面用的“么”“没有”“呢”全是非叙实的用法。但是,跟“么”“没有”常常是甲类相反,“呢”在例(3)中是甲类,用来强调疑问的,在例(8)中是乙类的非叙实的用法。就是同样用在后面的“呢”,由于语气全然不同就应如此区别。在只有一个助词的情况下,乙类的词是叙实还是非叙实,有的就不能像上面那样简单地决定。

呢 作为叙实的功能,是表示在现在(像前面所说的现在)动作的存在、不变化,相当于时间副词“还”、“正在”等。它的来源是“里”、“裏”等表示处所的词,从唐五代就有一些。它成为助词的过程还不清楚,但总之是从表示某个处所中动作、状态的存在而发展来的吧。

幸有光严童子里。(维摩变文, P2292)

他儿婿还说道里。(P3128)

后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崧郎亦一遇到此来裏。(刘宾客嘉话录,又广记 150 亦引)

“里”、“裏”原是名词或助名词,像这样用在句末的形式,从近古的用法看起来有些奇怪。因此,也有人把它和“在”这样的动词联系起来,看作是放在句末的“在裏”的省略。但“在裏”的时代更晚,所以这种设想不能证实。因此,还不如说把表示处所的词放在句末的用法是从古就有的(古汉语的“焉”就是这样),“里”的这种用法就是与此类似的用法,只是它是在后来出现的。在近古,“在裏”、“在此”、“在这裏”有用于句末的,应该认为它们不是要表明动作的处所,而是表示动作的存在。而近古像这样用“在”,是因为表处所的词已经不能直接放在句末了。就是说,“里”“裏”分为两个,一个变为句末助词“哩”,另一个反过来成为体词,构成“在裏”等说法,又进一步产生出这一系统的“在此”“在这裏”等。现在,因为这种用法和现代汉语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从略,反过来再看看助词“哩”。

“哩”是否在宋元代时使用还是个疑问。在宋代,用“裏”的例子很多,而“哩”只在不太可靠的资料中能见到。

如今不比当初,忙不得哩。(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若还真个有这人时,可知好哩。(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也只好奉与衙门中人做使用,也还不够哩。(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上了灯儿,知是睡哩坐哩?(赵长卿词)

就是同样的话本里,也有用“裏”或“里”的,这就暗示了上述那样的“哩”是后代改写的。

未要去,还有人里。(简贴和尚)

行至山半路高险之处,指招亮看一去处;正看裏,被康张二圣用手打一推……(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下面的“哩”是后代改的,原本如果是宋代的东西,恐怕一定会仍然写作“裏”。

正埋冤哩,只见一个人面东背西而来。(同上)

“哩”在元曲中用得很多,但在元刊本里用“里”,“哩”是不是元代原有的写法,还须要研究。但是,先不说写法,反正经常使用 li 这个助词则是无疑的。元代的例子如:

(1) 和“如今”“现(见)”“正”等相呼应。

如今要杀坏了我哩。(虎头牌 3)

正在那里吃酒哩。(燕青博鱼 3)

现染病哩。(张天师 3)

见在门首哩。(铁拐李 1)

(2) 没有“如今”等,但同样是表示动作状态现在存在。

你吃什么哩?……我吃烧饼哩。(潇湘雨 4)

您父亲烦恼哩。(老生儿 3)

爹唤你哩。(来生债 1)

俺居士在家念佛哩。(来生债 1)

俺姐姐歇息哩。(玉壶春 2)

(3) 动词是瞬间动词时,有没有后助动词“着”意义有很大差别

(已见前)。瞬间动词加“着”的例子很多。这当然不是说不用“着”就不可以,而是因为,必须这样表达的场合很少(与之相反,(2)中所举的持续动词后面有没有“着”意义差别不很大,有用“着”的,也有不用“着”的)。瞬间动词加“着”,后面又用助词“哩”的例子如:

他举着影神楼儿哩。(曲江池 2)

姝姝向着俺哩。(老生儿 3)

你看,他穿着什么衣服哩?(墙头马上 4)

以上(1)一(3)表示动作状态现在还存在,下面(4)一(6)不如说更接近于不变化。这是副词“还”所表达的语气,也有用“还”和“哩”配合的。

(4) 句中用“还”的。

还有一个哩。(燕青博鱼 4)

他说道:“还早哩。”(陈州糶米 3)

他还不认的我哩。(陈州糶米 3)

(5) 句中不用“还”,但表示同样语气的。

天色早哩。(玉壶春 1)

孩儿每都小哩。(来生债 2)

你如今年纪小哩。(救风尘 1)

(6) 句中用表示“未”的意思的副词“不曾”“未曾”“没有”等(多和“还”合用)。

没有吃饭哩。(东堂老 1)

未曾娶妻哩。(玉壶春 1)

你要问包待制,还不曾来哩。(陈州糶米 2)

以上(1)一(6)是明确表示某种动作、状态现在存在或者不变化,是叙实的用法。这种用法变得含混了,变成只不过是用来促使对方注意,就把它叫做“精警”。

(7) 精警

这沙门岛好少路儿哩。(潇湘雨 4)

若打醒了睡,要打我哩。(同上)

有我哩。(老生儿 0)

(8) 在元曲中,还没有“哩”和其他助词合用的。例如:

钉子钉着你哩?(张天师 2)(=钉子钉着你呢么?)

你敢不曾吃饭哩?(东堂老 3)(=你大概没吃饭呢罢?)

上述例句,可以理解为用“么”或“罢”的语气,但是并不是“哩”兼有那样的语气,而是由上下文,或者由其他的词(如第二例的“敢”)来表达那种语气的。

清代的文献中并非见不到“哩”,但数量较少,而且是方言性的,它被“呢”代替了。这大概是因为“哩”的“l”变成了“n”,北京话“弄”读作“nung”,“脊梁”的“梁”俗读作“niang”也是这种变化的例子。

(1) 和“如今”“正”等呼应。

迎春手里拿着一本书正看呢。(红 77)

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红 60)

(2) 表示动作、状态现在存在。

我喝呢。(红 16)

看见林家的带着雪雁在前头走呢。(红 97)

原来在这里生气呢。(红 60)

(3) 放在瞬间动词带“着”的句子末尾。

我这里占着手呢。(红 60)

凤姐装着在床上歪着呢。(红 67)

在外面拿着伞,点着灯笼呢。(红 45)

(4) 在用“还”的句子末尾。

我们还有事呢。(红 45)

(5) 用在没有“还”但有同样语气的句子的末尾。

你九太爷小呢。(儿 32)

(6) 用在有表示“未”的意思的副词的句子的末尾。

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所以还没办呢。(红 66)

还没醒呢吗?(红 36)

(7) 情警

有我呢。(红 60)

你才糊涂呢。(红 31)

前日好容易得的呢。(红 31)

(8) 也有仅用“呢”，整个句子不依靠助词而根据上下文来表达疑问等语气的。

那时候事情妥当了，又无凭据，你还理我呢？(红 25)

他专爱自己放大炮张，还怕这个呢？(红 54)

“呢”也有写作“哪”的。(已见前)

了 “了”在句中的位置有四种。现在姑且试用“吃”来代表谓词，就成了下面那样：

(1) 吃了

(2) 吃了饭

(3) 吃饭了

(4) 吃了饭了

上述的“了”之中，(2)是附在动词之后，而且不在句末，所以是后助动词。(3)(4)不附在动词后面，处在句末，如果从位置来说，是助词。但是(4)中用了两个“了”，后助动词“了”表示完了，助词“了”具有叙实语气。而(3)的“了”既有仅仅表叙实语气的，也有同时表示完了的，如果从功能来看，有的是兼助词和后助动词的。(1)附在动词后面，也可以说是后助动词，但如果处在句末又可以认为是助词。从功能来看，有表示完了、表示叙实语气和兼表二者这样三种情况。根据上面所说，位置和功能一致的只有(2)(4)。造成这样一种混同，是因为助动词“了”和助词“了”用同一个字表示，而且两者不一起使用，常常是用一个“了”来表示两个“了”。因此，“了”不能根据它的位置来区别是后助动词还是助词，而只能根据功能来判断。因此，如果认为表示完了的是后助动词，表示叙实语气的是助词，那么上面四种就成为下面那样：

- (1) 吃了 { (a) 助词
(b) 后助动词
(c) 后助动词兼助词
(2) 吃了饭 (b) 后助动词
(3) 吃饭了 { (a) 助词
(c) 后助动词兼助词
(4) 吃了饭了 (b) 后助动词——(a) 助词

虽然(1)(b)是后面有短暂的停顿,但是限于处在句中、在句子未完结的情况下。如果除去这一种,(1)和(3)就大致相同了。下面把只能是后助动词的(2)除去,对“了”的用法和来源作一番考察。

(1)(a)表示动作、状态的到达或实现。(叙实语气)

我们吃一杯就去了。(红 41)

再说我就真急了。(儿 3)

那三儿连连的答应说:来了!来了!(儿 5)

(3)(a)动作、状态的到达或实现。(叙实语气)

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红 82)

那时就见效了。(红 80)

要不听说,我就打得你了。(红 77)

不要是那事儿说合了盖儿了,老头子顾不得这个了罢。(儿 6)

(1)(c)动作完了的实现(态+叙实语气)

素云那里去了?(红 40)

舅太太来了。(儿 3)

(3)(c)同上

新太爷到任了。(红 1)

这几样都各包号上名字了。(红 77)

我说给你大嫂子了。(红 78)

(a)在上句是假设,下句是结果的情况下是特别清楚的,但当然并不限于这种情况。总之,(a)和(c)的区别全部都要根据上下文。但是,像下面那样句中用助动词或副词“不”的全部不表示完了。这可以看作(a')。

(1)(a') 和否定词或助动词相配的

你不睡了么?(红 82)

你为什么又不看了?(红 81)

你别动了。(红 82)

(3)(a') 同上

太太再不说你们了。(红 82)

明日要讲书了。(红 81)

你可也该用功了。(红 81)

你也不用伤心了。(红 81)

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红 79)

以上的(a)(a'),把它归为开始的一种,也是可以的。但是所谓开始是心理的、瞬间的,和“~起来”不同,作为“态”,是特殊的。“了”的叙实语气再减弱,就已经和时间没有任何关系,成为仅仅表示感叹、强调的语气了。但这种场合同动词句、形容词句较多,因为这些句子原来不像动词句那样和时间有较深的关系。

(a'') 感叹、强调

你太固执了。(红 78)

这话说得太重了。(同上)

这就是茶了。(红 77)

真是物在人亡了。(红 78)

助词的“了”是从后助动词的“了”,从而又是从动词的“了”产生出来的。要弄明白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现在看一下作为弄清这种演变的线索的元代的用法,就可以看到,尽管现在能使用的资料有混乱之处,但基本上是这样的:(a)助词用“也”或“了”; (c)后助动词兼助词用“了也”或“了”。而(b)后助动词当然是用“了”。这不能说助词和后助动词有明显的区别,不过可以看出有助词用“也”,后助动词用“了”这种倾向。下而一例,是明确地区别三者的:

天师云:贫道则今日拜辞了(b)相公,回山中修炼去也(a)。(下)陈太守云:真人去了也(c)。(张天师 3)

“了”用于(1)(3)场合,在唐五代就有,但是,不是用于(a)叙实语气,而是用于表完了,(b)和(c)也不是截然分开。但是,也有特别清楚地表示(c)的时候用“了也”的。例如:

早说了也。(祖 4)

问则问了也。(祖 4)

被百姓唤作贼臣,已撕撕了也。(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三 63)

叙实语气在唐五代用“也”,但是,只能看到它一部分的用法,不能说全都用“也”来表达。即:

(a) 动作、状态的到达或实现。

新妇向房卧去也。(游仙窟)

低声向道人知也。(冯衮诗)

阿与,我死也。(旧唐书安禄山传)

“也”用于表完了的也很多,例子从略。

“了”用于叙实语气,从宋代就能见到。在叙述基于假设的结果的场合用得较多,从这一点能够推测叙实语气大概是由表示未来的完了产生的。

(a) 动作、状态的到达或实现。

且如四时到得冬月,万物都归窠了,若不生来年便都息了。(朱 1)

虽都是左转,只有急有慢,便觉日月似右转了。(朱 2)

但气禀偏则理亦缺阙了。(朱 4)

仁义礼智,才去寻讨他时便动了,便不是本来底。(朱 6)

若把汤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朱 8)

(a') 和否定词相配。

若去太虚空里观那天,自是日月滚得不在旧时处了。(朱 2)

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朱 2)

若识得些路头,须是莫断了。(朱 8)

(a'') 感叹、强调

哦,远望城南一片绿阴,就是那株树了。(城南柳 0)

你才打杭州来家多少时儿,又教你往东京去,忒辛苦了。(金 26)

总之,“了”作为助词表示叙实语气(a)(a')是从宋朝开始的,而(a'')表示强调、感叹要晚,大概是元明时期。但是这种“了”在宋元时期很多还用“也”的。不过其中(a')那种在谓词前面用“不”的句子,宋元时已几乎不用“也”而用“了”了。

像(4)那样后助动词“了”和助词“了”同时使用的是在明代出现的。在宋元时不这样同时用,只用于其中的某一处。即:在用后助动词“过”“却”等表示完了时能够用助词“了”,如果后助动词是“了”就用助词“也”。这个“也”可能和作为唐五代时表达叙实语气(a)的已经举过例的那种是相同的,而不是古代汉语的助词“也”。这种“也”恐怕是从古代汉语的“矣”或者助词“已”变来的吧。即大概是[i]后面附加了[a]这个具有很宽泛的语气的助词,成了[ia],在口语中使用,为了表达它,就用了“也”这个字。这种“也”在隋以前很少,从唐到宋元用得较多。除了上述表叙实语气的以外也有表完了的,大致和“了”相当。现在再补充若干例。

和“了”的(c)相当的用法

石贤者来也,一别二十余年。(幽明录)

门已开也。(佛本行集经 17)

事事无成身老也。(白居易诗)

碑动也。(妖乱志,广记 290)

用于(a)叙实语气的:

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个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师也。(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这些时周舍敢待来也。(救风尘 4)

大体上,较早的多用于表完了,时代往后,表语气的就增加了。

其次,像(4)那样后助动词和助词一起使用的句子中,(甲)全都不用“了”的最早,(乙)句末用“了”的次之,(丙)“了”紧跟在动词后面的又次之,(丁)两处都用“了”的产生得最晚。例如:

(甲)

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大唐转载)

(乙)

雪峰便放却烧水了云(祖 8)

有才出门便错了路底;有行过三两条路了方差底;……(朱 8)

……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状元时,亦自输却这边工夫了。(朱 13)

(丙)

致他死后,便是恁恁不肯推戴,故杀了他也。(三朝北盟会编 83 引遗史)

母亲许了亲事也。(救风尘 1)

周舍咬了我的休书也。(同 4)

(但是较早多作“动词+宾语+了也”,“动词+了+宾语+也”是晚出的。)

(丁)

你又吃了早酒了。(金 19)

亲事另改了日期了。(金 18)

你吃了饭了?(金 29)

“了”经过上述过程逐渐变成了完全的助词。(甲)“却……也”变为(乙)“却……了”的原因大概是,“却”和“过”开始不是表时态的,而是表动作的趋向的,因而能够用表示完了的“了”和它们配合,而即使当“却”和“过”变为表时态之后,仍然习惯地加上“了”来使用。也就是说起初是表完了态的词用了两个。(丙)“了……也”本质上是和(甲)相同的,但是它是随着“了”成为后助动词而产生的形式。(丁)“了……了”是现代汉语的说法,它是不用“也”这个乙类助词,而换成用“了”的形式。

啦 咯 一般认为,“了”le 加上 a 而形成的就是“啦”la, 加上 o 而形成的就是“咯”lo, 但是还有疑问, 仅仅这样说是解释得不充分的。

“了”较早时当然是读[liau]的。可以设想, 这个读音变化而成的是“咧”lie 吧。“咧”是从清代开始见到的, 但在《红楼梦》里还少, 而且是方言性的。用于列举的“咧”显然是从“哩”产生出来的, “罢咧”在《红楼梦》中也很多, 但这个“咧”是从“了”产生的还是从“哩”产生的, 这还需要讨论。其他的“咧”, 有的可以认为是从“哩”产生的, 有的可以认为是从“了”产生的。例如:

那里还有吃饭的工夫咧。(红 6)

其中的“咧”和“哩”(也就是“呢”)相当。

那泥胎儿可就成了精咧。(红 39)

其中的“咧”相当于“了”。但是在清代前期,可以认为是从“了”产生的“咧”不多,而到清代后期,除了相当于“了”的“咧”以外,在文献上还用了“咯”、“啰”、“勒”、“喇”、“啦”等各种助词。但是,它们都只用于句末(是助词或者后助动词兼助词),而没有把这些字用作后助动词的。

我们也该去拜拜年咯。(正音撮要)

好说啰。(正音咀华)

但只来勒,只管骚扰阿哥,我心里不安。(清文指要)

威妥玛(T. Wade)的《语言自迩集》中把《清文指要》例改成下面这样:

但只往这儿来了,无缘无故的,就这么样骚扰啊,我心里也不安哪。

请坐喇。(正音咀华)

走着逛拉!(儿 38)

你道如何啦阿?(儿 10)

在清代后期,助词或助词兼后助动词的“了”是否全部读 le、la、lo 了呢?应该说还不是这样。读[liau]的并不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仍然用“了”字的还很多,看下面的例子就可以明白。

这就叫作“吉凶悔吝生乎动”了哇。(儿 12)

正因为这个“了”的音是[liau],它后面才能出现“哇”。把它和下面的例子比较,就可以明白助词的“了”读法和其他的“了”没有区别。

往后要把这件事全靠了我,我可了不了哇。(儿 28)

句末的“了”无例外地不读[liau]的时代,大概比《儿女英雄传》的时代还要稍晚,是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后助动词的“了”也读成[le],可以认为是 1880 年前后。“咯”也写作“啰”,“啰”当然不是到

清代后期才能见到,在宋元时早已用作助词了。但是,只见于韵文,因此,说不定很早就已在口语中不用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可以认为它和清代后期使用的“嘞”没有关系。但因为例子不多,对此还了解得不很清楚。(和“嘞”相当的助词唐代也有,写作“罗”。)

来着 “来着”是北方话,表示过去或回忆。现在通用的范围不太广,共同语中只说“来”。“来”从唐五代就有,“来着”恐怕是由“来”产生的,到清代才见到。

你在那里来着?(红 46)

我到你家,你怎么服侍我来着呢?(儿 25)

我原留着来着,那会子李奶奶来了,喝了去了。(红 8)

你这妹妹原有玉来着。(红 3)

昨日他也在这里来着。(儿 29)

难道他从那时候起就算计我来着不成?(儿 25)

我往大奶奶那里去来着。(红 52)

以上七例全是表过去的,也有回忆的语气。其中例 3、4、5 之类,可以理解为说话人想表示现在情况已经不是那样了。例 6、7 也表示持续,特别是“去”这样的动词,也表示它完了后的状态(在那儿),是很有趣的。但是像例 3 那样在瞬间动词后面如果不用“着”就不能表示持续。此外,在把带“来着”的句子作为疑问句时,除用“么”外,还用“没有”(见前)。助词“来”当然是由动词“来”产生的。原来是做了某事之后来到现在的场所的意思,后来“来”成了附加的,就把重点放在过去曾做某事上了。

今日斋时何处食来?(旌异记,广记 99)

阿父何处饮来?(谈藪,广记 173)

这种用法,“来”也能理解为还按它的本义使用,因此也可以说是连述句。但下述例句中的“来”已经失去“来去”的“来”的意思,应该说变成助词了。

木兰曾作女郎来。(白居易诗)

几度撩人恶发来。(罗隐诗)

“来”在宋元明一直使用。它凭“没有”构成疑问句,瞬间动词表示持

续需要加“着”，这些方面和“来着”一样。

你没廉耻货，进他屋里去来没有？（金 35）

在院子里坐着来。（金 41）

20.3 准句末助词

准句末助词可分为下列三种：（1）强调（加“才”构成的）：才好；才是；（2）限制（加“就”构成的）：就是（了），就完了，就有了，就结了；（3）疑问：没有，不是。其中属于（1）强调、（2）限制的，可以认为原来是全句的述语，虚化以后，就只有强调和限制的语气了，但也有些陈述的功能还不能说完全消失了，因此，就作为准助词处理。表示强调的在元代产生，表示限制的产生的稍晚一些。下面简单地举些例子：

只是仍旧与我觅钱才好。（曲江池 4）

姐姐也还要选个好日期才是。（留鞋记 1）

只消差人赚将韩信到来，哈喇了就是。（赚蒯通 1）

你有书信，交与我就是了。（金 8）

何不远远的打发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红 7）

不如平准一千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红 13）

安心叫我们醉了，我们都多吃两杯就有了。（红 40）

姑娘自来也不曾见过进庙安佛是怎样一个规矩，只说是找个庙，我看守着父母的坟住着，我干我的去就结了。（儿 24）

（3）表示疑问的，在现代汉语中只有“没有”、“不是”、“不”这么几个。它们全都包含否定概念，放在句末构成是非疑问句。

他去了没有？

他去了不是？

你走不？

没有 关于否定动词的副词“没有”，在“否定副词”一节（186·）已说过。在这种“没有”用作准句末助词以前，用的是“不曾”。例如：

那寄书的人去了不曾？（救风尘 2）

“没有”也用于完了或过去的场合。这种用法出现于明代。

你灌了他些姜汤儿没有？（金 19）

你爹来了没有？（金 38）

吃了些什么儿没有？（金 75）

不是 疑问的语气非常弱，还不如说是表示推测或求得对方的同意的语气。原先“不是”用在句末构成疑问句，是在述语为“是”的时候。例如：

你瞧瞧，是这个不是？（红 31）

把这种“不是”勉强地看作助词是不妥当的。下面那样的例子，如：

晴雯姐姐在这里呢不是？（红 77）

这里的“不是”，放在句末，有补足语句之类的感觉。这是有些特殊的，但可以说是“不是”助词化了的例子。下面那些例子中的“不是”，就完全和助词相同了。

在那屋里不是？（红 7）

他在里间不是？（红 8）

不 “不”在构成疑问句时使用，这在古汉语中就有。这一点已经讲过。现代汉语中也有这样使用的，但中古、近古的文献中几乎见不到。

附：句末助词来源一览表

唐五代	宋	元	明	清	现代	叙实语气	非叙实语气
无、磨、摩	麼	麼		吗 麼 麼	吗 嘛		是非疑问 不平不满 假定
那，甞， 甞，尼	呢？	那，呢 呢呢		（那） 呢（哪）	呢（哪）		疑问的强调（疑惑、反诘） 承前疑问 假定
着			着	着	着		命令
	罢？	波		啵 罢 罢 罢，啵	吧，啵		决定（命令、酌定） 推测 假定 追问

续表

唐五代	宋	元	明	清	现代	叙实语气	非叙实语气
		罢了	罢了	罢了 罢咧	罢了 罢了 罢咧		(准)忍受、递进 限制(轻视、谦逊)
後	呵呵	阿		啊	}啊		假定 感叹、强调 呼语 列举
		也 也 呀、哦		哪 也 呀呀	}呀		疑问 感叹、强调、呼语 感叹、强调 列举
				哇	哇		}感叹、强调、呼语 (列举)
那		那		哪	哪		
			哩	咧	了,啦		列举
里、裏	哩?	哩		呢	呢	存在(不变化)	精警
也		也				已然(变化)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了 咧,咯,哪 喇,啦	}了,啦	已然(变化)	感叹、强调 感叹、强调
来			来	来着	来着	已然(变化) 曾然(过去)	

1. 表中有文字出现的,是在本书中举了该时代的例句的。但是也有省略了现代的例句的。

2. 表中不出现文字的,是因为承袭前代的用法而省略了例句的。但是,在现代栏中不出现文字,就表示这个词在那个时代以后不再使用了。

21. 补 语

21.1 形容补语

我没有书念。

你有书念。

上述例句中“念”那样的成分称为形容补语。形容补语虽然是动词，但不是述语，在这一点上和连述句不同，而且，宾语“书”不兼充下一个动词的意义上的主语，在这一点上和兼语句也不同。这样的句子，在文言中说成

吾无书可读

汝有书可读

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感到，以“有”为述语的句子中的“可读”也不一定能说是修饰前面的“书”的，它也像述语那样被使用。而且，在前述两例中没有的“可”是必要的。因为这个缘故，“可读”至少是和现代汉语所说的形容补语是不同的。

在使用形容补语的句子中，以“有”、“没有”为述语。它恐怕是从带“有”、“无”的兼语句产生出来的吧。用“有”、“无”的兼语句在古代也不少。

……而未尝有显者来。（孟，离娄下）

有朋自远方来。（论，学而）

无一人还。（史，项羽本纪）

这样的兼语句中，处在兼语后面的动词（这里是“来”、“还”）以兼语“显者”、“朋”、“一人”为意义上的主语，和全句的主语（在这里没有出现）没有关系。但是后来弄错了，后面的动词和全句的主语有关系，相反地和兼语没有主述关系，这样来使用动词而产生的句子，就已经

不是兼语句,后面的动词自然就成了补语。

后面的动词有时加否定副词,这种情况下有略为不同之处。那就是,前面的动词如果是“无”,就成了双重否定,而“可”就可以不用。而且,放在宾语后面的动词可能有两种用法。例如: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孟,告子上)

这个例子中“物”作为“不长”的主语,因此是兼语。但在下面那样的例子中,

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焉。(孟,告子上)

“尺寸之肤”不是“爱”、“养”的主语,在意义上是“爱”、“养”的对象。因此“爱”、“养”是它的补语。这样,在古代汉语中,形容补语只限于在双重否定的情况下存在,但时代往后,就产生了仅仅是前面的动词用带否定意味的“无”、“没”,而后面的动词并非否定的句子。即:作为唐代的例子,有如下的句子:

无路请纆。(王勃,滕王阁序)

鬓发没情梳。(袁晖诗)

唯怕村中没酒沽。(罗邺诗)

火风没处藏。(维摩变文。S3872)

忧念没心求驸马。(丑女缘起)

种子犁牛,无处取之。(舜子至孝变文)

在以“有”为述语的句子中使用形容补语的,有时和连述句区别不出来,但是下面那样的例句,大致可以看作形容补语。

贫道有愿归山。(庐山远公话。S2073)

还有卧单盖得也无?(祖8)

老僧有事问诸人。(祖9)

大王若无意发遣,妾也不敢再言。有心令遣士人,听妾今朝一计。(丑女缘起)

总结上面所说,形容补语形成的过程大概是按以下顺序:

(1) 他没有书不看。

(2) 他没有书看。

(3) 他有书看。

和(1)这种说法相当的古汉语中就有,(2)(3)可能是迟至唐代产生的。

21.2 期间补语

关于期间补语,在“动量词”一节(14.2)已简单说过。其要点是:期间补语不是现代汉语特有的,古汉语中也有。在古汉语中,在肯定的场合,表示动作期间的词的位置,在动词前和动词后均可,在否定的场合,放在动词之前。在现代汉语中,在肯定场合,表期间的词不允许放在动词之前了,因此,肯定和否定的场合表期间的词位置不同,变得很容易区分了。例如:

假若相公一年不来,我等一年,十年不来,我等十年。(鸳鸯被 1)

其次,古汉语中假如有宾语就紧随动词之后,表期间的词又在宾语之后。例如:

教民七年。(见前)

但是,现代汉语中,动词放在动词和宾语中间。

我打了一日双陆。(冤家债主 1)

我叫了一日衙。(合汗衫 3)

当了三年王母。(酷寒亭 0)

但是这样的补语也有后面用“的”的。这时在形式上就成了修饰语,但意义上仍是补语。

整整吃了一日的酒。(诔范叔 2)

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红 120)

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红 4)

其间补语古今的差别大致如上。

21.3 次数补语

在古汉语中表示动作的次数时不用动量词等,数词直接放在动

词前面。后来,如前所述,由表示期间的方法类推而产生了动量词。因此,古汉语中自然没有次数补语。次数补语是中古开始产生的,但像前述的“绕树三匝”(魏武帝,短歌行)也可以理解为“树をめぐること三めぐりした(绕树三度旋转)。这是因为“匝”的动词性还很强,这“三匝”说不定还不能说成补语,或者,应该说是作为述语用的,但是,“试作两三回”(江陵乐,见前)这样的例子中,“两三回”已和现代汉语中的次数补语完全相同了。

次数补语后面有再加上宾语的。这时,次数补语后面不会用“的”。

21.4 状态补语

是动词后面带“个”的。有下面 4 类。

- (a) 说个明白。(形容词)
- (b) 骂个不休。(否定副词 + 动词)
- (c) 杀个鸡犬不留。(成语等)
- (d) 打得个落花流水。(用“得个”。成语等)

a, b, c 式大概全是元代产生的,但恐怕 a 式最早吧。a 式在较早的时候也还有用“一个”的。大概是“个”或“一个”用于形容词或形容词性成分前面,将这些成分名词化了,像宾语一样使用。例如下面的例句,就暗示了补语原来是一种特殊的宾语。

我只要辨个虚实,觑个真假,审个明白。(抱妆盒 2) [“虚实”、“真假”是宾语,“明白”是补语]

正进门,两个撞了个满怀。(金 13)

“满怀”也像是宾语。但不能把“满怀”称为单纯的体词。

提起这城子来,摔一个粉碎。(单鞭夺槊 0)

问他个详细。(陈州糶米 3)

吃个烂醉也呵。(李逵负荆 1)

我这一到家,都打个臭死。(金 12)

b 式的例子:

口里唠唠叨叨的说个不了。(谢金吾 1)

说个不休。(珍珠衫, 古今小说)

不料迎春在窗外听看了个不亦乐乎。(金 13)

b 式有时也用“一个”。

哭一个不住。(珍珠衫, 古今小说)

哭了一个不耐烦。(杨八老, 古今小说)

c 式的例子:

出门来推了个脚梢天。(铁拐李 4)

睡个日高三丈。(珍珠衫, 古今小说)

d 式的例子:

d 式和 c 式一样用陈述词组, 而且大多数是成语。

那婆子被蒋家打得个片瓦不留。(珍珠衫)

d 式是状态补语(用“个”的补语)和结果补语(用“得”的补语)合并而成的。下面的例子时代也太早, 恐怕是支配词组而不是状态补语 d 式吧。

程子谓不易之谓庸, 说得个好。(性理字义下)

21.5 结果补语

结果补语有三个特征。(1)肯定和否定都用“得”。(2)“得”的后面也可以有停顿。(3)不表示可能和不可能。根据以上几点, 可以和可能后助动词以及程度补语区分开来。有人说, 结果补语的“得”, 原来是“到”, 因为它轻声化了, 所以就用“得”,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从一开始就是用“得”的。不过“得”本身意义上有扩大, 像“到”那样使用的例子是早就有的, 因此意义上有和“到”相通之处倒是事实。

A 式 写得好(肯定) 写得不好(否定)

B 式 气得发抖

C 式 热得发狂

A 式是以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的词组作补语的, 它的肯定式和可能后

助动词 C 式是相通的，因此它们有时从文字上难以区别。但结果补语的 A 式也有使用副词，像“写得极好”之类的，而可能助动词 C 式不能那样。而且结果补语否定式要有“得”，因此和不用“得”的可能后助动词 C 式否定式不会弄混。这种 A 式在唐代还很罕见。

说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狭。（义山杂纂）

把这个例子看作唐代的大概过早了。从宋开始多起来了。

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朱 13）

见它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朱 12）

形容词前面加副词的词组充当补语，例如：

说得最好。（朱 1）

如鬼神之事，圣贤说得甚分明。（朱 3）

晋天文志论得亦好。（朱 2）

此字写得也好。（癸辛杂识）

只是见得不完全，见得不的确。（朱 9）

在带宾语时，早先补语放在宾语之后。但如果不是带副词，就不能和可能助动词 C 式相区分。

康节说得法密，横渠说得理透。（朱 1）

他养得此气刚大。（朱 3）

因见吕与叔解得此段痛快……（朱 4）

扫得小处净洁，大处亦然。（朱 8）

带副词的例子：

说得那天之大体亦好。（朱 2）

叫得桂姨那甜。（金 21）

在有宾语的情况下，最早是补语放在宾语的后面，时代往后，动词和宾语就不能这样分开了，因此，不得不像下面那样的说了：

(1) 字写得好的。

(2) 写字写得好的。

像(1)那样的是早就有了,用不着特别说,像(2)那样只是为了用宾语而不得不把动词用两次,这是很有趣的。还有,“得”在元代以后也写作“的”。

B式是动词后面用“得”,再以动词性词组或者陈述词组作为补语。这在唐以前就有,特别是用“感得”的情况很多。

笛声一发,感得蜻蜓出吟。(小说,广记202引)

当洪禁日,感得国家牛马不肯入栏。(冥祥记)

暖得曲身成直身。(孟郊诗)

照得深红作浅红。(皮日休诗)

啼得血流无月处。(杜荀鹤诗)

这种形式较早时不是表示动作的状态,而是叙述由动作引起的结果。因此称之为补语还不适当,但最后一例“啼得血流”也可以理解为“啼到了流血的程度”和补语相接近。而且,补语所表达的引起或到达的结果之中也可以包含否定的概念,但因此,要否定到达某种程度和表示没有引起那种结果就不行了。例如:

唬得魂不附体。(大宋宣和遗事,亨集)

骂得梁尚宾开口不得。(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古今小说)

如前所述,结果补语B式的“得”和可能后助动词B式肯定(例如“吃得了”)的“得”可以认为原来是同一种东西。

C式是形容词后面用“得”,然后再带动词性词组或陈述词组。常表示程度、比喻,也有带着表结果的语气的。这种形式恐怕是模仿B式而产生的,大概时代很晚了。

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儒林外史1)

21.6 程度补语

程度补语是用在形容词或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后面表示其程度的,由某些数词、副词、形容词来充当。这些词语中,有些已经虚化,可以认为成了附属词,我们把它看作后助形容词。用于这种补语的词语为数不多,大致限于下列几种。

(A) 带“得”的:些、一点儿、点儿。

(B) 不带“得”的:了不得、要不得、不得了、利害、要命。

些

王郎心里莫野,出去早些归舍。(丑女缘起)

日迟些便欠了一度。(朱 2)

惟您兄弟是个疏慢些的。(楚昭公 3)

则是性儿飘逸些。(伯梅香 1)

另着两个老成些的伴当。(金钱记 1)

“些”还可以充当一部分动词的补语,但它原来独立性就很弱,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后助动词。

焦黄的芝麻像些吃饱的蚊子肚儿。(老舍,离婚)

这个“些”不是修饰“蚊子肚儿”的,是修饰“像”的。也可以换成“稍微像”。

点儿

这么一件要紧点儿的事。(儿 33)

亲香点儿倒不好?(儿 7)

一点儿

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红 82)

只是儿子望他成人的性儿太急了一点。(红 84)

二奶奶要是差一点儿的,早叫你们这些奶奶们治倒了。(红 55)

就只可惜迟了一点儿。(红 118)

了不得

生了个儿子,喜欢的了不得。(金 34)

“了不得”原本是“不能完了”的意思,指某动作一直持续下去,后来成为表达其程度之甚。

要不得

两口子喜欢的要不得。(金 16)

爹一路上恼的要不得。(金 18)

“不得了”“利害”“要命”等用作补语的上限不明。

22. 疑问句

现代汉语的疑问句可分为下面五种。

(1) 是非疑问 用助词“吗”,询问“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你吃饭吗?

(2) 特指疑问 用表示疑问的代名词、副词、谓词(统称为疑问词)询问关于特定的情况。

谁吃饭?

你吃什么?

你吃什么饭?

(3) 选择疑问 询问内容不同的两者中是哪一個。一般中间有一个短暂的停顿。

你吃饭呢? 还是吃面呢?

(4) 反复疑问 把肯定否定并列着问。形式上和选择疑问相似,内容上和是非疑问无异。

你吃不吃?

(5) 承前疑问 从上下文中才能知道问的具体内容。多半是疑问助词放在单体词句、单谓词句中。

你呢?

饭呢?

吃呢?

试把上述句式和古代汉语比较,就可看出:(1)是非疑问所用的助词不同(比如古代用“乎”),此外,词序并无不同。但现代汉语中能用疑问词(这种情况下它表示无定)。(2)特指疑问古今词序不同的

较多。(3)选择疑问在古代汉语中也有类似的形式,但在本质上是不同的。(4)反复疑问在古代汉语中没有。(5)没有证据说承前疑问在古代汉语中也有过。根据上述几点,可以说疑问句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

22.1 是非疑问

在是非疑问句中用了原来表疑问的词,疑问的意义就变成虚指(无定)了。它还是是非疑问,这一点不变。这种形式大概是时代较晚才产生的。

有什么事吗? (红 92)

反复疑问 C 也和是非疑问相近,因此有同样的情况:

姐姐还吃点儿什么不吃? (儿 28)

奶奶有什么止疼的药没有? (儿 31)

22.2 特指疑问

在现代汉语中,疑问句也不用特殊的词序,例如:

你吃什么? ——我吃饭。

但在古代汉语中像前述那样,疑问代名词作宾语时,宾语倒置而放在述语之前。

吾谁欺? 欺天乎? (论·子罕)

客何好? ……客何能? (战国策·齐策)

奚自? (论·宪问)

要确定变为不倒置的时期是困难的。这是因为古代汉语的代名词多数在中古以后不用了,即使用也是采用拟古的用法。而且古代汉语的“何”之类在中古也产生了新的用法,已经成了副体词,不能作为检查词序的直接线索。但无论如何,用疑问代名词作特指疑问的宾语而词序不变的用法,从汉代开始逐渐能见到了,到唐代就已经完

全成了现代汉语的形式,这是确定无疑的。(参见 12.5.1)

22.3 选择疑问

选择疑问有下面两种:

A 式 (用助词)

你吃饭呢,还是吃面呢?

你吃饭啊,还是吃面呢?

B 式(不用助词)

你吃饭吃面?

和 A 式类似的,古代汉语中也有,例如:

求之与?抑与之欤?(论·学而)

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耶?(史·孟尝君传)

事齐乎?事楚乎?(孟·梁惠王下)

在现代汉语的 A 式中用的助词“啊”“呢”等,用它们是不能构成是非疑问的。但在古代汉语中,这里也用“乎”、“欤”“耶”等能构成是非疑问的助词。因此上面举的古代汉语的例子,不是选择疑问,实际上应该说是由两个是非疑问构成的句子,不过是用“抑”、“将”等把它们联结起来而已。如果把“抑”、“将”等联结功能看作很强的话,也可以这样标点:

求之与,抑与之欤?

但在由两个是非疑问句构成这一点上是没有两样的(关于白话的 A 式,讲连词时已经涉及,参见 19.1.3)。B 式在古代汉语中似乎没有类似或相当的形式。因此,可以说,选择疑问是白话中特有的形式。先看 A 式的例子。

你是谎那,可是真个?(冻苏秦 3)

且看姐夫是你绝户,还是我绝户那?(儿女团圆 2, 见前)

像以上那样仅在一个分句后面用助词的是比较早的,两个分句都用

助词的时代要晚。

他这会子就去呀,还是等明天一早才去呢?(红 57,已见前)

吃饭哪,还等人啊?(儿 4)

是独你姐姐没看见呢?还是你也看见了不信呢?(儿 26,已见前)

B 式 隋以前也有一些,但见得较多是从唐代往后。

兄今在天上,福多苦多?(幽明录)

山人所经是雌山是雄山?(祖 3)

身前见,身后见?(祖 2)

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祖 3)

22.4 反复疑问

反复疑问大概可分为下面四种。

A 式 你吃不吃?

B 式 你吃饭不吃饭?

C 式 你吃饭不吃?

D 式 你吃不吃饭?

A 式 是用谓词的肯定否定来表示疑问,从隋唐开始见到。

借问行人归不归?(隋,无名氏诗)

相唤闻不闻?(孟郊诗)

宣城太守知不知?(白居易诗)

问:来不来?……问:去不去?(S2503)

B 式 从唐五代开始用。

是心不是心?(无心论。S296)

诸上座在教不在教?……诸上座出手不出手?(祖 13)

C 式

这个是您亲侄儿不是?(合同文字 4)

有灾没有?(金 12)

你爹在家里不在?(金 13)

你会唱“比翼成连理”不会？（金 73）

C式的“不是”和“没有”，也有不限于在以“是”或“有”作为述语的句子使用，而是为构成一段疑问句而用的，但应该说它们已经是助词化了。（参见“准句末助词”一节）

D式 这种说法在北京话中原来是没有的，而且几乎不见于文献。但在尺牍和法律文书中有

有否困难

曾否知情

这种“否”的误用。原本“否”只能用在句末，是不会有在它后面接着用别的词这种说法的。正确的应该说“有困难否”、“曾知情否”。这种误用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有困难没有”又能说成“有没有困难”，因此就误以为“有困难否”也能够说成“有否困难”。这么说来，可以认为D式是相当早的。

佛是谁家种族？先代有没家门？（降魔变文）

作为和D式相似的说法，现代汉语中往往说：

你有没有吃饭？

这当然是一种误用，但是这样一种说法产生的原因是同样的。即，首先是动词能够用副词“没有”来否定，例如：

你没有吃饭。

其次是动词“没有”像下面那样用：

你没有饭。

你有没有饭？

由此副词“没有”也产生了和“你有没有饭”相当的说法。

22.5 承前疑问

在讲助词“呢”时已讲过，此处从略。

跋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

在语言的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资料的选择。资料选择得怎样,对研究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试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高名凯氏在《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燕京学报 34 期)中,认为本书所说的介词“打”的例子是唐代就有的,并举了下面的例子:

有一人不打寒鸢岭过便到这里。(悟本第五一三页下第五行)

这里所说的“悟本”是《洞山悟本禅师语录》,版本是根据大正藏卷 47 所收的慧印校订本。岑仲勉氏的《隋唐史》第六十八节也更简单地引用了这一句。但是本书所举的例,只出在时代晚得多的话本和元曲中。这是怎么回事呢?

《洞山语录》的这一条,在慧印校订本之外又见于玄契编次本,但问题在于,这一条在比它更早的版本中见不到。换句话说,这一条在中国编纂的比它更早的版本中没有,而只见于后世日本编纂的资料中。玄契编次本是在元文三年(1738)編集,元文年四年(1739)刊行的。而慧印校订本有宝历十一年(1761)的慧印的序,可以知道,目前所知的刊本是明和三年(1766)出的。这一条仅在上述那些日本人编的书能见到,它所依据的是什么也不清楚。不用说《祖堂集》的洞山传,就是查遍《祖堂集》20 卷也没有介词“打”。在其后将近一千年的日本编纂的资料中有介词“打”,这一事实在讨论唐五代的语法时是不值一顾的。

岑氏的《隋唐史》中引《六祖坛经》,说唐代有“恁么”,“甚么”,“什么”等。《坛经》的版本极多,岑氏所据是什么版本没有说明,但最普通的是明藏本,岑氏的引文也与之相合。那些引文在《机缘第七》中

能见到。把它和《坛经》的敦煌本(S. 377)以及被称为五山时代的覆宋本的兴圣寺本对校,就可以看到明藏本中有大量增添的部分,岑氏所引用的语句正好只存在于增添的部分,而敦煌本、兴圣寺本是没有的。当然,会有这样的想法:“恁么”、“甚么”、“什么”等,在所谓唐代禅家语录中屡次出现,因此,即使在《坛经》较早的版本中见不到,也不能否定它在唐代的存在吧。但是,现存的唐代禅家语录几乎全是后代编纂的,即使不是,也是经过后代修改的,似乎不能把它作为唐代口语研究的基本资料。

再一个例子是第三人称代名词“他”的用例。我们来研究一下。“他”的较早的例子被认为是见于《后汉书·方术传》的“还他马,赦汝罪”。注意到这个例子的杨树达大概是头一个,他的《词诠》、《高等国文法》都引用这个例子,后人亦从之。但是,周法高氏不认为它是第三人称代词,而认为是“别人”之意(即本书所说的“他称”)(《中国语法札记》,集刊第24本,又《几个常用词的来源》,《大陆杂志》第4卷第7期)。这个例子有产生不同解释的可能,不过大概还是周氏的解释正确。但是,周氏所举的“他”的最早的用例,即见于《晋书·张轨传》所附的张天锡传的“他自姓刁,那得韩卢后邪?”实际上是大典禅师《文语解》中早已举了的。这一点先不说,据此也仍不能认为是晋代的用例。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见于《太平广记》246所引《启颜录》,那里作“他人自姓……”。《晋书》采用小说杂书之文,这一点早已为刘知几《史通》所讥,可以认为这话也是《启颜录》在先,不能因为《晋书》用这个例子就认为是晋代的词。

根据以上所说,也可以知道处理中国古代文献是极为困难的。但在本书中,这样的考证一概从略。如果把这些考证一一注明的话,它的分量可能要达到本书的几倍。笔者认为,一般地说,可以把文献分为两种,现在姑且把它们称为:

(1) 同时资料 (2) 后时资料

所谓“同时资料”,指的是某种资料的内容和它的外形(即文字)是同一时期产生的。甲骨、金石、木简等,还有作者的手稿是这一类。法帖只要不是伪造的,也可看作这一类。不过即使不是这样严格地考虑,粗略地说,比如宋人著作的宋刊本,姑且看作同时资料也可以。

语言的大变动大约是和朝代的更迭一起产生的,因此,可以认为,如果是同一朝代之内,某种资料外形即使比内容产生得晚,两者的差距也不会太大的。

所谓“后时资料”,基本上是指外形比内容产生得晚的那些资料,即经过转写转刊的资料,但根据对同时资料的不严格的规定,后时资料的内容和外形间有无朝代的差异就很重要。比如唐人集子的宋刊本就是后时资料。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部分是后时资料,它们尤其成为语言研究的障碍。根据常识来说,应该是以同时资料为基本资料,以后时资料为旁证,但没有同时资料的时代就只有根据例子的多寡和其前后时代的状况如何来推测,这样还得不出明确的结论。

版本一般是越古越好。也有人推许近代的校本,但被评为“校对精审”的版本也有不能相信的。这是由于缺乏语言变化的知识而把文字任意改成时髦的了。看来把文字改成时髦的,这一点,从古到今所有的校订者无例外地一直在做。因此,过去的文献大致变得容易读了,也许是有好处的;但另一方面,不能说没有误解和臆改,使语言的历史研究变得困难了。以现代人的校订为例,任二北氏的《敦煌曲校录》就非常武断,如果认为它正确的话,那么“实在”、“没有”、“原来”等在唐五代就已存在了,和本书所说的不一致。这样的校订,显然是做过头了,是不可从的。版本应该根据善本的影印,但影印有时也技术低劣,或者有修改,所以还要注意。比如《刘知远诸宫调》的影印本(来熏阁),有几个地方原照片是清楚的,印刷后变得无法读了。

关于有助于语法的历史研究的资料目录,吕叔湘氏《汉语语法论文集》卷末的引用书目是很好的参考资料。但是这个目录,原来是此书引例所出书的目录,因此是吕氏所使用的书的一部分,不用说,就这些书是不够的。现在,就这个书目没有举出的重要资料和笔者想到的一些问题作一简单的叙述,以供参考。

唐以前 译经应该进一步大量使用。版本按照大正藏经,这是常识。但是大正藏经所记载的译者名未必可从。特别是作为语言资料,越早越重要,但是在这部分译者的断定方面错误之处似乎不少。与此有关的有常盘大定氏的《后汉至宋齐译经总录》,但它也收得太宽。因此,像满田新造氏《支那音韵断》中所做的那样,以《出三藏集

记》为依据也是一种办法。当然,根据它也还有若干可疑的,但只要不作为确定时代的基本资料,想来也就无妨了。大正藏经作了版本的校勘,但是,也可以考虑进而使用以完整的样子传下来的最早的类书梁宝唱等的《经律异相》等资料。

唐五代 唐五代是那种可以称为“白话的祖型”的语言形成的时期,因此特别重要。吕氏引书目录中首先让人注意到的是没有《全唐诗》。对《全唐诗》有这样那样的评价,但完整的资料只有这种,没有别的了,尤其那些在别集中没有的诗歌,目前不得不依据它。其次,作为同时资料最重要的敦煌写本的研究近来有了很大的进展,《敦煌变文集》和《敦煌曲子词集》同迄今公开发表的资料相比,显示出显著的进展。禅家语录最早有马伯乐,最近有高名凯氏以此为资料对唐代语法进行研究,但这不是能够作为基本资料来使用的。笔者宁愿使用《祖堂集》。《祖堂集》在中国几乎没有被注意到,陈垣氏《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也未收入,但在日本它被看作非常重要的禅宗史的基本资料。

宋 宋代的资料似乎举得很多了。《朱子语类》等是不容易通读的,因此,也许只好利用《辑略》这样易于查检的资料。

金 不能把《董西厢》看作是金代的作品。即使产生于金代,现在的本子也不会是保持原样。最近影印了嘉靖36年刊本,没有什么差别。

宋元 《三国志平话》应该说是元代的作品吧。《五代史平话》也可以认为是元代的作品,至于《京本通俗小说》,可以想像,是缪荃孙从《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抽出来编成的伪书。

元 《元典章》有元刊本,但一般人不能见到。《古今杂剧三十种》有道白的很少,而且非常难读。《全相平话五种》(前述《三国志平话》是其中一种)是元刊本,但不太口语化。因此,元代不大有便于利用的资料。本书常用《元曲选》,但不是就把它看作元代的语言,大多是避免了对时代做出断定。

明 《老乞大》和《朴通事》一开始就是作为会话书来编写的,因此是口语化的,有使用价值。明代的北京话只是在《宛署杂记》、《燕山丛录》中有较完整的词汇而已,在文学作品中似乎没有基于北京话

写成的作品。

清 把《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作为最重要的资料,但除此以外,还有《满汉成语对待》、《庸言知旨》、《初学指南》这样的和满文有关的资料,以及《正音撮要》、《正音咀华》这样和普通话有关的资料。《品花宝鉴》作为北京话资料是重要的,但应该说是用不同于大致同时代的《儿女英雄传》的方言写成的。

引用书目

书名下有浪线的为本书中使用的简称,黑体书名在本书中不出现。

隋以前

周易 尚书 尚书大传 毛诗 礼记 春秋左氏传 春秋公羊传 论语
孟子 尔雅 广雅 说文解字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南齐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洛阳伽蓝记 荆楚岁时记
国语 战国策 吴越春秋 孔子家语 荀子 孔丛子 说苑 颜氏家训
韩非子 齐民要术 周髀算经 墨子 吕氏春秋 淮南子 太平御览 老子
庄子 列子

〔小说家类〕

西京杂记 汉,刘歆	汉魏丛书本
汉武帝内传 汉,班固	日本刊本
汉武故事 汉,班固	古小说钩沉本
搜神记二十卷本 晋,干宝	日本刊本
搜神记八卷本	
甄异传 晋,戴祚	古小说钩沉本
荀氏灵鬼志	同 上
搜神后记 晋,陶潜	日本刊本
列异传	古小说钩沉本
齐谐记 刘宋,东阳无疑	同 上
世说新语 刘宋,刘义庆	景尊经阁藏本
幽明录 刘宋,刘义庆	古小说钩沉本
宣验记 刘宋,刘义庆	同 上
旌异记 刘宋,侯君素	同 上
俗说 梁,沈约	同 上
小说 梁,殷芸	同 上
述异记 梁,任昉	稗海本

述异记	梁,任昉	古小说钩沉本
冥神记	北齐,王琰	同上
还冤志	北齐,颜之推	宝颜堂秘笈本
妬记		古小说钩沉本
录异传		同上
祥异记		同上

〔释家类〕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四十二章经	汉,迦叶摩腾共法兰译(?)	No. 784
阿闍世王经	汉,支娄迦谶译	No. 626
禅行法想经	汉,安世高译	No. 605
长者子懊恼三处经	汉,安世高译(?)	No. 525
棕女祇域因缘经	汉,安世高译(?)	No. 553
成具光明定意经	汉,支曜译	No. 630
修行本起经	汉,竺大力共康孟详译	No. 184
中本起经	汉,昙果共康孟详译	No. 196
阿难四事经	吴,支谦译	No. 493
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坛过度人道经	吴,支谦译	No. 362
斋经	吴,支谦译	No. 87
太子瑞应本起经	吴,支谦译	No. 185
李经抄	吴,支谦译	No. 790
八师经	吴,支谦译	No. 581
维摩诘经	吴,支谦译	No. 474
六度集经	吴,康僧会译	No. 152
生经	晋,竺法护译	No. 154
僧祇律	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	No. 1425
卢至长者因缘经	失译	No. 539
大庄严论经	后秦,鸠摩罗什译	No. 201
佛所行赞	北凉,昙无讖译(?)	No. 192
菩萨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	北凉,法盛译	No. 172
贤愚经	北魏,慧觉等译	No. 202
杂宝藏经	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	No. 203
过去现在因果经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	No. 189
百喻经	南齐,求那毗地译	No. 209
经律异相	梁,宝唱等集	No. 2121

- 月上女经 隋, 闾那崛多译 No. 480
 佛本行集经 隋, 闾那崛多译 No. 190
 三论玄义 隋, 吉藏撰 No. 1852

〔集 部〕

- 楚辞 蔡中郎文集(蔡邕) 陶渊明集(陶潜) 庾子山集(庾信)
 乐府诗集

(其他多拘《文选》《玉台新咏》《古诗源》《古诗赏析》等, 但略去不注)

唐 五 代

旧唐书

新唐书

广陵妖乱志 郑廷海 藕香零拾本

隋唐嘉话 刘餗 顾氏文房小说本

转载 刘餗 说郭本

大唐新语 刘肃 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据稗海排印本

次柳氏旧闻 李德裕 顾氏文房小说本

因话录 赵璘 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据稗海排印本

开天传信记 郑棨 景弘治本百川学海本

中朝故事 尉迟偓 丛书集成据历代小史排印本

北梦琐言 孙光宪 丛书集成据雅雨堂丛书排印本

唐语林 王谠 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据守山阁丛书排印本

洛阳搢绅旧闻记 张齐贤 丛书集成据知不足斋丛书排印本

续神仙传 沈汾 丛书集成据夷门广牍排印本

仙传拾遗 杜光庭 说郭本

魏郑公谏录 王琳 丛书集成据畿辅丛书排印本

李相国论事集 李绛 丛书集成据指海排印本

唐摭言 王定保 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据雅雨堂丛书排印本

教坊记 崔令钦 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据古今说海排印本

封氏闻见记 封演 丛书集成景雅雨堂丛书本

逸史 说郭本

乾闥子 温庭筠 丛书集成据龙威秘书排印本

刘宾客嘉话录 韦绚 顾氏文房小说本

卢氏杂说 卢言 说郭本

酉阳杂俎 段成式 丛书集成据学津讨原排印本

- 芝田录 丁用晦 说郭本
 金华子杂编 刘崇远 丛书集成据读画斋丛书排印本
 开元天宝遗事 王仁裕 顾氏文房小说本
 谈宾录 说郭本
 朝野僉载 张鷟 宝颜堂秘笈本
 游仙窟 张鷟 景醒醐寺本
 任氏传 沈既济 唐宋传奇集本
 无双传 薛调 唐宋传奇集本
 周秦行纪 牛僧孺 唐宋传奇集本
 玄怪录 牛僧孺
 霍小玉传 蒋防 唐宋传奇集本
 集异记 薛用弱 顾氏文房小说本
 独异记 李元 丛书集成据稗海排印本
 传奇 裴铏
 宣室志 张读 丛书集成据稗海排印本
 三水小牍 皇甫枚 抱经堂丛书本
 云仙杂记 冯贽 丛书集成据唐宋丛书排印本
 阙史 高彦休 丛书集成据知不足斋丛书排印本
 广异记 戴孚 丛书集成据龙威秘书排印本
 桂苑丛谈 冯翊 宝颜堂秘笈本
 灵怪录 说郭本
 录异记 杜光庭 津逮秘书本
 杂纂 李商隐 丛书集成据古今说海排印本
 太平广记 景印谈刻本
 辩正论 法琳 大正藏 No. 2110
 法苑珠林 道世 大正藏 No. 2122
 方广大庄严论经 地婆诃罗译 大正藏 No. 187
 金光明最胜王经 义净译 大正藏 No. 665
 宝林传
 祖堂集
 韩昌黎文集校注 韩愈撰, 马通伯校注 古典文学出版社本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李德裕 国学基本丛书本
 司空表圣文集 司空图 四部丛刊本
 云溪友议 范摅 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据四部丛刊续编排印本

全唐诗

- 1) 上官昭容 2) 王绩·上官仪·卢照邻 3) 张九龄·宋之问·王勃·苏颋·蔡孚
 4) 袁晖·贺知章·王湾·张旭 5) 王维·王缙·崔颢·李颀·王昌龄 6) 李白
 7) 韦应物·张谓·岑参 8) 杜甫 9) 韩翃·郎士元 10) 顾况·窦群·戴叔伦
 11) 李端·司空曙·王建·刘商·朱湾·于鹄·高崇文·韦渠牟 12) 令狐楚·裴度·
 韩愈 13) 王涯·刘禹锡·吕温 14) 孟郊·张籍·卢同·李贺·元稹 15) 白居易
 17) 沈传师·牟融·刘信史·长孙佐辅·刘皂·苏郁 18) 李涉·李廓·殷尧藩·施肩
 吾·姚合 19) 窦洵直·顾非熊·张祜·李远·杜牧 20) 李商隐·刘得仁·赵嘏
 21) 项斯·薛能·贾岛·温庭筠 22) 冯衮·皮日休 23) 陆龟蒙·司空图·张乔
 24) 来鹄·李咸用·胡曾·方干·罗邺·罗隐 25) 罗虬·高蟾·章碣·秦韬玉·唐彦
 谦·郑谷·崔涂·韩偓 26) 杜荀鹤·王贞白·翁承赞·黄滔·徐夔·崔道融 27) 曹
 松·裴说·李洞·李中 28) 成彦雄·王延彬·孙元晏·杨希道·吴英秀 29) 刘采
 春·寒山 30) 贯休·齐己 31) 吕岩 32) 权龙褒

唐五代词 文学古籍刊行社排印本

李白·韦应物·刘禹锡·崔怀宝·蜀主王衍·和凝·尹鹖·顾夔·欧阳炯·毛熙震·李煜·冯延巳·孙光宪·林楚翘

敦煌文献

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

- S296 无心论
 S328 伍子胥变文
 S377 六祖坛经
 S467 五台山曲子
 S610 启颜录
 S1441 云谣集
 S2054 楞伽师资记
 S2073 庐山远公话
 S2144 韩擒虎话本
 S2204 董永变文
 S2440 维摩诘经文
 S2440 温室经文
 S2503 无题
 S2614 目连变文

- S2947 丈夫百岁篇
 S2985 道安法师念佛赞
 S3872 维摩变文
 S4571 维摩变文
 S6836 叶净能诗
 S2944 大乘中宗见解

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 P2054 禅门十二时曲
 P2125 历代法宝记
 P2162 顿悟真宗论
 P2193 目连缘起
 P2270 大乘五方便
 P2292 维摩变文
 P2305 法华经变文
 P2305 无常经讲经文
 P2564 鬻鬻新妇文
 P2564 晏子赋
 P2653 燕子赋
 P2714 十二时
 P2721 舜子至孝变文
 P2838 云谣集
 P2955 阿弥陀经变文
 P3047 神会语录
 P3048 丑女缘起
 P3128 菩萨蛮等
 P3211 五言诗
 P3418 五言诗
 P3496 太子成道变文
 P3627 王陵变文
 P3645 前汉刘家太子传
 P3697 捉季布传文
 P3808 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

北京图书馆藏

- 宇 4 修心要论

丽 85 目连变文
 光 94 维摩变文
 河 12 父母恩重变文
 鸟 12 悉昙章
 乃 74 好住娘
 衣 33 地狱变文
 周 87 十恩德

其 他

罗氏旧藏本 降魔变文 维摩变文 有相夫人变文 天下传孝十二时
 胡氏藏本 降魔变文
 石井氏藏本 神会语录
 中村氏旧藏本 敦煌本搜神记

宋 代

宋史

资治通鉴考异 司马光 四部丛刊本
 三朝北盟会编 徐梦莘 光绪排印本(据人文科学研究所藏钞本校正)
 燕云奉使录 赵良嗣
 茅斋自叙 马扩
 南归录 沈珩
 中兴遗史 赵甦之
 靖康城下奉使录 郑望之
 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 李若水
 河东逢虜记 陶宣子
 北记 范仲熊
 回天录 秦湛
 金虏节要 张汇
 绍兴甲寅通和录 王绘
 采石战胜录 员兴宗
 归田录 欧阳修 四部丛刊本 欧阳文忠公集所收
 默记 王铨 知不足斋丛书本
 挥麈录 王明清 四部丛刊本
 梦粱录
 张子洛录 张载 四部丛刊本

- 河南程氏遗书 程颢程颐 国学基本丛书本
 朱子语类 朱熹 日本刊本
 象山语录 陆九渊 四部丛刊本象山先生全集所收
 性理字义 陈淳 日本刊本
 宋景文公笔记 宋祁 景弘治本百川学海本
 东原录 龚鼎臣 丛书集成据艺海珠尘排印本
 老学庵笔记 陆游 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鹤林玉露 罗大经 日本刊本
 齐东野语 周密 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癸辛杂识 周密 津逮秘书本
 洞微志 钱易
 景德传灯录 道原 四部丛刊本
 无门关 慧开 大正藏经 No. 2005
 虚堂和尚语录 妙源编 大正藏经 No. 2000
 伊川击壤集 邵雍 四部丛刊本
 苏文忠诗合注 苏轼 刊本
 诚斋集 杨万里 四部丛刊本
 石屏诗集 戴复古 同上
 指南录 文天祥 日本刊本
 乐府雅词 曾慥辑 丛书集成据粤雅堂丛书本
 宋六十名家词 毛晋辑 国学基本丛书影印本
 2) 欧阳修 3) 柳永 4) 苏轼 5) 黄庭坚 6) 秦观 7) 晏几道 8) 毛滂
 10) 辛弃疾 11) 周邦彦 18) 蒋捷 19) 程垓 21) 赵长卿 24) 高观国
 27) 石孝友 29) 方千里 31) 张元干 38) 李之仪 42) 杨无咎 49) 沈端节
 刘知远诸宫调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宋·元(明)

大宋宣和遗事

清平山堂话本

- 2) 简帖和尚 3) 西湖三塔记 4) 合同文字记 7) 快嘴李翠莲记
 8) 洛阳三怪记 11) 阴骘积善 12)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14) 刎颈鸳鸯会
 15) 杨温拦路虎传

古今小说

15)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26)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警世通言

4) 勘相公饮恨半山堂 7) 陈可常端阳仙化 8) 崔待诏生死冤家

12) 范鳀儿双镜重圆 14) 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16) 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37)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

董解元西厢记

张协状元 永乐大典卷 13991 引

元

元典章

经世大典 永乐大典卷 19423 引

元刊本古今杂剧

西蜀梦 拜月亭 老生儿 气英布 张千替杀妻

五代史平话

三国志平话

元·明

元曲选

- 1) 汉宫秋 2) 金钱记 3) 陈州糴米 4) 鸳鸯被 5) 赚蒯通 7) 杀狗劝夫
- 8) 合汗衫 9) 谢天香 10) 争报恩 11) 张天师 12) 救风尘 13) 东堂老
- 14) 燕青博鱼 15) 潇湘雨 16) 曲江池 17) 楚昭公 18) 来生债
- 19) 薛仁贵 20) 墙头马上 21) 梧桐雨 22) 老生儿 23) 硃砂担
- 24) 虎头牌 25) 合同文字 26) 冻苏秦 27) 儿女团圆 28) 玉壶春
- 29) 铁拐李 30) 小尉迟 31) 风光好 33) 神奴儿 34) 荐福碑
- 35) 谢金吾 36) 岳阳楼 37) 蝴蝶梦 38) 伍员吹箫 39) 勘头巾
- 40) 黑旋风 42) 陈抟高卧 43) 马陵道 44) 救孝子 45) 黄粱梦
- 47) 王粲登楼 48) 昊天塔 49) 鲁斋郎 50) 渔樵记 51) 青衫泪
- 53) 举案齐眉 54) 后庭花 55) 范张鸡黍 56) 两世姻缘 57) 赵礼让肥
- 58) 酷寒亭 59) 桃花女 60) 忍字记 63) 金安寿 64) 灰阑记
- 65) 冤家债主 66) 伯梅香 67) 单鞭夺槊 68) 城南柳 69) 碎范叔
- 71) 东坡梦 72) 金线池 73) 留鞋记 74) 气英布 78) 误入桃源
- 80) 盆儿鬼 81) 对玉梳 83) 竹坞听琴 84) 抱妆盒 86) 赛娥冤
- 87) 李逵负荆 89) 连环计 91) 看钱奴 95) 望江亭 97) 碧桃花
- 98) 张生煮海 99) 生金阁 100) 冯玉兰

西厢记

覆即空观原刻本

明

蜀语 李实

函海本

元秘史

四部丛刊本

新刻徐比部燕山丛录 徐昌祚

刊本

牡丹亭 汤显祖

国学基本丛书本

南词叙录 徐渭

古今小说

1)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2)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4)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10)滕大尹鬼断家私 18) 杨八老越国奇逢

醒世恒言

23) 金海陵纵欲亡身 33)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二刻拍案惊奇

2) 小道人一道饶天下

百回本水浒

李玄伯排印本

西游记

亚东图书馆排印本

金瓶梅词话

影印本

朴通事谚解

奎章阁丛书本

老乞大谚解

奎章阁丛书本

清

(前期)

缀白裘 汪协如校

中华书局排印本

磨难曲 蒲松龄

文求堂排印本

醒世姻缘传

亚东图书馆排印本

儒林外史

同上

庚辰本石头记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红楼梦

亚东图书馆据程伟元第二次印本排印

满汉成语对待 刘顺

刊本

初学指南 富俊

乾隆59年刊本

鞑靼漂流记

园田一龟校注本

(后期)

镜花缘

亚东图书馆排印本

品花宝鉴	刊	本
儿女英雄传	刊	本
三侠五义	亚东图书馆排印本	
老残游记	同	上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上海文化出版社排印本	
庸言知旨 宜兴	嘉庆7年序刊本	
清文指要	刊	本
正音撮要 高静亭	刊	本
正音咀华 莎彝尊	刊	本
语言自述集		

现 代

鲁迅:孔乙己
 老舍:猫城记
 离婚
 牛天赐传
 骆驼祥子
 四世同堂 第一部惶惑 第二部偷生
 上任、牺牲、毛毛虫(樱海集所收)
 归去来兮
 面子问题
 龙须沟
 曹禺:正在想
 赵元任:最后五分钟
 陈士和:评书聊斋云翠仙

索引

凡 例

1. 本索引只收出现在第二部中的主要词语。
2. 索引中的条目为了直观表示其用法,后助用辞、后缀在前面加~表示,副用词、前缀在后面加~来表示,中缀在前后加~来表示。
3. 数字表示这个词语出现的页码。黑体字表示这个词语作为词条出现的页码。
4. 词类的简称(参见全书凡例)如下:
 - (名)=名词 (副名)=副名词 (后助名)=后助名词
 - (代)=代名词
 - (数)=数词 (副数)=副数词 (后助数)=后助数词
 - (量)=量词
 - (动)=动词 (助动)=助动词 (兼动)=兼语动词
 - (后助动)=后助动词 (同动)=同动词
 - (形)=形容词 (后助形)=后助形容词
 - (介)=介词
 - (副)=副词
 - (连)=连词
 - (助)=助词
 - (缀)=前缀、后缀
 - (中)=中缀

A		本来(副)	254	~不到(后助动)	217
阿~(缀)	83,145	甬(副)	279	不得(助动)	186
阿(助)	339	比(介)	167,169,248	~不得(后助动)	215
阿那(代)	120	比方(连)	297	不得了	367
阿你(代)	84	比如(连)	297	~不动(后助动)	217
阿依(代)	84	彼(代)	97,98,101	不独(连)	293
阿谁(代)	84	必得(助动)	187	~不断(后助动)	217
啊(助)	317,327,338,342,370	必矣(助)	222	~不多儿(后助动)	221
爱(助动)	190	~边(缀,后助名)	92	~不高儿(后助动)	221
俺(代)	104,108	便(连)	180,294,310	不管(连)	312
按(介)	245	便罢	334	不过(副,连)	299
暗地(副)	320	便是(连)	296	~不过(后助形)	163
叩(代)	97	便总(连)	308,310	~不好(后助动)	
B		~遍(量)	154		213,219
~巴(缀)	91	别(副)	279	不拘(连)	312
把(介)	241	别人(代)	110	~不开(后助动)	217
~把(量)	148	别人家(代)	111	~不来(后助动)	217
罢(助)	334,336	别是(副)	335	~不牢(后助动)	219
罢了(助)	299,336	别说(连)	294	~不了(后助动)	
罢哩(助)	338	别要(副)	279		213,216
罢咧(助)	299,337	并且(连)	294	不料(连)	300
吧(助)	327,334	波(助)	336	不论(连)	312
百八十(数)	137	噉(助)	336	~不落(后助动)	217
百儿八十	137	不(副)	77,78,126,277,371	不么(连)	296
百千	136	不(助)	328,357,358	~不起(后助动)	
百千万	136	不(连)	296		216,218
百十	136	不必(副)	280	~不去(后助动)	218
~班(量)	152	不曾(副)	347,357	不然(连)	296
~般(后助名)	94	不成(副,助)	282	不如(连)	301
包括(介)	248	~不出(后助动)	217	~不上(后助动)	218
~抱(量)	148	不单(连)	293	不是(同动)	181,358
被(兼动)	190,226	不但(连)	292	不是(连)	296
辈(名)	101	~不倒(后助动)	217	不是(助)	358
				~不熟(后助动)	219

- ~不死(后助动) 218
 ~不稳(后助动) 219
 不问(连) 312
 不想(连) 300
 不用(助动) 279
 不有 278
 ~不远(后助动) 219
 ~不远儿(后助动) 221
 ~不仔细(后助动) 219
- C**
- 才(副) 255
 才好(助) 363
 才始(副) 255
 才是(助) 357
 曹(名) 101
 曾(副) 254
 曾经(副) 254
 此(代) 144
 ~次(量) 153, 154
 次后(连) 296
 从(介) 234
 从来(副) 253
 从前(副) 253
- Ch**
- 差不多(形, 副) 274
 差点儿(副) 274
 差些儿(副) 274
 侪(名) 101
 常常(副) 257
 朝(介) 235
 趁(介) 237
 持(介) 243
 ~出(量) 154
 ~出(后助动) 200
- ~出来(后助动) 200
 ~出去(后助动) 200
 除(介) 246
 除非(介, 连) 311
 除了(介) 246
 除是(介, 连) 311
 ~处(助) 326
 ~串(量) 152
- D**
- 打(介) 234
 打~(缀) 173
 打从(介) 234
 大(数) 84, 143
 ~大发了(后助动) 221
 大概(副) 274
 大伙儿(代) 111
 大家(代) 111
 大家伙儿(代) 111
 大前儿 89
 带(连) 287, 290
 丹(数) 131
 单(数) 131
 单(副) 261
 但(连) 310
 但凡(连) 310
 但使(连) 310
 但是(连) 298
 但须(连) 310
 当(助动) 187
 当(介) 233
 当初(副) 254
 到(介) 236
 ~到(后助动) 219, 220
 倒(副) 273
- 倒也(副) 273
 道(介) 234
 得(助动) 186
 ~得(后助动) 213, 223, 326, 364, 367
 ~得彻(后助动) 217
 ~得成(后助动) 216
 ~得出(后助动) 216
 ~得动(后助动) 216
 ~得短(后助动) 219
 ~得多(后助动) 219
 ~得多(后助形) 160
 ~得分明(后助动) 219
 ~得过(后助动) 216, 217, 212
 ~得过儿(后助动) 221
 ~得好(后助动) 213, 218
 ~得很(后助形) 161
 ~得慌(后助形) 161
 ~得及(后助动) 216
 ~得洁(后助动) 219
 ~得开(后助动) 216
 ~得了(后助动) 216
 ~得破(后助动) 216
 ~得起(后助动) 218
 ~得全(后助动) 217
 ~得死(后助动) 218
 ~得熟(后助动) 219
 ~得下(后助动) 216
 ~得真(后助动) 219
 的(助) 78, 122, 317, 319, 342, 362
 ~的(后助动) 220,

220, 319, 326, 366	多少(数)	141, 281	G		
的话(助)	326	多(代)	123	该(助动)	188
的时候(助)	326	多早晚儿(代)	122	该当(助动)	188
等(助)	101, 182, 314	~多着呢(后助形)	160	赶(介)	237
等(同动)	184	~多着哩(后助形)	160	赶紧(副)	258
等(介, 连)	237, 300	E		敢(助动)	189, 269
等到(连)	300	而(代)	97	敢情(副)	269
等等(助)	315	~而(缀)	249	敢则(副)	269
等于(同动)	184	而且(缀)	293	敢自(副)	269
的(副)	265	~儿(缀)	88, 156, 173, 176, 322	刚(副)	254
的确(副)	265			刚才(副)	255
底(助)	322	尔(代)	97, 101, 118, 331	哥儿两个	90
底下(名)	92			阁下(名)	104
地(助)	320	尔(助)	331	~个(量)	75, 150
地下(名)	92	二(数)	128, 153, 260	~个(后助动)	223, 363
第~(副数)	142	二来(连)	292	各人(代)	110
点(数)	139	二则(连)	292	各自(代)	110
点儿(数)	138, 139, 267	F		各位(名)	104
点子(数)	139	反倒(副)	273	给(兼动, 介)	238
顶(副)	168, 250	反正(副)	267	~给(后助动)	219
~定(后助动)	206, 222	方才(副)	255	给他个	113
~定了(后助动)	222	仿佛(同动)	183	跟(介, 连)	247
定矣(助)	222	放(兼动)	224	更(副)	165, 168, 253
定也(助)	222	放教(兼动)	225	公(名)	104
都(副)	169, 264	非	181, 276, 329	姑且(副)	258
~堆(量)	148	非是(同动)	181, 278	故故(副)	269
~队(量)	152	~封(量)	150	故意(副)	269
对(介)	236	否	277, 328, 372	寡(副)	261
多(副)	122, 281	否则(连)	296	怪(副)	251
多会儿(代)	123	夫(代)	97	怪不得(连)	297
~多(后助数)	140	弗	276	光(副)	261
多亏(副)	270			果然(副)	266
~多了(后助形)	160			过(介)	166
多么(副)	282			~过(后助动)	204

- ~过来(后助动) 204
 ~过去(后助动) 204
H
 还(副) 168, 169, 259, 327, 347, 349
 还(连) 292, 295
 还是(副) 259
 还是(连) 295
 还许(副) 274
 好(助动) 191
 好歹(副) 268
 好几(数) 137
 好像(同动) 181, 182
 好些(数) 137, 168
 好些个(数) 138
 好在(副) 272
 呵(助) 339
 何(代) 125
 何况(连) 294
 盍 277
 和(介, 连) 246, 248, 287
 合(介, 连) 247
 很(很)(副) 161, 251
 横是(副) 267
 横竖(副) 267
 恒是(恒属, 恒数)(副) 267
 红黑(副) 267
 后(助) 339
 后来(副) 257
 后儿(名) 89
 后头(名) 87
 乎(助) 329, 333, 368, 370
 ~乎(接) 249
 忽地(副) 320
 忽然(副) 258
 互相(副) 262
 ~回(量) 153, 154
 ~回(后助动) 203
 ~回来(后助动) 204
 ~回去(后助动) 204
 会(助动) 185
 浑似(同动) 182
 ~伙(量) 152
 或(连) 294
 或是(副, 连) 275, 295
 或者(副, 连) 275, 295
J
 几乎(副) 273
 几几乎(副) 274
 及至(连) 300
 极(副) 250
 ~极(后助形) 163
 ~极了(后助形) 163
 极其(副) 250
 即(连) 308
 即使(连) 308
 几(数) 140, 141
 几儿(名) 89
 既(连) 292, 306
 既然(连) 288, 305
 既是(连) 305
 泊乎(副) 274
 ~家(缀) 90
 假如(连) 306
 假使(连) 306
 简直(副) 268
 剪直的(副) 268
 见(助动) 190
 ~见(缀) 174
 ~箭(量) 147
 将(介) 240, 243
 ~将~(中) 162
 将来(副) 257
 ~将去(后助动) 162
 教(交)(兼动) 191, 223, 228
 教令(兼动) 225
 教着(兼动) 225
 叫(兼动) 223, 228
 较(介) 165
 结巴(名) 91
 姐儿两个(名) 90
 今儿(名) 89
 禁(助动) 187
 尽管(副, 连) 305
 近来(副) 254
 ~进(后助动) 199
 ~进来(后助动) 199
 ~进去(后助动) 200
 ~经(缀) 249
 究竟(副) 257
 就(连) 288, 296, 309
 就便(连) 294, 310
 就结了(助) 357
 就连(连) 293
 就令(连) 309
 就让(连) 309
 就算(连) 309
 就使(连) 309

- 就是(连) 293, 294, **296**
 就是(助) 357
 就是了(助) 357
 就完了(助) 357
 就有了(助) 357
 居然(副) **267**
 据(介) **245**
 君(名) 104
- K**
- ~开(后助动) **205**
 ~开来(后助动) 205
 ~开去(后助动) 205
 靠(介) **245**
 可(助动) 185, 328, 360
 可(副) **273**, 299, 327
 可(连) 299
 可是(连) **299**
 可以(助动) **185**
 可也(副) **273**
 肯(助动) **189**
 恐怕(副) **274**
 ~口(量) 148
 况且(连) **294**
 亏(副) **270**
 亏杀(副) 271
 ~捆(量) 148
- L**
- 喇(助) 355
 啦(助) 327, **343**, **354**
 来(助) 356
 ~来(后助名) **94**
 ~来(后助数) **141**
 ~来(后助动) 198, **206**
 ~来(缀) 249
- ~来~去(后助动) **212**
 来着(助) 327, **344**, **356**
 懒待(助动) **190**
 懒怠(助动) 190
 懒得(助动) 190
 哪咁儿的(助) 318
 老~(缀) **84**
 老哥(名) 104
 老兄(名) 104
 勒(助) 355
 了(助) 208, 293, 294
 344, **349**, 354
 ~了(后助词)
 210, 328, 349, 353
 ~了~(中) 162
 ~了去了(后助形) **161**
 ~了也(助) 351
 类(同动) 181
 离(介) **237**
 裹(里)(助) 345
 ~里(助名) **93**
 ~里~(中) 159
 里头(名) 87
 ~里下(缀) **92**
 ~里下里(缀) **92**
 利害(形) 367
 力巴(名) 91
 哩(助) 328, 343, 345
 俩(数) **132**
 连(介, 连) 248, 287,
 290, 293
 连忙(副) **258**
 两(数) **128**, 260
 聊且(副) **258**
- 了不得(动, 形) **367**
 咧(助) 328, 344, 354
 零(数) **130**
 令(兼动) 224
 令教(兼动) 225
 令使(兼动) 225
 令堂(名) 104
 令尊(名) 104
 另(副) **262**
 另外(副) **262**
 咯(助) **354**
 罗(助) 356
 啰(助) 355
 屡次(副) **260**
- M**
- 吗(助) 282, 327,
 328, 368
 嘛(助) 327, 330
 慢道(连) 294
 慢讲(连) 294
 慢说(连) 294
 么(助) 329, 344
 没(动, 副) **278**,
 348, 361
 没有(动, 副) 279,
 347, 360, 372
 没有(助) 345, 357, **357**
 ~每(缀, 助)
 104, **108**, 316
 ~门(缀, 助)
 104, 108, 316
 ~懣(缀, 助) 104, 316
 ~们(缀, 助) 102, 315
 弥(副) 170

- 一弭(缀) 108, 316
 明儿(名) 89
 摩(助) 328
 磨(助) 328
 莫 276, 280
 莫说(连) 294
 蓦地(副) 320
 N
 拿(介) 240, 288
 哪(代) 95, 116, 120
 哪(助) 333, 338, 343, 349
 哪边(代) 121
 哪个(代) 121
 哪哈儿(代) 116
 哪块儿(代) 116
 哪里(代) 121
 哪么(副, 代) 123, 283, 285
 哪么着 283, 285
 哪怕(连) 310
 哪儿(代) 120, 121
 哪些(代) 116, 120
 哪些个(代) 116
 那(代) 95, 116, 117, 124
 那(助) 333, 343
 那边(代) 119
 那个(代) 76, 119
 那哈儿(代) 119
 那会儿(代) 119
 那会子(代) 119
 那块儿(代) 116
 那里(代) 119
 那么(副, 代) 76, 79, 123, 283
 那么(连) 297
 那么个 283
 那么些 283
 那么些个 283
 那么样 283, 285
 那么着 283, 285, 297
 那儿(代) 119
 那下(代) 119
 那些(代) 116, 117, 118, 138
 那些个(代) 119
 那早晚(代) 119
 乃(代) 97
 耐(助动) 187
 难(助动) 191
 难道(副) 282
 难以(助动) 191
 呢(助) 327, 330, 339, 344, 345, 368, 370
 能(助动) 184
 能够(助动) 185
 能以(助动) 185
 尼(助) 332
 甭(助) 331
 你(代) 95, 97, 103, 106, 113, 124, 124
 你老(代) 104
 你老人家(代) 104
 你们(代) 97, 102
 你恁(代) 105
 你能(代) 105
 你仝(代) 105
 你我(代) 103
 念(数) 122
 娘儿两个 90
 您(代) 97, 104, 106, 108
 您每(代) 108
 恁(=您) 104
 仝(代) 105
 宁可(连) 301
 宁肯(连) 301
 依(代) 84, 105
 O
 偶然(副) 258
 P
 旁边(名) 75, 92
 旁人(代) 111
 一捧(量) 148
 一匹(量) 150
 譬如(连) 297
 偏(副) 272, 327
 凭(连) 313
 颇(副) 252
 Q
 七五(数) 136
 其(代) 97, 99
 ~其(缀) 249
 其实(副, 连) 299
 一起(后助动) 198, 216
 起初(副) 253
 一起来(后助动) 199, 208
 一起去(后助动) 199
 恰如(同动) 182
 恰似(同动) 182

千百(数)	137	如(同动)	164, 165,	随(连)	287, 290,
千儿八百	137		166, 181		291, 313
千万(数)	136	如果(连)	306	虽然(连)	287, 305
前儿(名)	89	如今(名)	256, 346, 348	虽说(连)	287, 305
前头(名)	87	如类(同动)	182	虽则(连)	305
遣(兼动)	224	如似(同动)	182	所以(连)	303
遣放(兼动)	225	如使(连)	127	索性(副)	268
遣令(兼动)	225	如同(同动)	181, 183	索兴(副)	268
且(连)	290	汝(女)(代)	97	Sh	
~且(缀)	249	~人(后助动)	200	~晌(量)	147
卿(名)	104	~人来(后助动)	200	上(介)	236
情愿(助动)	190	~人去(后助动)	200	~上(缀, 后助名)	
渠(代)	99, 101	若(代)	97		91, 93
~去(后助动)		若(同动)	164, 181	~上(后助动)	201, 207
	162, 196, 206	若(连)	307, 326, 332	~上来(后助动)	202
权且(副)	258	若个(代)	120	~上去(后助动)	202
全(副)	264	若似(同动)	182	上头(名)	87
却(副)	272	若是(连)	307	尚且(连)	294
却(后助动)	211, 354	若要(连)	307	稍微(副)	252
~群(量)	152	S		稍为(副)	252
R		仨(数)	132	甚(代)	121
~然(缀)	249	三五	135	甚么(代)	121, 145, 317
然而(连)	288, 298	私地(副)	320	甚么的(助)	317
然后(连)	297	厮(副)	263	甚摩(代)	122
让(兼动)	224, 228	似(同动, 介)	165,	甚漠(代)	122
入(名)	110, 226		167, 171, 181	甚没(代)	121
人家(代)	111	似的(助)	318	甚物(代)	121
任(连)	313	似乎(同动)	183, 183	~生(缀)	285
任何(副名)	313	似类(同动)	182	时(助)	326
任凭(连)	313	似若(同动)	182	时时(副)	257
恁(副, 副名)	145	嗣后(连)	296	十(数)	122
仍(副)	259	算(同动)	184	什么(代)	122
仍旧(副)	259	算是(同动)	184	什摩(代)	122
容易(助动)	191	算作(动)	184	实在(副)	265

- 使(兼动) 191,224
 使得(兼动) 224
 使令(兼动) 225
 是(同动) 178,277,324
 ~是(缀) 249
 是的(助) 183,319
 是没(代) 121
 是勿(代) 121
 是物(代) 121
 是以(连) 304
 孰(代) 97,125
 属(名) 101
 数(数) 140
 ~束(量) 148
 双(数) 260
 ~双(量) 150
 爽性(副) 268
 谁(代) 97,125, 125,145
 顺(介) 237
- T
- 它(代) 98,99
 他(代) 98,98,103, 110,113,124,271
 他老人家(代) 104
 他们(代) 97
 她(代) 99
 牠(代) 99
 太(副) 250,351
 太煞(副) 251
 恁(代) 97,106
 倘或(连) 308
 倘然(连) 308
 ~趟(量) 153,154
- 特地(副) 269,320
 特特(副) 270
 忒(副) 251
 忒煞 251
 替(介) 240
 ~铁了(后助动) 222
 ~停(后助数) 133
 ~亭(后助数) 133
 挺(副) 252
 同(同动) 184
 同(介,连) 247
 同着(介) 247
 头~(数,副数) 142
 ~头(缀) 142
 ~头(量) 150
 ~头儿(缀) 88
 ~庑(量) 147
- W
- 哇(助) 338,342,355
 ~外(后助名) 93
 外边(名) 93
 外头(名) 87
 晚上(名) 92
 万千(数) 136
 万儿八千 137
 亡 276
 往(介) 235,284
 往往(副) 260
 望(介) 235
 微 277
 为(同动) 183
 ~为(缀) 249
 唯其(连) 311
 惟有(连) 310
- ~伟(缀) 108
 尾巴(名) 91
 为(介,连) 238,302, 303
 为的是(连) 298
 为了(介) 238
 为着(介) 238
 未(副) 277
 未(助) 329
 未必(副) 280
 未曾(副) 279,347
 未是 181
 我(代) 77,95,97,101, 103,112,123,124
 我每(代) 104
 我门(代) 108
 我遭(代) 104,105,108
 我们(代) 97,102,103
 吾(代) 97,101,102
 无(动,副) 276, 278,360
 无(助) 328,329
 无论(连) 311
 无有 278
 亡 276
 毋(动,副) 275
 毋宁(连) 301
 五七(数) 135
 五三(数) 136
 伍的(助) 318
 勿 276,276
- X
- 奚(代) 120,125
 ~下(缀) 92,92

~下(量)	153, 154	哑巴(名)	91	一般(助)	165, 183, 319
~下(后助动)	202	焉(助)	77, 345	一半(数)	137
~下来(后助动)	203, 210	沿(介)	237	一半儿(数)	137
~下里(缀)	92	~样(后助名)	93	一边(连)	287, 275, 291
~下去(后助动)	162, 203, 207, 210	要(助动)	188, 350	一点(数)	139
先生(名)	104	要(连)	307, 308, 335	一点儿(数)	139, 367
现(副)	256	要不(连)	296	一点子(数)	139
现在(副)	255	要不得	367	一定(副)	266
相(副)	262	要不然(连)	296	一发(副)	170
~相似(助)	182, 183	要不是(连)	296	一个	363
向(介)	235	要当(助动)	189	一共(副)	265
向来(副)	254	要命	367	一块儿(副)	264
乡, 嚮(=向)		要是(连)	307	一来(连)	292
像(同动)	164, 181, 182	要须(助动)	189	一面(连)	287, 289, 291
些(数)	138, 168, 367	爷儿两个	90	一齐(副)	264
些些(数)	138	耶(助)	333, 370	一起(副)	264
眇(=些)		邪(助)	329, 333	一同(副)	264
~馨(助)	182	哪(助)	342	一些(数)	139
心下(名)	92	也(副)	265	一样(助)	164, 183, 319
幸而(副)	270	也(连)	291, 292	一则(连)	292
幸亏(副)	270	也(助)	178, 340, 351, 354	台(代)	97
休(副)	279	~也(缀)	249	已	171, 353
休道(连)	294	也罢	334	已经(副)	254, 327
休要	280	也似(助)	318	~已来(后助数)	141
须(助动)	188	也似的(助)	183	以(副)	171
须得(助动)	187, 188	也是(副, 连)	265	以(介)	240, 241
须要(助动)	188	也许(副)	274, 327	~以来(后助数)	141
许(副)	274	依(介)	245	以是(连)	304
寻常(副)	258	依旧(副)	245, 259	矣(助)	353
Y		依然(副)	259	意下(名)	92
呀(助)	338, 341	伊(代)	99	意欲(助动)	189
嘅(助)	341	一(数)	127, 151, 154, 176, 260, 292	益(副)	80, 165, 170, 171
				因(介, 连)	237, 302

- 因此(连) 304
因而(连) 304
因尔(连) 304
因为(介) 237
因为(连) 287, 288, 302, 304
应(助动) 187
应当(助动) 188
应该(助动) 188
永远(副) 258
用(介) 240
尤(副) 165, 169, 252
尤其(副) 169, 252
由(=犹) 181
犹(同动) 181
犹如(同动) 182
犹若(同动) 182
有(动) 360
有时(连) 295
~有~(中) 131
又(副) 259
又(连) 290, 292
~又~(中) 131
- Yu**
于(介) 165, 166, 233
于是(连) 297
于是乎(连) 297
予(代) 97
餘(代) 97
~余(后助数) 140
逾(副, 连) 170
与(介, 连) 239, 246, 287
与其(连) 301
- 愈(副, 连) 165, 170
欲(助动) 189
欲待(助动) 189
欲得(助动) 189
欲拟(助动) 189
欲似(同动) 182
欲要(助动) 189
欲愿(助动) 189
元来(副) 254
原来(副, 连) 254, 288, 298
愿(助动) 190
愿得(助动) 190
愿意(助动) 190
越(副) 170
越(连) 170, 290, 291
越发(副) 170
- Z**
~匝(量) 154
咱(代) 104, 105, 107
咱每(代) 104, 105
咱门(代) 107
咱们(代) 97, 105
在(介) 233
在(副) 256
~在(后助动) 219, 220
~在(缀) 249
在此(助) 345
在里(助) 345
在这里(助) 345
再(副) 153, 259
再三(副) 260
再四(副) 260
再也(副) 260
- 偌(代) 105
偌们(代) 103
咱(代) 104, 105, 108
咱们(代) 103
早就(副) 253
早上(名) 92
早晚 118, 122
早已(副) 253
则(连) 180
怎么(副) 283, 285
怎么个 283, 286
怎么了 283, 286
怎么着 283, 286
怎么样 283, 286
怎生(副) 285
子(名) 104
~子(缀) 85, 88, 173
自(副) 109
自从(介) 235
自个儿(代) 110
自己(代) 109
自己个儿(代) 110
自家(代) 104, 105, 107, 110, 144
自家慊(代) 104, 107
自然(副) 266
总(副) 265
总(连) 308
总得(助动) 187
总然(连) 308
纵(连) 308
纵然(连) 308
纵使(连) 308
嘴巴(名) 91

最(副)	168, 169, 250	这会子(代)	118	祇(副)	261
最为(副)	250	这块儿(代)	117	~隻(量)	150
昨儿(名)	89	这里(代)	117	直到(连)	300
左右(副)	267	这么(副, 代)	123, 283	止(副)	261
作摩	285	这么个	283, 284	只(副)	261
作么	285	这么些	283, 284	只管(副)	268
作没	285	这么些个	283	只好(副)	266
作勿	285	这么样	283, 285	只怕(副)	335
Zh		这么着	283, 285, 297	只是(连)	298
~掬(量)	147	这儿(代)	117	只要(连)	310
暂且(副)	258	这下(代)	117	只有(连)	310
照(介)	246	这些(代)	102, 117, 138	~指(量)	147
遮(=这)		这些个(代)	119	至如(连)	297
者(助)	179, 322, 326	这早晚(代)	118	至于(介, 连)	236, 297
者(=这)		着(助)	333	诸君(名)	104
赅(=这)		~着(后助动)		主儿两个	90
这(代)	95, 102, 116, 124	208, 327, 346, 348, 356		~住(后助动)	205, 222
这边(代)	118	朕(代)	97	转(副)	170
这才(连)	297	正(副)	256, 346, 348	~转(后助动)	204
这个(代)	76, 117	正在(副)	256	準(准)(副)	266
这哈儿(代)	117	之(代)	97, 101, 116, 276	著(兼动)	224
这会儿(代)	118	之(助)	77, 78, 322	著令(兼动)	225
				著落(兼动)	225
				著仰(兼动)	225

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

译 名	原 名	译 名	原 名	译 名	原 名
	B	单谓词句	单述词句	感叹语句	感叹文
包括式	包括型	单音节词	单音节语		H
包孕句	包含句	等立词组	等立连语	后助动词	助动词
被修饰语	被修饰语	等立句	等立句	后助名词	助名词
本位语	本位语	递进	渐层	后助数词	助数词
宾语	宾语	独词句	单语文	后助形容词	助形词
并列关系	并列关系	独立词	自立语	后助用词	助用词
补充关系	补充关系		F	后缀	接尾辞
补语	补语	非任意的	非恣意的	呼语	呼掛片语
	C	动词	な动词		J
程度补语	程度补语	非叙实	非叙实	间接宾语	间接宾语
陈述关系	陈述关系	副词	副词	兼语	兼语
陈述语句	平叙文	副词性修饰	副词的修	兼语动词	兼语动词
重叠形式	重复形式	语	饰语	兼语句	兼语句
词根	语根	副动词	副动词	结果补语	结果补语
词类	品词	副名词	副名词	结合的支	结合的支
词缀	接辞	副数词	副数词	配关系	配关系
词组	连语	副用词	副用词	介词	介词
词组助词	词组助词	附加成分	附加成分	精警	精警
次数补语	回数补语	附属词	附属语	句节	文节
从句	从句	复句	复句	句末助词	句末助词
	D	复合词	复合语	句中重音	文强势
代名词	代名词	复体词句	复体词句	句子	句
单部句	单部句	复音节词	复音节语		L
单纯词	单语		G	连词	连词
单体词句	单体词句	感叹词	间投词	连代句	连代句

译 名	原 名	译 名	原 名	译 名	原 名
连述句	连述句	T		叙实	叙实
连锁句	连锁句	他动	他动	Y	
量词	量词	他动词	他动词	要求语句	要求文
M		态	态	与夺宾语	与夺宾语
名词	名词	体词	体词	语调	文音调
N		同动词	同动词	语句	文
疑问语句	疑问文	同动词句	同动词句	Z	
P		同位关系	同位关系	支配关系	支配关系
排除式	除外型	同位语	同位语	直接宾语	直接宾语
Q		W		中缀	插入辞
期间补语	期间补语	谓词	述词	主从句	主从句
前缀	接头辞	谓语部分	述部	主句	主句
R		无要求语句	无要求文	主题成分	主题语
任意的动词	恣意的な动词	无述语句	无述语句	主要成分	主要成分
S		X		主语	主语
上下文	文脉	象声词	拟声语	主语部分	主部
数词	数词	形容补语	形容补语	状态补语	样态补语
数量比较	数量比较	形容词	形容词	状态后助动	态后助动
补语	补语	形容词句	形容词句	词	词
述语	述语	形容词性修	形容词的	准独立词	準自立语
双部句	双部句	饰语	な修饰语	自动	自动
瞬间动词	瞬间动词	修饰关系	修饰关系	自动词	自动词
		修饰语	修饰语	助词	助词
				助动词	补动词

太田辰夫有关汉语研究的著作要目

专 著

中国历代口语文(1957)
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
中国古典语文法(1964)
西游记之研究(1984)
中国语史通考(1988)
中国语文论导(1995)

翻 译

西游记(1960)
平妖传(1960)
海上花列传(1969)

论 文

近代白话文学的训诂学式研究法——以《儿女英雄传》为例 新中华 1—5、2—1、2—2、2—4(1946.12—1947.6)
关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的词典 中国研究所所报 14(1948.6)
论清代的北京话 中国语学 34(1950.3)
说《儿女英雄传》的语言 中国语语研究会关西月报(1950.10)
近代汉语的无心的动词的形成过程 中国语杂志 5—6(1950.11)
清代北京话语法研究的资料 神户外大论丛 2—1(1951.4)
论汉语动词接尾词“见” 神户外大论丛 2—4(1951.12)
汉语语气助词的历史研究 神户外大论丛 2—4(1951.12)
“哥儿俩”考 神户外大论丛 3—4(1953.2)
论《老乞大》的语言 中国语语研究会论集 1(1953.9)
唐代语法试探 亚洲语言研究 5 (1953.9)
宋代语法试探 神户外大论丛 4—2、3(1953.10)
论“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 神户外大论丛 5—2 (1954.7)
说“给” 神户外大论丛 7—1、2、3(1956.6) 译文见中华书局《语法论集》三

(1959)

汉语语法的变迁 神户外大论丛 7—5 (1957.2)

说“罢”的历史——内田论文读后 中国语学 62 (1957.3)

近代汉语杂考 书架 1(1978.5)

量词的历史 中国语学 90(1959.9)

《论语》的语法(试稿) 中国语语研究会论集(1960)

《论语》语法研究 神户外大论丛 11—2 (1960)

《孟子》语法研究 神户外大论丛 13—1、13—3、13—6 (1962—1963)

“底”与“地” 中国语学 132 (1962.8)

《儿女英雄传》校读札记 清末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 2(1962.10)

《檀弓》语法略说 神户外大论丛 14—3 (1963)

《儿女英雄传》词汇调查 清末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 3 (1963.3)

《红楼梦》的语言(试稿) 明清文学研究会会报 5 (1964.11)

北京话的语法特点 久重福三郎先生、坂本一郎先生还历纪念(1965.6)

以《金瓶梅》为题材的满汉并用的俗曲《升官图》 明清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 6 (1965.9)

《红楼梦》新探(1—2) 神户外大论丛 16—3、4(1966.8—10)

“什么”考 神户外大论丛 19—3 (1968)

社会小说《小额》语释及索引 作者自印(1969.2)

《小额》的语法和词汇 神户外大论丛 21—3 (1970.8)

《小额》的语法和词汇 神户外大论丛 23—3(1972.8)

《儿女英雄传》的语言 日本中国学会报 26 (1974.10)

资 料

中国的古汉语语法研究 中国语学 10 (1959)

《儿女英雄传》勘误表 清末文学语言研究会会报单刊(1962.10)

《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词汇索引 明清文学研究会会报单刊 (1964.7)

中国语言学目录 神户外大论丛 18—3(1967)

翻 译 后 记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一书,是研究汉语发展史中和现代汉语语法有直接关系的语法问题的,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近代汉语语法。书中特别对从唐代到清代的语言现象作了十分详细的描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不少精辟的论断。这对于开展近代汉语的语法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对研究现代汉语也有帮助。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热情帮助。我们在翻译中遇到一些难点,曾写信向太田辰夫先生请教,他十分认真地做了答复。我们还曾就原书中若干地方和太田辰夫先生商讨,他也给了我们恳切的回答,并用很热情的话把此事写到他为中译本所作的序中。如果说我们的译文能够比较正确地表达了原书的观点的话,那首先要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帮助。

朱德熙先生一直很关心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并为中译本写了序,这体现了老一辈语言学家对近代汉语研究的关心和倡导。

本书的翻译还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叶蜚声同志和北大出版社胡双宝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一)《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年由日本江南书院出版,1981年朋友书店再版,1985年三版。三版的字句没有改动。根据作者本人的意见,译本中作了若干改动和增删,这些改动增删之处,不一一注出。

(二)原书每一例句后的日文翻译,译本中一般都略去,只有个别较难懂的或需要说明的地方,才把日文译成现代汉语,用方括号附在例句后面。

(三)对术语的翻译,分下面三种情况处理:

(1)原书大部分术语和我国在汉语研究中使用的术语相同。这

些术语在翻译中当然用不着改动。

(2) 有些术语和我国惯用的术语不一致,但其中有的大家并不陌生(如“自动词”“他动词”);有的和我国惯用的术语概念相近,但并不完全等同(如“接头词”、“接尾辞”大致和“词头”、“词尾”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有的作者下了明确的定义(如“代名词”,作者明确说是“代替名词”的)。凡属此类,都保留原书术语,不做改动。

(3) 有些术语和我国惯用的术语距离太大,则在译文中加以改变。如原书把放在动词前面的“能、会、应该、可以”等称为“补动词”,把放在动词后面的“来、去、了、着”等称为“助动词”。译文则把前者改称为“助动词”,把后者改称为“后助动词”。

又,据作者的意见,原书中“古代语”指战国至汉代之语言,“现代语”指民国至解放前之语言。“中世”指魏晋至隋唐,“近世”指宋元明清。以上分别译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古”、“近古”。

(四) 本书附录中的《语法术语译名对照表》和太田辰夫著作要目系中译本新增。著作要目,业经太田辰夫先生过目。

翻译学术著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译文中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地希望专家和读者予以指正。

译 者

1986年7月于北大蔚秀园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

中译本修订后记

太田辰夫先生的名著《中国语历史文法》的中译本出版已经 16 年了,应读者的要求,北大出版社打算重版一次。趁此机会,我们想请日本的一些学者为我们的中译本提出意见。我们的想法首先得到了太田辰夫先生的高足、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教授佐藤晴彦先生的热情支持,他为我们约请了王占华、日下恒夫、平田昌司、古屋昭弘、远藤光晓、玄幸子、竹越孝、内田庆市 8 位日本学者和他一起参加校订。佐藤晴彦等 9 位学者非常热情,他们抽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分工通读全书,认真把译文和原文逐句对照,对中译本中的翻译不当或不顺之处,以及排印错误之处,都一一指出,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意见非常好,其中绝大部分我们都已采纳。我们自己也对译文作了一些校正。这样,这个修订本的质量应该说有了较大的提高,这首先应感谢这些参加校订的日本学者。

我们还特别感谢太田辰夫先生的公子太田幸生先生,他慷慨地把版权赠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

在这次修订中,我们对下述术语的翻译作了改动:“单语”译为“单纯词”,“文节”译为“句节”,“接辞”译为“词缀”,“接头辞”译为“前缀”,“接尾辞”译为“后缀”。

我们相信,《中国语历史文法》这部汉学名著中译本修订本的出版,一定会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蒋绍愚 徐昌华

2003 年 8 月 20 日